武俠世界

劍底不了情（新派俠情脱俗故事） 東方白·著

少俠余抱冰到蘇州暗查師叔下落及清代名臣李長庚大人被殺之事，適逢奸人私運鴉片荼毒百姓，歷經艱險，才查出師叔失踪與販賣鴉片都與大海盜有關，與海盜纏鬥，死去活來，最後發現海盜之母與師叔及武林數位絕世高手都有一段奇情，結局出人意表……

$4.00



編者話

清代期間，鴉片荼毒我國百姓遺害至鉅，其時奸人私運鴉片進入中國之猖獗，令人髮指！今期巨型小說﹂劍底不了情﹂就是描寫上述有關情事，刻劃入微，發人深省。本故事講述一位少俠到蘇州暗查師叔下落及清代名臣李長庚被殺之事，歷盡艱險，他後來竟然查出師叔失踪是與販賣鴉片都與大海盜有關，與海盜纏鬥，死去活來，最後發現海盜之母與師叔及武林數位絕世高手都有一段奇情……過程曲折離奇，洋洋超逾十萬大言，一氣呵成，保証令你閱後拍案稱奇。

☆　☆　☆

農曆新年將屆，本刋其間準備不少佳作貢獻給各位，在此篇幅所限，不能一一盡錄，保証屆時令你一新眼界，滿意之餘，並希向貴親友介紹閱讀。

☆　☆　☆

下期鬼面俠的另一簇新故事：﹂天龍八步﹂刋出，到時很多有關人物的謎團將會向你揭露，如：鬼面俠，紅玫瑰的眞正身份、馬雲飛如何呼風喚雨？石娘娘如何無中生有？豆腐大俠明明是個正牌欽差大人，爲什一直以爲是冒牌貨？都會道盡無遺。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47期
（總號138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劍底不了情



醉翁之意　借口懸壺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故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思鄉在漁歌。」這是唐代詩人杜荀鶴的一首五律。從「人家盡枕河，水港小橋多。」就可概見蘇州「水上人家」的情調了。

蘇杭，眞不愧爲「人間天堂」。

余抱冰到蘇州已三天，住在秉譽飲食的杏春樓客棧，他既不去欣賞虎丘、劍池、西園、留園、張園、獅子林，及古今著名的寒山寺，也未去憑弔鴛鴦塚，眞娘墓，白蓮池及生公說法台等等古蹟名勝，除偶爾上街在碎石路上蹓躂一番外，大多時間窩在房中。

才三十不到的人，眞難爲他如此穩沉，經常是一襲藍布長衫，邊幅不修，雖然不能隔着肚皮看到墨水，根據「腹有詩書氣自華」的說法，該也不會太離譜吧。

第四天一大早，小二才把門板卸下一半，仰頭一看，「拆那！」「杏春樓」漆金大招牌下面又多了一個三尺長一尺寬的小招牌，上面有「專治疑難雜症，大夫余河冰」十一個字。

這是何時掛上的？怎麼連個招呼也不打？小二顚着屁股來找總管田忠，田忠是帳房兼總管，四十左右，滿頰騷鬍子，身胚十分結實，剛起床正在漱洗。

「總管，你快來看看……」小二拉着他的腰帶就走。田忠一扭腰，小二身不由己地栽出五六步，差點一頭撞到門框上。

田忠不耐地道：「鷄毛蒜皮！你還有什麼正經事兒？」

這是因爲小二嚴火盆素日沒有一句正經話，他懶得答理，小二一楞，道：「總管，不是鷄毛蒜皮，芝蔴綠豆的事兒，是我們的大招牌下面又多了一個小招牌。」

田忠一愕，匆匆擦了臉，來到大門外，看看小招牌，立刻就像一頭發怒的刺蝟一樣，扭身來到後院中，余抱冰愛靜，寧願一天多花五錢銀子，包下了這個後院中的三間客廂，這兒不但有花有木，還有游魚可數的小荷池呢。

余抱冰已起床，田忠在門外道：「客官，門外的小招牌可是你掛上去的？」

余抱冰笑笑抱拳：「是啊，就請代勞向貴東說一聲，出門在外嘛！還請多多關照？」

田忠上下瞄了幾眼，就憑這個年紀敢說專治疑難雜症？他道：「在下以爲還是把招牌拿下來，讓小號代客官寫幾張紅色招貼，貼在街頭巷尾容易看到之處，你看如何？」

余抱冰笑笑道：「偏勞寶號寫招貼，這怎麼敢當，再說天雨會脫落，又要麻煩貴寶號再寫，不妥，不妥……。」

田忠本想發作，但想起女掌櫃的話就忍了下去，扭頭離去。

大概還不到午牌時刻，來了三個病人，小二受命不准病人進大門，一個女病人哭了起來，說是她的病在別處都沒看好，爲什麼掛了招牌却不准進去看病？這工夫有個白白淨淨、穿了一件銀灰色紡綢大衫的中年人走了進來，坐在迎門的八仙桌子處。

不一會又來了一個黑而矮胖，一襲黑細布長衫，揹了個布袋的漢子。這工夫小二張開兩臂不許門外的病人進來，其中那個哭泣的女病人的嗓門越來越大，加上小二吆呼着想把一干病人攆走，鬧成一片，這時黑而矮的漢子大喝一聲，道：「別吵哩，咋屍啦！怕你姐！」

這傢伙簡直像個油鍋中炸過了火的肉丸子，叉着腰像要揍人的樣子，小二停止聒噪，那婦人的哭聲也放低了些。

矮漢這才轉過身子，「蓬」地一聲，把沉重的布袋放在那個細皮白肉，穿了一襲銀灰綢衫的中年人桌上，牛眼一瞪，說道：「大爺在門外就認定了這張桌子，你他娘的什麼地方不好坐，非搶這座位不可？我橫看豎看，怎麼看你都像相公堂子裏的……」

「嗨……嗨……」這位細皮白肉的仁兄也識相，急忙離座一讓，說道：「儂那能，儂要這座位就儘管坐，阿拉無所謂。儂請……請……」哈腰點頭，移到別的桌上去了。

所謂「相公」，在清朝以前是對宰相的尊稱，想不到了乾隆年代，竟成爲「男妓」的專稱，其由來據說和當時四種賤民「娼、隸，優，卒」中的「優」有關，那時唱青衣花旦的都是年輕貌美的男子，故有所謂「狎優」。正因爲這些少男多爲儇佻無行（環境使然），嬌嬈多姿者，所以又稱爲「像姑」，久而久之叫白了而訛稱爲「相公」了。

罵男人「三字經」都不要緊，「相公」二字却不可隨便出口，所以這位白淨中年人的涵養眞叫人折服，却也無人把他的禮讓視爲卑微，正是所謂「路要讓一步，味須減三分」吧！

櫃枱內的田忠凝着目光打量這兩個客人，這工夫余抱冰來到門口，輕輕拍着小二的肩胛低聲道：「小二哥，請高抬貴手……」小二張開的雙臂不由自主地搭拉下來。想再舉起來都辦不到，却未感到疼痛或不適。

余抱冰對門外的病人道：「看病的請跟在下到後面來吧！」他領先往後走，病人隨着，小二瞄了田忠一眼，田忠板着臉沒有什麼表示，余抱冰看了白淨中年人及黑矮漢子一眼，中年人似乎微微點了頭，黑漢牛眼一瞪，道：「看什麼？你姐要招個養老女婿？」

余抱冰笑笑沒打岔，帶着病人到後院

去了。這工夫田忠上了樓站在掌櫃的葉杏春門口低聲道：「掌櫃的，樓下……」

「我知道。」

「那個黑傢伙值得注意。」

「其實更該注意的卻是細皮白肉的中年人。當然還有那個余抱冰。」

田忠雖未說什麼，卻有點不以爲然，這就是田忠之所以爲田忠，而不是葉杏春之故。

「田總管，就會姓余的開的方子設法拏兩張上來看看！」

「是，掌櫃的……」

大約一個時之後，田忠向病人索取三個方子上樓交給葉杏春看了一會，她道：「這小子不是蒙的。」

田忠說道：「掌櫃的，姓余的說，如果服他三五劑藥還不見好轉，可以砸他的招牌，而且是先治病，有了起色之後再付費！」

他們都想不出武林中有這麼一位年輕而精於岐黃的高手，但卻可以猜到黑矮的漢子是誰？八成是力大無窮的「一聲雷」呂闖。

這時一白一黑兩位客人都落了店，而且都住在樓上。

× × ×

五天過去，看過的病人不下兩百，有很多病人來付費，卻沒有一個病人說他的方子無效，葉杏春當然都知道，但是，正因爲先治病後付費，且收費十分低廉，病人驟增，因而門庭若市，然而，杏春樓的食客卻相對地減少。

病人嘛，免不了臭頭爛眼，怪癖惡瘡地，雖是早春，蒼蠅已經漫天飛舞了，所以有些客人聲言，不再光顧杏春樓了。

晚膳時刻，葉杏春下樓來到後院中，墨綠色繡着鵝黃蝴蝶的百褶裙，配上絳紫色軟緞斜襟高領夾襖，長長的粉頸，使那一副較長的耳墜有充裕盪動的空間，嬝嬝娜娜，既優美又俏皮。

這可能就是杏春樓的食客多的非正式答案了，因爲杏春樓的菜飯並不出名，沒有一個客人能指出那一道菜是該樓所拿手的。

余抱冰躬身一讓，道：「是葉掌櫃的吧，裏面請坐！」

「不必了！說幾句話就走。」她俏生生地站在門口，道：「余大夫，我看你是誠心和我們過不去吧？」

「葉掌櫃的……」余抱冰搓着手，道：「這可怎麼敢當，要是余某有什麼不到之處，務請直言！」

「余大夫，你難道看不出一些臭烘烘的病人在食客身邊晃來晃去，客人們掩鼻不迭的景象。

「這……」余抱冰笑笑道：「這箇雖然不大方便，但長遠看來，對貴樓則有利而無害。」

「願開高見！」

「古人說：不仁可以邀富？卻無人願作爲富不仁之人。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所以君子應常存含垢納污之量，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余抱冰道：「葉掌櫃的是聰明人，爲人處世雖不必『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但不能養德，終歸末節。」

「喲！眞想不到余大夫精通岐黃，還是一位飽學之士呢！這樣吧！以後請病人走側門如何？」

「行，行！」余抱冰道：「只怕掌櫃的過幾天又會感到不方便呢！」

「不會的！」葉杏春道：「余大國手準備在小號住多久？」

「這很難說，要看情況而決定，要是能維持下去，說不定會討個老婆在此生根哩！」

「既打長久主意，何不到街上去租個房子？既便宜又方便。」

余抱冰道：「在下只是試試看，外鄉人在此落戶可不是那麼容易的。葉掌櫃的是本地人？」

「你說呢？」

「吳儂軟語，倒也很像……」「倒也很像」暗示她並非本地人。葉杏春一直沒有把他低估。她上了樓，田忠跟上來道：「掌櫃的，怎麼樣？」

「莫測高深。但是我總以爲此人不是邪魔外道之輩。」

「他在此久住下去，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大事？」

「恐怕不僅是影不影响，而是會不會根本就是衝着我們來的？」

「這……」田總管一楞，道：「總要想個辦法叫他走才行。」

「以我們的計劃來說……」葉杏春篤定地笑笑，道：「要攆他走還不是輕而易舉？而且根本不須出面。」

田總管似懂非懂，又低聲道：「那個黑的幾乎每天逛花街柳巷。白的嘛！偶爾去找寒山寺的和尚下下棋。」

「踩踩他的綫，看看他是和哪個和尚下棋？談些什麼？」

「是……。」

三更稍過，天下着小雨。街上也靜下來，余抱冰還沒有睡，他是外弛內張，絕非表面那麼輕鬆。這時隱隱聽到屋面上有聲音。這人的輕巧了得，但在小雨之下能聽到這似有似無的衣袂聲，也同樣地不簡單。他正要按床而起，忽然又打消了此意。歛神內視，外面再細微的聲音，也能聽到。

他的決定是對的，他以爲有兩個可能，一是想試試他的輕功，探探他的虛實，一是想誘他外出暗算他。由於久久沒有動靜。他以爲是屬於第一個可能。

那些貧困的病人把他看得十分單純，不過是一位善心的大夫而已。但在杏春樓主僕或當地某些人的心目中，卻不是那麼簡單了。

× × ×

一更左右，杏春樓後外停了一乘小轎，葉杏春被丫頭扶着進入轎中，丫頭向轎伕子打個手勢，小轎如飛而去。

在蘇州名勝「留園」附近有個前後五進的巨宅，乃是當地名人劉展堂的私第。劉展堂是武林中的大戶，也是蘇州的名人。他的刀法據說不在武林三大門派少林、武當及崆峒等派之下。武林中人賜號「一品刀」。

葉杏春的小轎停在劉宅的側門外，叫開門，小轎直接抬了進去。

在蘇州，葉杏春的轎子抬進任何人府

內，主人都會感覺蓬蓽生輝。劉展堂也不例外，既然如此，轎子爲何不自正門抬入？這當然有重大原因。

劉宅水榭中亮起了豪華的琉璃燈；葉杏春不必盛裝，已是艷光照人了。劉展堂四十五六，身材高挑，儀表堂堂。一個高手和大財主所應有的氣派他都具備了。二人相對坐在上好木料的八仙桌邊，桌上已擺上茶點。

儘管劉宅甲第連雲，千門萬戶，在這水榭一帶卻十分幽靜。水榭建於荷池中央，有九曲小橋相通，自水榭內可以看到小橋外端的兩個護院。除了這座九曲小橋，任何一面的岸邊都有八丈以上的距離。能一掠八丈以上者，當今武林中已不多見。

「劉大哥，我要走了！我今夜來此，只是問問他何時才能出來……」

「杏春，關於這件事，妳是知道我和九弟的交情，自然各方奔走設法。不用妳說，我自會張羅的。」

「聽說你和那位兩榜出身的大老爺私交頗厚，有劉大哥一句話，難道那位大老爺就不能賣個面子，提早……」

「杏春，妳不知道，這在汪知縣是公事，在我們是私事，說來容易，去做就難了！」

「可惜只是一個小小的縣令，要是九哥在府尹牢中，那就好辦得多了！嗨……嗨……」

「杏春，這話妳就顯得外行了！」劉展堂正色道：「清朝的縣太爺，既有權也有錢，這是因襲明代制度，明太祖朱元璋起自民間，知道縣令的一言一行，影響黎民對朝廷之觀感至鉅，所以要兩榜進士出身的人來幹，給以厚祿及實權，卻加以種種嚴厲之束縛。一般人以爲一個縣令的權限很小，是個可憐兮兮的小官，其實不然，縣令雖爲七品，但住在他轄區內的一、二品大員如果犯了法，他照樣可以治罪，因爲他兼有司法權，甚至還可以殺人（犯人拒捕而格殺），死因自然要報刑部勾決，但縣官可以呈報『因拒捕當場格殺』。所以大官對本縣縣令，多少都要賣賬，見面或通信都稱縣令爲『父台』，還有稱『公祖』的，自己則稱『治生』或『治晚生』等。」

杏春似乎頗感失望，道：「劉大哥是說九哥一定要服刑期滿才能出來了？」

「這箇……我還可以設法。只是有件事不知道九弟他肯不肯幹？」

「什麼事？劉大哥……」

水榭外爬滿了籐蘿花蔓，且已開了串串的紫花，這工夫花蔓微動，傳來微聲。雖是微聲，如何能瞞得了劉展堂這等高手？他當然不信是護院偷聽。再說自小橋上過來，在水榭中可以看到，若自其他任何方向到達水榭內，連劉展堂自己都未必能辦得到，護院們不要說一掠八丈，就算四五丈都辦不到。

「朋友，既然來了！就請進喝杯茶如何？」

外面死寂無聲，而小橋那邊的兩個護院還站在花木蔭處。劉展堂「唰」地一聲射出榭外的同時，外面兩條人影早一步掠向彼岸，自是九曲小橋的相反方向。

其中一人高大蒙面，以燕子三抄水的輕功落在彼岸，由於這荷池不是規則的圓型或方型，所以由水榭到彼岸的距離並不一樣。這高大蒙面人所掠的方位是八丈左右，另一個眼下紮一黑巾的人所掠的距離約八丈六七，而且是以「寒塘鶴渡」輕功渡過，只在荷梗上借了一次力，相形之下，優劣已見。當然，這高挑蒙面人已非泛泛之輩了。

劉展堂知道已經追不上了，站在廻廊中張望，而葉杏春卻早已在花窗上弄了個小孔向外張望呢。

那個高瘦的蒙面人乍見另一人幾乎同時和他落在彼岸，且相距不過十步左右，也隱隱看出此人在中途只借了一次力，不免驚奇。但他不想多事，看了那人一眼，一掠出牆而去，再掠進入「留園」之中。

他絕未想到他對那人感到好奇，那人對他更好奇，他剛落在一座小亭旁，對方也落下來，原來這人正是余抱冰。葉杏春主僕踩他的腳印，他的反踩技巧比他們還高明。

余抱冰還猜不透劉展堂和葉杏春所談的九哥是什麼人？爲何在縣府的大牢中，卻猜出那人必是葉的情人或丈夫，也必是劉展堂的朋友。

這高瘦蒙面人雖不想多事，卻有點不服，躍跳幾下，突然逼近了余抱冰，「騰騰」攻出三拳，速度快，力道猛，和中原的南拳北腳都不一樣。

余抱冰閃避着並未反攻，他想看看此人是那一派的，五大門派和一些不屬五大派而在武林中有地位的武學，余抱冰都有某種程度的認識，看了六七招，實在不敢確定，除了五大門派的一鱗半爪，另外的路子，他以爲不是中國的。

這更引起他一探究竟的興趣，對方又狂攻了七八招，仍未得手，忽然撩衣撤出一柄微彎的匕首，這時余抱冰才發現此人的肌膚很黑，就連「一聲雷」呂闖也瞠乎其後。

「嗖嗖嗖」攻出七八刀，相當凌厲，招式仍然隱隱有點中原各大門派的，也有些外來的，這種拼湊起來的武功，雖有其一貫性上的缺失，卻也有使人無法預測適應的長處。

余抱冰撤出了軟劍，他知道此園距劉宅的水榭太近，一旦動兵刃，金鐵交鳴之聲不免，可能引來劉展堂，他現在是絕對不希望被劉展堂及葉杏春認出來的。

他連攻三招，凌厲無匹，這蒙面人立即感到吃力不支，向小亭內退去，余抱冰在石柱處狠攻一招，劍交左手，右手自石柱這邊內閃電一抓，對方發出一聲驚呼，而且立刻轉身，他的頭罩已在余抱冰手中了。

由於雙方隔了一根半抱粗的石柱，雖然抓下了對方的頭罩，僅是驚鴻一瞥，那人已轉過身去，余抱冰不由大大地一楞，就在這怔忡間，這人已疾掠而去。

余抱冰沒有追上，卻十分吃驚，這好像是天竺人，中國人雖也有黑如天竺人者，但自眼睛上就可以看出來，他們的眼睛畧似西人，雖然並不藍。

嘉慶十三四年時，洋人傳教士多人到中國來，正好那時安南海盜蔡牽和朱濆以閩海作根據地，勒索往來船隻，剿不勝剿

，只有一位浙督李長庚建「霆船」三十艘，屢敗蔡牽，因而清廷對洋人甚爲忌厭，嚴禁西人刻書傳敎。雖有西人蘭月旺潛入湖北傳敎，被豐陽縣將他逮獲，報刑部處以絞刑，但此後英吉利人要求通商，却是屢駁屢求，什至聲明願協剿海寇，但被粵督吳熊光以「海寇漸平」爲由峻拒，只是英吉利人仍不死心……。

由於傳敎士常常帶來奴隸，且多爲天竺人，所以很多人見過天竺人。

余抱冰返回杏春樓後院三間客廂門外時，發現一個二十六七歲的漢子大馬金刀地坐在迎門椅子上抽着他的水烟。

余抱冰入內脫了外衣就去倒水，好像這屋中沒有第二個人，這漢子脖子上的青筋都綳起來了，道：「一個大活人坐在這兒你沒看到。娘格細皮！」

「老兄是……」

「我叫莊羊，蘇州地面上的人都叫我『滾刀肉』。」

「『滾刀肉』是什麽意思？」

「也就是這塊肉刀切不動，在刀邊滾來滾去。就攤開來說吧！爺們不但手底下有兩下子，而且不怕死……」

余抱冰道：「我最敬佩不怕死的人，了不起！了不起！不知莊羊兄光臨蝸居有何貴幹？」

莊羊道：「聽說你近來病人很多，進帳不少！本來你該自動給我送去，看在你初來乍到份上，第一次來拿，下次再送去也成。」

「送去？送什麽。」

「娘的，你敢消遣我莊羊？」莊羊蹦了起來，道：「別以爲葉杏春准許你在這兒開業，就了不起，爺們要趕你走，還不是一句話。」

「原來莊羊兄是蘇州地面上的大人物，眞是失敬了！」

「知道就好！」說了半天，有點口乾，自己倒了一杯茶灌了下去。也許是久未洗頭洗澡，身上散發出陣陣臭味道：「這樣吧，每月三十兩，分兩次交付……」

「莊爺，你這是我的命，我看病多爲義診，有的雖然病有起色會自動送點錢來，也是箋箋之數。」余抱冰抱拳道：「莊爺，你這是閻王不嫌鬼瘦！」

莊羊道：「若依你，一個月能拿出多少來？」

「這箇！」余抱冰似乎鄭重攷慮了一會，道：「如果在三兩以內，在下可以斟酌斟酌……」

「什麽，……三兩？」莊羊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呲着牙道：「娘格細皮，我看你是牽着不走打倒退，爺們長了這麽大還沒見過吃生米的人，那好，大爺今天就要你嚐嚐『滾刀肉』的滋味！」說着就捋起衣袖準備揍人。

這小子大眼，大嘴，鼻子也不小，五官每一官都比別人大一號，在余抱冰的心目中却有點半朝鑾駕地。這工夫莊羊一拳搗來，余抱冰措手不及地一閃，有點拖泥帶水，一隻脚收慢了些，把莊羊絆了個狗吃屎。

莊羊愣了一下爬起來道：「大爺手下留情，加上輕敵，這算不了什麽。姓余的，你看這一招……」一招「野馬分鬃」倒也有模有樣，眼看右掌即將砸中余抱冰的左胸。

余抱冰似乎又慢了半步，左胸上被掃了一掌，但一隻手胡亂一甩，正好在莊羊的腰眼上蹭了一下，余抱冰在一邊直咳嗽，道：「莊爺……你這是雷公打豆腐……專撿軟的下手啊……」

莊羊可慘了，上下身有如脫了節，不大聽使喚，又像是腰部被霜打過似的，一動就痛，他哼哼着道：「姓余的，余大夫，八成我看眞了眼，你是一位絕世高手，余爺，你高抬貴手……」

余抱冰站得遠遠地抱拳道：「莊爺，你這是幹什麽，是不是想把我賺過去，再償我一頓熊掌火腿？這又何必？俗語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吃五穀雜糧可沒有不生病的，萬一有一天你哪裏不舒服、生了病要找大夫……」

「余爺，我知道你是眞人不露相，就憑我這副鳥架子，在您面前，簡直是被窩伸出脚來——不像把手。」他居然在地上一跪，說道：「師父，您一定要收我爲徒……」

「莊爺 你這是幹什麽？你是不是還沒消氣，仍想揍人。」

「師父，您一定要收我爲徒，師父如沒消氣，就狠揍我一頓，好在徒兒別無所長，挨揍的工夫高人一等！」

「起來，」余抱冰坐下吸水烟，道：「再不起來，就連交你這個朋友我也不屑了！」

「交……交朋友？」想想自己這份德性，能交這麽一位俠隱的朋友，還不是祖上燒了高香，立刻磕了三個頭站起來，這會兒竟傴促如猿下駒，童養媳。

「莊羊，蘇州地面上有幾個鋒頭人物，你可知道？」

莊羊道：「這要看是文人還是武林中人，要是統統算上，那可就多了。」

「武林中人而有家財的呢？」

「噢，這樣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一品刀』劉展堂，另一個是『陰陽爪』洪峯。」

余抱冰道：「劉展堂這個人的風評如下？」

莊羊道：「這個人還不壞，很有點勢力，據說和縣太爺的私交不錯，他有個女兒劉谷香是這兒數一數二的美人，綽號『小辣椒』。」

「莊羊，你似乎對劉展堂的底細很清楚。」

「也不見得很清楚，只不過我老爹開了一家染坊，『小辣椒』常去染布。」

「對於劉展堂，你還知道些什麽？」

莊羊搔搔頭皮，道：「余爺你想知道什麽？」

「比喩說，劉展堂的交遊和私生活等等。」

「這個……」莊羊道：「由於劉展堂有一次叫我老爹去他府上拿布料來染，老爹就叫我去，我在那大宅中晃了半天，沒找到『小辣椒』劉谷香，却遇上了劉展堂，雙方站得很近，我嗅到一股怪味。」

「什麽怪味，哪裏來的怪味？」

「好像是這個味道……」他把右手的拇指及小指伸出，其餘三指蜷曲，放在嘴

邊，自然是暗示吸「芙蓉膏」，也就是吸鴉片的意思。

余抱冰點點頭，但立即心頭一亮，記得今夜遭遇了那個天竺人，在「留園」中動手時，隱隱嗅到他身上也有這味道。

「劉展堂的交遊如何？」

「我說過，他和縣太爺有私交，江湖人物自然也有來往，只是不太清楚，這種事問我老爹，他也許知道一些。」

余抱冰道：「且不談劉展堂，咱們談談杏春樓的女掌櫃吧！這家酒樓開了多久，她好像不是本地人。」

莊羊道：「她是金陵人，來了才兩年多，我老爹說，這家大酒樓是劉展堂買下給她經營的，所以有人說葉杏春是劉展堂的女人。」

這一點余抱冰不敢苟同，他親眼見過劉展堂和葉杏春在劉家水榭中交談的情形，葉杏春分明是另外一個男人的情人，儘管劉展堂在言談之間頗有傾慕之色，却也僅限於「傾慕」而已。

「沒有證據，不可信口胡說，敗人名節。」

「可是『三手大聖』蓋天設，有天四更他潛入杏春樓想去弄幾文，發現劉展堂在那裏。」

「在幹什麽？」

「他們在飲酒。」

「這不結了，不可僅憑臆測而去猜忌別人。」

× × ×

有所謂「春雨貴如油」。在旱象初顯時求雨，竟求得沛然大雨，因而唱了三天大戲酬神，但戲才唱完，怪事突然出現，幾乎每個大夫門前都擠滿了看病的人。

余抱冰自也不會例外，甚至更多，因爲不論何處？總是窮人比富人多，余抱冰是先看病後付費，而講良心付費的病人又很少，很窮的人又免費，加之醫術又不比別人差，這天還不到午時，後院中擠滿了人，甚至前廳餐飲部也有一二十個。

這一次却很意外，上自葉杏春，下至小二嚴火盆都沒說一句抱怨的話，好像他們的涵養都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說也不信，這些病人之中，固然也有頭暈肚痛的，但十之八九症狀相似，全身呈粉紅色，浮腫而奇癢，鼻子、嘴唇及耳朶這三個部位最可怕，由於脹大了數倍，耳朶奇大，一走起路來還一搧一搧地。鼻子長了數寸，走路不免「丟丟當當」一地，厚大的唇部上下翻飛。

有些頑皮的孩子大叫「豬八戒」，也難怪，有些特別厲害的病人，鼻子大得好像整個臉上只有一個鼻子，而且看似透明，光可鑑人。

但有一點很反常，有這種怪病的人，幾乎全是富戶，至差也是小康的局面。過去地方上富有的人看病，都去找一些著名的儒醫，要他們來光顧余抱冰，那簡直是侮辱，今天似乎有點例外。

余抱冰翻過藥書醫典，還是摸不透是什麽病？因此他聲明全部義診不收分文。

這工夫莊羊來了，低聲道：「余爺，有點邪門呀！」

「是有點怪異。」

「知道這是什麽病嗎？」

「不知道，只能當無名腫毒來治，所以第一次全不收費。」

莊羊道：「余大夫，你眞了不起，今天每個大夫門前都是人山人海，雖然他們也都不知道是什麽毛病，可是沒有一個不收費的。」

「你是說每家都是如此？」

「是啊！簡直都擠破了門。」

水土不服，時令不正，或者被某種毒蟲感染，都會有此現象。比喩說夏季樹上有幾種五顏六色的毛蟲：牠的毛往往會因風飛散，只要落在皮膚上，立刻紅腫，癢後奇痛。又如海中水母頭部有些紅色絨綫似的毒綫，被碰上立刻紅腫，奇痛難忍，如全身中毒部位太多還能導致死亡呢，自然還有毒魚什麽的。

但目前不過是仲春，還沒有那一種毒蟲，至于水母，海中才有，蘇州距大海有三五百里之遙。

臨時翻醫書也不成。他的確以爲這事有點蹊蹺。由午時不到一直應付到將近午夜。剛睡了不到三個時辰，又有病人叫上門。

就這樣，一天吃不了兩頓飯，整整忙豁了三天。今天晚餐時刻余抱冰到前面去吃飯，吃了一會呂闖來了，就坐在旁邊桌上把一雙臭脚放在桌上，「嚷嚷」道：「姓余的，三天來你看過的病人近千，你可是發了財哩！」

余抱冰笑笑，道：「救人濟世的行業，怎可和『發財』二字扯在一起？」

「嘿！清高，清高！人家別的大夫可能發了財哩！」

這工夫細皮白肉那位也坐在一個角落裏，此人名叫徐殿雲，據說是一位綢緞商人，他對余抱冰道：「別的醫生只會修福，余大國手却在修慧，境界不同，豈可混爲一談？」

余抱冰苦笑道：「徐兄過譽。釋氏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供應薄。難兼也。各人所追求之目標不同，自不可混爲一談！」

呂闖「蓬」地一聲擂了桌子一下，說道：「姓徐的，大爺沒有和你說話，你爲什麽接我的下語？眞是一屁股鷄毛，怡你姐！」

「儂那能！阿拉是和余大夫說話，迭格事體，簡直是七弗搭八，搭漿！」起身到後面去了。

「你們說說看。」呂闖大聲對食客們吆呼着：「這傢伙一身的細皮白肉，貌似婦人，要是到相公堂子去，不被選爲『花榜』上的『狀元』、『榜眼』，至少也是個『探花』或『傳臚吧』？哈哈……」

這話引起一陣爆笑，食客們明知呂闖不是個正經人物，但喜歡聽這種嘲笑的却佔多數。

在那年頭，所謂風流名士，吃了八頓飯沒事作，就去捧戲子和「相公」，把「相公」的花名寫在黃紙上，貼於公衆場合，就是所謂「花榜」了。

拏肉痲當有趣，莫此爲甚，居然還有人自嘲地撇清：「世上無伯牙，個中有紅拂」。眞令人作三日之嘔。

這工夫又來了病人，余抱冰匆匆食畢到後面來，原來多馬老病人，也就是第一

天、第二天都來看過却毫無起色的病人。

田忠雖然「奉命」不說話，却不能「奉命」不作怪臉，他望着那些未見好轉，却未花一分銀子的病人們直冷笑。

這天晚上余抱冰又看到半夜，剛喘了一口氣準備關門休息，田忠和小二嚴火盆站在門外，田忠道：「余大夫，這個招牌要不要取下來？」

「這……」余抱冰攤着手，他並不難為情，只是難過，不能解除病人的疾苦。所以，一時無言以對。田忠道：「在下是為余大夫着想，如此日以繼夜，廢寢忘食，固是吃肥走瘦，出力不討好，同行還說只有蒙古大夫才會免費。你說這是何苦來哉？」

嚴火盆道：「有好幾位名大夫都自動關了門，暫避到外地去了。你在這兒窮磨菇，病是越治越厲害，萬一再出幾條人命的話，拆那……。」

余抱冰道：「田總管請回稟貴東，關於暫停診病一事，在下正在攷慮中。」

田、嚴二人含笑而去。到了前面，田忠立刻叫嚴火盆踏着梯子把那塊小招牌摘了下來。

余抱冰隱隱覺得，「山雨欲來風滿樓」，目前似正是一場大風暴的前夕。

此刻樓上右側徐殿雲的後窗微响，黑暗的屋中已站着一個粗矮的人影，低聲道：「寒山寺的紅禿有沒有甚麼頭緒？」

床上的人還在躺着，低聲的說道：「他躡踪過，被那黑炭溜了！但有一點可以對小祖宗說說，那就是那『黑炭』常去劉府。」

「有交情？」

「目前還弄不清楚是敵是友？」

「怪病是怎麼同事？」

「連小祖宗都弄不清楚，我怎會知道呢？」

「你沒有和小祖宗連絡？」

「有，但很少，也很謹慎，他說藥杏春很不單純，她和劉展堂的關係也很微妙。總之，他要我們小心。」

「我看咱們是捧着卵子過河——小心過火哩。」

「你這小子眞絕，這份德性，演李逵和張飛旣不需畫臉也不須背戲詞。簡直把我罵苦哩。」

「演戲嘛！當然要演甚麼像甚麼，你也不賴，一副紹興師爺的架式，而且涵養到家！」

「彼此，彼此！當初你怎麼起了這麼一個名字？」

「這名字有甚麼不好？男人要闖，女人要浪！恰你姐！我要走了……」

× × ×

莊羊的老爹開了個很小的染坊，接近郊區，莊羊說以前他們很窮，經常斷炊，有時米不夠了，就讓他老爹吃乾飯，他偷偷吃稀飯，自開了染坊，情況好轉，但也不太富裕。原因是這對父子生性澹泊，又不善理財。

余抱冰自然知道他的招牌被摘了下來，正好靜以觀變，而他也實在無能為力了。而在莊家父子堅邀之下，他只好暫住在莊家。

此刻，申正。余抱冰正在屋外垂柳下的石桌上和莊老爹下棋。這時候莊羊自田壠上奔來。莊老爹見子直喘，知道有事，道：「羊兒，有甚麼要緊的事？」

莊羊嗓中像拉着風箱，道：「田忠這個豬頭三不是東西，他背後罵人……」

莊順道：「羊兒，罵誰呀？」

「不會罵誰？他說……」抹着汗打住不說了。

余抱冰道：「莊羊，有甚麼話不能說呢？一個大男人不要婆婆媽媽的。」

「田忠他……他對一干病人說……說余爺你是『豬八戒挾半刀火紙——混充唸書的人！』我當時想揍他，可是一想余爺交待的話，只好忍下了！」

「對！」莊順道：「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也可以遠害！羊兒，多跟余少俠學學作人的道理！」

「不敢當！」余抱冰這才知道莊順還是一位飽學之士。道：「莊羊，有沒有聽到其他的消息？」

「有，傳說地方名人要自他處請一位神醫來治此怪病。」

「到甚麼地方去請？」

莊羊道：「不知道，却傳說三、兩天內會到。」

莊順道：「那位神醫能治此病嗎？」

莊羊道：「說是有把握在三五劑藥內根治。」

莊順道：「余少俠，世上有這等名醫嗎？除非華、扁重生吧？」

「也很難說！有所謂：偏方心大病。」余抱冰道：「還有別的事嗎？」

「有，街上出現了一些蒙面人。」

「是男是女？」

「男女老幼都有。」

余抱冰指出道：「得了怪病的人，耳朶、鼻子奇大，眼睛只有一條綫，他們實在怕自己的醜惡被人看到，不得不蒙起臉來。」

「對對！」莊順道：「如是咱們，也可能如此。」

「但是，這件事的背後，却並非這麼簡單。」余冰道：「那些病人要糟，蘇州地方上也要糟了！」

莊羊茫然道：「余爺是說……」

「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至少在目前是如此的。」

莊順道：「余少俠你是客氣，你一定知道些甚麼秘密，只是不肯說罷了。」

「老爹，某些事我只能事情猜到一點點。」

「請少俠快說。」

「依晚輩猜想，此怪病就算繼續蔓延下去，至少劉展堂及其家人，縣太爺以及杏春樓的人不會染上這種怪病。」

莊氏父子一怔，莊順愕然道：「莫非這些人——」

「老爹先不要這麼想，這件事並不如此單純。」

「對對！」莊羊道：「至少到現在為止，劉家一個也沒有，杏春樓的人也沒有。不用問，縣太爺府上的人更不會。」

莊順吶吶的道：「這麼說，他們這幾家人無論如何總脫不了嫌疑——」

余抱冰低聲道：「有人來了！」莊氏

父子向外望去，田壠上沒有人，但不久自屋後傳來了輕靈的步履聲。莊羊低聲道：「余爺，您眞了不起！果然有人來了。」

「而且還是個女人。」

「余爺未卜先知。」

「不，女人嘛！尤其是年輕的，脚步輕靈。」

這時門外出現一個窈窕身影，一個女人是否動人？往往在第一瞬間就可決定。這包括身段、面貌、風度及走路姿態等等。動不動人就在於這幾項要點的綜合印象。這女子具備了動人心旌於瞬間的魅力。

莊羊極佩服余抱冰的聽力，竟一時激動，道：「是『小辣椒』！」

「莊大叔在家嗎？」這姑娘進入大門。絳紫貢緞衫褲，上有如意花紋，連繡鞋也是紫色的。予人強烈的感受：紫色是為她而形成的一種專有色澤。她的走路姿態絕非弱風擺柳。因為「弱風擺柳」和「桃花眼、水蛇腰、坐搖膝、行懸踵」同列為「女相五賤」。她走在碎石鋪成的甬路上，展顯了女子的嬌柔，自天生的嬝娜動作中表現出來。

「在……在……」莊順父子迎出來，莊順本不想肅客入屋，一是有余抱冰在，二是院中到處都有鷄屎鴨糞，實在不雅。但這姑娘不在乎，沒有一般富家婦那種嬌生慣養的作風。她自動入屋。

「這位是……」「小辣椒」自是劉谷香，明朗大方。

「這位是余公子。」莊順道：「劉姑娘也許沒見過。」

「是沒見過。」

「在下余抱冰。」他以為劉姑娘如此大方，自己不可小家氣，再說，她來得正好。有許多疑團或能由她澄清，也沒有說謊的必要。

「台甫是哪幾個字啊？」

「余我的余，奇行壯抱的抱，冰雪的冰！」

「喲喲！聽了這大名我都不禁打冷顫哩。」

「劉姑娘八成是來染布料吧？」

「余公子怎麼知道的？」

「劉姑娘，余公子不是外人，人也老成，又是儒醫，還在杏春樓掛過招牌呢！我們剛才還談及姑娘的事，所以余大夫知道姑娘的芳名。」

「聽說過余大夫的大名，為貧困義診，頗有好評。」

「說來汗顏，怪症一出，眞是一籌莫展……」

「其實也沒有什麼。有所謂：直躬不畏人忌，無惡不懼人譭。」劉谷香道：「劉大夫能盡其在我，捨己為人，小女子十分欽佩！」

余抱冰抱拳道：「姑娘過譽，余某慚愧！」

「其實這怪病未必就那麼難治！」

「劉姑娘是說……」

劉谷香忽然顧左右而言他，掉頭對莊順道：「大叔一定知道我的來意。」

「什麼色染成什麼色的。」

「水紅，也就是夾竹桃色染成絳紫色的。」

「成。待會叫羊兒跟姑娘去拏。」這工夫劉谷香站了起來，余抱冰道：「劉姑娘剛才說那毛病並不難治？」

「是啊！難者不會，會者不難。」這簡直是廢話，等于沒說。

「誰會治呀？」

「你不會，我也不會，總有人會治吧！」劉谷香往外走，莊氏父子送客，余抱冰也跟了出來，道：「蘇州感染此症的人太多，想必府上並沒有……」

劉谷香道：「託福！舍下倒是沒有患這種怪病的。」

此刻劉谷香在前，莊羊跟着去拏布料，走了一會，道：「劉姑娘，聽說令尊和縣太爺的私交不錯。」

「是啊！昨天我還去找過縣太爺的千金汪小姐向她要鞋樣子呢！」

莊羊道：「也只有劉爺的千金才能到縣太爺府上去串門子。」

「哎呀！這也不算什麼，皇帝還有草鞋親呢！」

別看莊羊有時半朝鑾駕地，却也是粗中有細，剛才在家中余抱冰談及縣太爺，劉府以及杏春樓三家絕不會患此怪病的事，正好趁機會看看，道：「縣太爺府上八成也無人得此病吧？」

「沒有，的確沒有。」

莊羊暗暗佩服余抱冰的看法，却不知他根據什麼作此預卜？又道：「劉小姐一定知道誰會治這種怪病吧？」

劉谷香猶豫了一會，道：「你不以為這怪病不可能永遠蔓延下去，永遠無人能治？」

「是……是的……」同樣的廢話，她說出來就不難聽。

× × ×

烟雨濛濛，時已三更，白蓮池附近的「劍池」，崖石危峻，中涵石泉，相傳古人在此淬劍。故名「劍池」，這時兩條人影落在泉水處，各自掬水喝了兩口，突見左近冒起一條人影，似乎此人剛才也是在此喝水的。

二人同時看到，都貼壁不動，待這人影自池中以「登萍渡水」輕功掠去，二人才招呼一下跟去。

這二人都以灰布紮在眼下，相距前面那人五六丈左右，一直跟到獅子林附近，眼見此人停下看了一會，沒於一幢民房之中。

這二人一前一後，落在這民房正屋窗下，一個較高，一個矮胖。胖的在前，高的在後。二人還沒有貼到窗上，屋內燈光驟滅，這顯然是露了行藏。

二人警覺地迴身，已各有一人撲下，原來這跟踪的二人正是「一聲雷」呂闖和「千里獨行」徐殿雲。牠們二人為了掩護身份，一見面就表示勢不兩立，這工夫撲向呂闖的是個披髮皂袍，手持鋼楞的漢子，勁風呼嘯，人到楞到。

呂闖閃身中撤出日月雙輪，往上一迎，「噹」地一聲把楞震開，此人似未想到呂闖有此膂力，虎口發熱，臂骨痠痛。此人素以力大勁猛出名，似不服氣，再加兩成內力砸出一楞。

「噹」地一聲，呂闖最喜歡和人較勁，自然又加了一成內力，這一次披髮人的鋼楞差點握不住而脫手，再也不敢比膂力

了，而且已猜出這粗矮的黑肉球可能就是「大力神」呂闔，這是他的另一綽號。

後面的徐殿雲遭遇的也是一個披髮皂衣人，手持鋼枴，他相信這並不是他們在劍池附近看到的人，徐殿雲聽到前面有較力的「噹噹」聲，放心不下，一開始就搶攻。

他知道這是「武夷雙枴」老大林南星，身手不弱，要是雙枴聯手，更不可輕估，一向在閩、皖一帶活動，甚少北上。

前後四人一時還分不出勝負，屋中那人正在屋上伏着看看前面，再看後面，不知該協助哪一個？可見他是「武夷雙枴」這邊的人。

「武夷雙枴」老二林北星膂力不如人，在招式上又不能補膂力之不足，已露敗象。後院的老大林南星也好不到那裏去，招招狠辣，老想去碰劍，但徐殿雲避重就輕，誘他消耗體力，打算擒活人。

屋上的人知道徐、呂二人的用心，正要先去助林南星，身後忽然有人道：「這兒還有一個……」

此人驟然回頭撤步，步法怪異，退出一步半並不出聲，忽然撮口一吹，「啣——」接着左手攻出凌厲的一拳，右手居然是琉球的「六機手」中的「三指貫人手」，又名「琉球手」。

這種武功可以說東西合璧，左拳是西人的打法，右手是東洋人的招式，反正不論東洋西洋，走的都是剛猛路子。唯一不屬東、西洋的是類似中國久已失傳的「璇璣迴文步法」。左拳力道之大，余抱冰都被震退半步。暗吃一驚。

當然，這人不但頭臉密封紮起，連雙手上也有手套，也就是說看不到此人的肌膚。余抱冰立刻就聯想到天竺人的可能性。只不過天竺人只蒙頭臉却不戴手套把手腕也遮起來。而余抱冰驚的不是此人的功力，而是他的「璇璣迴文步」。

這自然還有解釋，也許此人善使劇毒，所以要戴手套。只是使毒者的手套爲皮手套，此人却是布的。

就在此人吹了兩聲口哨以後，屋子窻內突然竄出一人，前院的呂闔想捨棄林北星去追此人，但林北星纏緊了他，這就更顯得此人的重要性了。

余抱冰却以爲自窻中出來這個人重要，和他動手這人也重要，只是自窻中竄出的人身上可能有什麽秘密，此人才會吹口哨暗示他逃走，而不是要他出來助陣。

這工夫余抱冰和這人交換了六七招，覺得這人比那天竺人又厲害些，主要是此人學得博雜，膂力奇大。

權衡利害，想想地方上的怪病、天竺人和劉展堂身上的怪味，以及行將出現神醫等等，還是應該去追那人，何況他一追，此人可能會去協助。

余抱冰師叔輩份太高，因而他有個「小祖宗」之名，在攻出凌厲的「左右逢源」時，此人疾退兩步，余抱冰疾射而去。

他的絕活是瞬間能把兵刃交換於左右手，即使沒有兵刃，也能更迭左右手攻擊的重心，使對方不知所措，此人一接就退，算是反應敏捷之輩。

果然，余抱冰捨近求遠一追，這人立刻跟來，只是在輕功方面，余抱冰施展「萬里一寸」身法，其疾如電，才兩個起落就追上了這人。

他發覺這人的功力絕不會高，輕功也差，因而，余抱冰以爲那人吹口哨示意此人逃走，也許只是因爲此人身手差，怕他落入敵人之手而已，所以，很仔細打量此人。

就在一會工夫後面這人追至，余抱冰直覺地以爲他們必然聯手對付他一個人。的確，後來的人往這人身邊一靠，使人以爲要和此人耳語，但是，變生肘腋，此人突然出手，在這逃走之人腰上連砸三掌。

三掌的間距太小，乍聽像是一掌，這被擊之人嗓中只發出「咯」地一聲，身子飛出一丈之外，口鼻中鮮血狂噴。

余抱冰被此人的舉指震住，眼見這人跟上，似要自被擊之人身上取走什麽東西，余抱冰立即撲上。

此人見已來不及取走東西，自該人衣內收回手疾掠而去，這一連串動作乍看是想取走死者身上的東西，却又不像，正好徐殿雲追來，余抱冰道：「老徐，搜搜此人身上有無可疑之物？」

余抱冰以爲，逃走這人的功力非凡，而且膂力之大不在呂闔之下，實可一拚，急欲抽身，殊爲可疑。但僅這一會，却被那人溜了。這人的「璇璣迴文步」，很像余抱冰師叔的絕學。

余抱冰返回時，呂闔也在，原來「武夷雙枴」也溜了，而且都不是支持不住而逃走的，這工夫余抱冰和呂闔到屋中去搜，徐殿雲在院中拚湊三塊木板。

屋中很簡陋，似是臨時落足之地，但有一堆紙灰，尚有餘溫，另外有一張竹床，劣質的寢具和一張破桌及一把竹椅，桌上除了茶具，就是木工或者說是雕刻匠所用的工具。

呂闔道：「這是幹什麽？燒冥紙啊！你姐！」

「不是冥紙，這紙很薄——」

這工夫徐殿雲在院中低呼道：「小祖宗，出來看看……」

余抱冰和呂闔走出來，徐殿雲已把其中一塊木板拼了起來，但拼得不够完整，他們只隱隱看出幾個完整的字，如「啓示籙」和「新約」等字，其餘的要拼湊起來也並非不可能，可惜剛剛擊斃此人那人伸手入此人衣內的動機，並非要全部取走這三塊木板，只是抓走了一部份，也把這些擊得粉碎的三塊木板小塊攪亂了。使他們拼湊不起來。

呂闔道：「『啓示籙』是什麽意思？『新約』又是什麽名堂？」

余抱冰道：「老徐是萬事通，他一定知道。」

徐殿雲微微搖頭，說道：「還不敢武斷。」

「你姐！不敢武斷，一定是有了初步的判斷吧？」

「可是初步判斷小祖宗也知道，對不對？」

余抱冰點點頭，這工夫徐殿雲又自死者身上搜出一個小瓶，瓶上有幾個朱砂小字：「天堂丸」。瓶內還有兩顆黃豆大小的藥丸，余抱冰取出藥丸嗅嗅，和徐殿雲互視作會心的一笑。但笑後又皺着眉表示

憂慮。

如果這木板和這藥丸是有直接關連的，就更加可慮，如果兩者不相關還不太可怕。

感染怪病　縣丞揷手

怪病使整個蘇州震動，不過，窮人似乎免役，這却使一般升斗小民有袖手旁觀、側目視之的機會，所以有人說天老爺很公平。這話有無「杞人憂天，嫠婦憂國」的意思不得而知，至少知道有點幸災樂禍的意味。

汪知縣身爲父母官，雖屬天災，却不能不管，就把好友劉展堂請去商量。

「大人寵召，一定有什麽差遣吧？」

「劉兄，自己人何必客氣？地方上流行怪病，有增無減，名醫束手，劉兄可有什麽……」

「汪大人都沒有什麽辦法，小弟那成？就連堂姪和遠友的叔公都感染了怪病，不過……」劉展堂吶吶而止。

「劉兄有話儘管說，只要能救黎庶疾苦，凡事都好商量。」

「汪大人，這件事還是不談爲妙。」

「爲善不見其，如草裏冬瓜，自應暗長；爲惡不見其損，如庭前春雪，當必潛消。」汪知縣道：「劉兄對地方公益，向不後人，爲何吝於……」

「汪大人，實在是因爲此事非同小可，怕爲大人添麻煩。」

「不妨，總之，爲了救人，愚兄不怕任何麻煩。」

「既然如此，小弟只好說了，據小弟所知，佟九的岐黃之術，雖不敢說天下無倆，却是少有人及，尤精於疑難雜症：」

汪知縣喜形於色道：「有此名醫，劉兄何不早說？此人現在何處？」

劉展堂喟然道：「眉與目不相識——只爲太近……」

「劉兄這話……」

「不瞞汪大人說，弟早已想到此人，但怕惹嫌，所以不便主動推介。此人就在貴縣大牢中服役……。」

「這……這……你看我，簡直被這怪病攪昏了頭。」汪知縣拍拍前額道：「不過佟九爲殺人兇手，且五年期才服了兩年半左右……」

「所以小弟一直不敢提這件事。」

「劉兄是說他有把握治這怪病。」

「大人，小弟可沒有這麽說，只是以爲他可能會治。」

「何以見得？」

「大人置身宦海，那知武林中事？佟九武功高強尚是餘事，醫術之精之博，才是奇蹟。」

汪知縣道：「如果佟九武醫雙絕應爲人所熟知才對，爲何在此犯案，無人知他身有奇學，更無人知道他術比華、扁？」

劉展堂攤攤手，似在攷慮。汪知縣道：「劉兄是不是不信任小可？」

「大人莫怪，實在是因爲此事非同小可。在下與佟九雖無深交，但武林中講的是一個「義」字。過橋抽板，落井下石的事，小弟是不屑爲的。」

汪知縣愕然道：「劉兄何出此言？莫非以爲小可會言不由衷？只要此人眞能治此怪病，小可當盡力向上司代爲求情，及早開釋。」

「大人此話當眞？」

「劉兄，能治此病，乃是一大善行，況佟九當初是受人辱罵兩口角，繼而出手殺人，權衡案情，小可有八九成把握開釋他，只要他眞有辦法治病。」

劉展堂道：「大人，如此弟就說出此人的……」他在汪知縣耳邊說了幾句話，汪知縣大大地一愣，道：「是他？」

「大人不是武林中人，居然也知此人之名。」

汪知縣道：「這樣吧！帶一名怪病患者入牢，讓佟九看看，能不能治，立知結果。」

「在牢中看病是否方便？」劉展堂在知縣耳邊說了幾句：「大人，如在牢中治病，第一是招人物議，其次佟九也未必肯幹，一定要他出來——」

「這……要是犯人脫逃，小可吃罪不起。」

「大人，小弟有連座之責如何？」劉展堂喟然道：「這也正是在下當初一直不願自動說出的原因了！」當劉展堂又在汪知縣耳邊說了幾句話之後，汪知縣終于點了頭。

事後先要佟九蒙了面，把一名怪病患者帶到牢中，佟九看了一會，說是三、五劑藥即可斷根。

×　　×　　×

根據傳說，此病起自酬神唱大戲時，有人看到一些陌生面孔的人，持一竹管向看戲的人衣領中吹氣。被吹的人當天回家頸上就癢，然後迅速擴散。

這天一大早有人在街頭巷尾看小招貼，招貼上的意思是：自外地來了一位名醫，專治疑難雜症，但因藥材奇貴，收費頗高，五劑藥約需二千五百兩，但五劑即可根治。

有人說這是敲竹槓，「醫者父母心」云乎哉。但也有人說，如不敲他們一下，銀子堆得太多豈不會發霉爛掉？

招貼一出，不到半天，全蘇州的人全知道了。那些患者邊罵邊去打聽消息，是不是眞的？

這是個大晒穀塲，用石墩壓得極平，中央紮了個蓆蓬，而蓆蓬中還有個小蓆蓬，申時開始看病，不到午時已排了近五百人的長龍隊形。

在這排隊之人中有余抱冰和莊羊臉上也都蒙了布，患者不蒙面的甚少，除非症狀輕微。這是因爲他們已知那位神醫在蓬中之蓬內，自小窻口內看看病人症狀，試試脈，然後遞出一包藥，當然也有只遞藥而不看症狀也不試脈的。

余、莊二人就沒有被試脈，而余抱冰就十分注意小窗口內的大夫佟九，他相信此人本名可能不叫佟九，由于佟九的手很嫩，脖子上的皮肉也很有彈性，由此證明此人的年紀不會超過三十五歲，而且烱烱有神，絕非庸手。

余、莊二人返回莊宅，取出藥包一看，只有兩種藥，各二粒，大的呈褚黑色，小的是古銅色。

「余爺，這是什麽仙藥？」

余抱冰嗅了一陣，道：「我相信它能止癢止痛，但不能消腫。」

「這不是騙人？」

「當然。」

「余爺，咱們不能眼看這騙子歛財哄人哪！」

「但他絕不會全部騙人的，應該是有眞有假。」

莊羊搔搔頭皮道：「余爺，這我就不懂了！您是說這是假的？」

他搖搖頭：「如是假藥，如何能止癢止痛？」

「對對！不過五劑藥都只能止癢止痛，而不能根治，那不仍是騙人詐財？」

余抱冰道：「也許最後一次是根治的。」

莊羊一楞，道：「余爺，他是不是可以一劑藥就能根治此病？」

「大概是吧！」

「這還是騙子！」

「雖有歛財之嫌，畢竟能把怪病治癒，還算有點良心。」余抱冰道：「況且縣太爺和劉展堂也牽連在內，就不可能全是騙局了。」

莊羊道：「余爺對岐黃也不外行，這藥中有名貴藥材嗎？」

「藥材有六七種，但最名貴的只有一種。可能來自天竺。」余抱冰眉尖上挑起一抹煞氣。

莊羊也沒有問是什麽名貴藥材，道：「有一點我們敢確定，這大夫一定未患怪病，爲什麽也要蒙起臉來？」

「這當然值得懷疑。」余抱冰道：「但據縣方及劉家的說法，這怪病可能係歹人所爲，既爲歹人所爲，就不希望有人能治。爲了病人及醫生的安全，也只有讓醫生蒙起臉來。再說，由于收費偏高，也怕暴民對醫生不利。」

莊羊道：「余爺，我不信這是主要原因。」

「我也不信。」清脆的聲音已到了院中。莊羊奇怪，這次爲什麽余爺沒有聽到脚步聲？立刻出迎。

劉谷香探頭道：「喲……眞巧！名大夫又在這兒。」今天又換了一套紫色衫褲，春寒料峭，她似乎並不感覺寒冷，余抱冰站起相迎。

莊羊道：「劉姑娘有什麽事？」

「沒有事我就不能來？」

「能能！當然能。」

劉谷香道：「莊羊，你剛才和余大夫在談些什麽？」

「這……」莊羊望着余抱冰，余抱冰道：「我們正在談那位治怪病的大夫。」

劉谷香道：「二位是說怪病是歹人所爲？」

余抱冰道：「民間如此風傳，我信。劉姑娘呢？」

「我也信。」

「劉姑娘以爲大夫蒙起臉來是爲了什麽？」

「就像二位剛才說的那樣。」她都聽到了，這是余抱冰故意要他聽到，因爲老遠就聽到她的步履聲了。

「請問劉姑娘有沒有見過大夫的眞面目？」

「沒有。」

「劉姑娘你總該知道這位大夫的名字吧？」

「也不知道。」

「這大夫是令尊介紹的，應該沒有錯吧？」

「沒有錯。」

「劉姑娘，診病一次，紋銀五百兩，妳的看法如何？」

「吸血！」劉谷香道：「余大夫似有很多疑點。」

「不錯，但劉姑娘却未必知道。」

她笑笑，很美，世上美好的女人很多，會笑且會利用其笑的人却不多。她道：「余大夫在激我。」

「如果姑娘知道也願意說出來，就不必激，反之，激也沒用？」

她又笑了笑，問道：「關于哪一方面的？」

「當然是有關這位神醫大國手方面的了。」

劉谷香道：「那你就問問看，如我能答上來呢？」

「那就表示姑娘所知道這方面的事很多。」

「我要和你賭一下。」

「正中下懷。」

劉谷香道：「要是我答出來了，你要爲我辦一件事。」

「什麽事？」

「現在不能說，但必在你的能力範圍以內。」

「如果姑娘答不出來呢？」

「你也可以要求我作一件事。」

「就這麽決定。我要問了。」

「請問。」這時莊羊端上茶點。

「姑娘可知那位大國手住在何處？」

「這……」劉谷香張口結舌，也有點懊惱，道：「余大夫，這答案明天回答成不成？」

「當然成，我們並沒有限定回答的時限。」

「明天我在何處找你？」

「杏春樓，未時正如何？」

「爲什麽選在未時正？」

「因爲那檔口食客漸少，我不願因有一位美人在身邊而受到注目，而那些目光必像一些有倒鬚的鈎子一樣，那就是嫉妒。」他以爲劉展堂雖是儀表堂堂，劉谷香却一點也不像他。

她又笑了，道：「大夫自己的來歷可以談談嗎？」

「我是一個庸醫，雖然家學淵源，初出茅廬，一知半解，遇上這種怪病，就不免丟人現眼了。」

「我是問大夫原籍何處？」

「河南開封。」

劉谷香走後，莊羊道：「原來余爺剛才故意未聽到她走近，讓她聽到咱們談的話。」

「嗯！是有這意思。」

莊羊道：「這醫生會不會住在劉宅以內。」

「目前還不會，第一是劉宅本身有些秘密，不願示人，他也要避點嫌疑。」

「余爺，是什麽嫌疑？」

「就以今天第一天來說，就有七百多人看病，計收銀子三十五萬兩，這還是有人持觀望態度，看看別人的藥效如何再決定？雖說在富有之人來說，五百兩也不是個大數字，但生意人將本求利，自是善財難捨，相信其他病人知道今日看病的人止癢也止了痛，明天必然顯著地增加，明天的收入當在四十五萬兩以上，僅是兩天就將近百萬兩，劉展堂家財萬貫，又以清白、樂善好施自居，自要避嫌的。」

「余爺的看法很對，只不知劉宅中有些什麽秘密？」

余抱冰笑笑不答，莊羊自不會怪他，心想，余爺少年有爲，精明能幹，武功又高，他到底是幹甚麽的？

× × ×

在劉家大宅左後側約半里之遙，有一幢古老的四合院，四周樹木茂密，似乎有人居住，但甚少有人來此，只有劉谷香三五天來一次。

這四合院內只住有二人，一位老嫗在六十以上了吧？身子還很結實，另一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黑不裏黝地，壯得像一頭小牛犢。

此刻，已近三更，老嫗離開西廂的磨房，回到正屋明間中休息。她推了大半輩子的磨，看來今生註定要推到老死那一天，但從不抱怨，她習慣了這種生活，她很重視付出的愛，却從不重視收回來的是什麽？

這工夫那小伙子站在老嫗的臥房門外，一脚踏着門檻，一手撩起破舊的竹簾，道：「那根棗木磨棍呢？」

磨棍就是插入磨石（上面那一片）側面推或拉磨的棍子，有一人、二人或三人推的，拉也有一、二人合拉的，當然也有用牲口拉的。

「不是在磨房『羅櫃』旁邊的角落處？」老嫗欠欠身子，道：「小龍，你也累了吧？怎麽還不睡？」「羅櫃」就是篩粉的工具，大孔者稱「篩」，多爲篩除糧米中的石塊，小孔的稱「羅」，細粉落下，粗的倒在磨頂上再磨，「羅」在未封閉的櫃中前後滑動。這就是「羅櫃」，又稱「羅箱」。

小龍道：「我剛才沒有看到那根硬木棍，我可要交待清楚，那根棗木棍是我師父找來的，他最喜歡，我準備留給師父將來老了，退出江湖時推磨用的，弄丟了我可要找妳算帳！」

老婦喟然道：「小龍呵！雖然展堂是你的師父，却也是你娘的大哥，畢竟你是我的外孫，你這孩子，怎麽這樣對我說話的？」

「不這麽說怎麽說，我嘛！舅舅說推磨挑水可以鍛練體魄，有助於練功。至于妳，舅舅說，外公生前就一直要妳推磨，妳也習慣了，忽然間停止不推，對妳也不是好事，妳磨的粉，老是馬馬虎虎，哼！我只要用手指捻捻，就知道夠不夠細？」

「小龍啊！我已經六十六哩！還挑剔什麽？再說磨得太細，豈不太浪費了？」

「浪費什麽？最後剩下的麩皮和米糠，妳不能混在米、麵中湊合着吃了？難道丟掉了不成？」

「嘖嘖！你這孩子，怎麽變成這箇樣子？」老嫗哽咽着說道：「你師父敎你武功！不也敎你讀聖賢之書嗎？你都學了些什麽？」

「妳囉嗦什麽？師父讀的書比我少嗎？他對妳又如何？動不動妳就會抬出聖人來。宦官魏忠賢的部下對他說：千歲有學生千人，皆爲當朝權貴，孔子門下賢者也不過七十二人。這妳怎麽說？反正妳要記住！那根留給師父推磨的棍子，一定要給我找到。」說畢返回東邊明間中。

後窗外茂密的樹木蔭影，在一張臉上造成斑斕的影子，他的身子瑟索在夜風中，心弦扭曲痙攣着，聽了小龍的話，陡然間陷入極端悲絕的震撼中，那根磨棍，小龍居然要留給他于退出江湖後推磨用的，這是多麽直接而可怕的循環？

他的緊握雙拳上，綳起了青筋，大步入屋，要立斃小龍於掌下。

但是，有個人擋在小龍臥室門口，道：「爹，您要殺小龍表弟？」

「怎麽，他不該殺？」

「爹，小龍如果眞的如此忤逆不孝，實有取死之由，但據女兒所知，爹把祖母安置在此推磨，却是祖父生前遺傳下來的陋規，但事實又如何？」

劉展堂暴躁地道：「如何？」

「據女兒所知，磨粉都是小龍的事，只有在爹偶爾來此時，祖母才作作樣子，小龍是個孝順的孩子，他剛才的一番話全是說給爹聽的，當年祖父在世時，每當祖父來此，代祖母推磨的却是我娘，這些事爹當然並不知道，但在地方上，爹却十分重視善名！」

「妳……妳……」劉展堂臉紅脖子粗，但女兒說的却是句句實話，「祖宗不足法」，此爲一例，昔年，母親推磨，父親來時會有意無意地在磨盤上捻捻磨好的粉，夠不夠細？會自他的眉頭處顯示出來。當年他的父親就是這樣，以眉毛和咀角下達命令，母親就在這種表情的仰承下渡過四十多個年頭。

劉展堂忽然掉頭外出，在黑暗中隱隱可見眶中有液體流轉。出了門一個蒙面人站在五步以外。

此刻孟小龍和劉谷香跪在老太太床前，老太太撫摸二人的頭，垂淚說：「妳爹是跟妳爺爺學樣，其實他的心地還是不錯的。」

孟小龍道：「如果舅舅知過，也該跪在這兒，天老爺眞是沒長眼睛！讓一個不孝的人養尊處優！」

「天若好作，衆神袖手，便可無爲而治，何須女媧補之？」老婦人道，「我們畢竟都是一些凡人哪……。」

此刻劉展堂只看了那蒙面人一眼，扭頭往東掠去，蒙面人本想引他往西，有事交待，這舉措顯然是不賣帳，給他顏色看看。

原來劉展堂並非不顧母親而去，而是發現此人正在窺伺才出來的。這等家務事他不願被別人看到。

蒙面人追出百丈以外劉展堂忽然打住，道：「何事？」

「有事商量。」劉大俠頗有敬鬼神而遠之的姿態。」

「這倒不至于，」劉展堂道，「而是

合作的一方不能守信，食言而肥，在下有點寒心，所以……」

「劉大俠要打退堂鼓?」

劉展堂道：「長此下去，貴方欲置劉某於何地。」

「在下不懂劉大俠的意思。」

劉展堂道：「第一天即有七百餘人，以每次五百兩，診病五次計，可收入一千七百五十餘萬兩，不要說一般百姓聽了會嚇個半死，就是富有之人也不禁瞠目咋舌。幾輩子也花不完，還不收手又待如何?但我發現，患者有繼續增加現象，如此貪而無厭，永無休止，劉某實在怕了!」

蒙面人道：「當初協議，並未限制人數，但以一月爲限。」

劉展堂忿然道：「這分明是個陷阱，試問一月之內會有多少人感染，兩千五百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富人畢竟不多，估計半月以後的病人，連小康也不多了。你們如何讓窮人拏出兩千五百兩?」

「劉大俠，要毀約可就來不及囉!」

「在下只是不願爲人所利用．作爲斂財工具而已。」

「嘿……」此人冷笑道：「劉大俠自詡清高，實際又如何?」

「在下一文不取，不知於『清高』二字何傷?」

「待老母如牲畜，要老母推磨數十年，此爲君子所當爲?」

劉展堂無言以對。蒙面人道：「今天傍晚，來了個枯木道人，我們也知道他此來的目的……」

劉展堂爲之動容，但他沒有說什麼。他現在只有後悔，爲什麼當初會答應對方這件事，如此一來，會拖很多人下水。

他爲好友照料葉杏春，在佟九出獄前，一定要使她平安無恙。而對方就以葉杏春的安全和佟九的秘密爲威脅。他才委曲求全的。只以爲對方不會誅求無厭，應能見好即收。

現在他眞有濕手插在麵缸中的感受。

蒙面人冷峻地道：「劉展堂，如你半途毀約，可別怪我們不能守密，佟九的眞正身份，可就——」

劉展堂氣極，他一生中何曾受過這等裹脅?一滑而至，砸出凌厲的一掌。對方也不含乎，硬是不避不閃，「蓬」地一聲，兩人各退了一步。

這局面之火爆實在不好收拾，那知雙方一發就收。劉展堂未發第二掌，對方也未反擊，當然都不像是忌憚對方的功力深厚。而是知道打不出結果，反而會惹人注意而洩密。兩人互視一會，都不發一言，分道離去。雙方自然明白，這件事仍會保持原先議定的辦法——以一月爲限。

像劉展堂這等人物，硬是被人吃定，其心情可知。這是因爲他的顧慮太多，而對方就是吃定了他這一弱點。

追查兇手　各道隱衷

第二天，余抱冰到杏春樓是易了容的，以免被田忠及嚴火盆認出來而浪費口舌。上了樓，劉谷香已經到了。

「劉小姐，要吃點什麼?」嚴火盆上樓招呼。

「茶點，別的不要。」

「是。」小二下樓，余抱冰道：「遲來一步，讓劉姑娘久等了。」

「不要緊!可是余大夫把我問倒!」

「就連姑娘也不知道他落脚之處?」

「眞的不知道，至少他未住在本宅之內，當然更不會住在縣衙之內，這是必須避嫌的。」「小辣椒」是急性子，以爲對方不信，嬌靨一紅，更艷、更動人。

「這麼說劉姑娘是認輸了!」

「認了!你知道這答案嗎?」

「先不必談這箇，是否應該先解決咱們打賭的事?」

「說吧!要我爲你辦一件什麼事?」

「我當然還是問一個問題。」

「可不要專檢我答不出問題來問。」

「不過，凡是我問的問題，就不會太好答。請問令尊和縣府大牢中的佟九是什麼關係?佟九的本名爲何?令尊是不是代佟九照料葉杏春?」

劉谷香愕愕地望着他道：「你是誠心找些我答不上來的問題來難我吧?」

「也可以這麼說，凡是姑娘知道的事，在下也可能知道，所以要問就是我不知道的。」

「太自負了吧?這次你問了，三個問題。」

「這是因爲三個問題等于一個，都和佟九有關。」

「我只知道佟九的確是假名。眞名爲何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好友，而家父的確受託照料友人的情人。」

「這答案，妳只答了一半，最重要的就是佟九眞正身份，也就是眞名實姓。」

劉谷香又被問倒。余抱冰道：「劉小姐，由于這答案妳沒有答上，是否應該附加一個問題?」

劉谷香突然出手，疾扣他的脈門。有點惱羞成怒，也可以說有點賴皮。余抱冰反扣她的手腕，雙方都很快。劉谷香一扣未中，輕叱一聲：「好一個初出茅廬的郎中——」一按桌沿，身子倒立，以一掌爲軸，閃電踩出三脚。

余抱冰有點手忙脚亂，一掀桌子，劉谷香那邊往下一斜，身子就失去重心，只感右脚被蹭了一下。

她雖非纏足的金蓮，那年頭女人的天足，也不能讓人摸來摸去地。她落在兩步外低頭一看，右脚上的繡花鞋已不見。一向自負又嬌生慣養，吃了虧眼眶都紅了，道：「余抱冰，我和你沒有完——」

余抱冰一看手中的繡花鞋，連連作揖道：「劉姑娘莫怪!在下並非有意的。」

「余抱冰，今天算我栽了!但我絕不服你，咱們改個地方決一死戰。」

「那又何必?」他遞過那隻繡花鞋，但她負氣不去接，却又蹴出一脚劈出三掌。這三掌都是自她爹的「一品刀」法中衍化出來的，余抱冰對這妞兒的作風已摸透了大半，故意一掉身，屁股上挨了一脚，還挺重地，但劉谷香似看他有意相讓，反而以爲對她是一種戲弄，淚光閃閃地自側窗穿出，自隣房屋面上走了。

余抱冰望着手中這隻小巧玲瓏的紫緞繡花鞋。苦笑着搖搖頭。「這姑娘眞難惹……」納入懷中離去。

×　　×　　×

看過五次病，也就是拏過五次藥的人果然痊癒。但是，新病人却又不斷地出現，所以蒙面人在街上到處可見。

每天收入這麼多的銀子，豈不要很大而又安全的地方收藏?其實早有安排。全收大字號的鐵票，也可以用「飛錢」(即今日之滙票)，在甲地付票到乙地兌現銀，在唐、宋時即有這種交易方法，還有「交子」和「引子」(即紙幣)，等于輔幣。這些莊票大多於當日以快馬前去兌現，直接運走，以免節外生枝。

當然，他們設想周到，却未必能作到天衣無縫的地步。

劉谷香返家，想想余抱冰這一手，並非蓄意輕薄，而是反擊脚攻時自然的反應，抓下繡鞋也是輕而易舉的事。倒也不在乎那隻繡鞋，只是被他戲弄，內心很不痛快。

龍錦昭本是劉展堂原配的表妹，過去元配未去世前，常帶龍錦昭來聽戲或參加宴會，就和劉展堂有了一手。以後元配去世，她就住在劉家，名不正言不順，連個小妾名份都不具備。

但龍錦昭似乎很有耐心，和劉谷香相處得也不錯，她總要等到那一天吧。晚膳前龍錦昭到劉谷香院中來，道：「谷香在家嗎?」至少在劉谷香的心目中龍錦昭是個善良的女人。

「在，是龍阿姨?」她正好想起，要瞭解某些事，也許可自龍錦昭口中獲得消息。立刻迎了出來，二人携手入屋，小婢遝上茶退出，劉谷香道：「阿姨找我有何事?」

「妳爹這幾天很少在家吃飯，也許是新換的厨子手藝太差。今天晚餐我親自下厨做了幾個菜，咱們聊聊，也看看我的手藝如何?」

「這怎麼敢當?以前就聽說阿姨很會做菜。那還錯得了?」

「走吧!就會菜就涼了……」二人來到龍錦昭的院中，元配死後，不准別人搬進去住，劉谷香對父親這份懷舊之情還算滿意，只是要祖母推磨的事感到可恥。但自那次以後，劉展堂已交待不許母親推磨了。這自然是孟小龍的強烈暗示產生了感染作用，或者爲了令譽?不得而知。

他們邊吃邊談：「阿姨的手藝眞不錯，可以到杏春樓去作掌勺了!」

「谷香，妳可別給我戴高帽，我做的菜妳爹只喜歡兩道，一道是『滄魚翅』，一道是『溜三鮮』。」龍錦昭喟然道：「妳爹近來心情太壞，對這兩道菜也沒有興趣了!」

「據說爹和杏春樓的女掌櫃的走得頗近，可有此一說?」

「我怎麼知道!」

「不知道也要設法打聽呀!要是我爹再蘸，阿姨的身份……」

「聽天由命!這種事強求不來的。」

「阿姨，我可不希望另外一個女人到劉家來當家作主。」

「誰知你爹在想什麼?」龍錦昭三十左右，頗有幾分姿色。她在想什麼?劉谷香當然也不知道，道：「你爹近來沒有表示在忙什麼?」

「我以爲阿姨知道的一定比我多。」

「我知道什麼?」

「關於葉杏春的事。」

「他們沒有什麼，妳爹只不過是代人照料一盆貴重的花而已。」

「誰的花呀?」

「妳問這事幹什麼?」

「怎麼?這還是什麼秘密呀!我又不會告訴別人。」

「佟九知道吧?還在縣牢中服役。」

「阿姨，我以爲妳也不信他的本名就叫佟九對不?」

「爲什麼?」

「沒有聽說過有位名叫佟九的武林名醫。」

「谷香，妳知道的亦不少呀!還來問我。」

「但比阿姨知道的却少得太多了!」自余抱冰處學來這一套，現買現賣，立刻就用上了。

「他叫……」龍錦昭忽然打住，她敏感地以爲劉谷香在套她的話。她不敢把劉谷香看得很單純，正如別人也不該把她看得單純一樣。

劉谷香也很機警，套不出就不問這個，天南地北繞了個大圈子，又道：「他不同牢中，是住在什麼地方?」

如果猛古丁地提出一個問題來，答者稍一疏忽就不及提防，龍錦昭道：「他當然住在他的……」立刻警覺再次打住。

「阿姨，怎麼?連我也不信任哩?」

「不是不信任，實在是關係重大，不可信口雌黃。谷香，妳要原諒阿姨。」

「阿姨眞迂!這不過是閑聊罷了!我根本不會放在心上的。」

自這次談話之後，劉谷香把一些片斷的消息連貫起來，就覺得嚴重起來，第一個直覺的印象是，她的父親和佟九是朋友，能爲佟九照料情人，至少是佟九所信任的好朋友，佟九能自大牢中被放出來治病，果然是位名醫，反之，縣太爺豈不是拿自己的紗帽當毽子踢?第二個疑點是，此人絕非姓佟名九，武林中沒有這麼個岐黃高手。自己的父親和汪縣令有同流合污，串同斂財的嫌疑。

約二更左右，劉谷香聽到父親劉展堂回來了，立刻來到他的書房中，道：「爹，女兒有幾句話爹也許不願聽，但女兒不能不說。」

劉展堂不耐地道：「爹很煩，如無緊要之事就去休息吧!」

「爹的令譽和清白重不重要?」

「谷香，妳要說什麼?爹幾乎可以猜出來。」

「爹，我們劉家富甲一方，用不着藉別人的病痛來斂財，而且十分明顯，就是三歲的小孩子也知道不會沒有好處，所以女兒上街，路人指指點點，猜也能猜到他們在說什麼?」

「只要問心無愧，管他們說什麼?」

「爹能說沒有好處?」

「沒有就是沒有，爹用得着對妳說謊嗎?」有點光火。

劉谷香愕然道：「爹能不淌這渾水，香兒萬分佩服，但局外人其誰能信?」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

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也有無窮之受用。」劉展堂道：「世上有很多無奈之事，只好順其自然了！」

「爹，治怪病的大夫不叫佟九，他的本名叫什麼？」

「妳……」劉展堂似感前此低估了自己的女兒，眯着眼打量了劉谷香一陣，道：「誰叫妳來問這箇的？」

「沒有誰，是女兒好奇要問的。」

「妳怎麼知道他的本名不叫佟九？」

「爹，這件事就算去猜也能猜出來的。此番怪病使當地名醫全部束手，丟盡了臉，有的大夫什至遷走，沒搬走的也都暫避外地。而武林中却又從未聽說過佟九這個名醫。這不是很明顯嗎？」

劉展堂道：「女孩子別管這種事，以後也少問。」

「爹，女兒就算問問，也不過是基於好奇，又不會告訴別人。爹，他不同大牢，住在什麼地方？」

「妳……」劉展堂何等經驗，女兒再表明也沒有用，他以爲女兒是知道一些秘密的。偏偏這些秘密又不能說。

他站起踱着，偷偷打量女兒，也許眞的低估了她，要不，爲什麼你問的都是十分敏感的問題？這些問題，非但不能說，也不希望別人問，他停下來，說道：「告訴爹，是誰說的，如無人說，或者無人要妳問，妳不會管這件事的。」劉展堂道：「妳如果說了！我斟酌情形，也許會告訴妳。」

這誘惑很大，她總以爲余抱冰雖神秘，絕不是來行醫糊口的，但却相信他不是個壞人，人與人之間大多是以這種觸覺和感受去信任別人的。

她以爲把責任推在龍阿姨頭上比較沒有風險，道：「爹如果不能保證爲我守密，我是不會說的。」

「不管是什麼人說的，我絕不會去找他印證這件事的。說吧！」

「爹也說過，您會斟酌告訴我這件事的眞象。」

「我是說過可以斟酌。」

「是龍阿姨說的。」

「她。」劉展堂的驚震出乎劉谷香的預料，她以爲爹不該這麼驚震，除非爹根本沒有把這些秘密告訴龍錦昭。正因爲這是些大秘密，他未告訴她，她怎會知道呢：「她都對妳說了？」

「沒有啊！都是在緊要關頭上打住不說了。」

「什麼緊要關頭上？」

「比喻說談到佟九的眞正身份哩！他不住在大牢中住在何處哩？等等，明明知道，却又打住不說似的。」

劉展堂木然想了很久，默默地走了出去。

劉谷香道：「爹，你去找龍阿姨？」

「我找她幹什麼？」如果女兒看到他此刻的表情，也許會知道更多的秘密。如果她知道父親現在想些什麼？她會十分同情她的父親。

「爹，你剛才說過要告訴我那些秘密的。」

「妳忘了『斟酌』二字了，經爹斟酌的結果，還不到告訴妳的時候。」

「爹，你賴皮！沒有信用！」

「谷香，爹希望妳去全力作一件事，也可以說爲爹去作，儘妳的全力，那就是代我去孝順妳的祖母，不要使爹有『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悔嘆。爹目前焦頭爛額，實在抽不出時間來。」他匆匆走了。她相信父親的話出自肺腑，也深信祖母對父親的瞭解是足够的，妳爹是跟你祖父學樣，其實他的心地不錯……我們畢竟都是一些凡人哪！

× × ×

劉谷香以爲余抱冰大有來歷，有深度，也有點怪。像這樣一個年輕人，在一個有見地的少女心目中，就眞不會馬上傾心，至少也會產生好感。

事實上她以爲余抱冰很像另一個年輕人，不是面貌像，而是那種倜儻不羈或奇行壯抱的酷似。她只是想把這兩個人放在她的心秤上作一番比較而巳。還談不上其他。

今天一大早，莊老爹出了門，莊羊還沒起床，劉谷香就來了：「莊老爹在家嗎？」找莊老爹是表示她此來有正事，絕非忘了脫鞋之恥，被戲弄之辱。

「是劉姑娘嗎？」莊羊在內間道：「老爹出去買菜了吧？余爺更早就出了門，每天如此，姑娘要染東西交待一聲，我告訴老爹。」

「要染一匹杭綢，老爹不在家明天再說吧……」她出了莊家大門，順着小徑上山，因爲她知道余抱冰在何處？此處不遠有個山谷，十分幽秘，余抱冰常在此練功的。

她的脚步奇輕，當她來到谷中一個山洞口附近，見余抱冰正在洞口趺坐，她停了下來，打量這小子。想起那隻繡鞋，紅了臉黛眉微挑。

她是站在他的左後側，他即使睜着眼也看不見她。她剛才的脚步很輕，以爲他也未聽到聲音。那知余抱冰道：「是劉姑娘嗎？早啊……」

她微微吃驚，道：「你怎知是我？」

「第一，在下在此不認識第二位姑娘，其次，姑娘走路的聲音不一樣。」

「走路就是走路，有什麼不一樣？」

「這差別可大了！每個人走路都不一樣，就像每個人的面貌都不一樣同理，人類的面貌可相、吃飯可相、睡覺可相，即使走路又何嘗不可相？任何人走路，沒有兩個人是完全相同的，根據不同的走姿，發出的聲音那會相同？」

「眞了不起！一個武林高手、懂岐黃，還會相術！」

「略知皮毛而巳。」

「別吹！相相我走姿的貴賤吧！」

「女子走路輕盈，身正頸直，不左右搖擺，雙臂自然晃動，貴也！」

「去你的！少胡扯！你知道我今天來幹什麼？」

「悶了！找我談談？」

「哼！我要來殺你的。」

「殺人者必定先有殺機，殺機旣成，走路必有沉重聲音；心有暴戾之氣，語言中可聞殺聲，但姑娘的語音中沒有殺聲。只不過，今日姑娘不會殺我，也許有一天則會。」

「哪一天？」

「猜測而巳。也許某一天姑娘並無殺我之由，却有殺我之意。」

「你倒也聰明，那天你侮辱我，我會饒了你？」

「在下絕未侮辱姑娘。」

劉谷香道：「脫下我的鞋子還說不是輕佻侮辱？」

「錯，在姑娘勢如雷霆的脚攻之下，抓撓是本能的舉措，而抓下姑娘的繡鞋實是無心之過。」

「我的鞋子呢？丟了？」

「那怎麼會？那天姑娘在氣頭上，在下知道追上也沒有用，就善自珍藏……」自衣內取出一潔白汗巾，打開汗巾，裏面是一層潔淨的紙，紙內就是那隻小巧玲瓏的繡鞋了。

她忽然紅了臉，從來沒有如此慌亂過，正是所謂：「頻降意馬，急鎖心猿，還是心跳如搗。

他的行爲和舉措，勝過千言萬語，更勝過恭維和讚美。她吶吶道：「一隻髒鞋子，你這是幹什麼？」

「這鞋子雖是踏在地上，但由於是穿在妳的脚上，就不一樣。」女人十、九都是活在這種精神賄賂之中，只不過余抱冰的本意却並非賄賂。

「哼！余抱冰，上次咱們打的賭還算不算？」

「當然算。」他又把繡鞋包起納入懷中。

「你能不能先回答找一個問題？」

「這就扯遠了！因爲妳應該回答的問題還沒有回答呢！」

「余抱冰，你大概知道，這件事關係重大，非同小可。」

「當然。」

劉谷香道：「那麼你可否告訴我，你來此作什，是什麼來歷？」

余抱冰道：「先回答了我的問題，我可以攷慮。」這口氣又和她爹爹的「斟酌」差不多。

劉谷香道：「你不敢保證能絕對告訴我是不是？」

余抱冰道：「是的，這是因爲妳的保密心意未必堅定。這道理如學佛向道的人一樣，大多是一時衝動好奇，異想天開，所以能眞正領悟而出世者，萬不挑一。同理，如非同路人，等於浪費時間，也是一種冒險。」

劉谷香道：「余抱冰，我不想告訴你了！」

「有此結果，我也不感稀奇。」

「是不是根據古人的『唯小人與女人爲難養的』理論引申而來的？」

「那倒不是。」

「我不知道什麼，但即使知道，我也要在弄清你的底細之後才能——」

「我絕不會勉強妳，我是幹什麼的？也不是太大的秘密，根據『事無不可對人言』的說法，我可以透露點。我來此是抓兩個人的，另外要找一位精神失常的長輩。我只希望妳是有對善惠的正確判斷力，以及有保持良知永遠清醒的勇氣……」他躍起向谷口走去。

清晨薄霧氤氳，山野中的景物有如凝在畫紙上，空氣清新，沁人心脾。

「余抱冰……」

「劉姑娘……」他停下來。

「我是眞的不知道，昨夜問我的阿姨，她只說了一半就警覺地不說了。她說『他當然住在他的……』到此就不說了。而且暗示，佟九非其本名。」

余抱冰道：「劉姑娘，我相信妳把所知道的都說了，並未保留什麼，我很感激。這事牽涉之大之廣，以及對國家社稷之重大影響，絕非三言兩語所能闡明的，希望姑娘不要對別人提到在下今日之所言。」他抱拳出谷而去。

× × ×

深夜，戊時末光景，一乘小轎如飛經由僻街小巷來到杏春樓的後門外。後門立即開啓，連小轎也抬了進去，後門立刻閉上。

轎簾掀起時，樓上巳走下二人，一是盛裝的葉杏春，另一個是葉的貼身小婢小荷花。她把轎中的一位大姑娘扶出轎外，而兩個轎伕子正是總管田忠和小二嚴火盆二人。

這位年輕的大姑娘身材比葉杏春高出一個頭，大手大脚，腰也挺粗。「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此女如和楚宮之中，恐怕早就餓死了。她和葉杏春携手而行，向樓上走去，小荷花在另一邊摻扶着，道：「李姑娘小心點！」

梯下的田忠和嚴火盆交換了一個神秘的眼神。把空轎抬到一邊，他們當然不知道，有兩隻眼睛自巳封了灶的厨房窗孔中一直目送三女上了樓。

不久，呂闊就見到了余抱冰，二人在田埂上邊走邊談，余抱冰說道：「自你們住進杏春樓以後，從未見過這個高大的女人？」

「沒有。」呂闊道：「也可能去過而我們沒有看到。」

「你是說她身材高挑，比葉杏春高出一頭，大手大脚？」

「對對。腰嘛！比我的細不了多少！你姐！」

余抱冰想了一下，突然拍拍後腦道：「是他！果然是他們……」

「誰呀？小祖宗。」

劉谷香轉述她阿姨的半截話時，有這樣半句話：「他當然住在他的——」，這下面應作合理的「續貂」，應是「情人處」三字，即「他當然住在他的情人處」。

另外，劉谷香也說過，佟九並非本名，有此二點加以邏輯，這佟九必然正是他來此找的人物之一——高森。

高森的素行並不太壞，却正是他要抓的要犯之一，而葉杏春自必是高森的情人「七里香」。

這工夫呂闊在一邊直搔頭皮，却又不便打斷他的思緒。過了一會吶吶道：「那女人是誰？」

余抱冰仍不答，呂闊道：「她們在幹什麼？」

「水晶簾下看梳頭……」余抱冰說完，突然拔起身子，一掠就是八九丈以上。數個起落就消失於夜色之中。呂闊喃喃地：「看什麼梳頭！你姐……」

有人敲門，嚴火盆剛才上床，眼皮子

才睉瞪了一下，又不能不去應門。儘管田總管交待過，關了門以後，不管誰來了都說「客滿」。

「是哪一位？」他在門內問着。

「我是余大夫。」

「余大夫有什麽事？」

「我的招牌呢？今夜掛上，明天要開業！」

「拆那！怪病不會治，掛上又有什麽用？」

「現在已經能治哩！所以招牌一定要掛上。嚴小弟，偏勞開開門，你要是不開我可要砸門囉！」

「這辰光，拆那！儂是誠心要找麻煩來？」

這工夫余抱冰早已側面拔起，自樓下側窗上了樓，邊走邊嚷：「葉掌櫃的在吧！妳可是講理的人，妳來評評理。招牌取下來給劈了燒火，這箇直是藐視人嘛！」

小荷花在葉杏春的房門外一攔，道：「掌櫃的已經睡了！余大夫，深更半夜地，你這是幹什麽？」

「我要見見葉掌櫃的。她是講理的人。不准掛也就算了，爲什麽劈了當柴火燒了？」

小荷花道：「你聒噪什麽？眞是窮極無聊，無事生非呀！」

「窮又怎麽樣？」余抱冰敲着房門，小荷花去推他，他隨便一撩手，小荷花只感腰眼上一麻！踉蹌退了五六步，余抱冰邊敲邊道：「窮可不犯法吧！嘿嘿！爲濁富不若爲清貧，以憂生不若以樂死。這道理你懂嗎？」

他在門上大力踢了兩脚，却穿出窗外，在隣房屋頂上伏着。

果然不久自葉杏春屋中窗內射出一人。穿的竟是女子衣衫。却是衣衫不整，鬢亂釵斜。

這人的輕功了得，穿房越脊，一掠也是七八丈以上。當他來到郊區，突然停了下來，冷冷地道：「是哪一位如此苦苦相逼？」

余抱冰緩緩走近道：「你可是高淼高姑娘？」

「是又如何？哼！」

「老賊阿林保是你的什麽人？」

「阿林保乃是清廷的總督，非親非故。在下只是以前他帳下的三品護衞。」

「這理由就够了！水師提督李長庚李大人之死，雖說是死于海寇蔡牽之手，却是阿林保所迫害。」

高淼道：「身爲大將死于沙場，可謂死得其所，何謂迫害？」

「你少裝糊塗，清廷定例，總督多兼兵部尚書職銜。那年阿林保到任，李長庚大人到閩趨賀，席間私談剿寇事，他說：大海捕魚，何時入網？我兄弟恰有一策，不知可用否？本將軍求策，阿林保說：海外遼闊，事無佐證。李將軍只要斬一賊酋，報稱蔡牽之首級，我兄弟即可飛章報捷，其餘海賊，統歸將軍處理，如此辦理，你受上賞，我亦得邀次功，較之窮年累月跋涉鯨波，豈不較好？但李將軍大義凜然道：大人叫長庚殺賊，長庚絕不怕死，久視海舶如廬舍，若要卑職揑造虛報，欺蒙朝廷，長庚不敢領命。」余抱冰道：「李大人堅不從命，阿林保惱羞成怒，不到一月，彈章三上，不是說李將軍恃才，就說他怯戰。一心想置他于死地。」

高淼道：「此事在下不知。」

余抱冰續道：「康熙以後，能幹之滿員越來越少，不論內政邊務，多賴漢員維持，相形見拙，由愧生妒。如張廣泗、柴大紀等被加害于乾隆時代，楊芳充、李長庚之殉於嘉慶。如出一轍，可恨李將軍大破蔡賊於黑水洋，眼見蔡賊就擒，李將軍重傷，阿林保的心腹水師提督張見陞見死不救，李將軍遂即殉難。嘉慶雖追封爲壯烈伯，賜諡忠毅，人死不能復生，反讓蔡牽再次兔脫，這些事還在其次……」

「在下還有事，我要走了——」高淼長身而起，但在第二次奔掠時，二人在一丈五六高空遭遇。高淼踩出五腿皆未中，余抱冰左右奉掌更迭，也未得手。雙方雖然不能兩立，惺惺相惜，却也暗暗佩服。

余抱冰冷峻地道：「聽完在下的話再走不遲。阿林保怕李將軍的家人揭其以往陰謀，乃遣殺手欲殺其全家，但上天有眼，李將軍遺眷合該有救，遇上了一位管閑事的人。」

「就是你？」

「不錯，我宰了那個刺客後，提賊首級夜闖總督府，把刺客首級置其書桌之上，那時他正在作畫，嚇得發抖，我警告他，如敢再動李家人的念頭，這首級即爲例證。他誓言絕不會再有此事，但就在此時，一蒙面人入室，動手之下，身手了得，由於當時已驚動府中警衞，不便久留，我逃出府外，你當時雖未亮出兵刃，却在打門中自衣內露出紫金點穴鐝一端。所以相信是你。當今武林中用點穴鐝者甚多，用紫金點穴鐝者却不多見。」

高淼冷笑道：「你保李長庚，我護阿林保，各爲其主，有什麽不對？」

「這話的確沒有什麽不對，但不久，李夫人及長子被殺，次子受傷逃得一命，目睹者說，是一用點穴鐝者所爲。」

「你血口噴人！」高淼厲聲叱道：「自李長庚殉難之後不久，我也聽到各方傳言，對阿林保頗多猜忌，立即辭去護衞一職。」

余抱冰道：「光憑你這伶牙俐齒也無法狡辯卸責，因爲李家有個護院趙長風重傷未死，他說行兇者雖蒙面，兵刃却永不會忘，正是紫金點穴鐝！」

高淼氣極而笑，道：「這正是所謂：賊咬一口，入骨三分。我現在也不屑辯白，反正以後有機會遇上那小子。你大概就是近幾年來崛起武林的『小祖宗』了？」

「我很不願意聽到這三個字。」

「爲什麽？」

「因爲老氣橫秋。」

「恐怕不是，而是怕人譏諷被武林中人譽爲『小祖宗』的出名人物的師叔，竟因神情失常而失踪，也有人說不是失常而是中了毒的。所以家醜不可外揚……」

余抱冰心頭一震，道：「高淼，你居然也知道這件事？」

「世上那有絕對的秘密？」

「你以過失殺人之罪入獄受刑，在此避風，以爲別人就不知道？」

「余抱冰，你恐怕知道的不會太多，

是不是？」

「還不是由于揹了李家幾條人命，連宗人府的右宗人都在找人抓你。」

滿清宗室中的最高職位爲「管理宗人府」，而宗人府的宗令，照例選擇年高爵顯，德望兼懋的皇親充任，下面有左、右宗及左、右宗人，也都是王公担任。最低爵位也須貝子。

宗人府的右宗人是阿林保的對頭，也素仰李長庚的忠直和幹勁，才會找人抓兇手，一旦抓到問出幕後唆使人，再給阿林保一個下馬威。

高淼哂然道：「我在此故作殺人入獄，確是避風頭，但絕非李家之事，以後自會水落石出。如你技癢，非秤秤我的斤兩不可，可以選個日子，反正我是快出來了！不怕沒有時間，現在恕不奉陪了！」

「慢着！」

「還有什麽事？」

「自怪病發生，歛聚之鉅，令人咋舌，高淼，你不以爲自己太狠了嗎？」

「余抱冰，老實告訴你，我出牢看病，分文不取，條件是儘早開釋，還我本來自由。」

余抱冰冷笑道：「每天進帳一百餘萬兩銀子，要說你一文不取，其誰能信？」

「信不信在你。如我高淼拏了半兩銀子，就叫我死無葬身之地。」看他激動神色，似乎眞的寃枉了他。只不過發誓如眞有用，人類犯罪的嚇阻力量就多了一重。

「那麽這筆鉅欵都落在何人手中？劉展堂和汪縣令？」

高淼微微冷笑搖頭。這使余抱冰大感意外。要說高淼是治病的人，一文不取，就不易使人相信，如說劉展堂和汪知縣也沒有好處，這巨欵到底落入何人之手呢？他道：「這有點太玄了吧！」

「是有點玄。」

「你知不知道自己雖然救了不少的人，却又等于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

高淼冷然道：「願聆高見！」

余抱冰以「蟻語蝶音」說了幾句話，高淼的臉色已逐漸肅下來，原先頑強冷傲之色消失，道：「眞有這回事？」

「你想想看，要歛財也可以只診三兩次，收費二千五百兩，又何必一定要五次？其宗旨自是要那些有怪病的人好了之後而必須繼續服用另外兩顆藥丸。知道它的名稱嗎？」

「其實那是由天竺來的一種藥效奇驗的鴉片。」

「對。但人家絕不提『鴉片』二字，而以『天堂丸』稱之，你身爲名醫會不知『天堂丸』的副作用？」

「聽說尊駕也精於岐黃。」

「比之尊駕，還差一大截呢！高淼，現在你該知道人家眞正的目的是爲了什麽了？」

「當然。」高淼喃喃地道：「身爲大夫，對此物的來歷焉有不知之理。早在明朝晚年，已有此物輸入，神宗曾吸上癮，晏起晚朝，無心國政。但那時輸入極少，還輪不到百姓吸呢！待英吉利人統治了天竺，大量種植，才大量外銷，外洋諸國知此物厲害，都敬而遠之，獨我國愚夫愚婦把它當作『福壽膏』吸用（其實是神宗取此名的）。」

余抱冰道：「高淼，你知此事之後，如何證明你確未歛財，同流合汚。還有，那怪病到底是吹了些什麽毒物在患者的身上——」

此刻二十步外的一株合抱粗的槐樹，突然無風自動起來，而且愈搖愈烈，就連那些新葉子都被搖落不少。

這分明是一種「蚍蜉撼樹」奇功，這工夫余、高二人也會，但在左近居然還有這等身手的人，二人都有點吃驚，好奇地互視一眼。

當余抱冰向那槐樹撲去時，却突然停止震動，一條人影疾如鷹隼沒入數十丈外林中，再一回頭，高淼也不見了。

施展「蚍蜉撼樹」的人，身手之高不在高淼之下，他來這一手是否有意助高淼脫身？不得而知，但這種可能性很大。要不，這種炫耀就失去了義意。此人果眞是高淼一伙的，實力可觀。劉展堂是否也爲同路人呢？

本來嘛！出現怪病，繼而出現神醫、加上「天堂丸」以及「啓示籙」之刻板等之發現，似乎啓示了些什麽。在有心人來說已不難想像。

問題的癥結是：到底誰是幕後扯綫人——主持人？也就是拏那鉅額診費的人是誰？

數次質之劉谷香，劉展堂和汪知縣是否歛財者的同伏？劉谷香同家千方百計地套問，她都會以人格担保，她的父親十分清白，而汪知縣乃兩榜進士出身，過去的政績可以證明。自牢中放出囚犯治病，純爲悲天憫人，解患者疾苦，不避瓜李之嫌，可算是敢作敢爲的父母官了。

余抱冰信得過劉谷香，劉谷香也該信得過劉展堂，所以對劉展堂的爲人頗生敬意。須知「寵利勿居人前，德業勿落人後；受享勿踰分外，修爲勿減分中」之說，世上又有幾人能作得到？

要求一位武林人物臻此境界，寧非奢求？

現在余、徐、呂、莊都在莊家的菜園中，這兒有一空屋，是他們臨時聚會之場所。余抱冰說道：「老徐近兩天內有無所見？」

徐殿雲想了一下，道：「有兩件事不能不注意。第一件是昔年的武林名人雷霆字，改名枯木道人，似已遁入空門，帶了個標緻的妙齡女郎來此已有數日。」

呂闖道：「這件鳥事有什麽重要？你姐！」

徐殿雲道：「另外一件事可能連死者家禽還不知道，獅子林附近發現一具童男屍體，全身無傷，死態安詳——」

呂闖道：「老徐，這和怪病、天竺人以及高淼看病等事有什麽關連？」

徐殿雲道：「呂闖，一件不平凡的事發生了，一定有其不平凡的理由。因爲我發現這具屍體時，自信他死了不過半個時辰。約十二三歲，練過武，左頸處有一極小的疙瘩。也可以說是傷口。」

莊羊道：「傷口是疙瘩？」他和呂闖差不多，凡事很少往深處去想。

余抱冰揮揮手說道：「讓老徐說下去。這件事的不平凡處就在於傷口是個疙瘩

吧？」

徐殿雲連連點了點頭，道：「還是『小祖宗』行。我仔細查看之下，這童男的死因十分可疑，極可能是被吮乾了血而死的。」

呂、莊二人爲之動容。徐殿雲道：「事後我發現這童男名叫孫宗寶，是本地一位鏢局總鏢頭的次子。家人似乎還未看出他是被吮血而死的，以爲是一種奇特武功殺死的。」

余抱冰道：「老呂你呢？有什麼消息沒有？」

呂闖道：「我這消息，可能不爲衞道之士所取，但我以爲有點邪門，就要說出來。」

「對。」余抱冰道。「也很難說哪一類消息才有價值。說呀！」

「地面上的半掩門近幾天生意興隆，門庭若市，本來關門只有一兩銀子，一等的也不過二三兩，由于生意忽然好起來，應接不暇，立刻串通好了漲價一倍，如今的價碼是：「茶圍」一兩半，半個時辰，「隨便」二兩。「拉鋪」三兩，「關門」四兩，「過夜」七兩，小帳在外。還都是三流貨色，一流的「過夜」要十五兩。」

「娘的！」莊羊道：「叫你去打聽消息，你却去逛花街柳巷！可眞有出息。」

余抱冰又揮揮手，說道：「叫他說下去。」

呂闖道：「經我盤問那些半掩門，她們說近來一些嫖客多是蒙面，叫他們出示眞面目也不肯，甚至辦事時還要熄燈。完事待他們穿好衣衫蒙上面後才能掌燈。」

「很有用。」余抱冰道：「這當然也是一件怪事，而且也是一件極有價值的發現。」

徐殿雲道：「的確，我們幾乎可以證明這些堅持要熄燈才能辦事的人，八成不是中國人，也就是說，膚色和我們的絕對不一樣。」

余抱冰深深地點頭，道：「大致如此，反之，不會熄燈辦事。還堅持要完事穿戴整齊後才能掌燈，這是十分明顯的。如此以來，就和我們所發現的『天堂丸』『舊約』『啓示籙』刻版有其關連性了。」

莊羊直翻白眼，不知道什麼是「舊約」和「啓示籙」？徐殿雲對他大致說了一遍。

「原來是這個呀！」莊羊道。「我見過一個洋鬼子，拏了幾本小册子，是什麼『路加』『馬可』『馬太』什麼『福音』的，散給僻靜小巷中過路的百姓。」

余抱冰道：「是什麼時候？」

「大約一個月以前。他分發那種小册子，大多數人都不願接受，當然也有極少數的人要。」

余抱冰道：「雖然我們曾發現同一人身上有『天堂丸』和『啓示籙』，也不便說傳敎的人都向國人推銷『鴉片』。那可能只是一種巧合，莊羊，你呢？」

莊羊道：「我沒有什麼新的消息。只是在一家素食館中看到一個中年道人和一個少女，相信他們正是徐大俠剛才所說的枯木道人和妙齡少女了！」

余抱冰道。「極爲可能。還有進一步的發現？」

「有，那時素食館中只有我和他們二人，而他們似也不怎麼提防我……」

呂闖道：「螞蟻肚上桶一刀——看你也不是出血的筒子。恰你姐！」

余抱冰道：「別打岔！讓他說。」

莊羊道：「他們可能把我當作了鄉下人。那道士說要去找劉展堂，送那少女歸家。那少女『啊啊』一陣，沒說出什麼來，像是個啞吧。道人又說，劉展堂拆散人家的骨肉，要向他討還公道……。」

余抱冰道：「只有這些了？」

「是啊！他們匆匆吃完就走了。」

「有沒有看到他們去了何處？」

「客棧。」

「那是什麼時候？」

「就是我來此之前，大約申酉之交光景。」

余抱冰肅然道：「如今這兒有幾個高手，各位千萬小心。但爲了揭開一個殘我同胞的大陰謀，各位還要加緊偵察追踪：：」他已出了小屋，準備離去。

徐殿雲道：「你要去何處？」

余抱冰道。「我猜想枯木道人和那啞女今夜會去找劉展堂，去的時間應在三更以前，一更之後……。」

×　　×　　×

劉宅第四進有個小軒，由于簡陋，素日甚少使用。而今夜，竟在此招待枯木道人和啞女。軒中點了一根蠟燭，軒牆外有幾個護院監視，不許閑人接近。

小廝獻上茶點退出軒外，這時劉展堂道：「這位枯木道長，光臨寒舍又有見敎。不過劉某僅聞道長的大名，卻是素昧平生——」

枯木道人冷冷一笑，道：「劉施主未免太健忘了吧？你眞的不認識在下？」

「在下不認識道長，何必說謊？」

「那恐怕是有原因的。」枯木指指啞女道：「劉大俠仔細看看，是否還有點印象？」

「印……印象？」劉展堂吶吶道：「劉某與這位姑娘也是平生初見，怎會有印象？道長此來到底是爲了何事？」

「劉展堂，由此可見，你果是一個沽名釣譽的人。君子而善詐，無異小人之肆虐；君子而改節，不及小人之自新。」枯木道人厲聲道：「想想看，在十五年前秋夜，徐州大興客棧內失火，你們夫婦有沒有自隔壁客房中換走一個女嬰？」

劉展堂面色微變，但立刻勃然作色，道：「道長如再信口胡說，劉某可要逐客了！」

「劉展堂，你不要狡賴，貧道可以找到證人二三人以上，當時住在那家客棧的武林同道，尚有『雪鷹』裴璉及『一朶雲』張組雲等人。有人說那把火可能也是你們夫婦放的，旨在趁機換嬰。雖然僅是廚房被燒燬。事後我發現我的女嬰不見，卻換了另外一個女嬰。很多人都看到你們夫妻入店時携有一女嬰。而又於失火時不見，鐵證如山，你有何話說？」

劉展堂氣極道：「這完全是子虛烏有之事，昔年愚夫婦的確去過徐州，也住過大興客棧，知道失火之事，但在失火之時，愚夫婦怕是武林中人尋仇火併，恐受牽連，倒也不是怕事，而是有兩歲的少女在

身邊，這才匆匆結帳離去。」

枯木道人冷冷地道：「劉展堂，你可敢把你的女兒叫出來讓貧道看看？」

「無事生非，劉某不屑與你再談這件事情。」

枯木道人長嘆一聲，道：「自那次失嬰之後，內人思女心切，積憂成疾，兩年後不治，不過她臨終時交代，雖然此女非其所出，仍應善待，將來找到你一定要換回來，這些年來，貧道因負傷行動不便，而將此女託人照料。且因心灰意冷而出了家。沒想到你竟矢口否認，劉展堂，你如果不是心虛，叫出你的女兒一見，有何不可？」

劉展堂道：「不要強人所難，根本沒有這回事。」

枯木道人對啞女說道：「雷蕾，他就是妳的生父，妳願意留下來嗎？不過我也不勉強妳，妳如果不喜歡和這樣一個連骨肉都不重視的人在一起生活，我也不難爲妳！」

啞女十六七歲，衣衫樸素，雖不如劉谷香美艷，但仔細打量，卻是越看越叫人喜歡那種模樣。她「咿咿呀呀」地不知說了些什麼？望着劉展堂表示願留下歸宗。

劉展堂望着啞女，表情變化萬千。而小軒外也有兩人，表情和心情也變化萬千。在小軒右邊的是劉谷香，不久前枯木和啞女進宅時，她剛好在樓上看到。她覺得父親和這道人的神色都很異常。

別人也許看不出來，自己的女兒是看得出來的。她一直在打量啞女雷蕾，也觀察父親，確是有些地方相似。至于她自己並不太像枯木道人，也可能是像娘而不像爹之故。

她既有這種想法，就該現身相認才對。但自幼在劉家長大，劉氏夫婦呵護倍至，人是情感動物，那會一下子抹煞掉？

而枯木道人由于受重傷痊癒不久，瘦骨嶙峋，雙目深陷，樣子很不好看，劉谷香自然會排斥他。

儘管劉谷香寧信其有，卻又十分悲忿，自己嬌生慣這多年，居然來歷不明。無怪過去父母在她的背後指指點點私語，似在談些秘密呢。她聽到此、看到此，尤其那啞女明確表示願留下歸宗時，她覺得自己已不屬于劉家，也不屬于任何一家，而是一根浮萍了，一切都是空泛和孤立的。

她忽然掉頭狂奔而去。這工夫在小軒牆外戒備的護院們才發現有人窺伺，自然看出這掩面在屋上奔掠的人竟是小姐劉谷香。

幾乎同時，在左邊偷看的余抱冰也離開了小軒，只不過他去勢太快，護院們沒有看到。外面一吆呼，小軒中的劉展堂立刻出來查問，道：「什麼事？」

「劉爺，剛才屬下們看到小姐在小軒外竊聽，不知爲何忽然掩面疾掠而去，已有人追去。另外還有一個人影，由于去勢太快，沒有看清是誰？」

「你們是說偷聽的人是一伙的？」

「劉爺，這一點屬下還沒有弄清，因爲他們在軒左一個，軒右一個，去時也未同路。」

「雷霆宇……」劉展堂回頭對枯木道人冷峻地道：「如小女有個失閃，劉某不會與你干休！」

枯木漠然道：「事已至此，你就是想干善罷休也辦不到，劉展堂，貧道此來已下了最大決心，必須送此女歸宗，帶小女回去。如你堅決否認，貧道就去請兩位證人來此公決！」

劉展堂近來的心情本就不好，偏偏這檔子事又在此刻發生，他對護院道：「加派人手去追回小姐，要快！」他回頭對枯木道：「公決也好，私了也好，你看着辦！時已不早，我還要去找我的女兒！恕不留客。」

「由于那是貧道的女兒，我更要去找。劉展堂，既然你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認了！貧道也不忍把這孩子留下來。」

「悲天憫人之心，人皆有之。如此女願意留此，劉家願代你扶養……」

「哈……」枯木道人狂笑道：「代我扶養？眞是可笑極了！自己的骨肉卻稱『代人扶養』！」招呼啞女雷蕾出軒門而去。劉展堂望着啞女，久久未動也未出聲。

然後拔起身形去追往右而去的劉谷香。

只可惜余抱冰不知劉谷香也在偷看，更不知道她一怒出走，如他知道去追，是可以追上的。

道破心事　各有苦衷

深夜，葉杏春的後窗外「嗶嗶剝剝」輕彈了幾下，葉杏春自那夜被余抱冰衝散和高淼的相聚，再也沒有和他相會，高淼每天治好了病就回縣府大牢中。

此刻她自然還沒有睡，以爲又是高淼前來幽會，立刻開了後窗。人影一閃進入黑暗的屋中。葉杏春正要投懷送抱，來人忽然低聲道：「我不是高淼——」

葉杏春收住身形，恨得牙根癢癢地，道：「你不得好死！」

「我是否能得善終？並不重要，我担心高淼的行爲有干天和，更損陰德，必然折壽。」

「你嚼什麼舌頭？他的心地比你好多了！俗說：寧折十座廟，不破一人婚。至少他不會破壞別人！」

「婚？你們成婚了嗎？如果是苟合，又怎能算是破壞？」

「你滾吧！別讓人看到，以爲我葉杏春……」

「難耐空閨寂寞，另找出路？妳放心！」余抱冰道。「第一，我相信妳對高淼的情感還够，不至于打野食！其次，姓余的也能作到暗室不欺的境界，我此來有件十分緊要的事要妳轉告高淼。」

「縣府的大牢能擋得住你？」

「當然擋不住。但攷慮再三，我直接對他說不如由妳在枕邊告訴他好些！」

葉杏春當然瞭解余抱冰，那是因爲高淼知他頗深。敵人雖不一定能成爲朋友，卻並不影響君子的認知。君子就是君子，即使你和君子有仇，他還是君子，

「有話快說，說了快滾！」

「如今高淼已診病二十餘天，就算不會珠算的人也能算出一共斂聚了多少？」

「如果他斂了一分銀子，他是血賊，我就是妓女！」

「言重，言重！我知道高淼素行良好

，不至于發這種財。但除了妳我，別人的看法又如何？」

「誰也不能左右別人的想法！」葉杏春道。「就算是跪在丹墀上的大臣心中暗罵皇上是王八旦，還不是白罵？」

「對對！這比喻對極了！」余抱冰道：「葉姑娘，那次攪散了你們的小別重聚，事後想想，的確是罪孽深重，不過，余某還不會無緣無故地去大煞風景，作那焚琴煮鶴的事。」

「你到底有什麼事？」

余抱冰吁口氣道。「聰明如姑娘及高淼者，難道看不出這怪病發生的動機？」

葉杏春道。「高淼是個犯人，爲了救人，出獄治病，以期提早恢復自由。他有什麼不對？」

「他是沒有什麼不對的。但他爲岐黃名家，豈不知藥物中二粒『天堂丸』的作用？」

「什麼作用？我只知那味藥對一般病症有奇效——」

「難道不知道連續服用會上癮嗎？」

「那是別人的事，於高淼何尤？」

「別忘了！是高淼處方賜藥的。」

「高淼的處方是另外兩粒治怪病的藥，『天堂丸』是奉命附加上的。」

「奉何人之命？」

「你問這個幹什麼？」

「葉姑娘，妳如果不願高淼變爲民族罪人，何不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到目前爲止，妳還看不出這是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及推銷『鴉片』的陰謀？」

葉杏春無言以對，余抱冰道：「使高淼提早開釋，固是妳所迫切企求的，妳有沒有想到因一己的私慾，而陷千萬同胞於毒癮之中而不克自拔？而且如不及時遏止、消滅此物之來源，必成江河之勢而不可收拾？」

葉、高二人何嘗不知，但正是所謂：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善之顯者功小，而隱者功大，高淼旨在早出囹圄，且未取分銀。雖知「天堂丸」能上癮，且並非不可解掉，這當然仍有私心，只是值得原諒而已。

在余抱冰說了天竺人之事後，葉杏春答應告訴高淼，顯然高淼是想先求開釋再說。問及高淼在此是否有位高手朋友？葉說除了劉展堂再無知交。余抱冰自是指施行「蚍蜉撼樹」之人。葉杏春是否說謊？還待查證。

余抱冰隱猜測，那人極可能和暗中扯綫斂財有關，或者就是此人。

× × ×

「展堂，你沒有親自去追谷香？」龍錦昭出現於劉展堂的臥室門外。有點責備的口氣。在裝束上看來，似要遠行。

劉展堂煩躁地道：「已經派出很多護院去追趕了，妳管這麼多幹什麼？」

龍錦昭道：「關心她也錯了？」

「又不是妳生的，何必！」

「展堂，事到如今，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本來我早就要告訴你的，」龍錦昭道：「你可知表姐當初爲何經常帶我到劉家來聽戲或參加堂會。」

劉展堂道：「談這些幹什麼？雞毛蒜皮地……。」

「展堂，這不是雞毛蒜皮，而是具有深意的安排，昔年在徐州你們住入大興客棧時，表姐就很反對，因那家客棧經常有些武林人物來來去去，而且飲食也並非有名，你却偏偏要住那一家，表姐事後深思，你非住那家客棧不可，似乎早有……」

「說話之前，應先斟酌。」

「大興深夜起火，你們匆匆離去，直到第二天表姐才發現孩子弄錯了。她記得當時是你衝入濃烟中抱出孩子的。」

「不要炒冷飯了，我目前無心聽這些廢話。」

「表姐發現孩子錯了，雖然自己的孩子是啞女，孩子總是自己的好，堅決要你去把孩子換回來，你當時雖是一百個不願去，還是拗不過她，但是很久才回來，說是自己的孩子在大火中被嗆死了……」龍錦昭飲泣不已，劉展堂今夜才發現龍錦昭並非僅僅是他的一個女人，而是亡妻的心腹。

「本來，表姐僅是懷疑你非住進大興客棧不可的動機，只想以自己的骨肉啞女換別人一個沒有缺陷的女嬰如此而已，這已經對『天下父母心』造成了侮蔑，但事實上，可能目的尚不在此。」

劉展堂的驚震是可以想像的，這種事她們怎麼會知道，而龍錦昭暗中對谷香關心，表面上却並不熱切，似乎在監視他或觀察他，此刻他感到盛怒，道：「不要胡說！聽到沒有？」

「表姐臨終交待，要求我在你的身邊，因此我才不計名份。她說你的心地不算太壞，就以此次要高淼出來治病的事而言，能一介不取，就非常人所能及，只是好高騖遠，愛動心機，以自己的女兒調換別人的，而自己的女兒又被嗆死，表姐因此痛心疾首，不久棄世。」

劉展堂似乎不論如何否認都沒有用，板着臉聽龍錦昭一個人摔闔。龍錦昭續道：「表姐未去世前，暗暗注意你，發現每年你有兩三次以上，居然是偷偷去看你的女兒……」

劉展堂大爲震驚，連這件事亡妻都知道，他似乎已變成一個可以透視的琉璃人兒了，他有點失措地回頭望着龍錦昭。

「昭君以和番而顯，劉蕡以下第而傳。」幸與不幸，見仁見智，像他的亡妻和龍錦昭這兩個武功尚可，略有幾分姿色的女人，居然不是他想像中那麼單純，這是否顯示了他自己的單純？

龍錦昭忽然嘆了口氣，說道：「表姐的骨肉我自然關心，但對谷香也不能不關心，所以我要把谷香找回來，甚而，在我的感受上，她比表姐的骨肉——啞女更近些。況且從今以後，你會無微不至地對待啞女雷蕾，這理由我不必說破，你自然清楚……」

劉展堂似乎眞的清楚，只是對手龍錦昭的更清楚感到不必，當眞是「人不知，已莫爲」了。

「我要走了，找不到谷香我不會回來。」她黯然道：「我這麽作似乎有違表姐臨終託孤的本旨，但如表姐仍然健在，必也不會反對我的作法……」

龍錦昭迴身欲去，但又止住道：「任何一種動物的僞裝技巧都遠不如人類，而

狐狸也僅是掛了個狡詐的惡名，實際上那是人類的敵手。」

劉展堂自嘲地道：「錦昭，妳罵人居然不帶一個髒字。我眞佩服，我相信妳能找到谷香，把她帶回來的。」

「找不到我就不回來了，」她道：「我並未罵你！只是有感於人類的機變，仍非其他動物所能望其項背。」

「可否試舉一例？」

「就以你和枯木道人——雷霆宇的精彩雙簧來說，能不使人叫絕，但是……」

龍錦昭微微搖頭道：「請記住！自然造化之妙，智巧所不能及，展堂，後會有期……」騰身越牆出院而去，竟具備了一流的輕功。

他一直不以爲龍錦昭具備這等身手，正如一直把亡妻視爲一個粗通武功，有德無才的女人一樣。

× × ×

汪縣令剛剛上了床，忽見黑暗的屋中有個人站在床前，這些日來，汪縣令也聽到不少的流言，雖是問心無愧，畢竟不能無動於衷。

既有這種蜚短流長，深夜來客自是要他老命的人。但汪知縣眞正是忠臣不怕死，仍然躺在床上道：「是何方朋友。」

「能不要錢，才不怕死！」來人說道：「可見岳武穆『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的諍言實是一而二，二而一：小民佩服。」

「不敢，大俠可是指近日此番怪病之事？」

「正是，但大老爺光是一介不取還不夠，必須拯黎民於水火之中。」

汪縣令坐起，隱隱看到來人蒙面，道：「願聆大俠卓見。」

來人道：「怪病固癒，但毒癮隨之而來，其害之烈之劇，何止千萬倍於怪病，大老爺應全力搜查地方上的藥舖，禁售『天堂丸』，派人暗查密訪，逮住『烟土』販子，就地正法，已上癮之人，亦應限期戒絕……」

「大俠高瞻遠矚，本縣萬分折服，不知大俠可否賜見廬山眞面……」

「不必，江湖浪人，不便攀交，今來只爲略抒拙見，期不使歹人陰謀得逞，禍國殃民，就此告別……」在桌上留下一封信，身影一閃，消失於窗外。

這怪客當然就是余抱冰，他要雙管齊下，一面知會縣令，嚴加緝拿販賣「鴉片」之人，另一方面和徐、呂、莊等人加緊找那幕後操縱的人，期能連根拔除。

出了縣衙不遠，在星光燦燦下，忽見約里許外郊外小徑上隱隱有二人追逐不已，一看便知是會武的人，余抱冰立向二人疾追而去。

由於本來相距里許，這一追，前面這二人並非站立不動，這工夫余抱冰估計應該就在附近才對。

原來此處正是閶門城外五里的楓橋，深夜有星無月，四處甚靜，余抱冰自信追逐的二人就在附近，立刻尋找。他恐怕這追逐的二人之中至少有他的友輩一人。

當他找到一株兩抱粗的巨松附近，「唰」地一聲，自松上掠下一人，居然一掠八九丈，看這份輕功，並不輸他。他正要追，忽然額上滴了一滴液體，用指頭一蘸嗅嗅，竟是鮮血。

余抱冰心頭一驚，只好眼睜睜地讓這人離去，雖然只看到此人的背影，且頭臉似乎包紮起來，他以爲這身材像個女子。

余抱冰小心翼翼地上了樹，赫然發現樹椏中有一具屍體，是個十六七歲的男童，全身無傷。

又是全身無傷，他立刻就注意這少年人的左頸，也就是大動脈處，赫然有個疙瘩。

既然他們公認爲第一個被發現的少年人屍體是被吸乾血而死的，這第二個自然也作如是想了。

他燃起火摺子一看，果然，這少年人衣着華麗，儀表不俗，看來還十分純眞！試試心脈，已回天乏術，而頸上那個疙瘩還在滴血，這道理就像是嬰兒吃奶，忽然不吸吮之下，奶頭上必然會自動滴下奶水一樣。

他這才知道在下面被滴了一滴血的原因。也可見這少年人的血還沒有被吸乾，只是人類的血只要被吸三分之一以上就沒有救了。

他深深地嘆了口氣，爲人父母茹苦含辛，把孩子養了這麽大，情何以堪？

這時他忽然發現這少年人的右手放在樹的枝椏上，這枝椏也有水桶那麽粗，似乎因痛苦或駭極以指甲猛抓樹皮，致使樹皮剝落，出現縱橫交錯的痕跡。

再仔細一看，頗像兩個字——「少女」，這是什麼意思？吸血者是個少女？抑是亂抓之下而成爲字型乃是一種巧合？

余抱冰看了一會，以爲這樹上的字蹟不是亂抓的，而是這少年人有意留下來的，當時他自縣衙中出來，看到這二人追逐，輕功都不弱，這少年人在不敵之下，只有留字緝兇了。

余抱冰靈感一動，鼻子貼近死者頭上的疙瘩仔細地嗅了一陣，的確有女子蔻丹的或胭脂的氣味，這已證明少年是被一少女吸血而死的。

稍後，他把這具屍體帶回城內，在他的手邊地上寫了「少女」二字，這是因爲他怕死者家人找不到，而他又不知死者的姓名和住處，他如果出面，萬一糾纏不清，又會誤了他的大事。

剛弄好正要回住處去，這時聽到櫓聲自水門與駛近，蘇州濱近太湖，河流港汊極多，原本六座城門，除胥門外，其餘五門都有水門，因而城內外港渠縱橫，小橋尤多。

由於這櫓聲太急，舟行極快，內行人一聽就知道普通人無此膂力，立刻閃於橋墩之後。

這工夫一小型畫舫如箭射來，操櫓之人蒙面，黑衣黑褲，全身皆黑，儘管船行如飛，全憑腕力，似乎對操這類畫舫並不十分在行。

余抱冰突然心中一動，不假思索，拔起一丈八九，凌空向畫舫處射去，畫舫如此之快，人落在艙蓬頂上，沒弄出一點聲音。

探頭往下一看，艙下無人，立刻落在操櫓者身後，道：「老兄……」操櫓者反應眞快，車轉身時以守代攻，掌帶銳嘯。

兩人在有限空間上對拆了五七手，對方顯然不遺餘力，待余抱冰施出「斬經截脈」手，似知無法全身而退，忽然發出一聲低呼。

余抱冰當然要留活口，因爲他隱隱看出這黑衣人就是曾在「留園」中和他動過手被他扯下面套的天竺人。

就在這時，余抱冰忽感背後勁氣襲到，急施「萬里一寸」身法橫閃兩步，接了背後施襲者的一掌，力道大得出奇，這人顯然是藏身艙底之中。

此刻畫舫去勢漸慢，已攏向岸邊，余抱冰以一敵二，並不是十分吃力，却以爲他們的膂力都是如此驚人，感到不解。

須知練武者並不一定技藝高的人都具有過人的膂力，這似乎和先天有關，當然，如果因爲內功深湛而具有深厚之內力，那又另當別論。

可是，余抱冰遇上的蒙面人，也就是和怪病斂財以及「天堂丸」有關之人，幾乎都有過人的膂力，這一點就叫人想不通了。

正因爲如此，余抱冰才決心要留下這兩個蒙面人，至少也要生擒一個，而這兩人似也知道他的心意，聯手之下，有一種不同於中原武學的「咄咄」逼人的怪路子，三人兔起鶻落，在畫舫上折騰了二十餘招。

此刻已近四更，已有早起者的動靜，尤其是運水的木船大多此刻進城賣水。

蘇州雖爲水鄉，食水却極不方便，都是用木船自城外運入城中，再挑着木桶叫賣。或用水缸接雨水，據說用天雨水泡的龍井茶更是齒頰留香，餘味無窮。

爲了速戰速决，余抱冰施出了「左右逢源」攻擊方式，不出五招，黑衣人中了一脚，另一個中了一掌，勝負立見，再戰也不會有什麽改變，後來者猛攻三掌，騰身上岸，說了聲「天堂……」立刻沒於小巷中。

黑衣人此刻更非敵手，一急之下，頭套又被抓下！這一次面對面可看清了，果然是天竺人，除了眼珠及牙齒，全身漆黑如炭。

余抱冰扣住了這天竺人的右肘關節，道：「只要合作，我絕不殺你，剛才那人似不是天竺人。」

「不是。」

余抱冰道：「他說『天堂』二字是什麽用意？」

「就是到天國去……」口角大量淌出鮮血，顯然自斷了舌根，余抱冰當然懂了！那人叫他上天堂，就是自絕，而這天竺人的愚忠也實在感人。

人倒下後，余抱冰自他身上搜出一瓶「天堂丸」，現在他幾乎相信，這些人的膂力可能和這「天堂丸」有關。

他也是醫生，知道「鴉片」具有興奮、刺激、和血、止痛及麻醉的功效，一個人服了「天堂丸」，膂力增加應是意料中的事。

把「天堂丸」納入懷中，再也未搜到別的，到艙底搜，竟發現莊羊和呂闖被點了穴道，放在艙底。

解了二人的穴道，呂闖道：「都是莊羊，我見他追逐一個蒙面人被制，我不能不管，結果……」

莊羊道：「結果如何？先被踢了一脚，又被砸了一拳，接着再被一掌砸倒，這才被點了穴道，眞有他娘的光着屁股爬竹竿——一節一節地丟人！」

「莊羊，怡你姐！你敢胡說。」

「好了，好了，仔細搜搜這畫舫上，看看有沒有『鴉片』，你們是怎麽遇上此人的？」

莊羊道：「他們兩個蒙面人在這畫舫上藏了兩個妓女作樂，我們一上船就動上手，因爲都是兩個妓女說話，兩個蒙面人一句話也不說，我們就猜出他們不是中國人。」

「對，死的這個是天竺人，跑了那個像是西洋鬼子。」余抱冰道：「雖然他們把頭臉及所有露出衣外部份全遮起來，但在動手時手腕部份露出小許，顯示皮膚很白，且有很長的黃毛。」

「對對，」呂闖道：「我也在動手時看到他的脖子露出一點點，是白的，絕不是黑的。」

「因此，我們可以判斷，這些人來此使怪病蔓延，設法說服劉展堂或威脅利誘他再說服汪縣令，要他准許高淼出牢診病。」余抱冰道。「在高淼來說，明知『天堂丸』雖有止痛止癢之效，却會上癮，而仍不予揭穿，自是爲了私慾，以便和藥杏春幽會，以及提早開釋，所以目前我們雖敢相信高淼未得好處，劉展堂究竟有沒有拿錢？却不敢斷定。」

莊羊道：「高淼這小子可別讓他跑掉了。」

余抱冰道：「我給汪縣令的信上已打過招呼，開釋高淼前一日，請他通知一聲，以便逮他歸案。」

× × ×

莊羊牛喘着奔回家，對余、徐二人說道：「余爺，有兩件大事我要立刻趕回報告你。」

呂闖自後面走來，說道：「你一向是鷄巴打鼓——一個點子，你還有什麽大事呢？」

莊羊道：「第一個是小河中漂來一屍體，除了左頸上有一疙瘩，全身無傷。」

余抱冰道：「是男還是女的，多大年紀？」

「是女的，大約不超過十五歲。」

余抱冰喃喃地道：「又是一條大好的人命……」本來他還以爲是他發現死在樹叉上那具少男屍體呢。

他十分懊惱，他來此是爲了別的事，却遇上了比他的正事更重要，絕對不能不管的大事，所以在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很高興而能適逢其會。他道：「還有一件什麽大事？」

「也可以說是三件。」莊羊道：「據說劉谷香出走，劉家護院去追，沒有追上，已經返回，就連劉展堂的女人龍錦昭也出門找尋去了，且聲言找不到她，絕不回來。」

余抱冰當然知道原因，必是發現了自己的身世，找尋她自己的生身父母去了。她的生身之父即枯木道人雷霆宇？他道：「第三件呢？」

「劉家來了個啞女。劉展堂對她很關

顧，有人說這啞女就是他的女兒。」

余抱冰點點頭，道：「這確是三件大事。但並不比陰謀者在此推銷『鴉片』這種事還大些。」

呂闖說道：「難道吸血的事還不够大嗎？」

余抱冰道：「吸血者大約每三五天吸死一人，這頻率當然不能算少。但較之『福壽膏』敲骨吸髓，毒害之深之廣，人數之衆，對國家民族影响之深之遠，其差距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徐殿雲道：「小祖宗，你似乎早已知道這些事了吧？要不，怎麽會對劉谷香出走之事無動於衷呢。」

「並非無動于衷。」余抱冰嘆口氣，道：「在目前，這麽多大事絆羈之下，我又能如何？放下一切去追回劉谷香？」

徐殿雲道：「劉家來的啞女又是什麽人？」

「各位已知枯木道人來此，而且帶了一個啞女的事。」他說了偷聽枯木道人與劉展堂在小軒內密談的事，只是余抱冰還不知道龍錦昭臨去時對劉展堂所洩露的一些秘密。

「你姐！」呂闖道：「劉展堂也沒有去找自己的女兒嗎？」

徐殿雲道：「龍錦昭這些年來和他同床共枕，居然連個小妾的名義都沒有混上。有所謂：薄妻者無所不薄。如今親生骨肉來了！別人的骨肉又算什麽？」

這話雖有點過激，但如果他們知道劉展堂與枯木二人表演的雙簧，也就不算苛責了。

余抱冰道：「我們必須抓到一個陰謀者，那怕不是主謀人，由他口中便可知幕後扯綫的人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西洋人？」

莊羊道：「十成十是西洋鬼子。」

呂闖道：「你姐！你知不知道豬八戒他娘是怎麽死的？」

莊羊道：「你又要罵人了，是怎麽死的？」

「傻死的，」莊、呂二人大笑，余、徐二人未笑，呂闖對徐殿雲道：「你姐，你爲什麽不笑？」

「拆那！儂講的笑話都交關深奧，阿拉弗懂。儂是那摩溫！」

余抱冰道：「徐兄和呂闖到花街柳巷去，在那些地方抓活的，應該不難！」

「我呢？」莊羊以爲，沒有派他到花街柳巷去看那些擦胭脂抹粉，花不溜丟的娘們，實在太遺憾，道：「余爺，爲什麽？」

「你到杏春樓附近去監視着，高淼要溜也不會把藥杏春丟下的，最好先易容一下。」

× × ×

吳儂軟語，就是此地婦女說話的特徵。在感受上主要是個「軟」字，但有人說：女子自十四五歲至二十四五，此十年中，無論燕秦吳越，其音大都嬌媚動人，但一睹其貌，則美惡立判。耳聞不如目見，由此益信。

這家暗娼共有姑娘三人，以前並不太受歡迎，自蒙面人大量出現以後，這一家的「生意」便十分興隆，大有應接不暇之勢。

大約是晚膳過後時刻，這三人每次來「臨幸」都帶來五七人在此巷內外及屋面上戒備，在一般百姓，當然不會注意，但道上的人却能一目瞭然。

徐、呂二人看了一下，呂闖道：「『相公』，這三個鬼子一定不是等閑脚色。」他有時還這樣戲謔的稱呼，好在是知交，並不介意。

徐殿雲道：「當然，咱們也戴上面罩，儂去充當嫖客，阿拉先去收拾他們的卡哨，然後再逮那三個人。」

稍後，呂闖上去叫門，有人攔住了他，這人也是蒙面，道：「朋友，這一家哥們包下哩！何不到別家去？」

呂闖道：「朋友，在下老相好的在此，當然還是光顧老相好的才有意思。」

「這倒未必。有所謂『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斜對面那家剛自杭州來了兩個



余抱冰發現畫舫中人有異，躍上查看，突被天竺人暗襲。

年輕的清倌，雖然貴些，大嫖客要求的可是一個『鮮』字。」

「照老兄這麼說來，『情必近乎痴始眞，才必兼乎趣始化』之說，是胡說八道了。」

「人的嘴不過是兩片皮，怎麼說都行，人要是沒有喜新厭舊的通病，爲什麼要討小老婆，什至不止一個？難道被玩過的女人還有什麼記號不成？」

「這倒沒有。」呂闖道：「女人嘛，和球一樣，玩過之後還是圓的。」兩人作了個會心的微笑。

這工夫徐殿雲已撂倒了五六個，呂闖以爲差不多了，舒指疾戳這人的「靈墟穴」，那知守在門口的絕非庸手，伸手就扣呂闖的脈門，呂闖知道厲害，「分花拂柳」抓向此人的「咽喉」，這人居然又去抓他的五指，似想扭斷他的五指。

快逾閃電地折了六七招，這人絲毫不見遜色，可見進去的三個人更非泛泛之輩了，又過了三招，切了此人一掌，而這人也撞了他一肘。

由於呂闖的膂力是眞實的，和利用藥物亢奮的不同，十七八招之後，此人在膂力上吃虧，暗顯敗象。呂闖一把揪下此人的頭套，似曾相識，這人驚愕之間，呂闖制住了他的穴道。

他一入內院，發現徐殿雲已和兩個蒙面人幹上了。雙方怕弄出聲音，都未亮兵刄，這兩個應付老徐堪堪平手。另外一個正在解躺在院中同伙的穴道，呂闖立刻撲上，他估計他們以二對三也許還湊合，讓他解了同伙的穴道必然應付不了。

呂闖自恃力大，連砸三拳，似想一力降十會，但這個比門外被他制住那個可就高明多了，招術精、內勁足，這兩方面都比他高明。

呂闖邊打邊罵道：「你姐！剛下了『戲台』還有這麼大的拚勁，還眞不是喝洗脚水長大的哩。」

「蓬」地一聲，呂闖說話一分神被掃了一掌，那邊徐殿雲以一對二，已漸漸不支。此人號稱「千里獨行」，在武林中早享有盛名，和五大門派中二流人物比較起來猶有過之。甚至和一些掌門人也相差無幾。

但是，這兩個對手的武功路子怪異，加之力大，總是沾便宜，五十招後徐殿雲不支而退後。

兩個人若是失手，其命運可以想像，所以對方三人越打越是有勁，似知勝券在握。

「啪啪」兩聲，呂闖又挨了兩掌，他忽然想起「正反七十二掌掌法」乃是「南海派」的獨門絕學，也就記起，此人正是南海派掌門人的師弟于乾，他齜牙裂咀地道：「你是南海派的于乾，對不對？你姐，大概是你們祖師爺的墳上冒了紫烟，才會有你這吃裏扒外、和鬼子同流合汚來殘害自己同胞的敗類——」

「蓬！」地一聲，呂闖的小腹上又被踩了一脚，這一下十分厲害，有如火燎針刺，連退五步，樁步未穩，對方已凌空一掌劈下，說道：「姓呂的，到陰間去闖闖看——」

呂闖正是強弩之末，知道無法閃過這一掌，心一橫，以胸迎上，人急了自然不會深思熟慮，南海派的掌法專破各種內家工夫，一掌劈中絕無生理，所以又稱「正反七十二陰陽」。

就在這危機一髮檔口，徐殿雲要馳援已是不及，厲喝一聲：「于乾接着……」

接什麼？這距離自不會是接招，而且有二人纏住也過不來，必是暗器了，于乾不知是計收掌閃一步回頭，罵道：「姓徐的，待會再零碎收拾你！」

這工夫呂闖已重整旗鼓，腹痛也稍好些，主動攻上，只是內腑已經受傷，用力就痛，未出三招又中了一拳一掌，徐殿雲也感不支，且受了內傷。

其實他們目前如各服一顆「天堂丸」，雖不能立癒內傷，却可止痛且亢奮內力而再戰。

當呂闖不支倒下，徐殿雲連中三掌兩脚搖搖欲倒，而且兩個蒙面人，正要立下煞手時，屋上突然掠下一人。

這局面本是十分篤定的，雙方都不以爲有人會來支援，而嫖客又不會高來高去，進入此院，所以未曾提防，且此人來勢如電，「龍形一式」到了二人頭上時，二人要閃已是不及，「蓬蓬」兩脚，正中二人的面門。兩個身子飛出一丈以外。

此刻呂闖本已失去了抵抗力，而于乾在下手前忽聞「蓬蓬」聲及慘嘷聲，回頭一看，正好來人已到了他的身後，點了他的「木容穴」。

這人當然也蒙上了面，一擊得手，頭也不回越牆而去，似乎不想居功更不願領情。

徐、呂二人爬起來，都不免有死裏逃生的感受、莊羊走運沒有來，他要是來了，吃的苦頭會更大，但小祖宗若來此，就不會折騰這麼久了。

這工夫被來人踩出一丈以外的兩個蒙面人還沒有死，徐殿雲去扯下二人的面罩一看，一爲天竺人，一爲西洋鬼子，徐殿雲先行自服了一粒內傷藥，這才想起，二人立刻各服了兩粒「天堂丸」。

「你叫什麼名字？」呂闖踢了這紅髮藍眼的西洋人一脚，道：「你姐！你叫什麼名字？」這一脚當然踢在穴道上、這一黑一白，二人被踩得呲牙裂咀。

「我叫毛利！」這鬼子居然會講中國話，只是洋味十足。

「你怎麼會『璇璣廻文步法』？」徐殿雲問，剛才他也見識過，正是余抱冰失踪的師叔「千手伽藍」司空雨的獨門絕學，但毛利只得三成左右，已是如此了得。

「跟我師父學的。」

「你師父是什麼人？」

「是海南島的一位隱士。」

「拆那！我叫你胡扯……」徐殿雲又踩了兩脚，道：「說不說實話？」

呂闖道：「老徐，問問這個黑鬼。」他踢了天竺人兩脚，道：「你來說，幕後主謀人是誰？」

天竺人連連搖頭。呂闖道：「你姐，搖頭是什麼意思？」

天竺人仍然搖頭，徐殿雲道：「也許這黑鬼不會說中國話。」

呂闖道：「也許不會，也許是裝痴扮傻！他們二人在一起，白的會說，黑的一

句也不會。我才不信……」「蓬蓬蓬」在黑鬼小腹上連踩三脚，白牙一呲，道：「我說……我說……」

「怎麼樣？」呂闖看了徐殿雲一眼，道：「什麼毛病也沒有，就是欠揍！」

黑鬼子道：「這位大俠，我們天竺人都是他們英吉利人的奴隸，這次到貴國來，也是被脅迫而來的，我說了實話，兩位能饒我不死嗎？」

徐殿雲向呂闖點點頭，呂闖道：「說說看吧？誰知道你是眞心還是假意。」

黑鬼子道：「大俠請相信我，到這兒來找姑娘，也是毛利硬要找來的，其實在天竺我已有老婆，我們夫妻的情感很好，我絕不和別的女人胡來的。」

「你是天竺小白臉！你是天竺的柳下惠。你姐！我就不信你到這兒來不登台只是看戲。」

這工夫屋內有個姑娘道：「這個黑鬼沒有說謊，毛利叫他『關門』，他只好照作，但關了門以後，他說六兩銀子給我，不要上床，且要求我不要告訴毛利。我問他爲什麼？是不是有什麼暗毛病？他說不是，而是絕不作出對不起他的愛妻之事，小女子說的是句句實話，若有一字不實，天打雷劈……」

呂闖道：「你姐！眞是一根筷子吃藕——還『挑眼』哪！叫什麼名字……」

「拉瑪。」

徐殿雲道：「我們中國人有不二色者，也不能說天竺人就沒有不二色的人，拉瑪，只要你說實話，我保證你的安全。」

「謝謝這位大俠。」拉瑪道：「奴才知道，毛利也是聽人使喚，而且使喚他的是貴國人，身手奇高，身份十分隱秘。」

徐殿雲道：「難道你們不知道他是誰嗎？」

「奴才眞的不知道，毛利知不知道？這點奴才就不大清楚了，至於南海派的于乾，他可能和奴才一樣，不會知道頭子是誰？」

呂闖解了于乾的穴道一問，果然也不知道，却說五大門派中人淌這混水的不在少數，當然都是爲了錢。

徐殿雲道：「于乾，劉展堂和汪知縣二人有沒有拿什麼好處。」

于乾道：「據我所知他們都沒有。」

徐殿雲道：「既然沒有好處，劉、汪二人是爲了什麼？」

于乾不出聲，拉瑪道：「大概是劉展堂有把柄在幕後主子手中，非賣帳不可，至於汪縣令，是因爲和劉是至交，也關心黎民疾苦之故。」

徐殿雲道：「在牢中服刑的高淼，他有沒有同流合汚。」

拉瑪道：「好像也沒有，他只求及早出獄，不過，另外有兩個人的身份頗難捉摸……」

「什麼人？」

「枯木道人和本地另一個大人物『陰陽爪』洪峯……」

一道人箭如電光一閃，已到了院中，「千里獨行」徐殿雲不論是武功和經驗都够，但仍然遲了一步，來人已把呂闖一脚踹出兩丈以外，幾乎同時向徐殿雲劈出了一掌。

這一脚一掌之淩厲疾速，算是徐殿雲平生僅見，他有自知之明，自己絕非敵手，甚至就是小祖宗在此，也未必有把握，只是他有個決定，即使危險，也要儘一切可能保護拉瑪。

由於拉瑪洩了密，此人可能殺拉瑪滅口，所以徐殿雲以九成內力應上這一掌，「吭」地一聲，臂骨如折，全身大震，脚下泥塵濺騰起來，顚躓着連退三大步，眼前金星迸射，氣血翻湧。

但是，無論如何他不能讓拉瑪被殺死，此刻他距拉瑪約五步，對方距拉瑪約三步，這是很難做到的事。

這個蒙面人自然要先殺拉瑪，再救毛利。但一掌劈下，廂房中忽然飛出一條灰影，撲向這個蒙面人，徐殿雲一看雖然心頭略放，却隱隱猜出其後果。

蒙面人哼了一聲，廻身劈出一掌，來人正是寒山寺的主持「赤面如來」，也就是呂闖所稱的「紅禿」，兩掌一接，「紅禿」本是前衝之勢，遇上巨大阻力，反震倍增，「吭」地一聲，身子竟向後上方昇起三尺多高。

這顯然是「紅禿」輕敵，而這蒙面人也是誠心想來個下馬威，以便速戰速決。

不論「赤面如來」是否輕敵，優劣已見，對方身子一搖而止，「赤面如來」落下之後又退了一大步。按「紅禿」的功力比徐殿雲還要略高半籌。由此來推測此人的武功，即可思過其半。

這人雖然佔了絕對的優勢，却不想久留，似想殺死拉瑪。這一點徐、呂二人自然明白，所以呂闖被踩出後雖也受了內傷，仍然回到拉瑪身邊。

這蒙面人一接近，呂闖明知不敵仍然擋住，這就是俠義之所以爲俠義。別看呂闖平常吊兒郎當，馬馬虎虎，在緊要關頭却一點也不含糊。

徐殿雲和「紅禿」相距較遠，要援手已稍遲一步。呂闖自恃膂力過人，卯上十成力道就是「雙撞掌」。

這完全是玩命的拚法，那知這蒙面人更不含糊，竟以單掌迎上，呂闖心中罵道：「八成是抱着香爐打噴嚏——一臉灰！怡你姐——」雙方掌力一接，「噗嗤」一聲，呂闖臂骨如裂，被震退一大步，對方居然只退了半步。

這麼一緩，呂闖再次攻上，不到兩招，被人家一掌按在左胸上，口鼻立刻滲出血絲，毫無疑問，對手手下留情。

徐殿雲和「紅禿」撲到，爲了國家民族，可就不是講什麼空泛江湖道義的時候哩，一左一右攻上，這蒙面人毫無懼意，先破解徐殿雲的一式「攔江截斗」，再接下「紅禿」的「鐵牛鋤地」。這都是猛烈的攻擊招式。

接下了這二人合擊，幾乎就等於接下兩位五大門派掌門人的聯手，呂闖內傷不輕，仍然加入，三對一也沒佔到明顯的上風。

這工夫毛利向拉瑪緩緩移動，拉瑪已決心改邪歸正，所以非常關心三人的合擊。天竺受英吉利人的侵略（最初也是通商而生嫌隙），雙方交戰，天竺屢戰屢敗，遂降英吉利。於是孟加拉（那時還是天竺屬地）和孟買等處，專產鴉片，天竺人當

然深受毒害。也深深體會到作亡國奴之痛，自然就同情中國人。

這工夫毛利距拉瑪只有四五步，突然一滑而至。此人學了些「璇璣迴文步法」，非比等閑，而教他此步法的人，八成就是這個以一對三的蒙面人。

這時正好徐殿雲看到而大聲道：「拉瑪身後——！」

拉瑪的反應很快，却仍然稍遲，肩背處被打了一掌，斜斜地栽出三步，還沒回頭，毛利又到，這一掌顯然貫注了十成內力。而拉瑪早已受傷，絕對無法倖免。而那邊三人也脫不了身。至於南海派的于乾，剛才被一個突如其來的蒙面人制住，不久自解穴道溜了。

此人當然不是怕死，而是不願被人指稱南海派的人和番人同流合污，禍害本國同胞。

徐、呂等人知道拉瑪的命運而不忍卒睹。那知就在這一瞬間，忽見毛利身後落下一個身材窈窕的蒙面人。顯然是個年輕女子。

毛利還未覺察，來人伸出一手扼住了他的頸部。

這是個十分奇特而慘烈的場面。所有的人都停止下來，被這景象吸引住。也可以說震住了。只見這蒙面女人的手在毛利頸上扼住，毛利的頸部越來越細，但七竅中却射出血箭，尤其是兩個眼球飈出時，有如瓶塞彈出，居然把相連的血綫都掙斷了。

幾乎同時，屋上站定一人，正是放心不下的余抱冰。他也是剛來，他看到和徐殿雲及「紅禿」等人力拚的蒙面人，自是驚震不已，相信那次「蚍蜉撼樹」的人正是此人。這人果然會「璇璣迴文步法」。

他也看到剛來的蒙面女人，居然也施展他的師叔獨家的「璇璣迴文步法」。余抱冰怎會不吃驚，他絕對想不到，這些歹人似乎和他那位失踪而且風傳失常的師叔「千手伽藍」有點關連。

「千手伽藍」雖是余抱冰的師叔，但其造詣，據說不在余的師父「獨釣寒江雪」蕭雲樓之下，尤其他的「璇璣迴文步法」，獨步天下，較之蕭雲樓的「萬里一寸」身法輕功，毫不遜色。

余抱冰認爲和徐、呂及「紅禿」三人動手之人絕非高淼，應該說高淼尚有所不及。這等人物，很容易使人想到他可能就是扯綫的人。

至於這個身輕如絮的年輕蒙面女人，雖難估計她的身手，也該和另一蒙面人不相上下。

更使人驚異的是，殺人固是慘事，而非要把殺人的景象弄得更慘烈不可的竟是一位十分年輕的女子，而這女子似乎站在正義這邊，這會是誰？

在蘇州地面上，他所認識的年輕女子，而且又會武者，絕不超過三人，一是劉谷香，一是「七里香」，也就是葉杏春，再把小荷花算上才三個，而這三女顯然都和這少女相差太遠。

即使再把劉展堂的女人龍錦昭算上，也是白搭。

就在此女甩出毛利的屍體，正要離去時，另一蒙面人本已停止動手，忽然撲向此女。雖不知他們的身份，由於此女殺了毛利而救了拉瑪，是蒙面人之敵則毫無疑問。

此女見他撲來，毫不示弱，立刻打消去意，這二人既然都會「璇璣廻文步法」，爲何不識而又是敵對？

只不過二人都不出聲而動上了手，說不定雙方認識也說不定；或者怕旁觀者聽出他們的口音而曝露了身份，而不得不動手？

男蒙面人攻出的招式也像余抱冰師叔的「混沌一百零八式」，女蒙面人硬架硬接，反攻一招類似「巧數寒蕁」的招式，居然也像是他那師叔的奇學。

兩人疾速強猛地接了四五招，實在看不出優劣，而二人手上也不留情，余抱冰此來目的之一即爲找尋師叔，有此發現，那會輕易放過，立刻飄落院中，道：「兩位住手，在下發現二位的武功似乎——」

那知余抱冰一現身，兩人立刻住手各自疾退三大步。接着，一東一西，越牆而去。

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去追哪一個？這一猶豫，當然是一個也追不上了。由於此處不便久留，問過那三個女人，她們自然更不知那一男一女是誰？立刻把屍體携走。

由於拉瑪决心歸順，也帶回莊家菜園內的空屋中，莊羊已在等候，且備了不少酒菜。乍見拉瑪，道：「這傢伙比呂闖還黑；像個黑驢——」此刻「紅禿」已回寒山寺了。

余抱冰道：「莊羊，這位是天竺朋友拉瑪兄，過來見見，不可無禮！」

莊羊向呂闖作了個鬼臉，呂闖道：「別看他黑，你就算三五個也未必是他的敵手。」

余抱冰叫衆人坐下來，要衆人以後多加照料拉瑪。因爲在路上徐殿雲已對余抱冰說過拉瑪的事。衆人先敬了拉瑪的酒。然後余抱冰向拉瑪道：「拉瑪兄不認識那兩個蒙面人？」

「奴才眞的不認識！但奴才猜想那個男的可能就是使怪病蔓延，而趁機推銷『鴉片』的主持人。」

「主持人不是番人？」

「不是，由於番人不熟悉貴國的風俗習慣，以及法令規定等等，所以必須藉重貴國人。」

余抱冰道：「的確可能如此。此人的身手了得。比高淼高出多多，而上次施行「蚍蜉撼樹」助高淼脫身的人，似乎正是此人。所以要說高淼沒淌混水，而拿好處，很難令人置信。」

拉瑪道：「余大俠，奴才聽說，高淼只求早日出獄，確實未取分文。」

「拉瑪兄，你我平輩論交，以後千萬你不可自稱奴才，我們和番人英吉利不同的。」

拉瑪十分感動，這是因爲英吉利人高高在上，自大自狂，天竺人就算一天洗八次澡，他們也嫌天竺人髒，膚色註定了他們的命運。

這時呂闖道：「小祖宗，你未去之前有人突然現身援手，而且立刻離去，我看那人很像高淼。」

徐殿雲道：「不錯，若非高淼及時援

手，小祖宗，不是我洩氣，加上『紅禿』也是白搭。」

余抱冰道：「這局面眞叫人弄不清，就以這兩個身手極高的男女蒙面人來說，他們顯然都會家師叔的『璇璣廻文步法』，但二人却又勢不倆立。這又怎麼說？」

徐殿雲道：「令師叔被譽爲當今三大奇人之一，莫非這二人是他的門下？」

余抱冰搖搖頭道：「家師常說：家師叔爲人淡泊，不願多事，即使收徒也嫌麻煩，家師問他，一身絕學難道要帶入地下？他說快要走的時候再傳給在下。所以師叔不大可能有傳人。當然，人有時在特殊情況下也會改變主意的。」

徐殿雲道：「至少由此二人身上可以找到令師叔司空前輩的消息。」

余抱冰道：「要制住這二人任何一人都很難。」

拉瑪道：「余大俠，我發現一件怪事，那個女蒙面人身上有怪味。」

莊羊說道：「八成是『天堂丸』的味道。這說叫着癆病鬼開藥舖——連吃帶賣嘛！」

「不是！」拉瑪道：「好像有胭脂味和血腥味。」

「怡你姐！」呂闖道：「霞封鳥道，月滿鴻溝，女人那東西來了，當然有味道哩！」

拉瑪不以爲然，却不和他辯解，因爲當時毛利要殺他，而女人突至，由於太接近，而且他是在下風頭，所以嗅得最爲眞切。

余抱冰道：「莊羊你呢？」

莊羊道：「我在杏春樓附近監視，沒有什麼，只有小荷花出門一次，大約一個時辰後返回。」

呂闖道：「你該跟踪她的。」

「如果小荷花是旨在調虎離山，怎麼辦？」

余抱冰點點頭，道：「莊羊繼續盯着葉杏春，我估計高淼也快開脫離開本地了，要盯牢葉杏春和高淼，徐、呂二位也要多留點神！」

呂闖道：「你呢？小祖宗，你不攷慮去找劉谷香？」

余抱冰道：「劉家總有些秘密，我還要操心，總之，在目前治病斂財，趁機推銷鴉片的案子未破，無暇關心私事。如是地方上的士紳或豪門串通番人斂財，其心就可誅了。古人說：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盜冠。貧困並兼，雖皐陶不能使強不凌弱。而此時此地，又有什麼理由殘民以逞……」

× × ×

如說白天的蘇州像一幅工筆畫，夜就像一副潑墨。

三更尚未到，余抱冰已潛入劉家，近來劉展堂煩心的事兒多，很少在家，加之龍錦昭出走，家中失去了內外主宰，就顯得鬆懈下來。所以余抱冰在大宅中來去自如。

這時他忽然聽到隔院屋中有徒手搏擊聲，行家一聽就知道，雙方都不是庸手。余抱冰在後屋外窗紙孔中望進去，一個蒙面，一看就知道年紀不會超過三十。另一個就是送雷蕾來此的枯木道人雷霆宇。

看這二人的認眞搏殺，可能過去有仇，而這蒙面人，也正是數度出現，炫露「蚍蜉撼樹」奇技以及在風月場中現身的那個。

雷霆宇二十年前就已成名，譽之頂尖高手絕不爲過，但是，現在似乎已呈敗象，這蒙面年輕高手行動如風，力與美組成的招式，即使是守勢的招式，也表現了美感。

不知他們已打了多少招，估計在七八十招以上，年輕蒙面人一式「怒擂天鼓」，一招三式，快逾閃電。枯木道人搪閃過兩式，第三式終於無法倖免，「啪」地一聲，左肩上中了一掌。連退兩大步打了三個「寒鷄步」，剛剛勉強站住，蒙面人的第二掌又到。

枯木巳盡了最大努力，仍挨了一掌，倒地昏了過去。

蒙面人頭也不回，穿出此屋。原來這是劉宅的兩個練武房之一，這是較小的一間。然而，伏在花窗後的余抱冰並沒有離去。

他爲什麼不動。也許是一種靈感使他如此。大約半盞茶工夫，「唰」地一聲，蒙面人竟去而復返，低聲道：「雷老，可以了……」雷霆宇一式「龍門三跳」躍了起來，道：「附近沒有觀衆？」

蒙面人搖搖頭，原來剛才蒙面人也到屋後來過，余抱冰及時趨避，未被發現，雷霆宇低聲道：「這件事把劉展堂拉下水，有點於心不忍。」余抱冰不由一驚。

蒙面人道：「雷老，這是婦人之仁，那血賊對待我們中國人又如何，好像所有的中國人都是他的仇人。爲了天下蒼生，劉展堂受這點委曲也算不了什麼。」

雷霆宇道：「甘老弟語重心長，見解獨到，主持這件大事，捨弟其誰？」

姓甘的却喟然道：「雖然吾人是爲了一件大事，不得不爾，但同胞手足，血濃於水，長此下去，行見民窮財盡，古人黃台瓜辭云：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可爲，四摘抱蔓歸……」

這二人居然也能憂國傷時，余抱冰頗感意外。二人唏噓一會，姓甘的道：「雷大俠，小蕾她怎麼老是冷冰冰地……」

雷霆宇道：「甘少俠，如今已證明雷蕾非我之女，不過雷某以爲，以少俠的身份，一個啞女實在配不上你！」

姓甘的微微搖手，然後先後離開此屋。余抱冰感覺此行收獲不少，就以剛才他們合演的「雙簧」—「是友非敵」來說，換了別人在後窗外看到，一定沉不住氣，立刻入屋。結果他們只不過是玩了個花梢，江湖中人際關係的撲朔迷離，由此可見。

余抱冰出了此屋正要回去，忽聞院外有衣袂聲，他立刻就近掠入一座小樓的樓下，這屋中無燈。向外望去，竟是劉展堂，輕功果然不弱。大概在巡視大宅，或者發現了姓甘的和雷霆宇的身影。

人巳去遠，這院中及樓內又靜下來，他這才打量，可能是女子的住處，陣陣幽香，自樓上飄散下來。

就在此時，樓梯上似有似無地傳來步履聲。輕靈得有如一隻貓在走動，向樓梯上望去，屋內雖無燈，外面月色什好，屋

內就不太暗，尤其余抱冰目力非比等閒。

那是一雙穿了一雙紫色綉鞋，玲瓏小巧逗人遐思的天足，他什至以爲這就是曾經穿過他懷中那隻綉鞋的美足，就連這雙綉鞋的顏色都一樣。

余抱冰的心跳隨着一雙美足一級級走下而跳動。裙裾飄蕩，步步金蓮，但走得旣輕又慢，這一雙和他懷中這一隻簡直一模一樣。

在此情此景之下，又怎會不生遐想：紅綉鞋兒三寸大，天大的人情送與寃家，送與你算嫌醜來休嫌大，在人前千萬別說送鞋話，你可密密的收藏，瞞着你的她；她若知道了，你受嘟嚷奴挨罵，到那時才知說的是知心話。（清，馬頭調，「紅綉鞋兒」）。

余抱冰可不是好色的人，只不過是由于這雙美足和懷中這一隻完全一樣，就以爲她必是劉谷香。雖知她已出走，却又以爲晚上又潛了回來。他此刻却發現這女郎的身子露到腰部，即將看到面孔時，又掉頭走了上去，吊胃口？當然不會。

「她發現樓下有人？」余抱冰眼見裙裾和雙足消失于樓梯頂端，他立刻掠上樓去。

樓上也無燈，但樓上的側窗開了一扇，一個窈窕身影就坐在這個半開的窗口之處。

就連這聳胸、細腰、隆臀和長腿的身段，也和劉谷香完全一樣，因此，他立刻掠近道：「谷香，妳回來哩……」

一隻手正要搭在她的香肩上，這女郎忽然身子半側，抬手一撩。這當然是女人的本能自衛。

此刻余抱冰無暇去打量此女的面孔，先入爲主的看法以爲她就是劉谷香，所以一翻腕，想擄下她的手鐲。

他的手法細膩而快捷，已摸到她那皓腕上的翠鐲，她的動作也不慢，至少在被動者來說不能算慢，這手一收，另一手竟攻向余抱冰的「小海穴」，此穴就在肘關節的內側。

余抱冰十分驚奇，他不以爲劉谷香有此身手，低聲道：「眞是士別三日——」立刻以師門的獨家「左右逢源」手法攻擊，此法能使左右手隨時更換攻擊或防守重心。也就是俗稱的「左右手」。

少女果然有點措手不及，只不過此女畢竟了得，堪堪閃過兩次攻擊，正要後退，余抱冰忽然揪住他的肩衣一拉。

這種絲質衣料雖紮實，却經不住這等高手一抓，「唰」地一聲撕裂，余抱冰到此立刻鬆手。因非始料所及，且要後退。

那知這少女也許是太意外而吃驚，身子往前一栽，差點抱住余抱冰，且冷冷地道：「我不管——」

這種語氣自然極像劉谷香，但嗓音却不像，因爲此女的音色冷森，却又在冷森中帶有女子特有的磁音，鶯聲燕語，實在不能概括女子聲音之美，磁力則反是，正如女子僅憑外型五官長得好，而無女人味兒（魅力）而不具備絕色之名，是同一道理。

但是，余抱冰一把抓住她的左上臂，止住她向前一栽之勢，也同時看清了她的面孔，她竟是啞女雷蕾。

這啞女居然和劉谷香的條件完全一樣，如果不啞，以她這特殊風格的美態，獲得的分數可能不比劉谷香少些。

但「啞女」二字終于使他心頭一動，鬆開了手道：「妳……妳不是劉谷香劉姑娘？」

她不出聲，只是望着他。黑白分明的眸子中，像深不可測而又冷沁沁的潭水，她似想繼續裝啞。

余抱冰道：「聽說妳出生就啞，妳剛才爲什麼會說話？」

啞女還是不出聲，余抱冰道：「雷姑娘，據我所知，妳才是劉家的骨血，昔年抱錯孩子這件事，可能另有隱情，可否見告？」

她仍然不說話，余抱冰道：「雷姑娘，如果妳自幼到現在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而剛才居然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來，妳該欣喜若狂才對，妳……」

由于啞女總是不出聲，久留少女閨中總是不便。他抱拳道：「雷姑娘，剛才是誤會，請勿見責！在下告辭……」

就在他走下樓梯口時，耳邊有細小而極清晰的聲音：「余大哥，小妹能說話的事，務請代爲守密……」這分明是她「蟻語傳音」說的，余抱冰回頭望去，她已進入內間，而且輕輕地閉上了房門。

余抱冰愣了一會才離開這一角紅樓。

× × ×

劉谷香出走，自然是一時衝動，昔年抱錯了孩子也好，是故意調換也好，反正養育之恩總不會是假的。

況且，如果她相信這秘密是眞的，雷霆宇就是她的生父。儘管她並不喜歡這個人。却又否定劉展堂是她的父親，她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正因爲如此，她並未離開蘇州，事實上她改了男裝，窩在一家小客棧中。

初更已過，她就睡了，那是因爲連夜失眠。但不知睡了多久，忽被推醒，她吃了一驚：「誰？」

「還會有誰？」

看清了床前椅上的人，她道：「是你？你這是幹什麼？」

「我倒要問妳，妳這是幹什麼？」

「甘霖，我的事不要你管……」

「我才不願管這檔子事，問題是妳知不知道一個姑娘在外游蕩很危險？」

「好意心領！但是那已經不是我的家了！」

甘霖道：「我的看法可不一樣。只要劉展堂仍把妳當女兒，只要龍錦昭仍然關心妳，那個家就是妳的。妳只不過是多了一個姊妹而已！」

劉谷香道：「你走吧！我自己會作決定的。」

甘霖道：「要不，妳就出面去認妳的生父雷霆宇。」

劉谷香道：「他是不是我的生父？還要查證。」

「這不是又矛盾了？旣未確定雷霆宇是妳的生父，就還沒有否定劉展堂是妳的父親，爲什麼把一個家讓給別人？」

也許是以爲這話有理，劉谷香並不出聲。

甘霖道：「跟我回去吧！不要再孩子氣了！妳的阿姨出來找妳，迄未回去，妳爹也派人出來找妳。」

劉谷香看了他很久，道：「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我？」甘霖攤攤手：「這不是開了半天的船還沒有解纜，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我是明室遺祚，清室之逃犯？」

「我才不信！」劉谷香道：「明祚姓朱，你姓甘，簡直是胡扯，況且，就算你是明朝貴胄，來此幹什麼？我發現你也在這混水中摸魚！」

甘霖低聲道：「我說的是眞話，我是來調查明末慈烺太子的懸案。」

「慈烺太子？不是有眞有假？有人說死于北京那個是眞的，也有人說死于南都的是假。」劉谷香道：「此事已近兩百年，還調查什麼？」

甘霖道：「一天弄不清到底死于北京的太子是眞抑是死於南都者是眞？就永不罷休，因爲必須弄清，才能歸其遺骸于祖陵，而不使其遺恨在野。」

劉谷香說道：「你也算是清廷的欽犯囉？」

甘霖道：「妳應該不會舉發我吧？」

「當然不會。」劉谷香道：「甘霖，你旣要調查這件事，不到燕京也該到南都，爲什麼在這兒？甘霖，你願意離開這兒，我就會跟你走。」

甘霖道：「跟我走？我是明代遺祚，却又不能歸宗的人，而且家無恒產，自顧尚且不暇，要喝西北風也要看天老爺愛不愛刮！」

「你走吧！」劉谷香面向牆壁，道：「我的事不要你管。」

甘霖站起道：「谷香，回家吧！啞女是個好姑娘，絕對不會妨礙妳的，也希望妳好好待她……」

甘霖走後，劉谷香想了好一會，他怎知啞女是個好姑娘？還要我好好待她？哼！莫名其妙！

不久，屋中人影晃動，是個窈窕身影卓立床前。

她那清麗而透着冷森的嬌靨上沒有一絲表情，冷得令人顫慄，也美得使人冲淡了那股寒意，她忽然伸手舒指，在她的「廉泉穴」上戳了一下。

此穴在「結喉穴」之下，其後果又會如何？

× × ×

余抱冰和縣大爺有默契，就在高淼被開釋那一天，被余抱冰堵上，高淼似乎並不驚奇，道：「姓余的，殺人不過點頭地，你要怎麼樣？」

余抱冰道：「跟我去見李長庚李大人的次子，他是目擊刺客而仍能倖存的人，還有李家護院趙長風。」

高淼沉聲道：「余抱冰，老實告訴你，我沒有殺李夫人及其長子，趙長風咬定我，那是誣栽。」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余抱冰道：「你旣是如此清白，何不與我走一趟？」

高淼狠聲道：「你這明明是強人所難！姓余的擋我者死！我們找個地方……」

這兒很靜，不論是殺人或被殺都是個好地方。

高淼撤出了紫金點穴鐝，余抱冰用的是軟劍。却又不是一般緬刀那麼軟。輕輕一抖，聲如龍吟，道：「高淼，我知道前幾天你在妓戶中幫過我友，大丈夫有恩必報，如你能接下我一百招，你暫時可以自便，以後遇上再說！」

高淼不再出聲，振鐝攻上，凡是用鐝的人，大多精于小巧功夫，還沒有使用長槍大戟而精于點穴者，鐝即爲點穴的利器，一連三招，顯示了他的精博和老練，速度的超越，角度的選擇，以及換招變式的技巧，在在都顯示他够資格說「擋我者死」那句話。

但是，在六十招以上時，高淼就知道技高一着壓死人的道理了，一種基本上的差距無法彌補，劍鐝相交一攪，在這一瞬間，高淼才眞正體會到軟劍的妙用，劍身還貼在鐝身上，劍尖居然像蛇頭一樣顫動着蜿蜒點向他的「大陵穴」，此穴就在腕上。

不管高淼如何應變，都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棄鐝撤身，「嗆朗」一聲，紫金點穴鐝落地，發出能使自尊痙攣的聲音來。

有生第一次兵刄被迫離手，要不是爲了葉杏春，他眞想自栽當場。陽光自林梢隙縫中篩落在他們的臉上及身上，林中一片死寂。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高淼道，「此人和怪病，天堂丸等可能有關。」

余抱冰冷冷地道：「別無中生有，拿話來搪塞。」

「算了！」高淼掉頭就走，道：「回去接了杏春，我和你一道走……」

余抱冰道：「說說看，你應該知道，余某不是來辦案的差人，只不過因爲適逢其會，不忍袖手看着奸人荼毒我同胞，如此而已。」

高淼道：「有個叫甘霖的，此人身手了得，恐怕連你也未必能行，上次在妓戶中最後去過，和那蒙面女人動手而分手離去的蒙面年輕人就是他。依我估計，他可能就是扯着一根主綫的人物！」

這當然是余抱冰最最急欲知道的事，道：「此人在甚麼地方？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高淼道：「我以佟九之名關在牢中，能外出治病，老實說不是劉展堂的力量，而是甘霖……」

余抱冰連連搖頭道：「有此造詣的人，爲什麼名不見經傳？他到底住在什麼地方？」

「這種人的住處豈能讓你知道，不過我還可以奉送一個綴頭，這個人好像認識劉谷香。」

「劉谷香」三字多少能影响余抱冰的心情，這話自然引起他的注意，道：「你怎知他認識劉谷香？」

「因爲我和他動過手，且非常注意他，他的功力極怪，也可以說極不合理，用陰柔勁時竟能帶陽，有時使陽剛之力，也能立刻在剛陽中顯示陰柔，使人防不勝防，你如果也不敵的話，可能就敗在這一點上。」

余抱冰哂然道：「這根本不足爲怪，太極圈你應該見過，陽中有陰（白的一邊

有黑點），陰中有陽（黑的一邊有白點），陽爲剛，陰爲柔，剛中必須有柔，柔中也必須有剛，反之，即不克剛柔相濟（以當今理論演繹之即，男人體內有女性荷爾蒙，女性體內也有男性荷爾蒙）。其實任何一家的武學之中，都有陰陽之調和，只不過不太明顯而已。」

高淼很服貼，但沒說什麽，僅憑這高論，大概就不會輸給甘霖，稍後他道：「有一點我要說明，姓甘的似乎並非窮兇惡極之輩。」

余抱冰道：「好人會和番人勾結，以鴉片殘害國人？」

高淼似也無法解釋這一點，道：「余抱冰，杏春樓不是她的產業，要走，也得有個交待，後天此刻，我們在杏春樓候駕，你信不信得過我？」

余抱冰想了一下點點頭，道：「君子一言。」

高淼道：「快馬一鞭！」二人分道離去。

×　×　×

這座位于城外的小廟，早巳失修，人跡罕至。如果信女善男不勢利眼的話，修葺此廟應該大于建造新廟的功德。蓋廟掏荷包，在善男信女來說，是較爲最不慳吝的一種。

此刻，在神龕上高臥的人忽然睜開眼來，因爲他聽到了聲音。果然，人影幢幢，先是三個落在蔓草盈膝的小院中，接着又來了二人。

共爲五人，在石階上一站，爲首的道：「主子來了嗎？」

「進來……」語調有決定性的命令意味。先來的三人躬身而入，才跨進高大的門檻，一道人箭自神龕上旋起，雙腿淩空掃砸，有如脫了傘衣疾旋中的傘骨，它的速度攷驗着人類的胆識和起碼的自負。

這三人和毛利身手差不多，對這次怪病和斂財都有很大的功勞。只不過他們的功用就像算盤珠一樣，到了時機，「封二進一」也好，「見一無除作九一」也好，如果不「封」而進位，就可能全盤皆墨。

神龕上這人深知此理，當斷不斷，後果無窮，古例太多，鴻門宴上項羽心一軟放了劉邦，最後反被逼死烏江，明建文帝寡斷，在燕王棣叛意巳顯時却對下面說：我不願負殺叔之名，要是大方點乾脆把大位讓給叔叔，大概也不至於焚宮逃亡，拿着太祖預留下來的牒渡，剃光了頭流浪天涯了吧？

這年輕人深知這「斷」字的重要性。他決定的事，絕對不會更改。甚至連修正都不攷慮。

這先進入的三人在無儔腿罡的漩渦中立刻看出，這是教他們武功，十分重用他們的人，也立刻明白，斂聚巳足，他們這些人碍手碍脚，又何止是聾子的耳朶？

於是有人大叫：「主子，我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這太不公平——！」先被一脚掃裂了顱骨的就是這個大叫的人。

另外兩個知道「公平」二字很中聽，但用來作陷阱要比用作渡船和橋樑的機會多得太多。所以二人雙目充血，獰視着這主子的要害。只攻不守。

只攻不守，往往比嚴守不攻更管用些。但是，此人敢一下子召他們來此，就巳經把這情況統通估計進去了。

第二個的胸骨全塌，第三個被揪住頭髮轉了七週，他的頸子變成麻花，頸骨骨屑自肉中鑽出。

外面兩個要跑，結果在廟外半里處就被追上……

邪惡盡除　救回師叔

怪病絕跡，大宗鴉片被官方緝獲，吸毒上癮者勒令戒除，奸人忽然失踪了。只是高淼和葉杏春及小荷花等人也不見了。

派莊羊去問劉展堂，他說佟九救人濟世，縣方請上級核准減刑，開釋後，自然盡快離開這傷心之地。至於杏春樓，本是劉家私產，以前是借給葉杏春掌管，以維生活，也不過是交友之道。至於其他，一概不知。

徐殿雲道：「莊老弟負責盯着葉杏春，顯然未能盡職。」

「儂說什麽？拆那！俗語說：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我又不能日夜睜着眼盯着。」莊羊道：「我看你一天到晚穿着一襲紡綢大衫晃來晃去地，倒像是一碗餿了的隔夜稀飯……」

呂闖拍手大笑道：「罵得好，莊羊，想不到你素日粗枝大葉地，還眞是豬八戒吃雪花膏——有點內秀哩！」

「得哩！」莊羊指着徐殿雲道：「要說徐爺有內秀嘛！還有人信，我發現你的床頭的小簿子上寫了不少的詩，最近的一首第一句好像是：平生素昧凌雲志……」

呂闖說道：「老徐，快唸出來聽聽如何？」

徐殿雲道：「在小祖宗面前來這一套，簡直是班門弄斧，巫門鬼歌！快別打鴨子上架哩！」

余抱冰道：「我也偶爾在你枕邊小簿子上看到你的近作，有一首可能是前些日子聽戲有感而發，大概是一首七絕，而我只記得最後兩句，深夜臥聽探母曲，願作夢裏劇中人，是不是這樣？」

「蹩脚打油！」徐殿雲有點不好意思，道：「長輩，您別見笑！」

余抱冰道：「你就把莊羊看到第一句那首唸出來聽聽。」

在衆人慫恿下，徐殿雲唸道：「平生素昧凌雲志，迭承沆瀣又超生；歷數浮生傷心事，願效稚子放悲聲……」

呂、莊二人拍手叫好，余抱冰自然不會隨便鼓掌，即使在打油詩中，這也不是有深度的。只不過他知道，這不是無病呻吟，乃有感而發，徐九歲喪母，十三喪父，惡嬸百般折磨虐待，且曾故意推他下井，幸能不死。後入江湖，也有兩次在危機四伏中，被余抱冰所救。所以這首打油，詩以言志談不上，抒發悲懷却極忠實。

余抱冰道：「這首打油還不錯，試問，茅厠壁上那首七絕打油是什麽人的傑作，好像昨天晚上還沒有。」

徐殿雲道：「我也看見過，八成是莊羊，這幾天在杏春樓附近監視，難免窺春，因而有感……」

莊羊大聲道：「老徐，你編排我什麽？我監視葉杏春可沒有故意窺春，只不過

有一次無意中看到她出浴……」

呂闖道：「你姐！牆上那首打油是我寫的，我也是寫實，有什麽不好？」

余抱冰道：「老徐，你就代他唸出來聽聽！」

徐殿雲唸道：「紅塵滾滾蔽雲天，食客商旅魂似牽；蟬羽輕籠鷄頭肉，風來何堪裙一掀！」

三人大笑，余抱冰苦笑道：「呂闖，稱你爲茅坑才子也不爲過。也是有感而發嗎？」

呂闖道：「某夜到杏春樓刺探，高淼和葉杏春都有七八分酒意，羅襦半解，眉來眼去，你姐！大有立刻上演短打戲『白水灘』的架式。由于我不小心弄出聲音，高淼追出。所以這首打油也算是傳眞寫實哩——」

這時有人在院門外揚聲道：「余大夫在家嗎？」

莊羊來到院中，道：「誰呀？」

原來是杏春客棧新來的帳房，原來的帳房田忠是葉杏春的心腹，也隨高、葉二人失踪，因此，余抱冰等乾脆就住在這家客棧中。

帳房道：「小可是剛來的帳房，有位姓高的客人留給余少俠一封信……」

信是高淼寫的，首先聲明絕非因失信開溜，實在是有要事必須躡踪幾個人，來不及打招呼。如果不信，可以到舟山羣島的六橫島來，也許他能見到他想見到的人，也可能知道他想知道的事。絕非危言聳聽。

衆人看過此信之後，徐殿雲說道：「此人的話未必可信，到舟山羣島去幹甚麽呢？」

余抱冰道：「我看此人不是奸滑之徒，他說那兒有我想見的人和想知道的事。就姑妄信之，立刻起程，我和呂闖先去，徐兄在此留些日子，找找劉谷香和龍錦昭，順便探探劉家的姑娘雷蕾，這姑娘值得注意。」

徐殿雲道：「小祖宗，她有什麽值得注意之處？」

余抱冰想了一會道：「還記得在那窰姐處和對方動手，有個蒙面少女現身，拉瑪事後說，她身上有血腥味。各位是否還記得上次一個被吸血而死的年輕人在樹上用指甲刻了『少女』二字？」

徐殿雲吶吶道：「怎麽？小祖宗懷疑雷姑娘有吸血癖？」

余抱冰道：「近來我也見過雷姑娘一次，她身上的確有血腥味。而且由于膚色的出奇蒼白，予人以十分森厲的美感。不知道爲什麽？我總以爲此女的來歷大爲可疑。」

莊羊道：「長輩要把我們留下繼續偵察？」

余抱冰道：「要不，我只帶拉瑪一人到舟山去，三位都留下來，不論有無進展，半月後咱們在六橫島見。」

×　×　×

六橫島在奉化縣正東海上，可以說是舟山羣島中除了定海之外，最大的一個島。它的附近還有很多小島，星羅棋佈，有的甚至還沒有名稱。

這六橫島上不全是漁家，算是漁米之鄉，商號林立，也頗爲繁華。余抱冰和拉瑪來此之前，就爲拉瑪化粧過，主要是使其膚色看來不太黑，他們住入一家永興隆客棧之中。這麽大的島，到何處去找高淼呢？

那知他找別人不好找，別人找他們却很好找。大約掌燈時刻，一個秀秀氣氣的小厮來到余抱冰門外道：「余少俠，高爺有請……」

余抱冰仔細一看，竟是葉杏春的貼身小婢小荷花女扮男裝而來，道：「原來是小荷花，高大俠在何處？」

小荷花道：「不遠，但高大爺交代，務請兩位易容一下，這兒的眼綫很多。」

這島上眼綫很多，余抱冰此刻是想不通的。

拉瑪的臉上巳化粧，雖非小白臉，巳不太黑，余抱冰自己化粧成一個濃眉而臉上有三顆大痣的人，跟着小荷花來到山坡上的民房中。

高、葉二人雙雙出迎，高淼抱拳道：「由于令師的輩份太高，在下也要叫你一聲長輩了。」

余抱冰道：「千萬不要客氣。」這時小荷花巳端上了茶點。且在準備菜餚，由葉杏春親自下厨。

「高兄。」余抱冰道：「在下急欲知道你信上所說的人和事。」

高淼道：「這個我知道，我說的你所希望見的人是劉谷香——」

余抱冰愕然道：「她怎麽會在這島上呢？」

高淼道：「這自有原因。另外再談你想知道的事。這兒最近一月來，也發現有三個人被吸乾血而死的案子……」

余抱冰道：「高兄以爲，劉谷香來此和吸血事件有沒有什麽關連？」

高淼肅然道：「這一點在下還不敢說，但另一人在此，又不能不以爲這兩件事或有關連。此人就是甘霖，也就是蘇州出現的身手奇高的蒙面人。」

余抱冰道：「高兄見過劉谷香？在何處見過？」

高淼又說道：「在漁港附近，她居然和甘霖同船出了海，回來時由于我不敢盯得太近，沒有找到他們的棲身之處。但也不會距港口太遠。而且我還隱隱聽到甘霖對劉谷香說過的一句話：全部收入巳經交與『回春子』了，而且在蘇州巳經『祭了灶』。」

余抱冰道：「『回春子』不就是『回春居士』，霍去疾？全部收入又是指什麽？是不是在蘇州的斂聚？」

高淼道：「大概是的。『回春居士』霍去疾這個人，醫術第一，醫德却談不上。我就想不通，甘霖等人在蘇州斂聚的巨欵爲何要交給他？他能控制甘霖？但『祭灶』之隱語我却能猜出，灶王爺上『西天』有一句說一句。乃暗示巳把某些人送上了西天。是不是這樣？」

余抱冰道：「有些事目前是想不通的。但無論如何？這發現十分重要。」飯畢巳近二更，余、高、葉和拉瑪四人全出動，小荷花在家留守。

這島很大，要走遍一天也辦不到，余抱冰以爲，姓甘的既和劉谷香在一起，且

乘船出海，或許他們住在此大島附近的小島上？因此，他和拉瑪就在碼頭附近監視着。

近四更時，終于沒有白等，他們發現了甘、劉二人，看來二人頗熟，至少二人認識比他早些。二人在碼頭上一站，一艘舢舨就駛過來，分明是自用船。

二人上了舢舨，船老大搖起櫓來，似乎不是順風，不能用帆，余抱冰和拉瑪也在另一邊僱船在後跟踪。

好在海上沒有風浪，兩船相距約半里，約一個時辰，來到一個小島上。這是衆多小島中的一個。不同的是島上樹林葱蘢。綠意盎然。盡管看不到農漁戶，却也看不出荒蕪景象，似乎有人經營管理。

二人下船疾追，並沒有追上甘霖和劉谷香。却因島很小，走了不到兩里路，隱隱聽到笙歌聲。

在這海外孤島上能聽到這靡靡之音，眞叫人納悶。不久，進入一片樹林中，而林子却延伸到山谷中。

二人正自張望，被山谷中的一片燈火所吸引，身後樹上忽然掠下二人，掄刀凌空就砍。可見這兒的戒備森嚴。

這二人都是一身綠衣，自是爲了在林中不易被人發現，一色鬼頭刀，膚色稍黑，刀法詭異。

拉瑪的身子還未轉過來，一柄鬼頭刀已在他的後腦的一尺以內。另一柄自余抱冰的右後側劈下。

這勢道不能分出先後，非一次解決不可。

余抱冰偏身拔起身形，扣向右後方這人的右腕，閃電脚已蹴中另一人的手腕。刀已脫手飛出。但這右後側的一個並不好調理，一扣未中，翻手刀已平削而出。

而余抱冰尙未落地，也正是招已用老的檔口，鬼頭刀閃電似地削向他的下盤。

這檔口，拉瑪在一邊驚得一呆，他自信換了他兩腿就會報廢。但瞬間余抱冰虛空向地上按出一掌，身子也在瞬間上昇尺半。

雙腿盤坐，雙手合什，所不同于「童子拜佛」的招式是雙腿作盤膝狀。鬼頭刀又自他腿下呼嘯而過。

對方以爲這一刀出刀太早，第二刀必然正好趕上時間，「唰」地一刀又是下盤，掃的却是大盤的空間，因爲此人估計刀到對方的下盤時也正好會落在刀的位置上，絕對不會再倖免。

那知這一手玄功名爲「野狐禪」，冉冉落下，十分緩慢，所以第二刀又自余抱冰的下盤掃過。

只不過這第二刀掃過，余抱冰使千斤墜，瞬間落地，鬼頭刀尙未收刀，小腹上已連中兩脚。

這兩脚足能把他震出兩丈以外，然而，這人却躺在兩步外，五內已靡。另一個和拉瑪折騰了三招，正要溜回谷內報信，一掌立自頂上拍下……

到此，自少他們相信，這個不起眼的小島上一定有大秘密，沒有農漁戶而顯示有人管理的樣子，就不單純。他們知道這村中絕對不止這兩個人。

余抱冰蹲下仔細打量這兩個死者，形象和中國人差不多，只有膚色略黑，一般人是不易看出來的。但拉瑪却到過不少的地方，見識較廣，道：「少主人，他們是安南人。」

余抱冰愕然道：「這倒新鮮，安南人跑到我們國內，在這小島上幹甚麼？」

拉瑪道：「少主人，依奴才猜測，安南人在此沿海小島上出沒，而且身手不差，不是私運鴉片入境，以小島爲囤貨之處，那就可能和海盜有關。」

余抱冰道：「近聞安南巨盜蔡牽，橫行閩粵海上，常和粵省海盜朱僨勾結，聯手出擊，殘害沿海民衆。」

拉瑪道：「是的主人，安南人性狡滑而驍勇，自古以來曾被貴國征服數次，但不久即叛，這蔡牽本性凶殘，近似瘋狂，傳言他入寇貴國，一不爲名，二不爲利，旨在報仇。」

「報仇？」余抱冰說道：「是爲誰報仇？」

拉瑪說道：「聽說是要爲他的生母報仇。」

余抱冰道：「仇人是何人？莫非是中國人？」

拉瑪回答道：「正是，而且是中原高手——」

二人小心翼翼地越過三道卡哨來到谷底，這兒有個小型城堡似的寨子，是以島上所產的大麻石作城牆，十分堅固，只是城並不高，門上有「普天同樂」四字。

寨內處處笙歌，有沿海各省美女數百人，分成四組，有專門師資傳習樂器、舞蹈、唱歌及侑酒禮儀等。

看這派場，能和海盜扯上關係嗎？拉瑪說，正是海盜頭子蔡牽及朱僨靠岸整補淡水糧食及火藥時的臨幸之處，他們自比海上皇帝，每一臨幸之地，至少須有一千以上的美女，而且各省的女人都要有，所以名之謂「普天同樂」。

看來這個蔡牽的確像個海上暴君，二人各處看了一會，果然，担任警戒的人中國人也有安南人，在這谷的另一邊，距海邊不遠，是個岩石小山，可俯瞰全島，在這岩石堆的小山頂部有兩洞穴似的怪石屋，說是屋子也好，石洞也好，有門有窗，戒備森嚴。

這小山周圍不過五七百步方圓，警戒人手却不下二十人之多，但也難不倒余抱冰，他此刻已在石屋頂上，這兒也鑿了個天窗，人仆在天窗口處，下面四週戒備的人看不到。

余抱冰看清石屋的景象，不由心坎一陣痙攣，原來室內二人一個是劉谷香，另一個是個年紀和他相差不多，頗爲英挺的青年人。

二人側對面臥在石榻上，正在吸食「福壽膏」又名「芙蓉膏」。而且已近尾聲。這時劉谷香「嘶嘶」連吸了四五口，鼻內噴出白烟，看來已十分老練，無怪剛剛在天窗口處嗅到腥腥的烟味了。

會吸的人，他們以爲這味道是香的，不吸的人却以爲味道是腥的，此刻甘霖道：「近來妳的癮也不少了。」

「都是你……」劉谷香作了這麼個手勢，還以食指戮了他的額頭一下，但未出聲，猜想她是說了這麼句話。

甘霖的一隻手先是搭在她的肩上，現在又滑在她的纖腰上，道：「谷香，妳心目中是不是還有姓余的那小子？」

余抱冰忽然有點緊張了，她會怎麼說，其實劉谷香墜落如此，他大可不必計較她的看法。只不過，男女間的事如果這麼好調理，世上那會有愛河恨海的悲劇？

劉谷香比劃了一下，甘霖似乎不太懂她的意思，她只好以手指虛空寫着：「他雖然很不錯，但我總是不大……」

寫到這兒就停下來，余抱冰心頭一涼，立刻自嘲地攤攤手，自己是不是過敏了些？這種過敏是不是要求過高過快所形成的？

當甘霖的手試探着再往下一滑，到了她那隆臀處時，她忽然用手大力撥開。余抱冰有一絲快感，但也十分驚異，她啞了，要不爲什麼不說話。

一個少女吸食鴉片，離家出走。和男人如此親暱，她的操守是否還值得信賴？

關於這一點，他絕對不是宋儒戴東原的信徒，「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以理殺人論調，不要說後人，即在當時，就有很多不便苟同的人，余抱冰自然反對，相反的，在戴東原的心目中，是不是男人玩玩女人，小事一段，與節操無關？

這時甘霖又道：「谷香，妳要不要參加換血行動？如果參加，有一天妳也有分享這位武林第一高手曠世絕學的資格。」

劉谷香又虛空寫着：「助人我不會後人，況且那位絕世高手現況堪憐，至於將來是否能學他的武功，我並不熱中。」

甘霖道：「妳這是說傻話，武林中哪個不是夢寐以求，想學他的奇學？近來我教妳的招式和輕功，都是自那位高人處學來的，只不過在他來說，仍是皮毛。」

劉谷香又寫道：「怎麼？那還是皮毛嗎？」

甘霖道：「這妳就該知道，他的技藝有多高明了。如果願意，就照我告訴妳的步驟去作，一定要先咬破對方的耳垂試試看那血是否合用！」

余抱冰心驚不已，第一是劉谷香眞的啞了！她怎麼會致啞？其次是她似乎也要吸血，似乎吸血是爲一個高人換血，大概不換血那高人就活不久。

只是聽甘霖的口氣，他助那位高人，全是爲了他的技藝，這在助人的善意上就打了折扣，所謂：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善顯者功少，而隱者功大。

甘霖道：「不要在本島或六橫島採血，可以到象山縣去……」他的手又要越境時，她又撥了開去，余抱冰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懷疑懷中那隻綉鞋的價值。不久，他又小心地退出小石山之外，臨去時似聽甘霖說：「我不會讓妳吃虧的。」

× × ×

由於甘霖叫她不要在島上「採血」，這幾乎等於告訴余抱冰到何處去跟踪劉谷香，第五天就被余抱冰盯上，是在鎭海縣邊境處。

一個人對另一人的印象深，要改變初衷是十分困難的。余抱冰只要看到劉谷香，就能立刻忘記她的一些缺點或疏失。

深夜，陰天。這時一條纖小身影，逼近了劉谷香，她本已選定了「採血」的目標，但這纖小身影跟踪她，却使她改變了主意和目標，決定就以這條纖小身影作目標。

劉谷香在林蔭小徑中停下來，以指寫道：「妳跟我很久了，咱們認識嗎？」

跟踪的纖小身影分明也是個女人，只戴了個小型面罩，可看出細嫩的肌膚，年紀應不會太大，這女人凝視着劉谷香却不出聲。

劉谷香此刻的表情很奇特，冷厲中有一抹貪婪之色，尤其是那一雙美眸，像發現了獵物的鷹眼，也像一隻斷了食的狼眼，緩緩地走近這蒙面女人。

而這女人却紋風不動，似乎並不怕劉谷香。

但是，當劉谷香出了手，瞬間易位三次，換了五個角度時，這女人似乎大出意料，閃挪中連連出手格架，總算接下了凌厲的五招狂攻。

但在「採血者」（任何一個採血者）的「採」意已決時，就不大可能半途而廢，再次攻上時，勢道之猛，有如驚濤駭浪，驟雨狂風，如兀鷹閃掠，怒神吼嘷，九招一氣呵成。

這一次用的全是甘霖教她的那位奇人的招式，精深、詭奇而博大，這蒙面女人非等閑之輩，也許一時驚悸，稍一分神，竟被一指戮中了而倒下。

劉谷香忽然發出一串冷沁心脾的怪笑，一步步地走近，然後蹲下，咬在這女人的左耳垂上。

嚐血是必然的步驟，只要一嚐就知道是否可用。這工夫蒙面女人心如刀絞，混身發抖。

劉谷香寫道：「不要怪我，是你自動找上門來的……」嚐過可用，立刻就向這女人左頸上的大動脈咬去。

採血，一定要在這部位，但就在劉谷香的牙齒快要觸及這女人的頸部時，這女人忽然顫聲道：「谷香……」

劉谷香一愣而止，以指寫道：「妳……是……」

這女人立刻答道：「我是妳阿姨龍錦昭……」

本來劉谷香雙目已充血，據說野犬爭食死嬰時眼珠子都是赤紅的，此刻她的眼球已恢復原狀，臉上的冷森森之色也已消滅，吶吶地以指寫道：「阿姨，怎麼會是妳？」她已解了龍錦昭的穴道，把她扶起來。

龍錦昭道：「如果不是我，是不是又是一條無辜的人命？」

劉谷香漠然地寫道：「這是不得已的事！」

「什麼叫不得已？」龍錦昭大聲道：「無辜的死者，如果地下有知，他們聽了這話是什麼滋味？」

劉谷香寫道：「阿姨，妳不要管，還是回去吧！」

龍錦昭冷冷地道：「對目前爲止，妳一共吸死了幾個人？妳……妳啞了？怎麼致啞的？」

劉谷香點頭，寫道：「三個……」

龍錦昭冷笑一聲，突然掉頭就走，道：「跟我來。」

劉谷香似乎對阿姨的情份已經淡薄，

站着不動寫道：「什麼事，阿姨？」

龍錦昭哽咽着厲聲道：「跟我來！」在這聲色俱厲之下，她似乎不敢違抗，却是心不甘情不願地跟在龍錦昭後面奔掠。

只要「採血」一兩次之後，人性漸泯，獸性就會抬頭。

大約奔出五六里光景，前面有一座破廟，劉谷香似乎認識這座破廟，有點趦趄不前，龍錦昭站在破廟門口石階上冷冷地道：「進來！」

無論如何，還有點長輩的威儀，或者作錯了事的人總不免胆怯心虛，劉谷香緩緩地跟入破廟中。

斷垣殘壁，狐竄鼬走，殿宇已倒圮，只剩下門樓還豎在那兒，一個蒙面人就挺臥在這石階上，門樓之下。

龍錦昭站在這屍體旁，身子震顫，臉上蜿蜒着晶亮的液體，道：「過來……」

劉谷香一步步走近，她當然認識得出，這是他前天深夜「採過血」的高大男人，有什麼稀奇？今後每隔一兩天就會有個人『被祭灶』——送灶王爺上西天。這是他們的暗語。因此，她有點不屑和不耐。加之此刻烟癮有點發作，更加不樂。龍錦昭却嘶聲道：「妳過來把這人的面罩除去看一看……」

「除去就除去，阿姨妳何必大驚小怪……」她走近負氣地伸手一抓一扯，忽然發出半聲驚嘶。

聲如巫峽猿啼，嫠婦夜哭，眞是動人心肺。

劉谷香退了兩步，看了渾身發抖的阿姨一眼，以指虛空寫道：「人生自古誰無死……再說，這些年以來，他叫祖母推磨，也是個十足的不屑子，這……這也是報應……」

「畜牲住口……」龍錦昭一掠而至，揮手就是一個大耳光，要是她不甘心承受，龍錦昭是絕對打不中的。龍錦昭指着屍體：「看清了沒有？他是妳的父親，妳雖不是他的親生骨肉，他却撫養了妳二十年，要不是我決心找到吸血的，連夜出來查訪，今夜，正好遇上妳，展堂就會死不瞑目！原來在蘇州發生的吸血殺人案都是妳幹的。」她還以爲她不是眞啞，祇是裝佯而已。

「不是……」劉谷香似在大叫着：「寫道：「那不是我！我說過，我只不過才吸了三個人……」

「才三個……」龍錦昭狠聲道：「聽妳的口氣，似乎三個人還嫌少？妳想想看，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姊妹？妳爲什麼要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妳不要管！妳也管不了……」她的毒癮越來越厲害，身子有點抖動，還打了兩個呵欠。

龍錦昭雖然痛心疾首，在未找到吸血者之前，恨不得殺了他，如今知道是她幹的，又能如何？難道眞能要她抵命？她長嘆一聲道：「事已至此，只要妳改過向善，親手葬了妳爹，我就會爲妳永遠保密！走吧，跟我回家……」

「回家？」她冷森森地一笑寫着：「那是別人的家，不是我的……」這工夫已是淚水鼻涕一齊來，再不走就會支持不住，突然抖臂拔起身子落在廟外。

龍錦昭大驚，好不容易找到了她，豈能讓她再跑了，立刻追出。但是，廟外是稀疏的柏林，月色不什明亮，龍錦昭追了好一會，不見人影，不由連連頓足，說道：「自幼把她拉拔這麽大，看來我是白疼她了。」

想到傷心處，淚下如雨，因爲她現在一點倚靠也沒有了。

但是，劉谷香却自廟後又回到廟中，正要弄走劉展堂的遺體，忽然在漆黑的殿中有人說道：「人都已死了，妳還要幹什麼？」

劉谷香一驚，也許她聽出了此人的口音，寫道：「誰？」

人自黑暗的殿內踱出來，說道：「是我……」

劉谷香十分不安，掉頭又是一掠，但這次不靈了，余抱冰已站在牆上，把她逼回。他下了牆道：「任何人作夢都想不到，妳會變成這個樣子！」

劉谷香抖得越來越厲害，清涕已流下嘴部，掛在下顎處，余抱冰道：「快離開那個姓甘吧，長此下去，妳的命都保不住了。」

「不要你管！」她不耐的寫着。

「妳是如何致啞的？」

「不知道，也不用你管。」

「八成是姓甘的。他口口聲聲說：不會讓你吃虧，其實他已經一步步地帶妳走上死亡之途！」

「不……不要你管我的事……我死了也甘願……」

余抱冰眞想把懷中那隻鞋子擲給她，但是，他相信目前，她是身不由己，道：「谷香，妳想想看，姓甘的引誘她吸食鴉片，又把妳帶來要妳吸血。他對妳絕對沒安好心——」

劉谷香頻頻揮手，因爲她已支持不住，余抱冰一滑而至，把一粒「天堂丸」納入她的口中。

她似乎能嚐出此丸的味道，立刻吞下。靈得很，不到半盞茶的工夫，她的呵欠淚涕已逐漸停止。寫道：「你……你怎麼會有『天堂丸』？」

他反問道：「試問，吸血事件和在蘇州推銷鴉片的事有無關連？」

她搖頭不答。

「告訴我，告訴我！」他抓住她的雙肩大力搖撼着她。可是她似乎痲木了，一字不吐，他簡直想不通，甘霖居然有那麼大的魔力。

她硬是不肯說。余抱冰就鬆了手，道：「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採血』在救什麼人？那位武林高手是誰？」

就在這時，忽然牆外有人道：「讓我來告訴你如何？」語音未落，一個蒙面人已落在院內。

余抱冰恨透了這個人，沒有他，蘇州不會死了那麼多的人，也不會被蔽去數千萬兩銀子，當然，劉展堂也不會死在這兒了。

最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劉谷香以前中規中矩，如今居然變成這樣子，盡管劉展堂的爲人如何？尚待蓋棺論定，但這犯上弑父之名是永遠脫不掉的。

余抱冰冷峻地道：「在蘇州以鴉片茶

毒同胞，初步證實是你操縱的，你到底是何居心？你難道不是中國人？人生重結果，種田看收成，你眞以爲沒有天理？」

蒙面人笑笑道：「姓余的，你是不是就代表天理？」

余抱冰道：「在蘇州發現傳教者身上也有『天堂丸』，難道你和傳教士也有關連？」

蒙面人聳肩冷笑道：「姓余的，你簡直是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氣旺。老實說，要管這些事，你的份量還不够。」

余抱冰盡量忍耐，道：「姓甘的，你如果是眞的喜歡劉谷香，就該善待她；現在你來看看這具屍體，如果你是她，你今生今世內心還會有一刻的安寧嗎？」

蒙面人道：「姓余的，我很不喜歡有人在我面前聒噪，你到底骨頭有幾兩重，我要掂掂才能知道！」

余抱冰暗暗嘆口氣，這半天在一邊的劉谷香居然沒有說一句話。這工夫姓甘的已經撲上。

才不過五七招，余抱冰已試出，此人招式中似有師叔「千手伽藍」司空雨的「混沌一百零八式」的影子，也有他的「璇璣廻文步法」。

他知道此刻問也沒有用，只有制服此人才能問出一些秘密。但是，二十五招過去，此人攻守自如，出招變招靈活自如，余抱冰沒有把握取勝此人。

其實甘霖也是一樣，往日的目空一切，立刻就打了個折扣。他聰明反應快，就連這兩方面對方似乎也不稍遜。

現在他全力劈出七掌，把余抱冰逼退一步半，但余抱冰立刻就還以顏色把他逼回原地。

甘霖較上了勁，在劉谷香面前非沾點便宜不可，自不會再保留最最精粹的，本來他不想讓劉谷香看到這類招式的。瞬間雙掌交替，拍、切、劈、搧、撩完成了五種不同的攻擊。也就是在一招內，他用了幾種手式來完成其中一式或兩式的攻擊，任何對手都會眼花繚亂。

當你發現對手一巴掌搧來，却又在瞬間由搧變撩，再由撩變切，變拍或變劈，而每一種由於姿式不同，速度自也不同，力道當然各異而會吃驚。

劉谷香精神一振，雙目大睜而不眨，盯住了這一奇招，乍看像亂針繡花一樣，雜亂無章，但事實上却是井井有序。

在這刹那，余抱冰知道這是師叔的絕學，雖未學過，却聽師父說過，要應付師叔的武學，必須化繁爲簡，千萬不能被眼前的繁複所迷惑。所以他把雙手的攻擊與防守的重心更迭了五次，每一次更迭，對方的掌切、掌拍、搧、撩、劈等，幾乎都像刀片一樣擦身而過。

工夫到了火候，熟能生巧，外行人當然不可思議，人類經驗的累積，像閃電般在眼前發生的事，你也可以精準地應付過，且能經得起尺寸分毫的考驗。

這一招不成，甘霖忽然喝聲「走」！抓起劉谷香越牆而去。余抱冰本來想追，正好龍錦昭趕回，只好作罷，因龍錦昭滿面淚痕。

劉家幾乎是家破人亡，難怪龍錦昭傷心欲絕了。余抱冰抱拳道：「劉夫人也來了？」

龍錦昭道：「這位少俠可是人稱的『小祖宗』余少俠？」

余抱冰道：「不敢當，小可余抱冰。想必夫人已見過劉大俠的遺體？」

龍錦昭點點頭，淚水又泛濫起來，悲聲道：「展堂前世到底作了什麼孽？谷香會變成這個樣子？」

余抱冰喟然道：「夫人，這件事也不能全怪她，如無人引誘，她絕不會如此墜落。事已至此，夫人要節哀，儘快處理劉大俠的後事才對。」

龍錦昭道：「人生地不熟，這叫我一個女流之輩……」

「不妨。」余抱冰道：「夫人，只要有錢就好辦事，要把劉大俠的棺木暫厝這裏，或立刻兼程運回故土安葬都成，在下可以協助夫人辦理！」

龍錦昭道：「多謝少俠援手，以前聽谷香談起過少俠，雖未謀面，却相信少俠必是一位正人君子，不過我這次來是找谷香的，既已找到了她，如離開這兒一段時間，很可能又斷了綫，又不知那一年才能找到她。昔年表姐臨終囑託，善待谷香，儘管已知非表姐親生，但這些年來相處，和表姐親生的又有什麼不同……」

余抱冰道：「夫人待谷香算是恩重如山，只可惜她一時迷失。請問夫人，以前妳對劉大俠與暗中歛財者之關係是否清楚？是否還知道一些其他秘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要救谷香，必須深入瞭解對方才行。」

龍錦昭想了一下，道：「第一，我發現展堂和枯木道人表面上勢不倆立，實際上並非如此，令人不解。其次，似乎是一個姓甘的控制一切，推銷鴉片似乎不是洋人直接運作，而是一個大海盜順便夾帶鴉片牟利，以便維持巨盜的糧食及火藥等開銷，這海盜就是蔡牽和朱濆。」

余抱冰道：「關於海盜的事，小可知道一些，數天前夜裏還在一個小島上發現海盜蓄養美女的秘窟，以及姓甘的和谷香在那小島上的住處。」他說了一切。

龍錦昭道：「這個姓甘的一定不是好貨，他們在蘇州時就相識了，我們居然被蒙在鼓中，還有一點，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告訴余少俠，展堂和枯木道人與甘霖這般人沾上關係，可能只是爲了武功，而非爲了金錢，所以到目前爲止，我仍堅信展堂未拿一分銀子。」

余抱冰道：「在下也信。」

龍錦昭道：「我在暗中零零星星，斷斷續續聽到展堂與枯木、以及展堂與姓甘的密談，都曾提到『回春子』其人。」

「夫人，『回春子』是武林岐黃聖手，無出其右。」

「另外我還聽說，『回春子』奉蔡牽之命，控制了中原武林一位絕世高手，這位絕世高手的絕學，十之七八已被『回春子』套出。」龍錦昭道。「『回春子』再以這些絕學施惠於一些武林人物，誘其供他驅使。如甘、雷(枯木)、展堂，甚至『武夷雙楞』及五大門派中下級人物，都被其所惑。」

余抱冰對此事所以如此關切，國家社稷大事，固是匹夫有責。但最使他注意的

仍是那位絕頂高手。也就是被囚的絕世高手。

由片斷的傳言連貫起來，再根據一些人施出「璇璣廻文步法」以及「渾沌一百零八式」等皮毛，他不能不猜想，這位絕世的高手可能即其師叔「千手伽藍」司空雨。

這位絕世高手既爲「回春子」所因，而「回春子」似乎又爲蔡牽所利用，那麽另一奇想也不能不在余抱冰腦中形成——師叔即爲蔡牽之仇人。

而這件仇恨又居然是巨寇蔡牽的母仇，這在余抱冰，目前是絕對想不出來的。

余抱冰道：「夫人，這件事我相信經過一番周折或涉險，總能查個水落石出來，現在我們先來料理劉大俠的後事……」

× × ×

既已發現了巨寇的巢穴之一，余抱冰就和拉瑪高淼及龍錦昭展開偵察。深入小島，這一次却未找到甘霖及劉谷香。

也許他們又出島採血去了。

如果採血是爲了救一個人（聽說如此），那麽需血的人就不會距此太遠，余抱冰希望找到這個病人。因爲他曾大胆假設，那位需血的人也可能就是他的師叔，雖然他並不希望如此。

余抱冰把那教美女歌舞的中年女人弄出城外，拉瑪的刀立刻架着這中年女人的脖子上，道：「說，這兒平常的主人是誰？」因爲這女人本來是不開口說話的。

這中年女人大驚道：「請放開我——我說——」

余抱冰示意拉瑪收刀，道：「女士只要合作說實話，我們絕不難爲妳的！」

這女人道：「是的，少俠，海盜殘害百姓，誰不恨之入骨？只不過在他的勢力之下，誰也不敢反抗，他動不動就殺人全家。」

「這個自不必說。」余抱冰道：「女士，巨盜蔡牽多久來一次？」

「不一定，其實他很少來，平均一年來不了兩次，都是船在附近缺糧缺水或要補充火藥、牛革以及修繕船隻等才攏岸。聽說浙、閩、粵等省，這種巢穴有三四個之多，都有心腹高手爲其代管。」

拉瑪道：「這麽多的女人，他眞的都能倒弄？」

婦人道：「這些美女之中當然還可以選出五七十名最美的，他來時只光顧這些女人，要她們抽籤，只取三名侍寢，凡抽中者又得厚賜，所以這些無知的年輕女人趨之若鶩。」

余抱冰道：「蔡牽不來的時候此處由誰管理？」

婦人說道：「蔡牽有個忠僕，名叫阿林小，非但對他忠心耿耿，而且會一身怪異工夫，他偶爾來看看，有無女人與人私通。如有，這女人必被拴以大石抛大錨餵魚。」

余抱冰又問道：「如果阿林小不來的話……」

婦人道：「也許『回春子』會來，他的權力和阿林小差不多，都是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再下面就是姓甘的了。」

「女士知不知道有位中原武林老前輩，被蔡牽控制，關在什麽地方？」

這婦人一窒，似乎很不願涉及這件事，拉瑪知道，對付這種人非暴力不足以收效，大刀往婦人脖子上一架一拉，已經皮破血出，只是手勁用得恰到好處，僅是破皮而已。

這一手還眞靈，婦人連連揮手，道：「我說，請手下留情。」這些女人都是由金陵一流妓戶擄來的鴇母，對訓練妓女自有經驗。而這裏的美女和妓女是沒有分別的。甚至還沒有妓女自由，妓女要是不高興就可以拒絕接客，試問這兒的女人誰敢拒絕侍寢？

過去當然有過拒絕的少女，却都沉入海底。

婦人道：「我聽阿林小對甘霖談過，說是那病鬼在另一小島上，似乎移來移去，每隔一天要換血一次。」

余抱冰大喜道：「是哪一個小島？」

婦人道：「這兒的小島太多，有些連名字都沒有，我實在不知道。」

余抱冰相信婦人的話，果眞那位被困的高手是師叔，一定是常換地方，一來怕人救走，二來在某一帶「採血」太多也會惹人注意，過一段時間自要換個地方。

余抱冰道：「妳知不知道『採血』的事？」

婦人道：「聽說過，但不知誰在吸血？怎麽個吸法？」

余抱冰道：「阿林小和『回春子』在不在島上？」

婦人道：「阿林小不在，『回春子』好像是和那個老病人在一起。大概在另一個小島上……」

叮囑一番，放了這個婦人，三人決定去找那小島，但商量之下，決定請夫人回去留守，以免徐、呂及莊羊等人來此找不到而到處亂走。

龍錦昭走後，二人駕着一艘小漁帆，穿梭於一些大小不一，遠近不同的小島之間。一連三天，沒有一點頭緒。

第四天在海上找了一天正要回航，天下了大雨，這種小帆船幾乎連個避雨之處都沒有，兩人變成落湯鷄，更可笑的是，拉瑪化粧易容過，臉上的白粉被冲掉一半，變成了一個大花臉。

余抱冰心想，這正是「粉洗烏鴉白不久」啊，也就在這時，一艘雙帆快船超越他們的小船，進入小島的岬口。

這島比「普天同樂」那小島更小，看來四周到處都是巉岩、峭壁，險峻無比。

拉瑪道：「少主人，這小島有點怪，而且剛才那雙帆船的掌舵人，似乎是個年輕女人，却又不像本地的漁家女，皮膚黝黑粗糙的樣子。」

余抱冰道：「對，拉瑪，你的心很細，這小島有點蹊蹺。你看我們進不進岬口呢？」

「不經岬口比較穩妥些，你看如何？」拉瑪打量一下道：「少主人，我們的確不能自岬口進入，岬口處的警戒自必森嚴，我們要自亂岩處登陸，但暗礁極多，必須小心……」

拉瑪既會使帆船，對潮汐漲退也很有研究，原來他在天竺，自幼也是弄潮兒。

二人摸上岸，默默地記住小船的位置，攀上岩壁，事實上余抱冰早已上了石壁

，在壁上岩叢中等他。

余抱冰四下打量，這小島更小，整個島子就是一座石山，在中央石山上，可以俯瞰四周峭壁，有人上來，應該逃不過監視者的視野。

由於幾乎全是岩石組成，寸草不生。等了約三四盞茶的工夫，他忽然警覺，以拉瑪的身手，攀登岩壁不該這麽久，他對這忠貞誠實的拉瑪已生情感，形同手足，立刻回來查看。

到了峭壁附近，忽然發現岩叢中的小徑上倒臥一個人，不由心頭一驚，看這人的身材頗像拉瑪。

走近些一看膚色及衣衫，可不正是拉瑪。

因爲拉瑪身上塗有粉物，已被大雨冲刷去一部份，只看這一點，這人不是拉瑪是誰？

看這倒臥姿勢，必是凶多吉少，余抱冰掠近伏身就去摸他的脈門。

那知變生肘腋，這人的手快逾閃電，扣住了余抱冰的脈門，幾乎同時，在他身後岩叢中有人飛出一塊鵝卵石，正中他的後腦。

這可以說是余抱冰出道以來破天荒第一次栽得這麽慘，究其原因，自是太關心拉瑪，以爲他已犧牲，加上對方照拉瑪的樣子化粧，維妙維肖，誰會想到人家會這樣來賺他。

何況背後那鵝卵石，以上乘手法，緩緩地飛出，不帶風聲，擊中了他的後腦，事實上，他已經聽到了輕微的破空聲。

總之，他遇上了高手，又因一時分神，立刻倒在拉瑪身邊，而這個假拉瑪正是甘霖。

在岩叢中，以鵝卵石施襲的人是個中年文士，留着八字鬚，衣着倒不什華麗。甘霖躬身道：「要不是夫子這一鵝卵石，晚輩雖制住他的脈門，也未必能得手。」

中年人揮揮手道：「我們同去吧！這兒『採血』的任務不須我們操心了……」

余抱冰居然變成了人家吸血的對象，如他有知，必會被氣個半死吧！

二人走後，岩叢中閃出一個少女，在忽隱忽現的弦月下，她的嬌靨蒼白而迷人，雖然有所謂「黑裏俏」的審美說法，和白嫩細膩，溜光水滑的肌膚相較，終是遜色的。

她居然就是已經迷失的劉谷香，她的神色十分冷厲，那眸子中永遠有敵視的色彩。

她忽然伏在余抱冰的身上，去咬他的耳垂，她認不認識余抱冰？雖然他也化粧易容過，臉上有三顆痣，以他們的交往，她是否應該認識他？

但是，自她的神色上去觀察，形同陌路。

她咬破耳垂嚐了一下，立刻伸頸往上，吡出血淋淋的牙齒咬在大血管上，發出「骨嘟骨嘟」的聲音。

以人身的血量來說，大口吸吮鯨吞，又能「骨嘟」多少次？劉谷香邊吸邊目注天邊雲中飛馳的弦月，本來黑白分明的眼球上已昇起一片血霧。

就在這時，劉谷香身後岩叢中人影一閃，又出現一個少女，落在拉瑪身邊，原來拉瑪只被點了穴道，由於膚色太黑，還嫌他的血不潔呢。要不，怎麽能够保住一命。

少女看了拉瑪一下立刻飄風般地掠到劉谷香身後，劉谷香雖已警覺，正要回頭，「至陽穴」已被點中。

此穴在「靈台穴」下兩三寸處，雖不屬三十六大死穴，手法稍重，仍會死亡，劉谷香倒下，這少女抱起余抱冰來到後面岩叢中，立刻解了拉瑪的穴道。

拉瑪是被劉谷香制住的，所以猛然看到面前站着一個少女，立刻掃出一掌，少女一閃道：「笨蛋！恩將仇報，制住你的是她……」一指另一邊的劉谷香，拉瑪看了一會，有點相信，道：「妳挾着我的少主人幹什麽？」

少女道：「要不是我救他，這會兒早就被她把血吸乾了！」

拉瑪陡然一震，看看余抱冰的左頸，果然有傷，且有牙齒痕，這時少女頷首掠出道：「快跟我來……」

這是一個十分曲折而又前後都有出路的岩洞，這種岩洞有幾百個之多。這本是易守難攻的小島，但敵人一旦進入島上，很可能就變成難守易攻了。

少女解了余抱冰的穴道，看出此女正是雷蕾，道：「雷姑娘，妳這是……」

「少主人……」拉瑪說了一切。余抱冰失聲說道：「劉谷香會吸我的血？我不信。」

拉瑪說道。「少主人，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您要是不信，我可以把被點了穴道的劉姑娘弄了來，她八成還有一嘴的鮮血呢！」

余抱冰顯然仍是不信，雷蕾揮揮手，立刻去把劉谷香挾了來，的確，嘴上及牙上還有鮮血。

余抱冰心頭隱隱作痛，他喜歡的，居然對他這樣無情，他不喜歡的，却似乎有意，人心眞是多變，古人說：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飲者不以寒暑改量。是這兩句話有問題還是情感不到這種程度。他道：「雷姑娘，如我沒有猜錯，妳似乎也在『採血』。」

她雖然點頭。余抱冰道：「聽說姑娘自幼就啞了，爲什麽又能說話了。」

雷蕾道：「劉谷香以前能說話，却忽然啞了，自有其原因，余大哥暫時不要問成不成？」

余抱冰問道。「雷姑娘爲何要吸血害人？」

雷蕾喟然道：「身不由己，明知罪惡，却不能不爾，因爲血味有吸引力。」

余抱冰道：「這是不是一種病態。」

她點點頭道。「是的，只不過是人爲的。」

「人爲的？」余抱冰道：「是誰？」

「『回春子』霍去疾……」

「他？」余抱冰道：「他爲什麽要妳們去吸血？」

雷蕾道。「爲了維持一個武林奇人的生命，然後一招一式地套取他的武功，差不多每換血一次，榨取一式。」

余抱冰盛怒，喝道：「請問那位奇人是……」

雷蕾道。「大概是『千手伽藍』司空

雨……」

余抱冰面色驟變，心身俱顫，果然就是他最敬愛的師叔，雖然師叔從未教他武功，却曾表示過，很可能有一天他治好了懶病，他會傾囊傳給余抱冰，因爲他說余抱冰有很多地方像他。

實在忍不住椎心的悲痛，他偷偷地抹去淚痕，道：「雷姑娘，司空大俠被關在何處？」

雷蕾關切地道：「就在這島上，只不過戒備森嚴，沒有人能闖進去，除非有他們的令牌。」

「什麽令牌？」

「就是這個……」她取出一塊兒掌大小的綠底風磨銅牌子，呈盾形，正面鏤有「生死牌」字樣，背面是一些規定，如：借給別人使用，應處死刑等等的規定。

「雷姑娘，這令牌可否借我用？」

她搖搖頭，余抱冰道：「姑娘不願意搭救一位武林前輩，甘願讓那亘盜和一些附盜的倭人荼毒百姓與武林。」

「不是不敢借……」她道：「而是男女各異，色彩分明，一目瞭然，男牌正面是紅底，女牌是綠底，正是紅男綠女之意，那是一種特殊油漆，火都燒不掉的。」

余抱冰道：「能不能偷一面出來？」

「不成，此牌由『回春子』自己保管發放，他不許任何人走近他。」雷蕾道：「只有一個辦法，暫時可行。」

余抱冰道：「雷姑娘請說。」

雷蕾道：「一種臨時性的更換，用過之後立刻調換過來。當然，這要十分小心技巧。還有，不知余大哥如何處置谷香姐？」

余抱冰道：「雷姑娘，可否告知？妳是如何學會吸血的？而劉谷香她又如何走上這條路的？」

雷蕾猶豫一下，道：「我是『回春子』調教的，因我爹認識『回春子』，因此，我也學過『回春子』的武功。至於谷香姐，她是姓甘的拉攏入伙的，姓甘的教她吸血之法。」

余抱冰道：「令尊雷大俠認識『回春子』，是否證明他也知道蘇州怪病及斂財的勾當是姓甘的主使的？」

「大概知道，但我爹並未參與。」

「令尊爲什麽把妳交給『回春子』這種人，放在他的身邊？」

雷蕾道：「我也不大清楚，是不是想要我學『回春子』的上乘武功？或者還有其他意圖。」

「所謂其他意圖是什麽意思？」

「我總感覺雷大叔，請原諒我改變稱呼，據雷叔說，我的生父是劉展堂大俠，昔年換嬰而改了姓，如今應改回來的。」雷蕾道：「雷叔曾說過兩次，『回春子』其人雖不大正派，却不能否定他的技藝，在他身邊，可以學武功也可以學醫術，受益非淺，而且說不定還會爲武林作一件大事拯救一個人……」

余抱冰點點頭，以爲雷霆宇這個安排固然大胆了些，却是一位有心人，他暗示救一個人是不是指他的師叔「千手伽藍」司空雨？那麽，劉展堂和雷霆宇過從甚密，而雷又和甘霖秘密來往，劉展堂的操守到底如何？

余抱冰道：「雷姑娘知不知道要救什麽人？」

雷蕾道：「雷叔沒有說，却又說，我如仍留在這邊，有十分危急的大難，就開項上玉辟邪看看裏面的字跡，即可化險爲夷。」

拉瑪道：「姑娘眞有一個玉辟邪？」

雷蕾點點頭道：「余大哥，恕我目前不便打開玉辟邪給你看。」

余抱冰道：「雷姑娘不必客氣，每個人都有保持私秘的權利，妳可知劉谷香一時不察因採血而害死了其父劉展堂？」

雷蕾一驚，道：「居然有這種事，這可眞是作法自斃，報應不爽了！只不過劉展堂大俠並不是谷姐的生父。」

余抱冰有點不悅，心道：至少他是妳的生父，乍聞噩耗之下，居然並不太悲憤，眞叫人痛心……

雷蕾似也能猜出余抱冰的心意，道：「余大哥，我知道你懷疑我生性寒薄，其實『採血』的人，都會逐漸變得冷漠無情，只是我比谷姐稍好些，比喻說，我無鴉片癮，她有，我是由『回春子』教的吸血法，她是甘霖所授，這就相差太多。況且據雷叔暗示，我也不是劉展堂劉大俠的骨肉。」

「妳也不是？」余抱冰愕然道：「那妳的來歷……」

雷蕾茫然搖頭，道：「我也不清楚，反正我不是劉大叔的骨肉，已不容置疑，却又不予拆穿，劉大叔也知道，和雷叔都心照不宣，當年換嬰後劉叔的嬰兒因大火受了驚嚇，驚風後不久就死去了……」

「妳到底是……」

「雷叔一直不說，他暗示一切聽其自然較好，人固不可忘本，但在緊要關頭，也要以國家社稷爲重。」

「余大哥，雷叔也常說這些話，但他似乎更強調另一點；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然作到極致，也是合該如此，着不得一絲感激念頭，如施者任德，受者懷恩，就是路人了……」

余抱冰點點頭表示嘉許，道：「雷姑娘的身世必然大有來歷。」

雷蕾微微搖頭，道：「恐怕不是，也可能相反，雷叔每於提起我的身世時，必然嘆氣搖頭，所以我敢說，我的父母可能不是正人君子……」

「那也不一定。」余抱冰道：「也許還有些曲折，不便言明，那麽谷香是不是雷大俠的骨肉？」

雷蕾道：「大概是的。余大哥，你放了谷香姐好不好？」

「我當然會放她，但要研究一個放的方法來。」

「是不是要瞞住一些事實？」

「不錯，比喻說，剛才是妳制住她這件事，就不能告訴她。」

「對對！那麽小妹要走了！大哥有什麽需小妹帮忙的事，再行連絡，我知道各位的住處。」

余抱冰心頭一驚，身份已完全曝露，未免大意，說道：「雷姑娘，我極想見見被囚的那位前輩，希望妳能够弄一面『腰牌』。」

雷蕾道：「弄到手我會立刻送給您，

谷姐由我帶走，在你們離島後再解開她的穴道如何？」

余抱冰本想和劉谷香談談，可是摸摸頸上被咬破的皮肉以及被吸了不少的血，就以爲這女人眞的變得太多了。看來她比雷蕾陷得更深。立刻答應，在雷蕾的掩護下出島而去。

× × ×

高淼和葉杏春這幾天也沒有白忙。他們也去過兩個小島，知道一些秘密，余抱冰和他們交換了心得，高淼道：「還是小祖宗的行動快速。立刻就探出頭緒來了。」這工夫徐、呂、莊及龍錦昭自外回來，原來徐等今日午時已到。

余抱冰道：「顯然對方已知我們在窺伺他們。」

葉杏春道：「他們既然知道，爲什麽不反擊？他們應該有這種能力的。」

「這可能是一種『水鳥策略』也可以說是『水鳥戰術』。」余抱冰道：「水鳥在水上悠哉游哉，看來十分悠閑，其實牠的一雙爪撲在水底划動，十分忙碌。」

葉杏春道：「這比喻很有意思，我們如何應付？是硬去搶人還是……」

余抱冰道：「搶人之前，先要設法見那位前輩一面（迄今他還未對高、葉二人說明那位高人可能是他的師叔。及早說穿，未必有利），知道他的確實身份，體能狀況之後，再擬定救人計劃。這一手又可稱之爲『啄木鳥戰術』。」

高淼說道：「小祖宗，你的花梢眞多啊。」

余抱冰道：「這不是花梢，我們既在和敵人作戰，就不能不知兵法。所謂『啄木鳥戰術』，也就是主動誘敵，像啄木鳥一樣，在可疑的樹幹部位先啄一陣子，樹幹內部如有虫子，必然蠕動，然後啄而食之。」

這工夫呂闖道：「小祖宗，這是不是孫子兵法上的？」

莊羊搔搔頭皮道：「孫子的兵法都這麽厲害，爺爺的兵法不是更……」

呂闖笑罵着道：「孫子是一個人的名稱……。」

余抱冰道：「其實這些都是根據『韓非子』的書中演繹出來的策略。不論是什麽法，都貴在活用！」

呂闖道：「莊羊，你知不知道韓非子是誰？」

莊羊又拍拍後腦勺子道：「韓……非子……非子……」他冷笑道：「你眞以爲能攷倒我？拆那，他是不是戰國時代韓國的一個不良少年？」

這一手眞是開胃聖藥，所有的人除了莊羊外，都笑得上氣不接下氣，見牙不見眼了。

余抱冰道：「韓非子是戰國末期，韓國的公子，他的著作被稱爲韓非子，與孟子的著作被稱爲『孟子』，孫子的著作被稱爲『孫子』一樣，有人說他倡性惡，不足爲訓，其實他是在告訴你如何應付一些詭謀的方法而已。」

高淼道。「劉展堂被劉谷香吸血而死，這眞是人間至慘，是不是眞的不知道是她爹？」

「這一點應該是不容置疑的，」龍錦昭道：「因爲展堂來此是蒙面的。尤其是深夜……」

徐殿雲道：「劉大俠來此爲什麽要蒙面？」

關於這一點，連龍錦昭也說不出理由來。

就在這時，余抱冰道：「有客人——」一物忽自窗外擲入。「叭噠」一聲落在桌上。高淼正要追，余抱冰道：「高兄，不要追，自己人……」

這是一面盾形銅牌，紅底，顯然是海盜窩巢中的男性通行令牌。自然是雷蕾送來的。

而牌上還拴了一紙條，上寫「儘快還牌」四字，意思是此牌係偷偷換取男性高手之令牌，爲了免被揭穿，自應及早使用，用完立刻退還爲妙。

余抱冰把令牌交給高淼，他看了一下，道：「這是甚麽玩藝？」

余抱冰說了雷蕾援手的事，但並未深談，並非不信任高、葉二人，而是一切還不够明朗，不便多說。

於是余抱冰決定親自一探這個神秘小島。別人都要去，他只要拉瑪駛船送他去，因爲沒有令牌別人也去不了，反而是累贅。

高淼道：「我與徐兄等人在小島附近接應如何？」

余抱冰說道：「不要太接近，以免誤事。」

莊羊埋怨道：「想不到黑鬼拉瑪來了沒有幾天，就吃香喝辣地。我們處處關心小祖宗，却不受重視。這黑鬼子不過是會拍而已！這可眞是吃對門、謝隔壁哩。拆那。」

呂闖說道：「你就是會計較這些鷄毛蒜皮的事，你如果會駛船，不就行了？你姐！」

子夜不到，余抱冰和拉瑪划船駛近小島亂岩中。後面半里外還有高、徐、呂三人，龍、葉二女和莊羊三人留守。

余抱冰離舟，拉瑪低聲道：「主人小心！」

余抱冰道：「我知道，現在你先不要動，等我登上峭壁平安無事時，你再和高兄他們滙合。」

「是，少主人！」

今夜有霧，倒是行動的好天氣，余抱冰自知此去凶險萬分，却從未生退縮之意，不一會就上了絕壁，來到上次和雷蕾相見的石洞中。

劉谷香和雷蕾條件相若，雖然和劉谷香相識久些，但這絕不是眞正的理由。很難分釋，到目前爲止，劉谷香在他心目中份量仍重的原因。

一進洞就看到一個人影，是雷蕾，她算定他今夜會來，而且必來此洞。她果然撲了上來，道：「余大哥……」余抱冰閃開一步。

「雷姑娘，妳放了谷香？」

第一句話就問劉谷香，這份關切誰也看得出來。雷蕾道：「余大哥，是不是不信任我？」

「不，我只不過是隨便問問，」余抱冰道：「雷姑娘，一切都準備好了？」

雷蕾道：「談不上準備，通行可以無

阻，但進去還要小心，因爲海盜蔡牽和朱債很重視這個人質，誰也不敢因馬虎而獲罪。」

余抱冰說道：「我們走吧！甘霖在不在？」

「在，他和谷香姐在一起……」

島雖小，還是有許多關卡，原來把人囚在一個極爲奇特而秘密的岩洞中。而這岩洞內部却在海底，入口在岩叢中，經過三道警戒綫才到洞口。

這兒的守護本來有甘霖和劉谷香參與輪流，都是一流高手。雷蕾算定子時的守護人既非甘霖也不是劉谷香，而是蔡牽的心腹高手「伏虎羅漢」廣元，他是西域來的。

「余大哥，這『伏虎羅漢』，身手奇高，但爲人並不太精細，喜歡奉承，必要時適當地讚上一兩句話，他會把事情放鬆些。」

「謝謝妳的指點！」想劉谷香，應該是她對他這麽好才對，不由暗暗嘆息，這時洞口黑暗處，有人低吼一聲道：「甚麽人？」

「是我，大師……」雷蕾道：「我是雷蕾……」走進她指指余抱冰道：「大師，這位是新來的人，『回春子』前輩叫我帶他來熟悉地形，也看看囚犯，以後他也會參加這兒的守護工作。」

「他？」廣元看看此人，濃濃的眉，臉上有三顆大痣，實在不像個高手，「嘿嘿」冷笑道：「也好，多一個，佛爺也可以多睡二個時辰——」伸手就去拍余抱冰的肩胛。

沒有人願冒被拍之險，因爲在高手來說，輕飄飄的一掌可以在瞬間加上九成內力，甚至瞬間也可以由拍變切或變指。

但余抱冰不能閃避，一閃就會露出馬脚，雖然他知道十分危險，因爲對方是友善的，閃避就顯示心虛。

廣元人高馬大，手如蒲扇，據說他會通臂功。他的大手落在余抱冰肩上，果然是「肉嘟嘟」地沒用一點勁。但是，就在這念頭剛自腦中閃過時，「肉嘟嘟」的肥手，忽然像是由一塊豆腐變成一塊生鐵。又由一塊生鐵瞬間變成一塊烙鐵。

一隻肥大的手，紅通通地，像剛自烈火火爐中取出。余抱冰肩衣上冒起一股青烟。

雷蕾掩口驚叫。余抱冰「脫袍讓位」疾退兩步，說道：「通臂功果然是天下絕學……」

廣元也受用，「呵呵」笑道：「小施主受傷了沒有，佛爺不過是試試你的深淺，今後也好管理調派。」因爲他在此和「回春子」的身份差不多。

余抱冰既要裝痴扮傻，就必須裝到底，皺着眉頭道：「大師手下留情，還好，還好……」衣屑飄落，肩上有半個灼傷的掌痕。

「小施主莫怪，我這裏有藥，一擦就好。」廣元遞過一瓶藥，也豎起大拇指道：「小施主僅受微傷，也足見內功之深厚，不知是何人門下？」

余抱冰信口胡謅道：「家師『滄海浪叟』……」

廣元自然沒有聽說過，其實誰也沒有聽說過這號人物。

這工夫余拋冰出示令牌，廣元大手一讓，道：「小施主請……」

洞徑內還有兩道卡哨，因廣元放行，他們一看令牌就讓路，洞徑一路往下斜，但因曲折迂迴，並不覺得太陡。

大約十五六丈左右，隱隱可見燈光，再轉過一個彎，一幕人間奇慘的景象呈現眼前。這洞壁及地上石質是乳白色，但因血漬太多，殷紅一片。只是有的血漬是陳舊的，色已深黑，有的噴灑不久，還很鮮紅，這是輪血時弄的血漬。

一個頭髮及虬髯半白的老人半躺半坐在石床上，猛古丁地一看像是死了，仔細望去，還有呼吸，儘管還有呼吸，却是形銷骨立，皮包骨頭，奄奄一息，八成已不省人事。

人在這情況下，死活不容一髮。甚至使人以爲，他能維持這一口氣，眞是奇蹟。余抱冰走近仔細打量，未見師叔已是十年以上，那時師叔不過中年，還十分英俊健壯，如以從前的形象來判斷此人是不是師叔「千手伽藍」司空雨，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實在看不出，這人是他的師叔。只不過因「璇璣迴文步法」以及「混元一百零八式」之出現，又非大胆假設他是師叔不可。

「師叔……師叔……」余抱冰在老人耳邊低呼着：「晚輩余抱冰……師叔……請睜開眼看看……我是你的小冰啊……」

沒有一點反應和動靜，余抱冰懷疑地伸手試試他的心脈，的確還跳動，只要跳動，就是活人。那年頭當然還沒有「腦死心活」的說法。

一種碎心裂胆之痛，已在他的全身百骸內刺戮焚燒着。一個人由容光煥發變成這個樣子，這其間受了多少非人的虐待和酷刑。

是什麽仇恨，能使人把別人當禽獸或畜牲一樣地對待？「師叔……師叔……您是不是司空雨師叔？」

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一邊的雷蕾低聲道：「余大哥，也許不是你的師叔，還是在未被發現以前提早走吧！」

余抱冰仔細打量着老人的面孔，不管一個人如何消瘦、憔悴？至少相貌五官是不會改變的，他認識師叔的眉毛，鼻子和額角髮際處的一個月牙疤痕。

他記得師叔的眉毛較寬而稀疏，眉骨很高，鼻子不很高但很長。由這幾點可以證明這正是他的師叔。他忽然興起救人離島的念頭，說道：「雷姑娘，我要把人救走。」

雷蕾道：「余大哥沒有看錯，確是你的師叔？」

「錯不了的！」

「余大哥，雖然我以爲把人救出的機會不太大，只不過我願以全力相助。」

「謝謝妳雷姑娘，咱們要快，說走就走……」他伸手想去托起老人的身子，洞外傳來了笑聲。震得洞壁石屑紛落。「伏虎羅漢」廣元、甘霖和劉谷香三人進入內洞。

余、雷二人怕的就是三人一起來，至少救人已是無望。廣元狂笑道：「雷丫頭，妳知道自己犯了何罪？」

雷蕾不出聲，余抱冰道：「雷姑娘，如果劉姑娘不出手，妳就在一邊監視，以防施襲。」

雷蕾道：「余大哥，我可以帮你對付這兩個對手呀！」

「不必！雷姑娘，只怕劉谷香不會不出手。」似乎自劉谷香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來了，簡直形同陌路。

甘霖先出手，此時此刻余抱冰自然無法再藏拙，因爲萬一「回春子」到來，脫身的希望就會完全絕滅了。

「萬里一寸」身法配上和「混元一百零八式」齊名的「無機八大式」，軟劍上發出忽嘯忽吟的聲音。甘霖忽然心頭一驚，這才是眞正的余抱冰，過去動手他都沒有全力以赴。

廣元粗聲道：「好小子，佛爺差點被你蒙了，原來挺會裝熊……」揮着大戒刀也攻了上來。

這兩人聯手，威力之猛，壓力之大，簡直無法想像，廣元不但武功高強，據說還熟讀星書、算術、九宮、三棋太乙、飛符之類典籍，且通風角望氣，三元盾甲，六壬太一之法。

這也正是蔡、朱二巨盜對他信任之故，每次出海大幹之前，總要廣元占卜一番的。

昔董仲舒眼看君權越來越大，萬一碰上惡君，百姓毫無約束力，就想出了「天人感應」的方法來控制君權，說是天道是有意志的，人君應該勤政愛民，若荒淫無道，殘民以逞，上天自會降下災禍，這自然是以孔子的學說爲主，加上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就影响了數千年，使浮濫的君權多少有點收斂。

而巨盜殺人如麻，視人命如草介，他們居然也信這一套，說來也很可笑。

兩大絕世高手，雙戰余抱冰，殺得性起，廣元右手大戒刀有如驟雨狂風，左手配以通臂功。

這是很難兼顧的殺搏方式，有點類似余抱冰的「無機八大式」中的「左右逢源」。可以隨時變更左右手攻擊重心。

甘霖也很少使劍，使劍當然更能發揮他的威力。

這工夫劉谷香忽然也撲了上來，固然余抱冰又易了容。他總是以爲劉谷香應該認識他，雷蕾好迎接住她。

「妳混帳！」劉谷香冷峻地道：「居然勾結外人潛入作亂。」

雷蕾很想告訴她，來人是余大哥，但看劉谷香的冷酷無情，又怕弄巧反拙，她們二人玩眞的，還是以雷蕾高些。只是雷蕾不忍下毒手罷了。

余抱冰以一對二，七八十招之後，已落下風，這二人聯手的總和，足抵三個五大門派掌門人的功力。

百招過後，余抱冰被逼到五步外角落處，就在這時，耳際忽聽到細小的聲音道：「臥看女牛……」

這自然是一招武學，而且哪一派都有，只是名稱未必一樣，如「笑指南天」，也有稱「笑指桑蔴」的。

但同樣的招式如果作適時的使用，威力的發揮就截然不同，也就是說，在適當的機會中施出一平凡招式，往往能發揮數倍的威力，這自然是因爲自己的出招和對方的招式生尅的變化所致。

就這麽一招「臥看女牛」，居然把廣元逼退半步，且在甘霖的腰上劃了一道口子，有此突變，廣元和甘霖同時一震，廣元自視極高，氣得「哇哇」狂叫，攻擊更加猛烈。

但余抱冰又是一招「斗換星移」，這仍不是詭異少見的招式，可以說平常得很，但時機拿捏得好，正好尅制六人的攻勢。劍勢如虹，奇巧地震開廣元的大戒刀，又把甘霖的衣領挑破。

廣元有如一個炮仗炸了開來，道：「甘霖退下，讓佛爺來對付他……」

甘霖也傲，吃了虧正自窩囊，心想，你要出鋒頭就讓你出好了……立刻退下。就在廣元準備施出殺手時，洞外忽然有人奔入道：「大師……大師……船到了……船到了……」

只不過「船到了」三個字，廣元立刻撤刀收手。招呼甘霖和劉谷香向洞外奔去。余抱冰猜想必是海盜船來了。他們也知道不能立即衝出洞外，可能會被閉留于洞中。但余抱冰不能棄師叔于不顧。

就這麽一猶豫，只聞一陣地震山搖聲，在洞徑中部，被一塊巨大石板封住，這石板足有五尺多厚，相當于一個人高的厚度。

雷蕾說道：「余大哥，這道石門太厚了！」

「雷姑娘，連累妳眞叫我不安。」

「余大哥，只要和你在一起，不管有多危險我都不怕。」

余抱冰暗暗嘆口氣，是不是這句話是出自劉谷香之口，他就會順耳娛心些。人類的情感很奇妙，往往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他道：「也說不定，他們會把我們活活地餓死！」

「余大哥，我不會輕易地讓他們把你活活餓死的。萬一斷了糧，你可以先吃了我……」

「吃妳？」余抱冰看到她認眞的樣子，不以爲她在說風凉話，敢說這種話的人眞是太少了。僅是動咀皮子說說，也不多見。

這時忽然有人道：「不會餓死你們，也不會餓死我，如果老夫死了，誰來替我受罪？」

二人猛然回頭，發現這位皮包骨頭的老人已坐在石床上。余抱冰在這瞬間眞無法形容內心的激動，而老人這一坐起來，也睜開了眼睛，自然更像司空雨了。因爲人類五官最傳神的還屬眼睛。

「師叔……」余抱冰奔回來，跪在石床前，事實上石床並不是床，只不過是一塊長方型的平整大石而已。

余抱冰道：「師叔，恕晚輩來遲，未能及早來救您……」

「小冰……」司空雨顯然是裝得嚴重了些，道「……其實你來得一點也不晚，還比老夫想像中早了很多，換了別人，明知我在這島上，也不敢來。」

余抱冰道：「師叔怎麽會落得這般景況？」

「一言難盡。」司空雨喟然道：「我

本不想說，可是不說對你也不公平。所以我要告訴你。這丫頭是什麽人？」

余抱冰道：「是雷霆宇的養女，也是晚輩的朋友。」

司空雨道：「這丫頭很不錯，不打算要她作你的老婆？」

「師叔，這……你……這未免言之過早了……」

「也許你小子還有更好的。」司空雨道：「只不過老夫却以爲，對你小子來說，這丫頭不能再好了……」

雷蕾很激動，也很感動，長了這麽大，還沒有任何人這麽誇過她，對一個厭世女人作適當的讚美，往往能使她繼續活下去。

司空雨道：「你是不是很想知道巨盜蔡牽爲什麽把我囚在這裏？還整得我非經常換血不可？」

「是的，師叔。」

「首先要說是誰能使我得這怪病必須換血？」

「是不是『回春子』霍去疾？」

「對，是他。」司空雨道：「第一，回春子和我有仇，昔年我傷了他的右足踝，連他都不能治好，而變成跛足，是以記恨在心，誓言報復。其次，蔡牽把我當作仇人，他更恨中國人。就想盡辦法來折磨我，而霍去疾正好精于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霍去疾愛財逾命。就接下這件整人的任務……」

余抱冰道：「師叔和巨盜蔡牽到底有什麽仇恨，竟能下此毒手？」

司空雨喟然道：「老實說，蔡牽是我的兒子——」兩小不由同時失聲驚呼。甚至以爲老人家會不會是心智不怎麽清楚，在胡說八道？

傳聞巨盜蔡牽是安南人，也有說他是福建同安人的。說他是安南人的，可能是因爲蔡牽與安南的黎氏與阮氏（先後主安南者）私通，以安南爲外援，直到福映被封爲越南王（嘉慶八年改爲越南），越南才不再與海盜私通。但海盜的船之大之多，當時竟凌駕官兵水師之上。

後來李長庚提建「霆船」三十艘，才屢敗蔡牽，這種霆船上各有大砲十餘門。

巨盜蔡牽居然是師叔的兒子，這事已很久了，師叔却不說。兩小怔怔半天，余抱冰說道：「這就更令人想不通了，果眞蔡牽是師叔之子，他怎會犯上，忤逆如此呢？」

司空雨道：「他的理由是我遺棄了他那安南籍的母親。因此，他瘋狂地報復，甚至在中國沿海遍設遊樂站，大量蓄備美女。其用意自然是我玩弄他的母親，他也要玩弄中國女人……。」

兩小不由心頭一寒，人生在世，可能不能走錯一步，如果師叔眞的遺棄了蔡牽之母，他竟要玩遍中國女人，豈不是罪孽深重？

司空雨續道：「他說中國黃帝御一千二百女而成仙，他要御女一萬十萬，豈不馬上可以成神了？」

余抱冰道：「根據古書記載：黃帝薨，而非飛昇。」

司空雨點點頭道：「對，小冰，人必須有主見，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不過，蔡牽雖然因我整我，我並不恨他。」

雷蕾道：「前輩，他把你整成這個樣子，你還不恨他？」

「不恨！」司空雨道：「因爲他是我的兒子！」

不恨的理由就是這麽單純。兩小十分感動。

司空雨又道：「我雖然不恨他虐待我，但却恨他作海盜！」

余抱冰道：「師叔莫非承認遺棄了師母？」

「我當然沒有！」司空雨含淚道：「可是她不見了！其實我比他更想他的母親阮蘭絲。我之所以忍辱受苦，苟延殘喘，主要是想見蘭絲一面……」

兩小更加激動，尤其雷蕾，已是淚流滿面，她自幼被父母與人調換，知道此事之後，自然常嘆身世之蒼涼。

余抱冰道：「師叔，師母是不是武林中人？是怎麽失踪的？」

司空雨道：「蘭絲會武，但身手有限，是在我們口角之後，她就不見了的。我找遍了南七北六、北漠南陲，終是白忙，後來就被蔡牽的走狗『回春子』所暗算，落入他們手中。最初被囚于廣西，而後又被囚于海南島，而又在厦門附近，最後又遷來此處。」

余抱冰道：「師叔，怎樣才能不需換血而過正常人的生活？」

司空雨道：「關于這一點，『回春子』一定知道，只不過他騙去了我不少的武功，目前已非同小可了！」

余抱冰道：「那不是很快就無人能制他了？」

司空雨說道：「那還不至于，精粹的我沒有教。只不過，時間久了，精粹的多少還是要說出一些。小冰，師叔以前懶得授徒，現在感到十分後悔，決定先傳你大半……」

余抱冰道：「師叔，出不去有了絕學還不是一樣？」

「先不要管這個，我們馬上開始……」司空雨說教就教。但是才學了七八招，司空雨忽然面色大變，雙手發抖，本來他能站立授藝，他躺在石床上不過是作樣子給這兒的人看，表示他不過是比死人多一口氣而已。

余抱冰大驚道：「師叔，你不能勞累，身子太虛，快點躺下，讓晚輩爲你運功輸烝……」

「不，前輩是需要血了！你走開，讓我來……」雷蕾立刻坐在司空雨身邊把衣領扯開。

「雷姑娘，應該由我來……」

「你的血不行。」

「不，如我的血不行，劉谷香不會吸我的血……」

「不，余大哥，被吸一次血，即使只吸一半或三分之一，一天內的體力仍無法恢復，也許我們隨時會突圍，這還要倚靠你。小妹如落入他們之手就慘了！」

這工夫司空雨道：「丫頭說的對，委曲她一下，老夫先吸少許，待你們走後，他們不會讓我早死，自會供應血的……」

余抱冰只好讓她來，結果她的血被吸了一半。

一個人的血失去一半，普通人會暈倒，即使是練武的人，也會面如白紙，弱不禁風。這時司空雨才道：「此洞壁左邊有一秘密小洞，勉強可爬出一人。外通海邊，漲潮時出口會淹沒，此刻正是退潮，你們快走吧！」

「師叔，要走就一起走。」

「不行，如今這丫頭已是你的累贅。如再加上老夫，一個也走不了。小冰，老夫是死不了的，我總以爲蘭絲雖失踪二十年，一定還活在世上，她如果眞的還活着，必來找我，也可能找她的兒子，所以在此較易和她團聚。」

余抱冰道：「師叔，長此下去，不是被他們折磨死了？」

「不會！他們知我隔一天需換血一次，又像死人差不多，不會再整我，只不過要我不死不活數着日子苟活而已。」

二人在司空雨的催促之下，就弄開了壁上的一塊活石，司空雨說是他在無人時就弄通一點，這些年來終于把這條秘道打通。

兩小拜別老人先由余抱冰在前爬行，有的地方太窄小，必須縮骨才能擠過去。幾乎半個時辰才到達洞口，頂開一塊活石，立刻就聽到了潮聲，還夾雜着扛抬東西的「哼哈」聲。似乎附近有很多人。

二人小心翼翼地探頭望去，不由吃了一驚，一艘大船，大概是三棵桅，船上只有少許燈火，正在裝補給品。

再看看另一邊，也有一艘，比那一艘還大些。而兩船都距這出口不過二十丈遠近，余抱冰道：「雷姑娘，不知蔡牽在不在船上？」

「在如何？不在又如何？」

「我想去見見他。告訴他家師叔絕不會遺棄他的母親。」

「大哥，你不要命了！蔡牽如果是明理的人，他會因禁自己的生父？」

余抱冰堅持要混上船去，正好海盜們在裝補給品，二人扛着兩包茶葉混上了船。他們上船藏起不久船就開了。

巧的是，甘霖也在船上，正在和船老大說話，原來這是朱儥的船，朱是閩粵沿海一帶僅次于蔡牽的海盜頭子。

原來兩小正好藏在朱儥的衣櫃之中，只聞甘霖道：「朱老大，聽說你有個女兒由別人代養——」

朱儥驚噫一聲，說道：「你什麽都知道！」

「如果我不揭開這秘密，或者我今夜未上船，你可能把你的女兒祭海。」女人上船按海盜規矩會祭海的。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請打開衣櫃看看！」衣櫃打開，兩小只好出來了，因爲在船上動手，就是勝了又如何？

朱儥望着雷蕾，道：「甘老弟，你怎能證明，這姑娘就是……」

「你有個女兒放在雷霆宇（即枯木道人身邊）是不是？」

「這——我曾和雷兄約法三章，絕對不可告訴別人，你是怎麽知道的？」

「你去想就是了！這當然是雷霆宇說的。」

朱儥道：「蕾兒，我是妳的生父……妳知不知道？」

「我沒有父親！更沒有一個海盜父親！」多麽強烈的意識！但朱儥素日頤指氣使慣了！此刻對自己的女兒居然發不出火來。而雷蕾自然也知道朱儥是她的生父。

朱儥泫然的說出作海盜的往事，原來朱家上一代作京官，因受親戚株連要坐牢，而在緊要關頭居然有人說他們姓朱，是亡明的國姓，有意反清復明。

因此，朱儥之父被殺，朱儥逃亡。走投無路之下作了海盜。朱儥道：「蕾兒，爲了妳，爹也要俟機洗手，作個清清白白的人……」

就在這時，朱儥忽然色變，道：「有情況……」船面上且傳來「派卜」（長細的哨子，來自西洋海軍，以前船上發號司令用派卜而不用軍號）。

就在朱儥叮囑部下小心照料余、雷二人和甘霖上了艙面這檔口，「轟」地一聲大震，船上可能中了炮，或者被放了炸藥爆炸，這工夫立刻聽到艙面上有人大喊：「是蔡牽的五艘大船……」

蔡牽早有併吞朱儥的數艘賊船之心，只是未找到機會而已，這工夫又是數聲大震，有人大叫桅杆倒下，巨帆已落。

這工夫艙中忽然有水浸到腳面了，而照料余、雷二人的正是朱儥的心腹，道：「二位快隨在下上來。」

但是還未走出第三層，艙底水已及腰，到了第二層艙，海水已及胸。快要到達艙面，船已沉下。

×　×　×

余抱冰醒來時他聽到了潮聲，睜眼一看，竟躺在沙灘上，腹下的沙堆起，壓出了他腹內的海水。這自然是有人救了他，他一回頭，忽見有個身着錦袍，上罩一件「巴圖魯」坎肩的人迴身離去。衣內露出半截紫金點穴鐝，余抱冰心頭一震，這人不是殺李長庚夫人及長子的高手嗎？如今已證實，高淼雖也用鐝，却不是他。

他大叫着：「大俠請留步，請問是尊駕救了在下嗎……」

這個人頭也不回地去了，余抱冰想去追，但混身發軟，無能爲力。

×　×　×

劉谷香又上了癮，眼淚鼻涕一齊來。她本是聽說余抱冰在船上，船沉失踪了。她並非不關心他，而是自知身世後感到自卑而偏激，加上染上毒癖，自然是每下愈況了。她這時有點支持不住，進入一個山洞中。

就在這時，一隻手自她身後伸出，手中托了一瓶「天堂丸」。此時此刻只要有這個，她是什麼都不怕的，她忙不迭地取過，打開倒出兩粒吞下，這才迴身待看。

是個四十左右，一身錦袍上罩「巴圖魯」坎肩的人，滿語「巴圖魯」是勇士之意。劉谷香還：「你是……」

「我是誰很重要？」

「當然。至少我該知道你是誰？」

「我叫蒙利哥，是蒙古王子，也是『武林四異』之一，四異有：『獨釣寒江雪』蕭雲樓、司空雨、在下以及四異之首『品花散人』司馬不羈。」

「你告訴我這些幹什麼，只是爲了炫耀？」

「不，我要告訴妳，司空雨太笨，蔡牽太傻，因爲蔡母阮蘭絲已和四異之首『品花散人』司馬不羈在一起。司空雨爲她受酷刑是絕對不值得的。」

劉谷香道：「我怎麼才能相信你是四異中人？」

蒙利哥道：「我有辦法使妳相信。我要在此小睡片刻，我醒時，妳就相信我是蒙利哥了……」說完躺在洞中大石上，且向洞口輕吼了一聲。

劉谷香只聞這吼聲越去越遠，終至不可復聞。劉谷香發現蒙利哥已發出輕微的鼾聲，已經睡着了。

劉谷香此刻服下了天堂丸，毒癮已失，心身輕鬆，就忘了提防此人。凡是服了「天堂丸」的人，心情就會特別愉快，不會想些愁苦的事。

大約等了約三盞茶工夫，劉谷香有點不耐，再說不知此人是好是壞？何不離去？那知就在這時，忽聞極遠處傳來吼聲，直向這洞口傳來，很像蒙利哥睡前吼的那一聲。果然，洞口大吼一聲，石上的蒙利哥醒來坐起。還打了個呵欠道：「妞兒，妳信了吧？」

「我信什麼？奇怪！你吼出的聲音爲什麼停了很久又回來了？」

「這是玄門奇功，名叫『輪迴三界唱』，剛才我吼出之後，逕奔百里外的括蒼山極峯，繞峯一周而回，把我自己叫醒，我每次睡覺怕不能及時醒來而誤了事，就用這個辦法！」

劉谷香大爲驚駭，也不由心念一動，當下又試了他幾種工夫，果然高絕。而蒙利哥也表示自願授她絕技。劉谷香正中下懷，立刻跟他來到一個無人小島上。

×　×　×

三個月很快過去，她學了蒙利哥的高深武功，蒙利哥曾暗示有意娶她，未來有王妃希望，她也只好敷衍他。總之，爲了一個大目標，她不能不作一次騙子。

他體貼她，親自下海捉魚，上山摘果子爲她充飢，教她武功也不遺餘力。

她有時還眞想改變主意。

在一個女人來說，雙方年齡雖然相差懸殊，也不過才二十歲，能找一個如此愛你的武林高手，也太不容易了。

但是，每次興起這意念時，即被另一個影子所擊潰，那就是余抱冰。

她永遠不忘，她的一隻繡鞋被他小心翼翼地收藏在懷中的事。

一想到余抱冰，她的意志就堅定了。

于是某日在蒙利哥午睡時，她偷偷地游出小島逃走了。

×　×　×

余抱冰等人的行動很快，不快就抓不到狡猾如狐的蔡牽。但是，他快還有比他更快的人。那就是劉谷香，她的荒腔走板是有原因的。

她自騙了蒙利哥的武功，就暗中計劃一件事。好在她對蔡牽的事十分留意，對他的部下一干人手也很熟悉。居然被她混了進去。

她的目的有二，一是救司空雨，二是殺蔡牽。救司空雨是爲了補救余抱冰的這段恩情。余抱冰對她的摯情，她怎麼會不知道？只是吸血及染上毒癮後的人就會冷酷而墜落，但人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

她溜入洞中，竟遇上了喇嘛，此人雖稱深通風角鳥占等奇術，却因不知劉谷香已叛，對她並不提防，道：「女娃子，妳來幹什麼？」

劉谷香道：「大師，我想看看老病鬼要不要點血，近來我外出辦事很少在家，這次回來，理應多作些事，大師去休息吧！這守護工作由我代勞！」

喇嘛咧着大嘴笑道：「女娃子，難得你這麼懂事，閒暇時我要敎妳幾手——」他一轉身，沒想到劉谷香一掌襲到。快得連眨眼都來不及。

更未想到這一掌不帶一點風聲。只是他經驗老到，臨危不亂，而能使這一掌未能砸實。但也使他的腰部像是上下失去了連絡。

喇嘛獰笑一聲，他仍很篤定地可以斃她于掌下，沒想到劉谷香已不是數月前的她，內功、武技都有奇蹟般的進境。尤其已戒了烟毒，神清志明，各方面都臻一流的境地。所以喇嘛還沒施出通臂功，她的第二掌又到。

喇嘛大驚，他是行家，這才看出她已脫骨換胎。急切中閃退，居然又中了一掌，這一掌就重了。喇嘛踉蹌後退，口角已淌下血絲。

劉谷香本就聰明，那會放過這全力一擊的機會，一式「怒擂天鼓」，劈向他的頭頂，喇嘛似已閃避不及，其實不然，因爲他頭上的功夫雖不如通臂功那麼厲害，也練過鐵頭功。

直到掌已落下，她才知道可能上當。但爲時已晚，「啪」地一聲，她的手骨欲裂，一條臂已抬不起來了。而喇嘛自然受不了這重重的一擊，搖搖倒下，他又犯了一次錯誤，以爲比膂力她是女人，一定大大遜色。

劉谷香見他已活不成了，不顧右臂奇痛，奔入洞內，司空雨見了她入洞，以爲要爲他輸血，也沒提防。結果就在她佯作要輸血時，出手逾電，連點他三大要穴，挾起就走。

事有湊巧，或者說合該司空雨有救，很順利地出洞，且洞外附近也沒有人。但萬沒料到阿林小坐在岸邊，距她駛來的小船很近，說道：「乖乖地回去，我保妳不死。」

劉谷香道：「阿林小，跟我一道走吧！你總不能作一輩子海盜的。」

要阿林小背叛蔡牽，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所以劉谷香放下司空雨，接下撲來的阿林小，在過去，她不是阿林小的敵手。所以阿林小的猛攻狠打，逼得她連連後退。

阿林小不謂不精，只可惜他作夢也想不到在這短短的三月當中，她簡直變了一個人。幾乎在阿林小的一掌堪堪砸中她的胸部時，她突然在看似慌亂中一翻腕就扣住了對方的左腕脈，「四異」之一的武功，果非凡俗。這並非說蒙利哥的武功高于司空雨，而是司空雨的武學已被榨出不少，阿林小自也學了不少，十分熟悉，但蒙利哥的奇招怪式却是第一次看到。

阿林小只感腕脈一緊，半邊身子就不靈活，劉谷香一抬膝，阿林小發出一聲慘嗥。

就在阿林小被砸出後退坐在地上時，一條人影如電瀉下，帶着罡風的一脚已在她的後腦的三寸以內。

劉谷香在這性命交關的情況下，雖吃驚却知該如何閃避，甚至知如何反敗爲勝，頭一低，這一脚在頭皮上蹭過，飛出一縷青絲，她的一式「危巢取卵」已同時施出。

此刻正是對方攻出一腿，似落未落的檔口，但招已用老，劉谷香這一把實實地抓牢一撕，接着又是一聲慘呼。和阿林小一樣，傳宗接代的本錢已被抓得稀爛。

那知到此危機仍未消除，一個人影自石後射出，一瞬間就到了劉谷香身後。並非此人的身手高于阿林小和甘霖，其實比他們二人差得很多。却因劉谷香以爲大敵已除，絕對不會再有危機而身心鬆弛了下來。

所以這一掌萬無不中之理，她的左肩背被擊中，栽出五步之遠，回頭望去，居然不認識此人。而她却已受了內傷，身子已有點傾斜不穩了。她道：「你是何人？」這人四十左右，有一張煞白的臉。

「嘿……」這人獰笑道：「妳可以猜猜看……」打鐵趁熱，此人又再度攻了上來。

本來劉谷香右臂受傷還不太重，再中這一掌，兩傷加起來就嚴重了，空有絕技在身却發揮不出威力來。

這個中年人雖不是什麼高手，看來似乎也學過司空雨的武功，還有喇嘛及阿林小的武技，雜而不博，却已够劉谷香應付的，只好避重就輕右閃左避。

此人見她已無力還擊，就全力猛攻，不久劉谷香又中了兩掌。這人道：「劉谷香，合該我趙長風要建一奇功，跟我去見蔡老大吧！一朶鮮花未開，死了有多冤枉呢！」

劉谷香目光一凝，道：「莫非你就是李長庚大人府中的護院趙長風？」

「嘿……」趙長風笑而不答。加緊狂攻，此刻阿林小及甘霖已經傷重身死。甘霖並非忠于蔡牽，而是「回春子」的死黨，他們各懷鬼胎，至于霍去疾在此折磨司空雨，也不僅僅是爲了司空雨傷了他一足而致跛，而是另有原因。

劉谷香道：「莫非殺李夫人及其長子的不是一個用紫金點鐝的人。而是你信口胡栽？」

「不錯，其實我在李長庚府中是奉蔡老大之命臥底。因李長庚的水師屢挫蔡老大於閩粵沿海，蔡老大恨之入骨，本要我行刺李長庚大人的，但是因李長庚很少回家，所以李長庚在一次海戰中陣亡後，我奉命殺他的妻子及長子，本來是一口不留的，却因他的次子命大，當時到親戚家去了。」

劉谷香道：「你爲什麼要栽到用紫金點穴鐝的人頭上？是不是另有原因？」此刻劉谷香已堪堪不支，口鼻中血漬殷然。這時又中了一掌。

原來蔡的賊船修好，就匆匆下水，本來發現司空雨失踪，立刻派人找尋，但蔡很狡猾，深知只有高手才能擊斃喇嘛。救走人質的，所以他立刻上船，且駛出港外。去追人的人當中只有阿林小是他的心腹，其餘如甘霖及趙長風等都是可有可無，所以此刻才無賊船來援。

須知海賊縱橫海上，下了地就沒轍。絕對避免在陸地上多作逗留。

也許是趙長風眼看到劉谷香就要倒下，已無顧慮，就說出了其中的秘密。道：「妳已到了這地步，告訴你也無妨。用紫金點穴鐝的只有一個人，至于高淼，他雖也用點穴鐝，却非紫金打造的。這人就是蒙古郡王蒙利哥。由于蔡老大知道他昔年也和他的母親阮蘭絲好過。自也不免恨之入骨——」

「原來如此。」劉谷香搖搖欲倒，趙長風正要下殺手，忽然有人冷冷地道：「慢着！」

趙長風陡然一驚而迴身，見一個十分俊秀的中年又負手站在五步以外。自然心頭駭然，此人在五步左右，他居然毫無所知，要殺他應易如反掌折枝。趙長風道：「請問尊駕是……」

「你不要知道我是誰？如你還能回到蔡牽身邊，告訴他，不必再找他的母親阮蘭絲了……」

趙長風吶吶道：「這是爲什麼？」

忽然岩叢中又踱出一人，道：「讓我告訴你吧！因爲阮蘭絲還好好地活着，而且離開了司空雨之後，曾經又和兩個富商姘居過，而且目前又貼上了一位响噹噹的人物。他就是『四異』之首的『品花散人』司馬不羈。」這人竟是蒙利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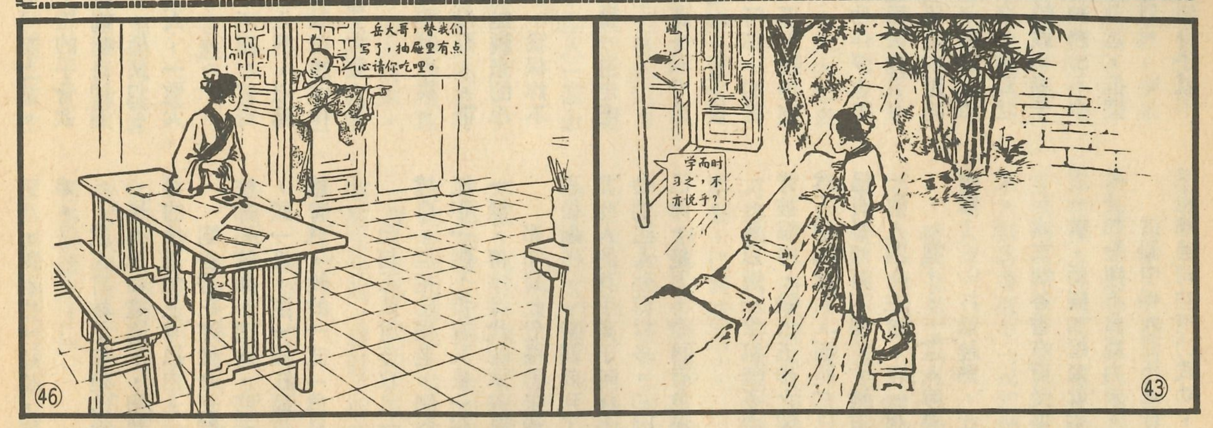
（以下轉入第60頁）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一

徐玉珊 · 編繪

岳飛(二)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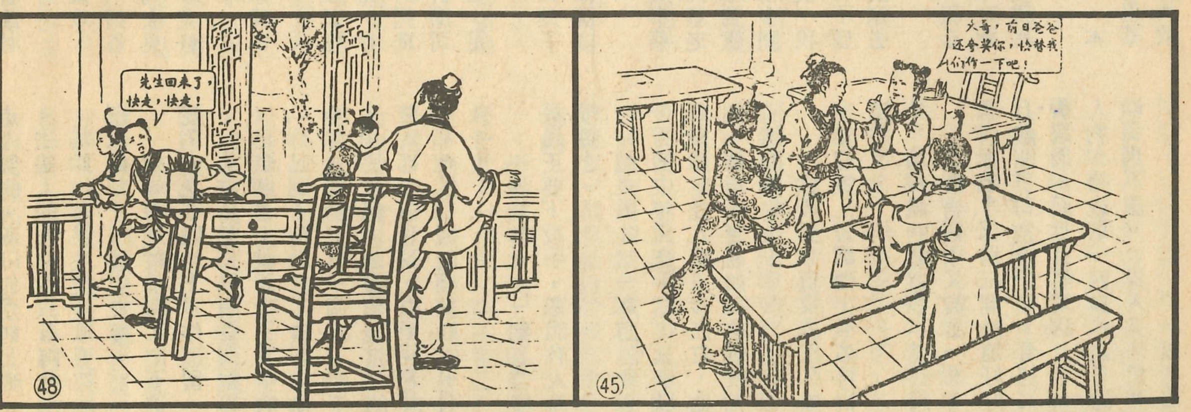
46　岳飛不答應，他們就把岳飛反鎖在書房裏。然後一溜烟跑得沒了影。

43　岳飛住的房屋，剛巧就在隔壁，他聽見周侗授課時洪亮的聲音，心裏非常羨慕，就用凳子墊脚，爬在牆頭聽講，周侗講的一字一句，他都牢牢記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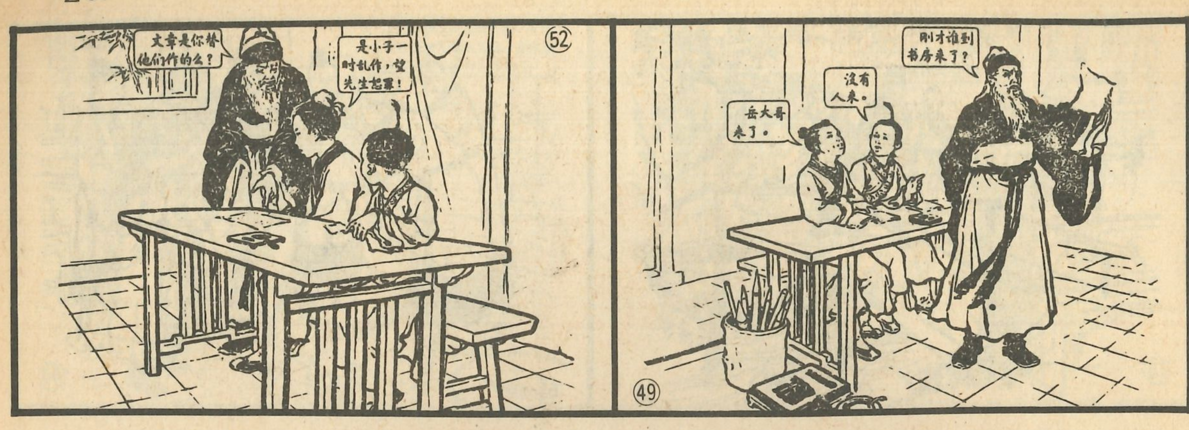
47　岳飛走不出房門，只得把題目看了一遍，小心地替他們都作好了，再走到先生座位上看文章。

44　有一天，周侗的同鄉來看他。周侗要出去陪客，就留了三個題目，吩咐孩子們好好作，等他回來批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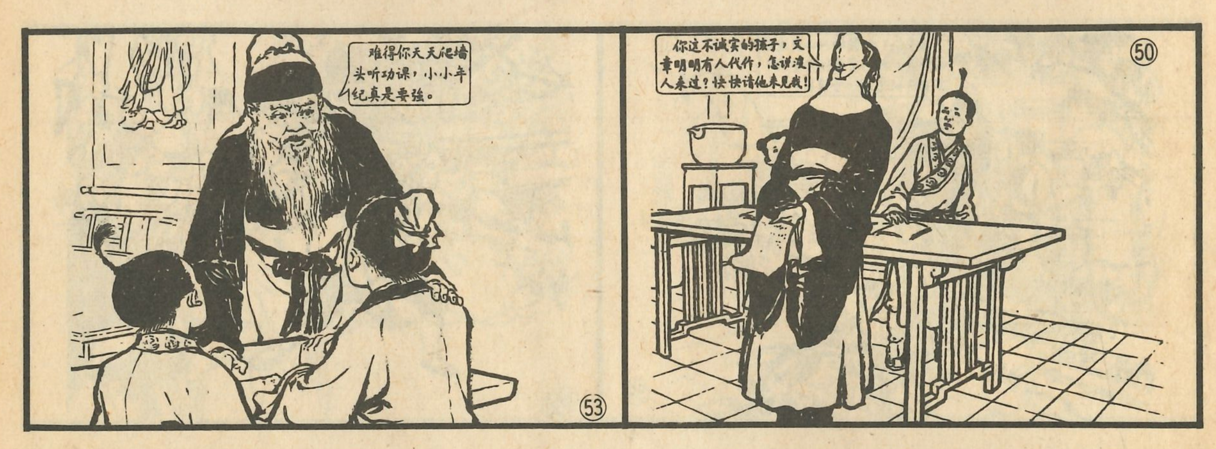
48　岳飛正專心看文章，忽然嘩啦一陣鎖响，王貴、張顯、湯懷三人慌慌張張推門進來。

45　岳飛隔牆看見先生出去會客，便輕輕溜進書房，打算看看留給他們的題目。王貴、張顯、湯懷正發愁不能去玩，一見岳飛來了，就圍住岳飛，要他替他們作。



52　岳飛和王貴來到書房，他看見周侗的樣子很和氣，就拜了四拜。周侗也看岳飛：身量和王貴差不多，但是舉動沉着、有禮貌。他叫岳飛坐下講話。

49　岳飛剛剛走出，周侗邁着方步就回來了，他拿起孩子們的卷子，發現筆迹不對；再看內容，都作得很通順，不像平日疙疙瘩瘩 的。



53　周侗和岳飛談了半天，覺得岳飛很有才氣，尤其聽了他的身世遭遇後，更加同情。周侗想：添這樣一個徒弟，不單是自己樂意的，還可以帶動其餘的三個。

50　周侗教訓了王貴幾句，叫他去喊岳飛。



54　周侗請岳母到王明家裏見面，說他喜歡岳飛，想收作義子，預備把自己的本事，都傳授給他，問岳母願意不願意。岳母一口答應了。



51　王貴大驚小怪的跑到岳家，說先生曉得替作文章的事了。岳母在旁邊聽見，知道不是什麼大事，但仍囑咐了岳飛一遍，才讓岳飛和王貴去了。



55　岳飛拜了義父，又拜母親和王明夫婦。張達、湯文仲知道了，也都來賀喜。



56　岳飛每天到書房裏去念書，周侗又叫岳飛和王貴他們結拜小兄弟，天天都在一起作功課。岳飛十歲的時候，周侗開始傳授武藝。



57　一年年過去，周侗把全身武藝都傳給了岳飛，岳飛對於功課毫不放鬆，每天勤學苦練。



58　有一天，周侗看見窗前的桃花，開得很茂盛。他忽然想出去游玩游玩，順便到瀝泉山去看老朋友志明和尚，就放學一天，把學生們都帶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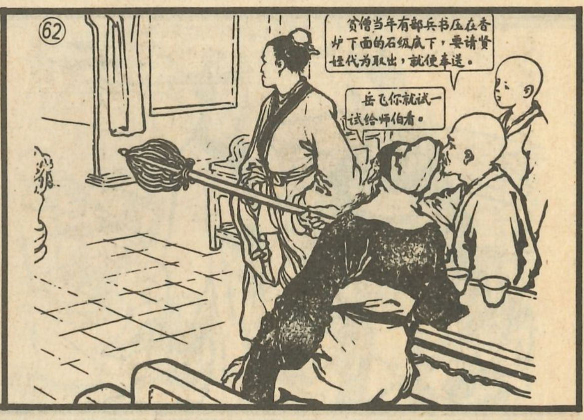
59　周侗一路游山逛景，心情十分暢快。他對徒弟們吐露了自己的胸懷，在岳飛等人的幼小心靈裏，佈下了愛國思想的種子。



60　到了瀝泉寺，小沙彌進去通報，志明和尚手扶藜杖出來迎接。



61　志明和尚把他們讓到客堂去坐，岳飛、王貴等一個個都給志明和尚見禮。志明聽說岳飛是周侗的義子，知道周侗看中的人必定不錯，不由得多看了岳飛幾眼。



62　這時王貴、張顯、湯懷早已不耐煩，他們溜來禪房去玩，只有岳飛仍舊站在周侗身邊。志明和尚有心試試岳飛的本事，故意把藜杖指指那個大銅香爐，要岳飛去搬。



63　岳飛答應一聲，撩起長衫，輕輕捧起香爐，搬到了旁邊。



64　志明和尚看見，連聲誇獎，立刻在石級下取出兵書。



65　志明和尚說自己也是武官出身，當年也參加過抗御遼夏的戰爭。後來，他看見朝廷懦弱無能，不但死了許多人，還要賠款割地向人請和。他失望灰心，便一氣出家。



66　出家以後，就決心教徒弟，宣傳練武，保護國家。因此瀝泉寺附近有許多年輕的人，都跟他學武。他把兵書送給岳飛，又不住的囑咐，岳飛都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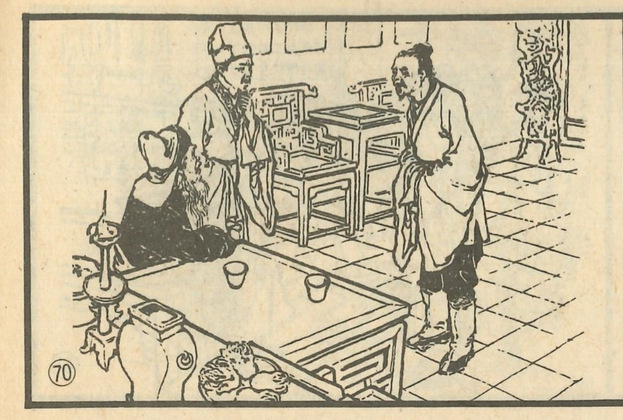

67　志明和尚更因爲周侗是自己的好友，索性連自己常用的瀝金槍也一起送給岳飛。



68周侗看見志明和尚把心愛的東西都送給岳飛，心裏高興，面上不得不謙讓幾句。志明和尚答復得也很有趣，兩人哈哈大笑。



69　岳飛得了兵書和瀝金槍，更加用功了。王貴、張顯、湯懷三個人也選擇了自己心愛的兵器：張顯願學鈎連槍，湯懷學槍，王貴喜歡大刀。周侗依他們各人選擇，分別傳授。


70　有一天，麒麟村的里長來了。里長說縣裏就要考武童，他已將岳飛、王貴、張顯、湯懷的名字開了上去，因此來告訴大家本月十五進城比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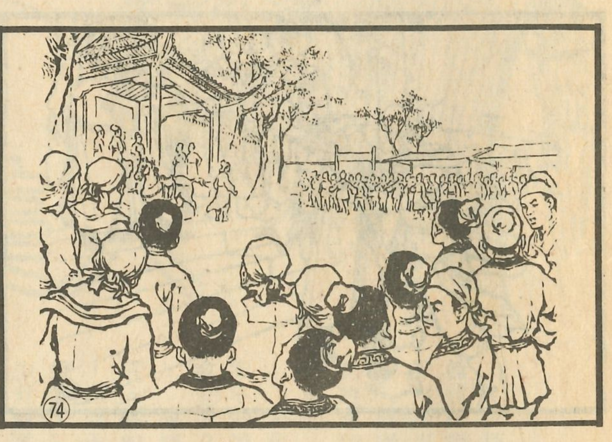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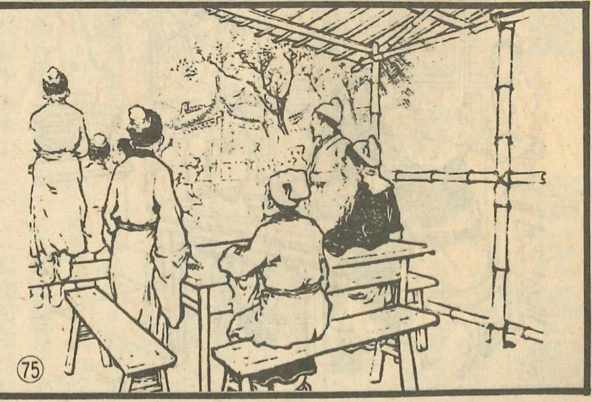
71　周侗回到書房，叫徒弟們各人回去預備衣服弓馬。大家歡天喜地的走了，只剩下岳飛一個人站着發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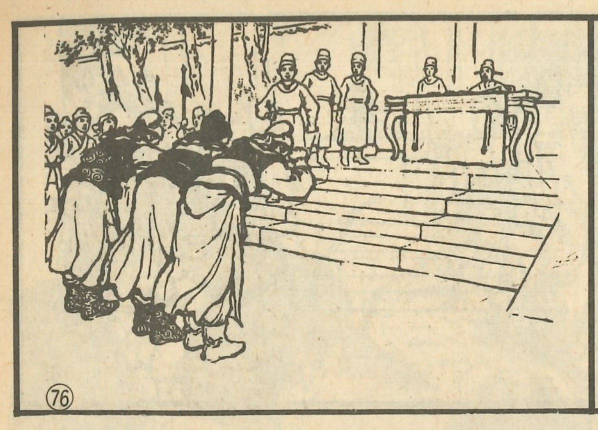

72　周侗也知道岳飛家裏困難，就把自己的半舊素白袍和紅鸞帶找出給了岳飛；又給了一大塊片錦叫他做件坎肩和紮袖；還把王明送給自己的馬也借給岳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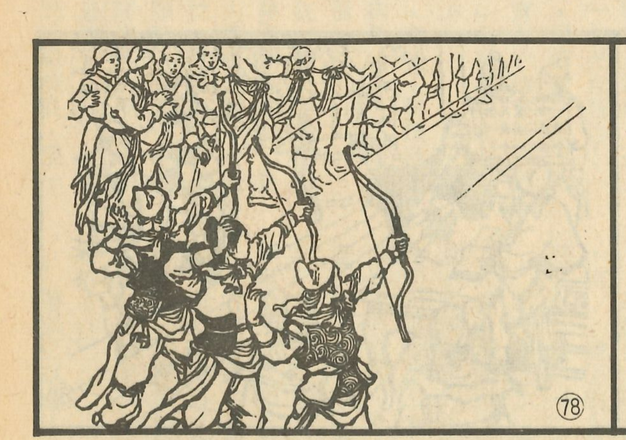
73　考試那天，湯懷戴的白頭巾，身穿白袍，外罩綉花坎肩。張顯綠巾綠袍紅坎肩。王貴穿了一身大紅又生成一張紅臉，簡直像一團火炭，惹得周侗大笑不止。


74　這時各鄉各鎮的武童，都已進場，縣官李春也騎馬到演武廳坐定。


75　比試開始是射箭，考生們一個個雄赳赳的站在兩旁，演武廳前只聽弓聲 啪啪 ，箭聲嗤嗤的响，周侗微笑着坐在看棚裏，等候徒弟們上去比試。


76　點名點到張顯、王貴、湯杯，三人答應一聲，一齊走到李春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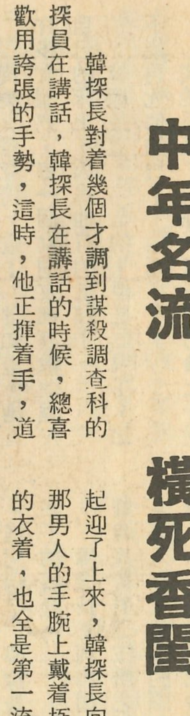

77　李春傳令，叫他三人瞄射。三人要求把箭垛擺遠些，李春答應了。三人又要求再遠些，連挪三次，直擺到一百二十步開外。


78　湯懷、張顯、王貴三個人，精神抖擻，把周侗所教的本事盡量使出來：三弓齊開，嗖嗖嗖幾响之後，接着就是鼓聲和喝采的聲音。



龍鳳神探故事　李斯・文　可飛・圖

蛇蝎美人





中年名流　橫死香閨

韓探長對着幾個才調到謀殺調查科的探員在講話，韓探長在講話的時候，總喜歡用誇張的手勢，這時，他正揮着手，道：「要證實一件謀殺案，就要了解兇手行兇的過程，先弄明白兇器是什麼，那是很重要的一點。」

一個探員舉起手來，道：「探長，如果不知道兇器是什麼，是不是兇案便不能成立了？」

韓探長道：「當然不是，如果有目擊證人的話……」他講到這裏，咳嗽了一下，因為他覺得自己的話有矛盾，既然有目擊證人，如何會不知道兇器是什麼？他多少有點尷尬，幸好一個警官走進來，道：「韓探長，我們接到了一宗兇殺報告！」

韓探長鬆了一口氣，又揮起手來，道：「現在你們有了一個實習的機會，你們一起可以跟我去調查。」他抬起頭來道：「兇殺的地點在什麼地方？」

那警官將一張卡紙，交給了韓探長，韓探長看了一眼，立即向外走去，三個新上任的探員，跟在他後面。

警車疾馳而去，停在一幢普通的住宅樓宇之前，那樓宇前已停了兩輛警車，也圍了不少人，他們一行人直上四樓，走進了一個很雅緻的居住單位，一個中年人，倒在一張沙發上，他的頸際，有着一個可怕的傷口，血流下來，將淺色的沙發，染成了一片殷紅，看來很恐怖。

先來的警員，一看到了韓探長，便一起迎了上來，韓探長向那男人望了一眼，那男人的手腕上戴着極名貴的白金錶，他的衣着，也全是第一流的，這樣的一個人，和這裏的環境，實在不算合稱，韓探長問一個警官：「知道他的身份沒有？」

那警官將一個鱷魚皮包遞向韓探長，韓探長打開皮包，在一疊名片中抽出一張來，上面印着許多銜頭，顯示他是一個地位重要的人物，這人的名字是：宋維雄。

韓探長向那警官望去，警官道：「樓下的住客，聽到樓上有隆然巨响發出來，又有人高叫救命聲，他們先打開門向上看，接着就報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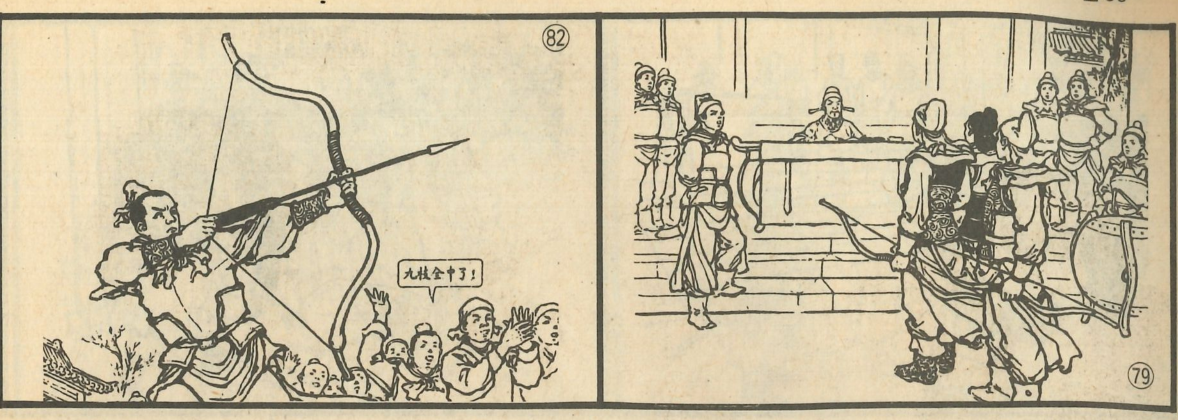
韓探長立時到了門口，向下看了一下，道：「樓下的人有沒有看到有人走下去呢？」

那警官道：「這是最奇怪的，樓下兩家人家，都聽到了叫救命的聲音，據一家說，那種隆然的巨响，一定是有人打架，他們立時走了出來，但却沒有人下來，一直到我們趕到，進入了這樓宇，却只有死者一個人，兇手不見了。」

韓探長「哼」地一聲，道：「自然是爬窗走了！」他回頭向那三個探員道：「去看看兇手是由那裏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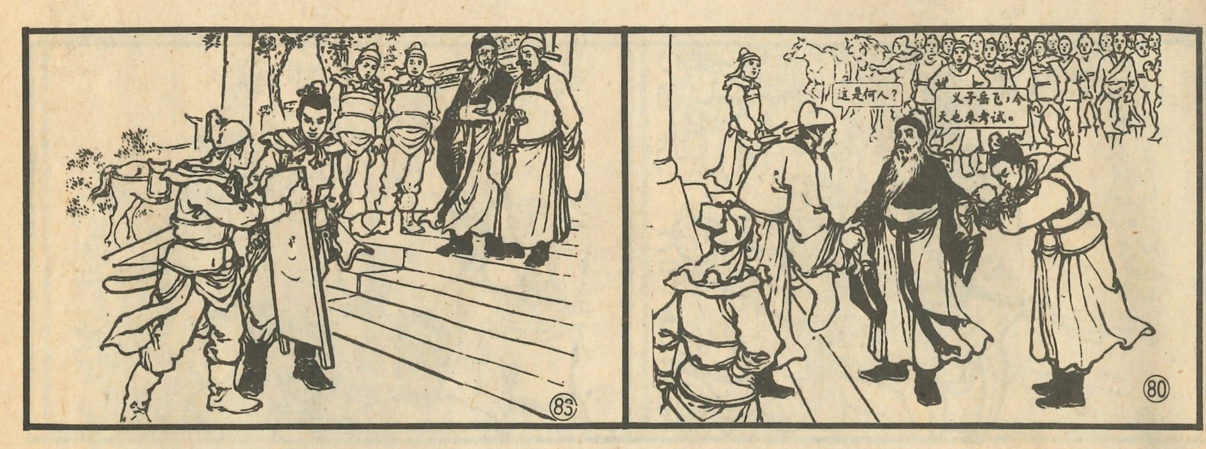
那三個探員立時分頭去察看。黑箱車也到了，韓探長和驗屍官一起望着那死者的傷口，驗屍官道：「那是鋒利的利器割傷的！」

警員已找遍了全屋，並沒有發現兇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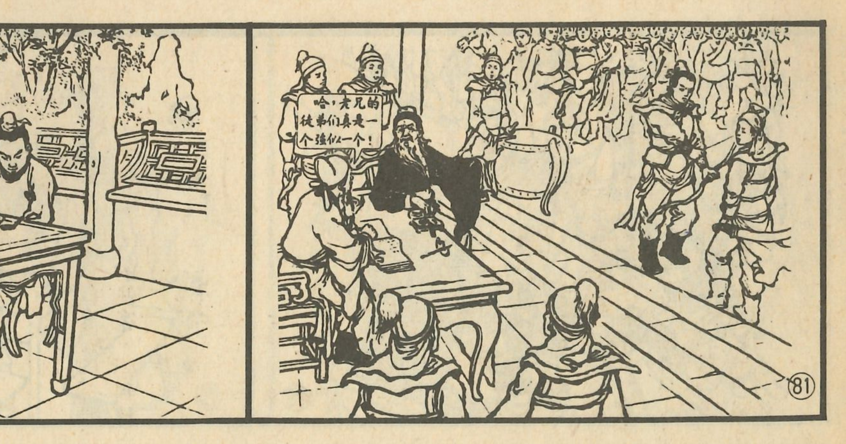
79　李春看完他們射箭，覺得不壞，就問武藝是誰敎的，王貴回答是陝西周侗，李春聽說是老友周侗，眞是沒想到他在這裏，就叫王貴快請師傅來講話。

82　岳飛下了台階站好，挽弓搭箭，啪啪連發九枝，演武廳下擂鼓的人，從第一枝擂起，直擂到第九枝，方才住手。兩旁看考的人們，喊好的聲音像雷一樣响起來。



80　周侗帶岳飛到了演武廳，李春下廳來迎，兩個人拉手互相問侯，岳飛也過來見禮。

83　校尉拿了帶箭的泥垛給李春檢查。李春見九枝箭都從一個箭孔射出，整整齊齊的攢在斗上。這種射法他也從來沒有見過，連聲誇讚岳飛的本事眞高。



81　李春問岳飛能射多遠，周侗說大約要射二百四十步，李春就吩咐校尉擺二百四十步。

84　考完了，李春請周侗和岳飛到縣衙吃飯。李春表示願意把獨生女許配岳飛，請周侗作大媒。周侗大喜，當時就讓岳飛拜了岳父，講好明天交換庚帖，才同岳飛回去。　（待續）

。非但沒有兇器，而且看來，似乎沒有兇手，因爲窗子之上的鐵欄，全然沒有破壞的跡象。

那三個探員都板着臉，但韓探長却可以看得出，他們的心中全在笑——這點本領，韓探長還是有的。

韓探長忙又大聲咳了一下，道：「這件案子，嗯，你們和我一起來的，可曾看出什麼頭緒沒有？」

韓探長那樣問，倒像是他自己有了頭緒一樣，但事實上他也是一點綫索也沒有。那三個探員你望我，我望你，都不說話，僵了片刻，有一個探員才道：「請探長指敎！」

韓探長不得不擺出探長的尊嚴來，他又大聲咳了一聲，道：「這件案子中，有一個兇手——」他才講到這裏，那三個探員，已忍不住一起笑了起來。

韓探長怒道：「笑什麼，這是一個關鍵，兇手在行兇後，是如何離開現場的，更加重要！」

三個探員立時板起了臉，其中一個道：「看來兇手無法離開現場，那死者會不會自殺的？」

韓探長雙目圓睜，喝道：「胡說，如果是自殺，兇器呢？」那探員不再出聲。

韓探長神氣起來，擺了擺手，道：「我們沒有必要在這裏了，你們三人，分頭去進行調查，你去調查這裏的住客，你去調查死者的身份，你去了解這裏的住客日常的生活情形，調查好了，再來向我報告。」韓探長吩咐完畢，就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

到了晚上，三個探員的報告傳來了，韓探長坐在辦公桌前，看着那些報告。那單位的住客，是一個叫做黃美玉的女子，這個女子晚出早歸，顯然是一個出賣青春，出賣肉體的舞女。

另一個探員也已找到了黃美玉所在的前廳，取了她的照片，從照片上看來，那是一個眼睛很大，很迷人的美女。死者的身份，早在卡片上得了證明，也已通知了死者的家人，那樣有地位的名人，死在別的地方或者還會令人覺得奇怪，但死在一個舞女香閨之中，倒也不算得甚麼一回事了，「人不風流枉中年啊」，中年名流，風流一番，自是人之常情。

樓下住客的調查，也做得十分詳細，樓下那一家住客，一聽到吵架的聲音和救命聲，就將門打開一道縫，向外張望，但是他却自始至終，只聽到聲響，而未見人下來，直到他報了案，警員趕到爲止。死者自然是不會自己和自己吵架的，那麼，兇手到那裏去了呢？

韓探長看完了報告，下了一個命令，要全市警員，注意黃美玉的下落，因爲他認爲黃美玉是案中最主要的關鍵，這一點行之有效，到下午，兩個探員，便找到了黃美玉，將她帶到了韓探長的辦公室之中，黃美玉頭髮蓬鬆，眼睛半開不閉，臉上的化粧，東一搭西一搭，十分難看。韓探長要向她問話，不料却在這時昏睡過去。韓探長忙找探員來詢問，知道黃美玉是昨天中午就去參加一個狂歡派對，直到被他們抓到警局爲止。

韓探長呆了一呆，如果黃美玉是昨天中午就去參加那個舞會，而她又未離開過的話，那麼，兇案發生的時候，她是不在現場的了。也就是說，找到了她，也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了。

韓探長顯得十分惱怒，道：「請醫官來將她弄醒，我有話要問她！」

醫官很快便請來了，替黃美玉注射了幾針，黃美玉一直在又哭又笑，直到二十分鐘後，她才靜了下來，又睡了約莫半小時，她才睜開眼，現出十分疲倦的神色來，道：「我在什麼地方？」

一個探員告訴她，道：「你在警署中，這位是韓探長！」

黃美玉笑了起來，揚了揚手道：「探長，你好！」

韓探長不肯浪費任何時間，他立時道：「昨天晚上，你在什麼地方？」

黃美玉皺着眉，道：「我記不起了，我有過昨天晚上，那好像並不存在，我們許許多多人，根本不要時間。」

韓探長的聲音，顯得很不耐煩，他又道：「你認識一個宋維雄？」

黃美玉道：「認識，這個人，是我的大戶。」黃美玉的話，說得很坦白，毫不掩飾她自己是過着什麼生活。

韓探長冷笑着，道：「你知道這個宋維雄，現在怎樣了？」

黃美玉聳着肩，道：「誰知道，她有許多女朋友，每一個女朋友都喜歡他睡在自己的床上，因爲他有的是錢！」

韓探長道：「是的，但是他現在，却不能再化他的錢了，他死了！」

黃美玉怔了一怔，但在她的臉上，絕找不到一絲一毫悲切的神情來，她只是有點無可奈何道：「哦，原來是那樣，那就是說，我這幾天要好好打扮打扮，再去找一個新的大戶了。」

韓探長道：「恐怕你沒有時間打扮，黃小姐，他是死在你的家中的。」

黃美玉又是一怔，霍地站了起來，自她的口中，突然爆出一連串難聽之極的汚穢語來，最後她才道：「這死肥豬，甚麼地方不好去攤屍，却要死在我這裏，屋裏死過人，別人還敢上門來麼？死也死得討厭的臭東西！」

韓探長是很欣賞黃美玉罵人的神態，是以由得她罵着，等到她終於住了口，韓探長才道：「還有更麻煩的事哩，黃小姐，他是被謀殺的。」

黃美玉瞪大了眼，她倒罵不下去，她過了半晌，才道：「所以我會在警署，怎麼，你以爲是我殺了人麼？」

韓探長搓着手，道：「至少，你應該知道內情。」

黃美玉搖着頭，道：「我不知道，他有我鑰匙，他喜歡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

韓探長心中一亮，道：「你將鑰匙給過很多人？」

黃美玉攤着手，道：「六個或者七個，誰記得？」韓探長迅速地有了一個整件案子的概念。

韓探長在刹那間形成的概念是：宋維雄進入黃美玉住所之際，一定另有一人在，那人和黃美玉的關係，自然和宋維雄一樣，兩人見面，就吵了起來，於是一個殺了人，只要調查黃美玉將鑰匙給了什麼人，整件案子，就可以水落石出了。那可以說是一個完整無缺的概念，整個兇案的過程，就可能是那樣。

然而，韓探長又立即自己問自己，兇手到那裏去了呢？韓探長開始來回踱起步來，但是他還是決定從這個綫索開始偵查，他開始逼黃美玉將他的「客戶」的名字，一個一個說出來，黃美玉的交際手腕眞不錯，她的「客戶」有六個之多。

黃美玉的那六個「客戶」，還接受了黃美玉的安排，有規定上門的日子，他們同共供養着黃美玉，這種情形，在光怪陸離的大都市之中，本來也不算什麼奇特。

韓探長遣走了又笑又哭的黃美玉，開始調查那個六個人倒全是市內很有些地位的商人，當韓探長向他們提及黃美玉的時候，他們臉色，都有多少發青，開始時，毫無例外地矢口否認，但是一等到事情和謀殺案有關時，他們又忙不迭地將自己和黃美玉之間的關係，說了出來，自然，他們沒有一個人會承認自己是兇手，而且，他們又提出了不在現場的反證。

韓探長的經驗十分豐富，雖然他作出的假定，那幾個人中一定有一個是兇手，但是當他見到那幾個人，並且和他們作了詳細的談話之後，他也覺得那幾個人，實在不像是兇手，他的偵查，到了這裏，已經沒有法子再發展下去了。

一連幾日，他都愁眉不展，直到四天之後，他偶然遇到了金鳳和黃龍。

金鳳望着韓探長，笑嘻嘻地道：「你一定有好幾天不曾好睡了！」

韓探長瞪了金鳳一眼，事實上，他至少有兩夜未曾睡過了。黃龍的大手，却還拍着探長的肩頭，道：「可是爲那件兇殺案，我覺得你忽略了一點！」

韓探長雖然惱怒黃龍的行爲，但是黃龍的話，却令得他的心中陡地一動。他身爲探長，自然不好意思去問黃龍，究竟忽略了什麼，而黃龍却也故意賣關子，並不說出來，就和韓探長分了手，韓探長直到深夜，在自己的辦公室中，翻來覆去想着，仍然想不出黃龍所說的是哪一點來，他才打了一個電話給黃龍。

黃龍在電話中轟笑着，道：「探長，你想，兇手是不可能離開現場的，除非他會隱身法，那麼，就是樓下住客的供詞有問題了，難道你竟沒有想到過這一點？」

韓探長一聽，登時惱怒起來，罵了一連串難聽之極的話。

樓上住客的供詞能有問題，這一點，韓探長是早已料到了的，但是樓下住客的供詞，却不可能有問題的，因爲樓下住客有兩家，不可能串通了來欺騙警方。

等到韓探長罵完，黃龍才道：「那麼，兇案發生的對面那一家人呢，你查過沒有？」

韓探長立時道：「別以爲祇有你才聰明，旁人都是蠢才，對面的屋子空着，一直沒有人居住，鐵閘的外面還加着鎖，你以爲有人可以進了屋，再在鐵閘外面加鎖麼？」

黃龍笑着，道：「探長，對破案負責任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可以告訴你，那是完全可以的，我能夠演給你看！」

兇案現場，又齊集了很多警員，韓探長自然也在，但是黃龍似乎是主角，在兇案現場對面的那個居住單位，木門之外有一道鐵閘，鐵閘上，拴着一條很粗的鐵鍊，鐵鍊上有一柄巨大的鎖鎖着，黃龍指着那鐵閘，道：「兇手在行兇之後，躲進了對面，他所以才不用下樓去，而你却忽略了這一點，韓探長！」

韓探長冷冷地道：「黃龍，你先得證明這柄鎖！」

那看來是不可能的，鐵鍊繞着鐵閘的空隙，已經無法伸出手來將鎖鎖上，但是黃龍却微笑着，用百合匙打開了兩柄鎖，拉開了鐵鍊，他又打開了鐵閘內的木門。

當他推開那木門的時候，他看到的是一幢空屋子，黃龍轉過身來，拉上了鐵閘，自鐵閘的空隙中伸出手指去，困難地將鐵鍊繞了幾繞，韓探長冷冷地望着他，現出得意的神色來。因爲當鐵鍊繞上之後，黃龍連手指也伸不出來了。

而那柄巨大的鐵鎖，還在黃龍的手中，黃龍根本沒有法子將鎖鎖上，黃龍却微笑着，他自身邊抽出了一枝細細的鋼絲來，勾着那柄鎖，自鐵閘的上面，將鎖垂下去，他試了幾次，鎖巳勾進了鐵鍊之中，韓探長的神色，已經十分難看了，接着，「啪」的一聲響，鎖鎖上了，黃龍拍了拍手，道：「就那麼簡單！」

韓探長嚷叫道：「將鎖打開，我們找到兇手的去路了！」

黃龍「哈哈」大笑，道：「你應該說，是我找到了兇手的去路！」

一個探員將門鎖打了開來，大批探員進了屋子，不需要十分鐘，便已經找到厨房的窗枝被撬開，有人從窗中爬下去，兇手的去處，已然眞相大白了，黃龍來到了韓探長的身前，道：「探長，我很不好意思，因爲實在太簡單了，或許正因爲太簡單了，所以你才想不到的吧？」

韓探長尷尬地笑着，吩咐着各人在空屋中搜集着指紋，和一切證據，不到一小時，兇器也被一個探員在厨房的灶底發現了。

灶底下有一些舊報紙，移開了那些舊報紙之後，就發現了兇器，那是一柄泥水匠用的刮刀：可是却不是普通的刮刀，它的一面，開了鋒利的口子，就在那鋒利的口子上，有着血漬，和沾着一些皮膚。這眞是一件奇怪兇器，韓探長一生，曾破獲許多離奇古怪的兇殺案，但是却也未曾看過有人用泥水刮刀來做兇器的，他小心地用手帕包着，將兇器提了起來，察看了一會，立時吩咐化驗員，對刮刀的血漬和皮膚，拿去進行化驗，他在離開的時候，和黃龍握了握手，道：「謝謝你，你的推論很正確，但我們仍然要努力尋找兇手。」

黃龍道：「自然，但是事情巳經進了一大步，探長，你認爲什麼樣的人，會用這樣的一柄刮刀來做兇器呢？」

韓探長搖頭道：「我也猜不透，可能兇手是一個泥水匠，你不妨和金鳳研究一下。」

黃龍揮着手，離開了那樓宇，當他離開了事務所中，和金鳳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金鳳訝異地道：「你看清楚了，那是泥水匠用的刮刀？」

黃龍笑道：「怎麽了？那還會看錯？它的一邊開了口，很鋒利，可以用來殺死一頭牛。」

金鳳道：「這兇器就是整件案子的關鍵了，什麽人會用那樣的利器來行兇？」

黃龍學韓探長口吻，道：「可能是泥水匠。」

金鳳斬釘斷鐵道：「決不會，從這件兇器中，可以證明，這完全是件預謀的案子，沒有人會將一柄泥水刮刀的一邊開了口，除非兇手早就要用它來殺人，而那兇手也決不會是泥水匠的，他使用泥水刮刀，祇不過是爲了轉移視綫，他也知道他逃走的道路，兇器遲早會被人發現的，到時，人家會懷疑那是一個泥水匠，或是一個工人所犯的案子，但事實上，一定剛好相反。」

黃龍眨着眼，沒有插口，金鳳又道：「還可以肯定的是，兇手對於這幢屋子是空置着的那一點．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他才從※利用空置的屋子逃走。」

黃龍道：「你分析得對，可是對找到兇手，不見得有什麽帮助。」

金鳳道：「怎麽沒有，我們離事實巳經極近了，你想想，先是有爭吵，表示兇手是死者的熟人，不然，兩個陌生人，就算同在一個舞女的住所中見了面，也只會感到尷尬，而很少爭吵起來的，因爲他們全是所謂有身份的人，最可能的情形是其中一個，立時托詞離去。而兇手借對面的空屋逃走，那就表示他對現場的情形，熟到不能再熟，那一定是深思熟慮之後，才可能發生的行動，決不會是倉卒間想出來的。」

黃龍攤攤手道：「那也證明不了什麽呀！」

金鳳笑了一下，說道：「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死者去行兇現場之際，那名紅舞女居然不在，這是很不正常的事，死者是去尋快樂的，紅舞女怎可能不在？我想那是故意避開去的，黃龍，有了這三點，你想想看，要尋找兇手，還會有困難麽？」

黃龍直跳了起來，道：「太容易了，黃美玉根本知道誰是兇手的！」

金鳳打了一個呵欠，道：「打電話給韓探長吧，而且，我想，和泥水刮刀最沒有關係的行業，大約是舞女大班了！」

黃龍拿起了電話，他在電話中對韓探長解釋着金鳳的分析，最後道：「破了案之後，別忘了我的功勞！」

在韓探長的審問之下，黃美玉並沒有堅持了多久，就哭了起來，她道：「我並沒有叫小陳殺死他，我只要小陳去威脅他拿出一筆錢來，誰知道小陳却下了毒手，那眞是和我無關的。」

韓探長問：「小陳是誰？」

黃美玉哭着道：「他是我的經理。」

韓探長的神情，多少有點古怪，也祇有他一個人，才明白自己的神情爲什麽會那樣古怪，因爲金鳳連這一點都料中了。派人去逮捕那位看來很斯文的小陳，自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小陳和黃美玉，本來是準備逐個勒索那些「大戶」的，但是一上來小陳就殺了人，事情便變得一無結果了。

（本文完）

劍底不了情

・本文承自第48頁・

「你……」中年文士一臉怒色，道：「你少在這裏嚼舌頭。可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蒙利哥冷冷笑道：「不客氣又如何？『品花散人』司馬不覊也許傳了妳幾手，本爵還不會放在眼皮子上！妳明知司空雨被妳子蔡牽困在這裏，却不聞不問，也明知司空雨情有獨鍾，吃盡苦頭苟延殘生，也不過是希望與你團聚，妳却視若無睹，看來也只有妳這種女人才能生出一個海盜兒子來，也只有海盜兒子才有妳這種作母親的。我蒙利哥並不諱言，昔年也被妳迷過，只是我比司空雨以及霍去疾二人看得開，犯不着爲一個朝秦暮楚的女人牽腸掛肚。」蒙利哥本來是來找劉谷香的。

這工夫趙長風想溜，竟被人截住，來人是余抱冰諸人，余抱冰本就認識此人，加上劉谷香說了他的陰謀，立被呂闖和徐殿雲擊中數掌重傷被擒。

這時蒙利哥走近劉谷香道：「我本來恨你欺騙我，如今看來，妳的心還算不壞，爲了余抱冰，妳的行爲雖然偏激，却也是至情至性，算了！……」

余抱冰本想向他道謝救命之恩，他却一晃不見。

蒙利哥走後，余抱冰首先解開了司空雨的穴道。爲的是使他們夫婦團圓敍舊。

但阮蘭絲看了司空雨一會，嘆口氣道：「司空雨，你這是何苦？人生在世，每人都有自己的路，不可強求。有子爲盜，已屬不幸，何必爲一個下堂求去的女人想不開呢？」

司空雨一時激動而不知說什麽才好。他受了這多年人間至慘的酷刑，到頭來見到了她的人，只換來這麽輕描淡寫幾句話。一時百感交集，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阮蘭絲道：「司空雨，不要悲傷，五天後三更，你在括蒼山上極峯處等我，或可一談……」說畢回頭疾馳而去。

葉杏春冷笑道：「也未免太絕情了吧，數十年不見，竟是如此寒薄……」高淼扯了她的衣襟一下，低聲道：「司空前輩，正自悲傷，不要多言。」

此刻劉谷香已是奄奄一息，雷蕾大聲道：「余大哥，快來看看香姐，她好像不行了……」

余抱冰急忙來到劉谷香身邊，劉谷香口鼻出血，面色蒼白，吃力地道：「抱冰……我知道你對我好……可是我遇人不淑……吸血而又吸毒……使我行爲失常……但是……爲了報答你對我的至情，我決心設法救出令師叔……希望你能原諒我的荒唐，而接納蕾妹……她是個好女孩，千萬不要辜負她的一片情意……」

劉谷香終于去了。余、雷等人十分悲傷，就連司空雨也爲之唏噓不已。

如今想來，蒙利哥連番救余抱冰，可能也是基於和司空雨同病相憐的心理，而產生愛屋及烏的心情。

× × ×

五天後司空雨在括蒼山絕頂上自一更等起，一直到五更，也沒有看到阮蘭絲的影子，正是所謂：子期不在伯牙往，高山流水空斷腸。

余抱冰等人勸他，司空雨很執着，硬是不肯離去，直到霍去疾不期而至，勸他不可痴迷，且證實阮蘭絲離開司空雨後，確曾和兩個富商姘居過。以後又和「品花散人」司馬不覊在一起。爲這女人犧牲實在不值得。

霍去疾還在力勸司空雨，不可固執，道：「司空雨，我霍去疾有一身的醫術，不思救人濟世，却也爲了一個女人而甘爲蔡牽所用。近來午夜夢迴，總覺得仰俯有愧。況自前天遇上蒙利哥，聽到有關阮蘭絲的一些爛污往事，深覺白活了五十歲，整你更不應該。這才決定離開蔡牽，向你認罪，儘管你對這女人的多情不足爲訓，矢志不渝，却也令人欽佩，現在你要殺要剮，姓霍的絕不反抗……」

本來余抱冰下決心要殺了他，可是人非聖賢，況他的偏激行爲是受命于蔡牽。且昔年也曾因阮蘭絲的玩弄情感所苦。是情有可原。況治療師叔的病仍要倚靠他，事實所迫，也不得不放他一馬；余抱冰道：「霍去疾，照你過去的行爲，死有餘辜，看在你大徹大悟以及爲家師叔治病份上，既往不究，但必須治好家師叔的病。」

此刻霍去疾自不會推拒治病，而司空雨也知他主要是因阮蘭絲昔年曾嫁過他而嫉妒，才有此偏激行爲，所以早就原諒了霍去疾。而現在的司空雨，大概也看穿了那個婆娘的德性；默許霍去疾爲他治病。

由余抱冰等人護法，就在這峯上進行。

但在治病的同時，又來了兩個人，這是誰都想不到的，竟是朱僨和玄七，玄七是朱僨的心腹和保鏢。高淼，徐殿雲，呂闖以及拉瑪等人以爲海盜要大舉來犯，不免緊張，因爲此刻正是霍去疾爲司空雨治病的緊要關頭，絕對不能干擾。

雷蕾却不以爲如此，道：「高大哥，我看他此來並無惡意，還是由小妹來問問看……」

朱僨見了女兒，熱淚眶盈，道：「蕾兒，爸過去的行爲自是人人唾棄，但爲了妳，爹痛下決心洗手，我們父女才能團圓，蕾兒，如果爹從此洗手，改過向善，妳能接納這個父親嗎？」

雷蕾雖以父是海盜爲恥，但當初也是時勢所逼，父女骨肉連心，怎不心動？況葉杏春低聲道：「蕾妹，令尊既然有此決心，乃是可喜之事，就答應了吧，只是要他提供保證才行。」

雷蕾道：「爹，你眞能洗手不幹？」

朱僨多麽期盼這一聲「爹」，不由淚光流轉道：「爹可以向天發誓，如言不由衷，死無葬身之地。這次回船，我決定找個機會和蔡牽力拚一場，一論勝負，就此洗手，也順便把兄弟們作個安排；聽說蔡牽已經被水師打得大敗，損失了七八艘霆船……」

父女在悲喜交集之下暫別。這時晨曦初露，山野中薄霧漸退，放眼一片清新。

霍去疾爲司空雨療疾，也已近尾聲。雷蕾緩緩走近余抱冰，溫柔地靠在他的肩上……。

——全文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韋青被萬家麥總管、郭總管纏鬥，說他是兇手，要交給偵緝隊或保安隊，表舅萬里出面調解，恰巧此時鐵大器和鐵金棠架住鄉團練孫大德入來，也是爲了韋青是萬家血案的兇手，萬里示意韋青逃走，兩鐵跟着上前捉拿，雙方劇鬥，韋青未能脫身，幸好萬柔來救才得脫險。韋青追查萬家兇手，來到廢園見一個殺手將一個和尚打扮的人殺死，推測和尚就是殺萬宇夫婦及劉展的人，再被另一殺手殺掉滅口，而主兇不是紫衣社的盧飛，可能另有幕後人，而匪徒擄走的霍小腰，要脅韋青交出大箱子的東西，幸好萬柔和易莊兩裙釵及時趕到救出……

先除姦殺犯　再找正點子

韋青說：「到底郝振鵬有沒有來關過門？」

阿酥說：「迭格事體，與儂有什麼關係？」

「怎麼？妳眞以爲我會吃醋？」

「我去問問看。在揚州，能和她關門的人不會超過五六個……。」

這檔口韋青鬆了手罵道：「老梆子，妳要是嚥不下這口氣，儘管到聯合糾察隊去報告，看看爺們會在裏面蹲多久？」

阿酥氣極敗壞地下了樓：「癟三！下三濫！拆那娘格細皮！撈錫箔灰撈到老娘頭上來哩！殺千刀！」

「大金牙」顚着屁股迎上來，阿酥低聲說：「有沒有派人去報案？」

「大金牙」點點頭：「派小八子去啦！還沒回來！」

就在這光景小八子一頭大汗奔出來，「大金牙」低聲說：「怎麼樣？有沒有派人來？」

小八子對阿酥喘着說：「老闆，拆那！迭格事體交關邪門，阿拉先到聯合糾察隊去報告，說是人手都派出去了！再去偵緝隊，隊長和隊副都不在家，有個隊員，他們專辦刑案，砸窰子這種鳥事，也們才不管哩！」

阿酥跳着脚說：「這像什麼話？一年三節都會伸手，出了事要他們帮帮忙却推三阻四地，拆那！阿拉是阿土生，豬頭三！娘格細皮！禮拜九……」阿酥邊罵邊走向林妹妹的「瀟湘館」：「大金牙，去找帳房支一百塊大洋。閻王不嫌鬼瘦！送他買藥吃！」

不久阿酥親自把韋青送到大門外却低聲說：「小開，三個鐘頭之前，郝振鵬的確在林妹妹那兒關過門……。」

在這瞬間，韋青眞的服了小范，却也同時深深地警惕自己，今後可要小心提防這個人。他以爲再印證一次是有必要的。

×　　×　　×

聯莊會設在早巳斷了香火的劉姓家廟（祠堂）內。在那年頭，幹這行是好漢不願幹，沒種幹不了的。

孫大德在這兒幹得還挺稱職，反正取締地痞流氓，有聯合糾察隊，抓人犯辦刑案有偵緝隊，剩下的鷄毛蒜皮，芝蔴綠豆小事，別人懶得管的，聯莊會才管。

在這夾縫中生存，孫大德也有一套鬼混的哲學，凡是行善施粥、施米、修橋鋪路的善事，他都會貼出告示，寫出善人的芳名，列出費用數字及行善經過。

爲善不欲人知的畢竟還是極少數。所以一旦地面上有窮人死亡，或有毒癮的人倒斃路旁，這些「善人」往往競相解囊。可見名、利二字是不分的。

孫大德又來見萬里：「萬老爺子，眞不好意思，每次來總是……」

「不妨！」萬里說：「是不是地方上又發生了……」

「是的。」孫大德說：「七八里外一個廢棄的工廠中，發現了五具屍體，偵緝隊交下來，掩埋了事。」

萬里說：「怎麼？沒破案就埋人？」

孫大德攤攤手苦笑說：「老爺子，不久前一個和尚死在小街上，偵緝隊還不是裝憒扮傻，派個弟兄通知孫某，示意埋掉了事？有時越想越不是滋味。好像聯莊會只是一些混吃等死的算盤珠似的……」

萬里揮揮手：「孫老弟，至少我知道你的苦處。是不是又需要五口棺材和五筆喪葬費用？」

「老爺子，古人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老弟，棺材鋪子你自管以我的名義去掛帳，然後我會叫帳房去結算。」地方的牛經武和劉永泰就沒有這麼大方。

「老爺子，我代死者向你致謝，我告辭了……」萬里只送到客廳門外。孫大德轉過甬道不往大門方向走，却走向內院。這條路可以去很多院落。迎面來了一個人，孫大德當然認識是內總管郭奇的人名叫孫泰，此人的賭技比武功可就高明多了。

「孫泰老弟……」孫大德敢往內院走，可以說遇上誰他都能編出一套詞兒來應付。如以孫大德土里土氣的外表去否定他的內在，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孫隊長，您找我？」

「孫泰老弟，這碼子事兒，不找你找誰？」他掏出三顆骰子來。放在孫泰的掌心中。

孫泰顚了幾下：「怎麼，有人玩假骰子？」

「老弟，愚兄此來，不就爲請你這位大內行鑑定嗎？」

凡是賭場中的鬼門道都瞞不了他，因爲他過去也在徐州開過賭坊，不管玩得有多精，最後還是被人發現，人家要剁去他的雙手，他才跑到揚州來。

孫泰只顚了四五下，看也不看，挑出一顆：「這個就是假的，灌了鉛。」

「眞是大行家！」孫大德接過骰子：「改日我要請請你……」二人分手，孫大德繼續往內院走，最後掠入一個院落內。

這兒只有萬里、奶娘和韋青可以來。屋中有濃烈的藥味。正屋明間床上高臥着萬柔。一個中年人站在床前：「姑娘的傷很……不輕……是怎麼傷的？」

萬柔虛弱地：「莊大夫不必問，你自管治病就成了。」

莊前柳低聲說：「一鎗在左肩，不算太重，另一鎗傷在腰上，這要觀察三四天，看看有沒傷及內臟？如果知道是什麼鎗所傷的，治療起來也比較方便些。」

「爲什麼？莊大夫？」

莊前柳說：「因爲有的彈頭是鉛的，有的不是。」

萬柔說：「不是鉛彈頭，其實……我是應該死了的……不死才反常……」

莊前柳說：「姑娘何出此言？」

萬柔憔悴的臉上擠出一絲苦笑說：「我想害人，別人也想害我……這不就是報應？」

莊前柳說：「姑娘何不說說事情發生的經過？」

「大夫不是要我少說話？」

「是的，姑娘服了藥就休息吧……」莊前柳把藥物收入皮包內就往外走，萬柔叫住了他：「莊大夫，請你走近些……」

莊前柳又走到床邊，萬柔下意識地打量他好一會。莊前柳自然疑心，却不知她看他如此仔細的原因。他發現萬柔看了他一會，無神的眸子突然亮了一下。說：「莊大夫，你別疑心……這可能是最後的一瞥了……。」美眸中溢滿了淚水。

這話是很感人的，通常在這感人的情況下，理智自然會休克一陣子。即使是老經驗也不例外。莊前柳出院，孫大德早走了一步。

萬柔是個聰明的姑娘，她忽然發現一件危機，却又不知道對萬家及她爹到底有什麼危險？

因爲她突然看出莊前柳頗像易莊，也可以說易莊（莊娟娟）很像莊前柳。萬柔聽說過大箱子的事，也問過父親，萬里却很冷漠地叫她少管大人的事。他雖不知大箱子中到底是什麼東西？却能猜出那大箱子幾乎和父親的生命一樣地重要。

她敢斷定，莊前柳在萬家必然另有企圖，儘管他曾揭穿韋青切斷江笠左臂的秘密，她却又不以爲那是莊前柳到萬家投靠的眞正理由和動機。

她甚至發覺兩個姓鐵的到揚州來，未必是抓韋青的，假如其中有一個是北方的「鐵捕」，恐怕也不是衝着韋青來的。但表面上咋咋唬唬地，却像是非抓韋青不可，萬柔的目光十分敏銳的。

×　　×　　×

孫大德進入小六子的鐵匠鋪子，小六子急忙迎上，說：「孫爺，你需要什麼？馬蹄鐵？嚼環？」

「他娘的！」孫大德瞪了小六子一眼：「你才需要馬蹄鐵和嚼環哩！鎗托底下的鐵板掉了兩塊，你能不能打造？」

「辣塊，媽媽的！這個都不能打造，還開什麼鐵匠鋪？孫爺到裏面看……」

這工夫韋青站在後院廂房門口點了點頭，孫大德向大門外瞄了一眼，快步來到後院廂房中。說：「韋先生，您猜得不錯，萬柔身中兩槍，其中一鎗穿腰而過，三天後才知道是否有救？老莊正在爲她換藥。她曾說：我想害人，人也想害我，這才是報應！」

韋青嘆氣說：「果然不出所料。」

孫大德說：「韋先生料到了什麼？」

韋青說：「老孫，我說過，別這麼稱呼。自然一點比較好。」

孫大德說：「我本想隨便些，可是一想起你是上面派來……」他笑笑打住：「霍姑娘在此不大安全，送到我那兒，由我老婆侍候他較好，誰也想不到她會在我那兒。」

送走霍小腰時，正是易莊外出吃飯的檔口。

× × ×

鐵大器進入一條小巷時，忽然發現一個瞎子，右手持竹杖，左手提着一面小凸鑼，却沒有敲鑼，連竹杖點地都怕打破了小巷中的幽靜，鐵大器皺皺眉頭。

瞎子身邊必須有的物件一是竹杖，二是三弦、扁鼓和凸鑼。這種小鑼直徑不過五六寸，中央往外突出半個核桃大小一部份，鑼槌就敲在這突出部份上。鑼與槌連在一起，可以用一手操作；而且鑼身邊沿和其他的鑼不一樣，任何其他的鑼，如大官和神祉鳴鑼開道的大鑼也好，戲台上文武場用的大鑼與小鑼也好，都是邊沿向內彎，只有瞎子的小凸鑼邊沿是平直的。

小巷太窄，任何一個人站在小巷中央，就可以擋住對方的去路。瞎子往中央一站，鐵大器也停在瞎子三步以外。

天很暗，已是入夜十點左右。鐵大器說：「咱們有過節？」

「沒有！」瞎子冷峻地：「別人都在乎『鐵捕』，我瞎子可不甩你們！只怕都是西貝貨。」

鐵大器說：「不用問，殺鐵金棠的必是你了？」

瞎子白眼一翻：「多揹一條爛也無所謂……」隨便一丟，那根竹杖直挺挺地豎在一丈五六尺外的牆邊。

鐵大器知道這瞎子不大好惹。夜風捲起地上的泥塵，塵霧裹住了兩個纏鬥的影子，鐵大器吃驚的是，此人不可能全盲。

衣衫在風中「獵獵」在作響，四隻冷電似的眸子盯住對方的要害。一個是爲了償金，另一個是爲了多數人都認爲是抽象的名詞——正義。

又是一陣旋風捲起地上的泥塵和敗葉，冷芒一閃而至，瞎子的小鑼切入鐵大器的咽喉中約兩寸。

瞎子在屍體倒下前已收回小鑼，拏起竹杖，還在鐵大器身上搜了一下，匆匆走出小巷。

孫大德自另一小街「踽踽」走來，自大街上轉過來另有一個人，好像是韋青，另外還有個背影，進入另一小巷，頗似瞎女……。

× × ×

鐵大器的慘死，韋青又揹了黑鍋，其實他三天未吃飯。

天才黑，鐵匠舖後院廂房中有兩人在黑暗中交談。甲問道：「是誰又做了鐵大器？」

乙說：「八成又是瞎子。」

「萬柔呢？」

「剛脫離險境！」

「你可知她是如何負傷的？」

「萬柔沒有說。」

「哼！那叫着咎由自取！」韋青說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事。

莊前柳也哼了一聲：「易莊那死丫頭呢？」

韋青說：「外出吃飯去了！」

「有件事很不妙，我爲萬柔治傷。她非常注意我的面貌，記得她當時瞳孔放大，像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

「她當然會發現秘密的。」韋青說：「她見過易莊，再看到你也就猜出你們的關係了！以萬柔的反應，自然也會想到你到萬家可能和大箱失踪有關！」

莊前柳點點頭：「可能沒錯，現在我們應該如何應付這錯綜複雜的局面？」

韋青說：「乍看是千頭萬緒，錯綜複雜，其實深入一層看就很單純。在目前，我們所面對的最大敵人是『紫衣社』，但最大的最終的目標却只有一個人。」

「對對！」莊前柳說：「這人物是我們此來的正點子——謀財害命的元兇。另外還是故宮盜寶人——」韋青以目示意，二人一前一後穿窗而出，沒有發現任何人，這才入屋。

剛剛這句話太重要，可以說是他們此來的主要目的，萬一洩漏此秘密，他們必然前功盡棄。

韋青說：「你認不認識瞎子？」

「我猜想他可能是在華北一帶屢犯姦殺案的彭奇。」莊前柳說道：「他到那裏，姦殺案就會在那裏發生，可是他來此之後，並未發現什麼姦殺案。這一定有原因的。」

韋青說：「這種血賊留不得，但在他死之前要弄清幾件案子是不是他幹的？例如萬老大夫婦以及二鐵等……」

莊前柳愕然說：「你是說萬老大夫婦也是……」

韋青微微點頭，喃喃地：「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曉天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和尚沈船山不過是故弄玄虛。而且還派一小童送去一封勒索信，老莊，要變這種藏眼法，可能你也不會輸人的。」

莊前柳說道：「應該說你比我還高明。現在我來盤盤瞎子，如果沒錯，立刻除去……」

× × ×

「天香樓」飯莊門外旁邊有個卦攤，由於「天香樓」大門樓上掛着一盞「嘶嘶」作响的煤氣燈，瞎子沾了光。

反正瞎子的謀生本能不是彈詞就是卜卦，莊前柳背向「天香樓」大門一坐，使帽壓在眉頭上，瞎子說：「先生是『摸骨』還是『測字』？」

莊前柳說：「關於星象醫卜，小可也略知皮毛，閑來無事，何不由小可爲兄台測個字？」

瞎子冷傲地一笑：「老兄似乎要搶在下的飯碗哩！」

「別誤會！」莊前柳說：「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這是最早的相人之術，至於測字，古人如袁天罡、謝石，李淳風以及邵康節等，都是個中翹楚，另外如劉伯溫的『滴天髓』、羅育吾的『瓊璣三盤賦』，張神峯的『神峯通攷』以及徐子平的『淵海子平』等等…」

「嘿嘿！」瞎子說：「老兄果然是位行家。」

「不敢，有所謂君子問禍不問福。」莊前柳說：「所以在下不避淺陋之譏，和兄台互相研究一下，這也是因爲兄台印堂晦暗，近日必有大難……。」

瞎子表情木然，也許這句話永遠也無法打動一個殺手和淫徒的心。一位西哲說過一句話：死亡不過是突然停止再犯罪。這不過是指人類在不斷地犯罪，只有死亡才能停止犯罪，死亡對一個殺手來說，不會造成悸懼，而且他們相信其過程必如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却能爲對方（殺手）造成死神魔掌陰影下的片刻成就感。

瞎子不瞎，只是有點白內障而已：「大名是……」

「小可莊前柳……」

「恕在下健忘，似乎聽說過大名。」

莊前柳笑笑說：「小可寄居萬府作客，且承萬兄厚愛，若說老兄不知在下的身份，未免矯情！」

「這……這……」瞎子在莊前柳犀利的語鋒之下，信是信了些，却不敢肺腑相見。

「其實我還可以奉送兩件小秘密。」莊前柳探過身子，低聲說：「我是奉命來辦兩件事的，一是找回一個大箱子，另外是把韋青誘回萬府……」

瞎子不由動容，因爲這也正是他要完成的任務，而莊前柳居然都知道，只不過他畢竟是個老油子，輕易不露口風。

「好吧，咱們還是先測字，事畢再去辦正事。」

「什麼正事？」

「自然是去找那漏網之魚。」

「哪個漏網之魚？」

「老兄，何必顧左右而言他？不就是江笠那小子？」

「莊兄要給在下測字？」

「正是，有所謂：君子問禍不問福。兄台諒知這個道理，你就抽個字吧！」

瞎子正里八經地自竹筒中摸出一個字卷，平常爲別人測字，心情泰然，如今自己摸字卷，心情居然也有點緊張。就像任何名醫都不願爲自己開方子下藥的道理一樣。這正是所謂「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吧？

他展開字卷，交給莊前柳，竟是一個「吊」字。

莊前柳皺皺眉頭，說道：「兄台問什麼？」

瞎子信口說：「就問健康吧！」這時才看到字卷上的「吊」字，也皺了皺眉頭。因爲竹筒中有七十個字卷，單單取出這個字來，有點不悅。

莊前柳看了一會，還正看，橫看，側看及倒看一下，這一手當然瞎子也懂。但學問可大哩！而「測字」却僅是易卜中的小小一環而已。

「拆字」又稱「測字」和「相字」，源於何時已不可攷，據傳始於周，盛於唐、宋，當然明、清也是才人輩出。而具有眞憑實學的測字者和江湖之分別，即在於是否選好了若干字放於筒中而區分。因爲明師必須具備淵博的學問，豐富的經驗和常識，以及敏銳的反應，反之，即談不上機鋒，也就是自欺欺人了。

拆字分爲五大類，如：「觀梅」（以小箱放入雜物爲卜），「硯池」（隨便席地設攤者），「踏靑」（專走茶肆酒家者），「拔陽地」（有固地住所者），「拔陰地」（借住寺廟者）。這五大類之下還有十六小類，如「減筆」：勤可減爲「勒」，「功」及「革」等。「添筆」可加如「止」「正」「此」及「扯」等等。在此不多贅述，總之，易卜並非全不可信，在於是否具備高深之學問及專業知識而已。

莊前柳說：「恕我直言。」

瞎子說：「本該如此！」

莊前柳正要說下去，一陣夜風吹來，那字卷忽然吹落在瞎子的腿上，也就是兩腿處中央地帶。莊前柳檢起來，說：「此字問健康不吉，加上機鋒，更是不妙！」

瞎子冷冷地：「願聞高見！」

莊前柳說：「『吊』字口下有『巾』，乃西餐時所用之餐巾，暗示老兄的暗毛病應找西醫。而且所患之病爲暗毛病，以打六〇六爲佳……」

瞎子面色驟變，說：「這等『測字』之法，在下還是平生第一次……」

莊前柳說：「兄台小安，小可自然要解釋清楚。『吊（尸下「吊」。以下同）』同音，加上字卷剛剛被風吹落在兄台身上也就是雙腿之間，正是在那話兒之上。此乃機鋒，尸下有『吊』自然是指毛病在這上面，而『掉吊』又是同音，暗示兄台那暗毛病很重，已經爛掉了一半……」

瞎子霍然站起，但立刻又坐了下來。莊前柳觀顏察色，知道一言中的。也就見好即收，站起說道：「文字遊戲嘛！兄台不必介意，還是辦正事要緊，走，找韋青去！」

瞎子還眞被他吊上了胃口。因爲國學文字運用之妙，他國文字瞠乎其後，英文雖有普羅方便之處，若以中國之詩詞，歌賦，妙對燈謎以及拆字來說，實在不能比擬。而莊前柳能在萬老爺子面前吃香，自然要有一套。況且剛才他拆的字，簡直是有……

儘管莊前柳語不驚人死不休，瞎子還是有點猶豫。莊前柳走着說：「兄台不去，小可只好獨行，如能得手，總算爲萬老爺子建一大功……」「建一大功」這話也是他的職責，和尚死後，他受到了冷眼相待。

他終於拏起小鑼及竹杖跟了上來，說：「莊兄，等等在下……」

莊前柳走得不疾不徐，也不再說話，瞎子可也沒有落後，由於他已相信莊爲自己人，也就不必再裝了。

二人終於來到「鬼巷」中，這巷中本來只有三戶人家，由於五年前其中一家四口被一場大火燒死，而另外兩家深夜，往往能聽到「嗯嗯」大火聲，也看到火中有四個人正在找東西。那四人正是被火燒死的一家人。因此另外二家也搬出此巷，甚至小巷附近也搬走了五六家。

將近「鬼巷」時，莊前柳的脚步突然加快，所以瞎子進入此巷中，巳不見了莊前柳。瞎子的警覺性頗高，脚步巳經緩下來。可惜他是初來，不知此巷的來歷。

他走到小巷的一半處停下來低呼着：「莊兄……莊兄……」廻音空盪，靜得有如置身荒塚古墓中。

他的呼聲在夜風中顫抖，背後却隱隱傳來了似有似無的步履聲。若非他這等高手，恐怕還聽不到，驟然廻身，韋青已站在四步以外。

「什麼人？」

韋青說：「不必再裝蒜，你的招子比誰還亮！」

瞎子說：「聽你的口音似乎是通緝犯韋青。」

「我是通緝犯，你是……」

「伸出援手爲地方除害的人！」

「了不起，了不起！」韋青說：「有此正義感而不帮兩個『鐵捕』反而把他們放了血，這話怎麼說？」

瞎子說：「韋青，你盡管胡扯，今夜遇上了我……」

「不是遇上，而是以餌香釣來的。萬老大夫婦是你『代庖』的？你明明就是色魔彭奇，到此之後居然沒有發生姦殺案，眞是異數！」

「這一點你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

「哈！」打個「哈哈」，韋青說：「其實我們巳經知道了！你和瞎妞根本不是父女，你自以爲走路不留脚印，尾巴却早巳露出來了。」

瞎子終於相信，莊前柳在萬家臥底，韋青這次來揚州也絕非作皮貨生意，只怕也不是爲了秦璽，一股冷意忽然由脊樑往上流竄。

他的竹杖眨眼間巳到了韋青的胸前。竟不帶一點風聲，當然，行家就能聽出來，就像一位行家不用看只要聽一會就知道一部機器那裏有毛病的道理相似。

二人忽分忽合，第二次接近時，韋青衣上有三個洞，其中一處還有皮肉之傷，只不過瞎子的五尺半竹杖只剩下三尺左右。另外兩尺半竟在韋青手中。

在另外五個分合中，二人手中的竹杖只剩下筷子那麼長，當然，即使是一根筷子，在他們手中的威力也非同小可。

一道寒芒閃電似地劃過，韋青被那面「飛鈸」（淫賊彭奇的著名殺手鐧）小鑼自肩頭切入寸半。只要再上升寸半而又內偏寸半，就正好切在左頸的大動脈上。僅是一個「快」字絕對不能形容這可怖的經驗。韋青駭然扭轉身子，却也沒有糟塌這瞬間即失的機會，筷子長短的竹杖，巳戳入瞎子的右胸之中，前面剩下半寸，後面探出一寸，人巳退出三步。

瞎子在這剎那才知道「鷹立如睡，虎行似病」的道理。眞正的高人要聰明不露，才華不逞，才能肩鴻任鉅。

「彭奇，你在臨死之前願不願說幾句有用的話？你的主兒和『五省聯軍總司令』的人有什麼關係？章九如和他是不是常來往？還有『紫衣社』……」

瞎子巳到了油盡燈乾的光景，他倚在墻上，身子向下滑去說：「這些問題……你只……只能去問閻王爺……原來你才是京裏……」七竅中大量失血，倒在牆下，這工夫莊前柳巳到了韋青前身邊。

青韋說：「不管是多麼壞的人，還是有人爲他効死。我們走吧！」

「慢着！」莊前柳說：「這兒很少有人來。也只有我們這種人。我要印證一件事，你先搜搜他的身子。」

韋青搜了一下，什麼也沒有，這種殺手身上當然不會留下任何綫索。莊前柳又作了個手勢，韋青攤攤手，扯下瞎子的內褲，不由瞪目一楞，吶吶地：「老莊，眞是料斷如神，不輸袁天罡和李淳風這幾位古人了！」

莊前柳謙虛地：「純屬胡猜。」韋青却以爲不是如此的。他知道莊前柳要他看這個的動機不是炫耀，而是證明彭奇來此却一直沒發生姦殺案的註脚。

× × ×

「一……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三四……」上午九點左右，由家廟中魚貫走出十九個聯莊會的弟兄（聯莊會有些地方也稱團練），每人扛着一支土造步鎗（漢陽造）。而其中三人扛的是假鎗。

加上大隊長孫大德才二十人，本來當初要成立一個大隊的，由於經費不足，弟兄們到了換季時老是換不了，而且經常吃稀飯。所以又遣散了大部份，只剩下二十人，尙不足一個小隊，只是叫慣了大隊長，也就改不過來。

孫大德一邊喊着口號，一邊低聲說：「他奶奶的！把腰幹挺起來，別像上了癮的大烟鬼似的。」弟兄們有的裹腿鬆脫（過去的軍人是要用綁腿布把小腿裹成雨傘節或浪紋形的），有的風紀扣未扣上，也有的帽子戴在後腦勺子上。

孫大德大聲喝着：軍人首重服從，命令何等森嚴……又說：「唱！」弟兄們立刻唱起來。

唱起軍歌，步伐就整齊了些。路上有人駐足而觀，這些弟兄們有的向路邊的大姑娘和小媳婦猛眨眼。

班長踹了一個弟兄一脚，說：「格老子！小心你的眼珠子受凉，魂兒回來了沒有？」

把十九個人拉到萬家宅側面的晒穀場上操練，由齊步走，整步走，跑步及左右轉，一直到打野外的「散兵坑」操演，然後再由班長代理，孫大德進入萬家。

「孫老總……」苗總管調侃地：「是不是又死了人，缺一口薄棺？」

「這……」孫大德一邊向萬老爺子見禮邊說：「苗總管快人快語。這當然也是在下來此的原因之一，另外還有件事要報告萬爺！」

萬里說：「老總有話儘管說，作好事嘛！可不怕多。只怕一手包辦了而引起別人的誤會。」

孫大德笑笑，說：「老爺子，如果眞有這種忌諱，瞎子這口薄棺我就另想辦法了。」

「其實幾百口我都施捨了！又何差這一口？」萬里說道：「孫老總還有什麼事情？」

孫大德說：「萬爺，有件事我既然見到了，就不能不說。誰叫老爺子瞧得起兄弟我！」

「對對！」萬里說：「自己人，有話不可鱉在心中。」

「韋青能一刀切去江笠的骨癌，無獨有偶，莊先生又能一眼看出殘臂上有絕症，不是巧合，必然是顯示出他們有某種默契。」

萬里沒有出聲，只和苗總管互視了一眼。

「還有。」孫大德低聲說：「昨夜兄弟深夜出巡，就在瞎子的屍體附近街口看到韋青的背影。」

萬、苗二人仍未出聲。孫大德又說：「還有一件事情，兄弟也不能不順便提一下……」

萬里喟然說：「孫老總，以前萬某慢待了孫兄，今後將不會再有所輕慢的！」

「不敢，不敢！」孫大德有點手足無措，受寵若驚，說：「正因爲萬爺瞧得起兄弟，大力支持，在一些鄉紳面前美言，兄弟才能佔着這個職位。況且萬爺也答應過，春節以前，要爲聯莊會更換新武器及換季……」

萬里說：「我是說過，而且三天內，就爲貴會更換鎗火，孫兄，你就開一張清單出來，同時也要註明要哪一種鎗火及數字。」

孫大德連連作揖，說：「萬爺，兄弟代弟兄們及地方父老先向萬爺道謝了！」接着就在一邊桌上開了一張清單，交給萬里。

萬老爺子口中唸着：「『捷克式』步鎗十八支，子彈五千發；『手提式』一支，子彈兩百五十發，『十三響』一支，子彈兩百發。冬季棉軍服二十套，布鞋二十雙……」

當孫大德到晒穀場上宣佈了這件大喜事時，弟兄們歡呼起來，由孫大德親自喊口令，來了一次軍容莊嚴的分列式，向萬家大廳樓窗上的萬老爺子致敬。

這時萬老爺子向外面的孫大德揮揮手，說：「玉堂，依你看，孫大德這人的忠貞如何？」

「發前人未發之論，方是奇書；言妻子難言之情，乃爲密友。」苗玉堂說：「萬爺，孫大德不過是個穿二尺半的老兵油子，雖說在這兒主持聯莊會，全部只有二十個人，但二十號人鎗，畢竟也是一支武力，況且有些大戶，暗地也給他弄幾文，夜裏他會派出一兩位弟兄着便衣在那大戶附近巡邏，所以說，他那職位收入還相當可觀哩！他知恩圖報，一有消息就毫不保留，看來還算可靠。」

萬里沒有再說什麼。想了一下來到莊前柳的院落中：「莊兄，小女重傷，以莊兄的醫術，定能妙手回春，可是年輕人在外面胡來，作長輩怎能不管？莊兄可知她是如何受傷的？」

「在下問過，姑娘不說。」

「莊兄，你是聰明人却作了件糊塗事……」談了一會告辭出來，直接來到萬柔院中，小荷花急忙迎出：「老爺，小姐她……她出去了……」

萬里根本不理，逕自進入萬柔屋中，床上和床前的父女互相一眼，萬柔含淚說：「女兒該死！」

「爹本來要嚴厲責備的妳的。」萬里哽咽着：「傷在哪裏？是不是很重？」

「不太重……」

「是誰幹的。」

「爹，女兒認了，請不要再提。」

「不，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

「爹，女兒也有錯，所以不想追究，除非爹發誓不報復。」

萬里安慰她說：「柔兒，不要過份，爹不會追究，但一定要明瞭事情發生的經過。」

萬柔低着頭：「事由韋青而起，他的一個相好的霍小腰被綁了票，對方不要錢却要他親自去談判，我知道這件事以後，就暗暗跟了去！」

「被匪徒射傷了是不是？韋青這小子不可靠呀！以前我看走了眼。」

「爹，其實我也是個壞女人，當時我心生毒念，想在射擊匪徒的同時也射死霍小腰，那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另一個女人也想射死我。」

「什麼人？」萬里面色一變。

「一個名叫易莊的姑娘，本來霍小腰被綁架的事是她告訴我的，事後一想，她是想利用我有鎗，也會用鎗，利用我殺人，也想順便除去我。」

萬里問：「匪徒是哪一方面的人？知不知道？」

「我……我也不知道……」

「心裏有話也不敢對爹多講。」

「匪徒也許以爲那兒很秘密，絕不會有人去的，所以我用手提式開火之下，打死數人，其餘的都嚇跑了！」萬柔說：「前幾天爹不是施過棺？」

「眞的不知道綁匪是誰？」

「爹……有件事我說出來只怕爹會難過。」

「放心吧，孩子，爹見過大風浪，任何打擊都承受得了，妳說吧！」

「也許他們絕對不以爲我會去，所以那女匪首和明去要人的韋青屋內屋外交談，她雖然故意用蘇北口音說話，女兒還是隱隱聽出一點……她的口音很像……很像『橋月客棧』的汪阿姨……」

「妳……妳簡直是胡說！」

「爹，我就知道你會不高興，我剛才也說過，只是隱約有點像，還不敢確定下來！」

「不要胡說，那是絕對不可能的。」萬里在屋中打轉，揮着拳頭：「妳汪阿姨是個女流之輩，妳扯得太遠了。」

「爹，既然這麼說，女兒還明說什麼？我只是聽來有點像而巳。」

萬里說：「孩子，相信爹，爹的人格担保，汪阿姨絕不會淪爲『綁匪』，永遠不會的。」

萬柔不再出聲，萬里嘆了一口氣，說：「年輕人就算見解有些不同，總也不會太離譜，如果韋青還念舊情，他也該來看看妳的。」

「爹，他可能還不知道我受了傷，因爲他並不知道我偷偷去過。」

「爹的看法不同，我以爲他應該知道去救他的人是誰？」

萬柔仍不出聲，萬里說道：「好好養病，需要名貴的外國藥，我巳派專人到上海去買了，我把莊大夫請來再爲妳看看病情。」

莊前柳提着藥包趕到，萬柔說：「莊大夫，我要告訴你，傷我的是誰，她是一個名叫易莊的姑娘。」

「一個名叫易莊的姑娘？」莊前柳茫然，但萬柔內心直冷笑，上次仔細打量他

，就看出他和易莊很像。

「那姑娘是幹什麼的？」她爲什麼要傷妳。」

「她不僅僅要傷我，她本來想要射死我的。」

「這姑娘那麼狠，總該有原因吧！」

「當然有原因，」萬柔望着莊前柳，說：「還不是爲了一個韋青。」

「爲了他？」莊前柳說：「說得不好聽些，他只是個亡命之徒，這值得嗎？」

「各人的看法不同，正如那個易莊姑娘一樣，她爲什麼也喜歡韋青？男女之間的事很難說，大夫能不能設法？我想見見他。」

「這……」莊前柳搖搖頭說：「要是姑娘非見他不可，我可以勉爲其難，只怕令尊知道了。」

「不會的，莊大夫，我保證不讓爹知道，」萬柔說：「他對萬家很熟，他知道如何進來，今夜十二時正，我叫小荷花在西北角接應他……」

莊前柳並非欠攷慮的人，他也知道冒了很大的險，尤其男女間的事，隨時都會反臉成仇。但他另有想法，韋青也許能在萬柔身上得到一些消息。

爲了他的女兒終身大事，他不該管這件事情的，而且他推掉也並不難，但爲大局着想，他就把女兒的事，放在次要地位上了。

當初只不過是幾句閑話，莊前柳說：「我的女兒能嫁給你是她的福氣。」韋青說：「得『醫卜雙絕』的女兒而娶之，夫復何求？」就這麼幾句話，娟娟當了眞。

十二點稍過，韋青已技巧地進入萬柔房中，四目相接，萬柔努力睜着眼，期使淚水留在眶內說：「幸會。」

韋青目前不得不和她保持距離，他一來揚州就到「美人窩」去砸窰子，還要睡阿酥，而使阿酥到萬里處告狀，就是想離開萬家，一來是保持距離，二來在外行事也方便，有事要來也隨時可來。」

「妳還好吧？」

「我要是不請你來，你是否……」嗓音沙啞，這在萬柔來說，是十分少見的。

韋青嘆了口氣說：「我也有自己的難處。」

「是爲了霍姑娘吧？」

「還有很多煩人的事，不是妳所能想像的。」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我受了傷的？」

「事發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

「是怎麼知道的？」

韋青說：「因爲我是當事人，當時聽到兩支『手提式』同時響起，我以爲不像是救我的人，但却也不是我的敵人，而知道我去綁匪處的人只有兩個，其中之一就是易莊。」

「你知道是怎麼回事？」

「不提也罷，叫人寒心。」

萬柔說：「我沒死是幸運，讓我死掉才公平。」

「其實最該死的是易莊，她想一石兩鳥，除去妳和霍姑娘。」

「這麼說，你肯來看我已經是很夠意思囉？」

「嗨！人生誰敢說不犯錯？」

「韋青，你眞的是通緝犯？要不，爲何要逃出萬宅？」

他攤攤手：「過去確實有點紕漏。」

「不對吧？根據各方的消息，兩個姓鐵的根本就不是『鐵捕』，你是迴避他們的嗎？」

「不談這些，好些了吧？」

「莊大夫說：已經死不了哩！」他低着頭，把玩着胸前掛着的一隻金鎖，屋內很曖和，也很沉悶。韋青說：「這金鎖好像一直未離開妳。」

「不錯，自我有記憶時起，就沒有離開過。」

「有什麼特殊義意嗎？」

「奶娘說是我母親留下來的，我一歲時家母去世。」萬柔說：「我對這東西一直有點疑問。」

「什麼疑問？」

「裏面有四個字，我一直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能不能給我看看？」

「當然能，」她讓他撬開金鎖，夾層內鐫有四個字「諸神退位」。

韋青喃喃地唸着：「諸神退位……諸神退位……」似乎無法理解這四字鐫在金鎖上的用意，只知道住宅，空地上往往會豎一碑石，上有「太公在此，諸神退位」八個字。意思是姜太公在此，其他鬼神應該迴避。

封神演義上，姜太公封了很多的神，最後却忘了封他自己，儘管如此，他仍有崇高的地位，而當年未上榜的寃鬼太多，到處騷擾。所以一些陰濕、偏僻的角落都會立這麼一個碑石，正是辟邪之意。

「這金鎖上有這四字，總該有特殊義意吧？」

「似乎奶媽知道，她說與我的身世以及另一件大事有關，但不可以告訴我爹，也不可讓我爹看到這四個字。」

韋青以爲不虛此行：「奶媽在哪個院落？」

「你現在千萬別去，苗總管霸佔了他，爲了這事，我曾想爲奶娘抱不平，報告我爹，把這個老不修攆走，可是奶媽說，萬萬不可。」

「爲什麼？」

「奶娘說，報告了也沒有用，因爲老爺信任苗玉堂，簡直是言聽計從，報告了反而壞事，她叫我忍耐，好像在等待什麼似的。」

韋青說：「萬柔，談談大表舅和大舅媽如何？」

萬柔想了一下，說：「在我的記憶中，我爹和我大伯格格不入，甚至私下裏還看到他們吵過架，而大伯似乎一直在容忍。我想大伯父母成年累月把自己關在後進院內小佛堂中，可能和家父不和有關。」

他忽然有所警覺：「韋青，你似乎在刺探我們萬家的秘密。」

韋青微微搖頭，說道：「有句話我要是說錯了，妳要原諒我，要不，我不敢再說。」

「你儘管說。」

「有人私下談論。……」他貼在她的耳邊說：「有人說……妳大伯父母是死在令尊手中……」

「你——」萬柔寒聲說：「你知道萬家又會怎麼想？」

韋青攤攤手：「說是我下的毒手？對不對？況且出事那夜我正好來過貴宅，如果有人一口咬定，我似乎跳在黃河中也洗不清！」

「我雖然親眼看到你來過，却未對任何人談起過，儘管我也不無懷疑，世上那有這麼巧合的事？」

韋青又攤攤手：「一個人作非常的事，絕對要有非常的動機原因，我有嗎？」

「總之，譭謗我爹的謠言，希望到此爲止。」

「好！不談這個。我們來談談『橋月客棧』的汪老闆如何？」

「卜通」一聲萬柔心頭跳了一下，爹是揚州的大善人大士紳，任何荒腔走板的傳聞都會對他造成傷害，可是汪阿姨和爹之間似乎不會沒有特殊關係，但她總以爲爹已過四十八而未續弦，是怕繼母和她合不來，所以認爲父親的苦心所造成的不良風評是直得原諒的。她說：「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隱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遠害。」

「當然，當然！」韋青說：「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這時忽然聽到小荷花在院中說：「噢噢……麥總管……這可是小姐的內宅……沒有人請你來……」

韋青一迴身，內總管麥嘉已站在臥室門口。撩起門簾，吡着一口烟牙詭笑，說：「韋少爺，光臨敝處，怎麼也不打個招呼？」

韋青不想把戰鬥帶到萬柔床邊，也不想到外間去打，只想在院中速戰速決。但在院中才折騰了兩個照面，外總管郭奇也來了。這二人合擊雖然非同小可，韋青還是有攻有守，他現在只想離開這兒。

當他猛攻七掌三腿，迫退二人，正要掠上左邊院牆時，萬家的護院頭子侯威和一個部下，各端着一挺「手提式」伏在牆上。再一回頭，右邊牆頭上也有二人，各有一支「快慢機」，而且大機頭已翹了起來。

韋青攤攤手，說：「眞榮幸！區區一個人竟出現了這麼一個大的招待場面。」麥嘉藉機下台，伸手一讓：「韋少爺，你是爽快人，而萬老爺子也很想你！請請……」

韋青知道是走不了哩，就大大方方地來到三間精舍中，這兒戒備森嚴，是萬里獨處思攷大事的地方。只有苗玉堂可以隨便進入，所以麥嘉把他送到精門外就不前進了。

「表舅……」韋青哈哈腰：「晚輩汗顏……」

「自己人怎麼說這些，坐，坐下來談。」萬里揮揮手：「儘快弄些酒菜來，我可好久沒有和韋青喝幾杯了！」

苗玉堂立刻吩咐下去，才寒暄一會四色小菜已先擺上。苗總管滿上三杯酒，萬里說：「韋青，你知道這是什麼酒嗎？」

「是不是青梅煮酒？」韋青說：「當年劉備和曹操煮酒論英雄，就是喝的這種酒吧？」

「不錯。」萬里說：「乾了吧！人生難得幾回醉？嗨！人老了！念舊之情就會日深一日……」老淚奪眶而出，竟滴入杯中。

盡管有所謂「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但韋青以爲，大箱子沒有回籠以前，他的生命不會有問題。就大方地乾了一杯。

萬里說：「到底有什麼紕漏總是迴避表舅呢？」

韋青苦笑說：「反正總是爲了些狗皮倒灶的事兒，讓你操心，眞過意不去。」

「韋青，別人不知道你，我還不清楚。你一向是敢作敢爲，不要說那『二鐵』不像是衝着你來的，就算是，你也不會望風而逃的。」

韋青說：「話是不錯，但俗語說得好：人心似鐵，官法如爐。我總不能讓表舅佔上窩藏通緝犯的罪名吧？」

萬里說：「在外面總是很危險，你的身手和機智都是一流的，但世上沒有不敗的英雄！」

「表舅說的也是，這正是『文死諫，武死戰』的道理。但任何一個人總有他個人的作風……」

苗玉堂實在忍不住這種轉彎抹角的廢話，說：「韋少爺，咱們別再兜圈子，把東西拏回來吧！那東西既不好玩，也不好看，也不能當古董賣。」

韋青愕然地：「什……什麼東西？」

「一口吞下鞋帮子—你心裏有底！」

苗玉堂怒形於色說：「韋青，萬爺是大善人，我這人可掛不上『善人』的邊兒！」

韋青笑笑說：「我看苗總管爲人挺好的……」

「蓬」地一聲，苗玉堂把酒杯大力放下，說：「韋青，我早就看出，你是一頭吃紅肉，拉白屎的狼，也知道有個狽在爲你出餿主意，你到底是拏不拏出來？」

萬里正色道：「玉堂，你怎麼可以對韋青這種態度？都活了半輩子了！這毛躁脾氣還不改一改！」

韋青說：「我並不怪苗總管，我想貴宅一定是丟了一件什麼貴重的東西，我要是拏了就……」

萬里帶點哀求的語氣和神色說：「箱子對我太重要！就算是我求你吧！韋青！我已經老了！人生固然有所謂『千秋大業』，但表舅是個平凡的人，也就是平常人，這種人所求者也無非『名利』二字。所以我一無所求，只求虛名得保，柔兒對你死心塌地，只要找回那東西，我馬上甩手退隱，這兒由你和柔兒負全責！」

如果這是一檔子生意眞是一本萬利，只賺不賠。而萬里也出了最高的價碼。

萬里急了才會如此，這在韋青聽來却不是喜訊，而是可怖的後果，因爲某件事已經做了是不能改變的，他連連嘆氣，說：「晚輩簡直是『夏虫不可語冰』！長輩可否說明白些？到底是什麼大箱子？箱中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苗玉堂指着韋青的鼻尖，一字一字地說：「你追江笠，是預謀的一部份，一刀削下他左臂之癌，可算是嚎頭造反。而莊前柳到此告密，乍看是忠心耿耿，而且見解和醫術都精闢獨到，但仔細一研究，不過是一個唱臉一個演黑臉的，反正不是江笠臨走帶走了箱子，就是莊前柳住在本宅弄走的。」

（未完．五）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等人看着諸葛胆將棧道燒去，童青誘練青霞過去追殺，豈料前面有一道浮沙，童青目的是要和練青霞一齊死在浮沙裏，以報她師傅曹廷用寒冰針暗算之恨，燕十三及時趕至，說服童青不要自相殘殺，然後用樹藤將他們救起，練青霞一時惱怒將救起童青的樹藤斬斷，使他再跌下浮沙沒頂，燕十三沿斷藤入浮沙施救，亦無法找到童青，估計凶多吉少，練青霞無心之失，斷送了一位江湖老手，雖然後悔，於事無補……練青霞只好一個人直上棧道找尋諸葛胆的行踪。燕十三和盈盈纖纖二人商議，考慮下一個要去的地方制止毒烟再發生……

天塹通幽徑　發現盔甲人

練青霞倦極，終於進入夢鄉。

那不是好夢，圓球的滾動，毒氣的爆發，狂呼慘號，一個個無辜的平民百姓倒下，然後肌肉消蝕，出現了一具具的白骨：

童青的死亡亦出現，浮沙就像是一頭龐大的怪獸，緩緩的將童青吞噬，然後轉向她迫近。

她驚呼掙扎，一個身子還是被吞進去，也就在驚呼中，她驚醒，跳起來，然後她發覺只是在做夢，天色也經已大亮，朝陽已然從東方湧出來。

好一會，她的情緒才完全穩定，在她來說，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

她將整個身心都放鬆，才走到昨夜觀看火龍盡頭的地方，再往下望去。

棧道已完全被燒毀，烈火亦已經熄滅，盡頭是一個平台，下臨天塹，霧氣迷漫，也不知有多深。

她看了一會，還是彎刀飛來並用，往下攀去，到了平台上，除了幾條被擊碎的石柱之外，什麼特別的東西也看不到。

那幾條石柱到底有什麼作用，她也看不透，石柱連貫鐵練的上半截都被拋進天塹下，否則給她看到鐵鍊，不難想到那裏有一條鐵索橋，相連對面峭壁當中的一個平台。

那個平台這時候亦已被砍下來的樹木掩蓋，遠望只見一片樹木。

她放目四顧，看不見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再俯視霧氣迷漫的天塹，不由歎一口氣。

那給她的是一種深不可測的感覺，她實在難以相信那些人就是藏在這個天塹之下。

然後她想起了燕十三的說話、的態度

燕十三俠骨柔腸，目睹毒氣的厲害，應該是絕不會袖手旁觀，就此罷休，在附近若是還能夠找到綫索，又怎會毫不猶疑的離開？江湖人的行事作風是不是只有江湖人才明白？

練青霞不敢肯定，但看到這個天塹，還是不由考慮到燕十三的決定。

也所以那股要攀下天塹去的念頭不由自主的打消，呆立了片刻，最後還是離開。

那片刻，她亦想起了高亭、平湖、竹瓦三個地方，毒氣在嚴密監視下仍然能夠在蘭溪爆發，高亭、平湖、竹瓦三個地方當然亦不難繼蘭溪之後遭受毒氣的襲擊。

再想到毒氣的厲害，她不禁由心寒出來，只希望能夠及時趕到去制止。

×　　×　　×

燕十三練青霞都沒有過慮，在他們趕到之前，毒氣經已先後在竹瓦、平湖、高亭三個地方爆發。

三個地方都是在官府捕快軍兵的嚴密監視下，練青霞早在追查瓷球的綫索之前便已經部署好一切，有過蘭溪一地的經驗，當然更加縝密，可是在毒氣爆裂的時候，在那三個地方監視的官府中人還是一無所覺，也無一倖免，全都在毒氣的包圍下死於非命。

練青霞趕到去觸目所見都是消蝕的白骨，除了瓷球的碎片，沒有其他的綫索。

她並不知道燕十三有沒有到來，却不以爲燕十三能夠找到什麼綫索。

燕十三在毒氣爆發的時候若是在附近，除非又及時躲進水井或者什麼地方裏，否則不難已化成骷骨，若是又找到什麼綫索，根本就不會一而再，再而三讓毒氣爆發，事實她調查所得，毒氣差不多同時在三個地方出現，估計時間，燕十三除非快馬奔馳，日以繼夜，否則根本沒有可能趕得及三個地方的任何一個。

在毒氣爆發後才進入，結果與她一定毫無分別，一無所獲。

之後燕十三跑到什麼地方去，也是沒有綫索留下來，失望之餘，不由使練青霞一陣徬徨。

她重新召集附近一帶的捕快軍兵，那些監視在鎮外倖免於難的捕快軍兵看見那些白骨無不震驚，他們既然事先毫無所覺，事後亦沒有發現燕十三的行踪。

練青霞最失望的其實是這件事，她其實還是希望燕十三能夠再找到什麼綫索，再跟她打一個招呼。

蘭溪、平湖、高亭、竹瓦四個地方先後被毒氣侵襲，消息若是傳到京師，是必又一番震驚，也是必怪罪下來，對她有一定的影响。

朝廷又將會怎樣處置？她雖然不知道，想到了這件事，還是不免心裏一陣不舒服。

她雖然自問已盡了力，這樣挫敗在她來說畢竟還是第一次，一力保薦她的曹廷是必也面目無光。

會不會因此而派別的人南下取代她的地位，想到這個問題，她心裏更就不舒服了。

× × ×

消息當然飛快被送到京師，也不是直接地送進曹廷的手中，所以曹廷要替練青霞掩飾這件事情也不成。

到曹廷這個地位，當然成爲朝中大臣攻擊的對像，以他的經驗，卻也當然懂得怎樣保護自己，避重就輕，只有向皇帝交待。

皇帝這時候不過八歲，一個小孩子那懂得多少，而事實，一直以來，都是由常德郡主作主。

常德郡主雖然也不過二十歲，但因爲弟弟年幼，必須她加以照顧，懂得的倒也不少，野心也因而逐漸大起來，她很清楚朝中大臣的實力，知道如何去爭取他們的支持，亦知道曹廷的勢力日增。

這本來也是她的主意，借助曹廷來應付朝中大臣的壓力，可是到曹廷的勢力大起來，又想將之削減，當然一方面是由於他人的說話影响，一方面却是由於曹廷言語上的不敬，令到她對曹廷突然生出了惡感。

曹廷既然是一個聰明人，言語上又怎會開罪常德郡主，事實上一直都非常小心，只是他到底是一個男人。

一個男人要眞正取得一個女人的歡心信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常德郡主無疑很多地方都表現强人本色，到底是年紀輕，想得並不遠，也未脫一般女人的小性子，曹廷有時候以爲可以直言進諫，聽在她耳裏，便有刻意攻擊的感覺，雖然當場沒有作聲，事實已記在心裏，到過些時候，有意無意便提出來。

在曹廷來說，有些絕無疑問是小事，常德郡主却顯然不是那麼看，到發現的時候，已經很難改變常德郡主這種印象。

他只有更加小心，一再表示一切都是以社稷爲重。

常德郡主看見他低聲下氣，才沒有那麼敵對，却總要想辦法，令他受些打擊心裏才舒服，毒氣這件事絕無疑問是最佳的藉口。

曹廷心中有數，所以看見常德郡主在皇帝身旁，一些也不覺得意外，恭恭敬敬的施過禮，只等皇帝說話。

皇帝話是說了，就是說得不清楚，也無多大怪責之意。

常德郡主聽着，終於忍不住開口：「毒氣的事到底怎樣了？」

「練青霞正在全力追尋，相信不久便會有好消息。」曹廷低聲下氣。

「好消息還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壞消息可是已來了不少，蘭溪、平湖、高亭、竹瓦四個地方被毒氣侵襲的事情，曹大人想必接到消息。」常德郡主冷冷的瞪着曹廷。

「已經接到了。」曹廷歎息。「我們也找到了一些兒綫索。」

「用那麼多的人力，花那麼多時間，才找到一些兒綫索，不會令人覺得朝廷無能？」

曹廷又一聲歎息：「奴才已着令全力追查，盡早將兇手找出來。」

「這句話已經聽過很多次了。」常德郡主冷笑。「我們總不成要等到毒氣在京師爆發才採取行動。」

曹廷目光垂下，常德郡主接道：「練青霞一個女兒家我原就不以爲能夠做出什麼事情來。」

這句話出口，她立即發覺不妥，隨又道：「不錯她一身武功，人又機智，到底年紀太輕，欠缺經驗，若是有人從旁協助，應該會好一些。」

曹廷立即問：「郡主莫非已經找到適當的人選？」

常德郡主反問：「你完全不反對？」

曹廷道：「奴才一心社稷，只希望能夠及早將事情解決。」

常德郡主道：「是眞的這樣最好不過了。」

「奴才大胆問一句，那可是大內禁衞統領長孫無忌？」曹廷目光仍然下垂。

常德郡主一怔。「你事先已經得到消息了？」

曹廷搖頭。「長孫無忌乃是忠臣之後，歷代皆忠於朝廷，家傳武功，到他本人更進一步，奴才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適合的了。」

常德郡主這才轉問皇帝。「皇上意思怎樣？」

皇帝一直在旁聽着，這時候一呆，連忙道：「應該是適合的。」

「那就這樣決定了。」常德郡主接顧曹廷，道：「長孫無忌已經在御書房外等候。」

曹廷接問：「可要奴才跟他一敍？」

「也是好的。」常德郡主隨即揮手。

曹廷連隨告退，看着他一個肉球也似的滾出，常德郡主不由搖頭。「你看他，一天比一天胖下去，非獨行動遲鈍，連腦筋也遲鈍起來了。」

皇帝沉吟着。「肥胖跟聰明好像沒有多大關係。」

「你就是年紀輕輕，不懂得這許多道理，要是我就不會信任一個練青霞那樣的女娃子。」

「她不是武功很好，在京城屢破奇案？」皇帝的語聲提高了一些。

「那許多人在旁協助，當然是弄得有聲有色，天曉得是不是她的本領。」

「她到底是官府中人，毒氣這件事好像是江湖上的……」皇帝還要說下去。已給常德郡主截住了話題。「天下之大，莫非王土，那有江湖什麼的，你別聽曹廷胡說。」

皇帝沉默了下去，常德郡主喃喃的接道：「我是不會看錯人的，長孫無忌南下，一定很快便會將事情解決，到時曹廷面目無光，我們便有藉口讓長孫無忌接管神武營。」

皇帝只是聽，常德郡主洋洋得意的又說道：「沒有了神武營，我看他如何再放肆。」

皇帝終於微喟一聲。「他不是一直都忠心一片，非常規矩。」

常德郡主道：「你就是沒有聽到他對我如何說話，就好像沒有他便不成的。」

皇帝道：「一個人有信心才能夠將事情弄好。」

他雖然年紀小，多少竟然也懂得一些道理，常德郡主却聽不進，一聲：「你懂得什麼。」

皇帝又沉默了下去，在這個姊姊面前，一直以來他都是完全說不出話來。

常德郡主也好像覺得說話重了一些，接着說道：「我辦事你總要放心，我是絕不會看錯的，長孫無忌一定會比練青霞成功。」

對長孫無忌她絕無疑問滿懷信心，這當然也因爲長孫無忌一直負責禁宮的安全，是他最熟悉最信任的一個人。

× × ×

長孫無忌無論身材年紀與燕十三都很接近，相貌也頗爲英俊，只是稍嫌峻冷，身穿官服，難免令人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高不可攀的感覺，若是走在江湖上，相信會令人當成一個殺手。

曹廷現在便已有這種殺手的感受。

長孫無忌已換過一身黑色的勁裝疾服，完全是江湖人的打扮。

有關毒氣甚至練青霞借助燕十三的報告他都已看過，他完全同意練青霞的推測，那是江湖人的所爲，所以他索性準備以江湖人的姿態參與這件事。

他雖然在京都長大，亦認識不少江湖中人，對江湖上的情形其實並不太陌生。

有關燕十三的事他多少也知道一些，連燕十三也解決不了的事可見困難，他並不怕困難，對宮中的生活亦早已有些厭倦，能夠到江湖上走走，在他來說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身爲禁衞統領，對朝廷的事情他當然很清楚，曹廷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却是到現在還摸不透。

他看出曹廷在不停擴張勢力，却看不出曹廷有什麼目的，表面上曹廷忠君愛國，好幾次的叛亂都是他洞見癥結，及時制止。

曹廷的公正也是有目共睹，一次也許是裝模作樣，但多年下來每一次都是這樣，應該就不會假的了。

朝廷中不乏奸狡小人，這些人對曹廷顯然都非常重視，長孫無忌也看在眼內，但不知怎的，對曹廷他始終有一種偏見，尤其是看見曹廷的時候，總是覺得這個人不像是一個好人。

曹廷每一次看見長孫無忌却都是一面笑容，表現得非常欣賞。

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長孫無忌沒有笑容，他是那種人，應該笑的時候才笑，很討厭裝模作樣，也許就因爲這個原因，對曹廷他沒有多大的好感。

曹廷好像很明白他的心態，笑着走近來，却歎息着道：「我其實是笑不出來的，當然無論笑或哭都不能夠解決問題，但還有笑容，總會令人覺得事情還不太嚴重，還有挽救的希望。」

長孫無忌冷冷地接問：「曹大人的意思是事情其實很嚴重，無可挽救的了？」

「很嚴重是事實，無可挽救則未必。」曹廷歎息着。「每一次毒氣爆發，整個市鎭的人畜都無一倖免，雖然都是小市鎭，但已經人心惶惶。」

長孫無忌道：「這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及早將那些人找出來，否則毒氣爆發的地方若是北上……」

長孫無忌截問：「曹大人是担心皇上感覺危險迫近，責怪下來？」

曹廷搖頭。「我只是担心有人以此爲藉口，製造叛亂，大亂天下。」

長孫無忌聳然動容，不能不承認曹廷所說的是事實，曹廷沉吟着接道：「還有一件事也是很令人担心的，毒氣的爆發到現在似乎還是江湖上的事情，但若被某些有心人看出其中厲害，加以利用，由江湖擴展到……」

長孫無忌又截問：「有這種可能？」

曹廷只是反問：「以你看呢？」

長孫無忌沉默了下去，曹廷等了一會才接道：「青霞是神武營中最本領的一個，看她的找燕十三，以江湖人來對付江湖人便可想得知，但到底年紀輕，限於經驗，總有許多兼顧不到的地方。」

長孫無忌說道：「我們會好好的合作的。」

曹廷點點頭。「事情越快解決越好，我就是有那種担心，毒氣的厲害，應該已傳遍天下的了。」

長孫無忌道：「我們會盡力而爲。」

曹廷沉吟着接道：「幸而製造毒氣的那些人一直都藏起來，不容易連絡上。」

長孫無忌忍不住問：「曹大人莫非已收到什麼消息，朝廷中有什麼人要與那些人勾結？」

曹廷頷首。「只是聽說，可能危言聳聽，也沒有什麼證據，神武營的人只能夠小心的看着。」

「要曹大人担憂了。」長孫無忌目光不離曹廷的臉龐，要看清楚曹廷的表情變化。

「食君之祿，担君之憂。」曹廷又一聲歎息。

長孫無忌看不出曹廷的表情變化有什麼不妥，看着他擁着那個肥胖的身子去遠，不由亦歎息一聲。

他實在懷疑自己是否太偏見，由始至終他就是不相信曹廷，然後他突然生出了這個念頭。

——練青霞是曹廷的心愛弟子，從她那兒是否能夠清楚曹廷的眞正爲人？

× × ×

練青霞又回到那個天塹附近。

竹瓦、平湖、高亭三個地方毒氣先後爆發，情形如蘭溪一樣，事後她只能夠找到一些瓷球的碎片，在那三個地方監視的捕快無一倖免，盡皆殉職，在鎭外的捕快亦一無所得。

練青霞明白他們的工作能力，也已經清楚製造毒氣那些人的厲害，所以並沒有怪責他們，只是下令要他們全力追查有關毒書生諸葛胆的一切。

他們追查下來所得到的與童青所說的並沒有多少分別，練青霞雖然意料之中，仍難免有些失望。

朝廷派長孫無忌南下協助調查的消息送到，她更加着急，所謂協助調查其實就是說她辦事不力。

也所以她再回到七重天。

有過一次的經驗，再翻越峭壁，在她來說當然更容易，回到那個平台，她考慮了一會，終於往下攀去。

時當正午，有足夠的時間，可是攀下百來丈，她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回向上爬。

百丈之下的峭壁長滿了青苔，完全就不像有人攀登過，往下望，雖然是正午，還是一樣烟霧迷漫。

她不怕艱辛，却不想白費氣力，做一些完全沒有作用的事情。

往上攀她花時間比往下攀更多，那種接近絕望，不知道何去何從的感覺是那麼强烈，以致她的動作也變得緩慢起來。

回到平台上，她無可奈何的坐下來，呆望着那堆破碎的石柱。

那些石柱本來是什麼用的，她的目光不再往下望，轉顧四周，最後很自然的落在平台對面的那叢樹木，一落轉去，突然又轉回。

那刹那她突然驚覺那叢本來青綠色的樹木已變得枯黃，其他的樹木却顯然沒有這種變化。

她清楚記得那本來是青綠一片。

難道連自己的記性也沒有信心了？她苦笑，一股新的希望立即同時從心頭湧上來。

現在她要做的事只是如何飛越天塹到那叢樹木中一看究竟。

× × ×

天塹無疑寬闊，對神武營的人來說要飛越這個天塹還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練青霞本來可以走到天塹的盡頭，繞到對面，這也許要花上數天或者十數天，也無疑是最笨的一種方法，神武營訓練出來的人當然不會選擇這種笨方法，除非是迫不得已，體力不足以應付。

練青霞現在仍然是體力充沛。

她找來了彈力强勁的竹樹，再以樹籐接在飛索上，以竹樹爲弓，相連飛索一支較短的竹樹爲箭，將箭射到對面的樹叢中去。

一連試了七次，她終於能夠將飛索固定在對面的樹叢中，隨即攀着飛索，橫越天塹。

山風急勁，那條飛索令她完全沒有安全的感覺，好像隨時都會斷去，她明白那只是一種感覺，可是不臨無底的天塹，橫越那麼寬闊的空間，在她來說到底還是第一次，難免有些驚懼，所以平安落到那邊的樹木叢中，她還是不由自主發出一下輕快的笑聲。

休息了一會她才開始行動，雖然身在什麼地方她未能確定，她仍然堅信曹廷的敎訓，必須有充足的體力才能夠應付惡劣的環境與敵人。

然後她走到那堆枯黃的樹叢中，立即發覺那也是一個平台，那堆樹木是給砍斷了堆放在那兒。

平台上有完整的石柱，還有一條鐵索橋，鐵索的一端也就是貫連在石柱上。

明白了石柱的作用，練青霞亦知道找對了地方，也只希望那些人還未發覺樹木已露出破綻，仍然留在這附近。

她當然亦考慮到那堆樹木其實已完全沒有作用，對方只是担心當日洩露行踪，被她有時間追上來，現在經已轉移到別的地方，但只要還有一綫希望她都絕不會放棄。

平台相連着一條小路，走在這條小路上，練青霞的心又放下來。

小路不太寬闊，但頗也平坦，顯然是經過人工修理，甚至有部份是人力開闢出來。

要開闢一條這樣的路並不容易，練青霞實在難以相信花這麼多的人力目的只是爲了搬運瓷土經由這裏送到別的地方去。

此念一動，她的身形便往上拔起來，落在小路旁邊的樹木上。

時已經入夜，一輪明月已升起來，正照在小路上，練青霞樹上遠望，也頗爲清楚。

小路上沒有人，迂迴曲折，月光下一條白蛇也似的遊竄在山野林間。

練青霞等了片刻才從樹上掠下來，繼續往前行，路出奇的長，九曲八折之後才豁然開朗，進入了一塊谷地。

那塊谷地頗爲平坦，上面一個奇大的燒窰，周圍還有一些小屋子，練青霞一眼看見，一顆心幾乎跳出來，這些日子以來，她費盡心思，仍然不能夠接近一些，現在却是那麼的接近。

無論那些人現在是仍然留在這裏，她現在總算找到了一條明顯的綫索。

她沒有立即過去，在小路出口的一株樹上仔細觀察了好一會，亦傾聽了好一會，一些聲响也聽不到，才帶着奇怪的心情掠下，移前！

來到了最接近的一間小屋子面前，仍然聽不到有什麼異响，她不由又有些失望，能夠抓到人無論如何都是比較好的。

那些人難道完全都跑了，她動念未已，終於聽到了一陣錚錚聲，却是由她的身後傳來，她立即轉身，也立即看見了兩個人。

那兩個人彷彿一直都藏在黑暗中，到現在才現身，又彷彿突然從地上湧出來，練青霞清楚記得，方才她也有留意到他們出現的地方，就是沒有任何發現。

他們都穿着盔甲，一金一銀，閃亮耀目，一移動，立即令人感覺到那份重量。

練青霞感覺到地面在震動，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刀出鞘，喝問：「你們是什麼人？」

金甲人銀甲人相顧一眼，雙臂暴伸，四拳互擊，發出「轟轟」兩聲巨响。

練青霞看在眼內，仍然心裏一跳，再喝問：「這又是什麼意思？」

金甲人終於開口：「神武營的人果然胆識過人。」

練青霞隨即問：「你們就是製造毒氣的那些人？」

「你說是不是？」金甲人反問。

練青霞冷然一笑，「這一次我是找對了地方了。」

金甲人道：「你却是不該一個人跑到這裏來的。」

「誰說我是一個人？」練青霞也懂得虛張聲勢。「神武營其他人隨即到來，我看你們這一次是揷翅難飛。」

金甲人大笑。「以我們的重量，原就是長了翅膀也飛不起來的。」

銀甲人接說道：「神武營只派來你一個人，那些七省六省捕頭什麼再多也沒有用。」

金甲人又道：「他們甚至沒有本領飛越那個天塹。」

練青霞冷笑。「到這裏難道就只有一條路？」

金甲人道：「你若是知道別的路，根本就不會冒那麼大的險飛越天塹。」

練青霞道：「我越過天塹的時候你們其實已經發現的了。」

「不錯。」金甲人又大笑。「我們也可以任你走到一半的時候下手，可是以你的身手，絕不難攀着斷繩，逃回對面峭壁去。」

銀甲人接道：「若是及時抓住這邊的一截，盪到這邊來，更要我們花時間去追尋。」

練青霞道：「所以你們索性等我跑到這兒來才動手。」

「以逸待勞，有什麼不好？」金甲人雙臂一振，「錚錚」的又是一陣聲响。

銀甲人緊接道：「你也不必多說什麼，以我們的經驗，要分辨你是否說謊很容易。」

金甲人亦道：「你在那邊平台上的所有行動都在我們眼中。」

練青霞冷笑：「這句話你應該早一些說的。」

金甲人道：「聽一個人說謊有時亦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練青霞到底是年輕臉薄，不由俏臉通紅，金甲人隨又問：「到底是什麼東西引起你的疑心，又跑到那邊平台上，再次調查。」

練青霞道：「那天我在那邊的行動你們也已經看在眼內。」

「當日更就是非要加倍注意不可。」金甲人笑道：「要撤走這邊的東西到底要花上一段時間。」

練青霞喃喃道：「當日我應該想辦法到這兒來看看的。」

「幸好你沒有。」銀甲人搖搖頭。「否則我們只有下毒手，你如何能夠活到現在。」

練青霞冷笑道：「我若是那麼容易對付，你們也用不着撤走一切。」

銀甲人道：「我們只是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因爲你們的毒氣還未完全成功。」練青霞試探着問。

「這也是一個原因。」銀甲人語聲一沉。「你們知道的也不少啊。」

練青霞追問：「你們要利用那種毒氣爭霸江湖？」

金銀甲人目光齊落在練青霞面上，金甲人沉聲道：「這是江湖上的事，官府還是不要揷手的好。」

「你們以一般市鎭平民百姓做試驗對象，官府不管也不成。」練青霞話出口，心頭大石亦放下來，一直以來她最担心的就是事情並非她推測的那樣，製造毒氣的那些人目的並非在爭霸江湖。

金甲人聽說搖頭道：「你們官府中人知道什麼？」

練青霞道：「你們是不想打草驚蛇，但現在江湖上還有什麼人不知道有那種毒氣？」

金甲人道：「我們也不知道有這麼多麻煩的。」

練青霞道：「江湖上的朋友說不定現在已連結在一起，準備採取行動。」

金甲人大笑。「你們官府中人那知道這許多，在我們還未開始對付他們的行動之前，他們是絕不會提防到的，到我們的行動開始，他們就放棄門戶之見，連成一氣，爲時已晚。」

練青霞冷笑。「燕十三不是經已留意上你們了。」

金甲人點頭。「幸好好像燕十三這樣的人並不多，也幸好他被稱爲天下第一高手，很多江湖朋友對他那個第一很不服氣，無論他跑到那兒去說什麼，大家對他都不會太相信，只想如何將他擊倒，一躍而變成天下第一。」

練青霞不禁歎息道：「江湖人就是這樣。」

金甲人道：「你不用歎息，這種情形很快便會改變，我們一統江湖一切便會很簡單的了。」

練青霞又一聲歎息。「到那個時候，也不知還要再奪去多少條人命。」

金甲人鄭重的道：「成大事總要有些犧牲的，正如我們到現在爲止不還是藏起來？」

練青霞道：「聽來你們在江湖上非獨不是無名之輩，甚至可能舉足輕重。」

金銀甲人相視一眼，金甲人笑了。「官府中人到底是官府中人。」

練青霞追問：「你們的頭兒到底是什麼人？」

銀甲人隨又道：「沒有經驗就是沒有經驗。」

練青霞冷笑。「你們這樣有經驗，爲何還要問我是發現了什麼可疑要跑到這兒來。」

金甲人突然很冷靜的道：「因爲我們還沒有那種經驗。」

銀甲人接道：「我看她是誤打誤撞，在沒有辦法之下胡亂找尋……」

練青霞又一聲冷笑。「那第一次我便跑到這兒來。」

銀甲人點頭。「你是第二次才有所發現。」

練青霞方要說什麼，銀甲人已問：「第一次跟第二次有什麼不同？」

金甲人應道：「我們只是在這邊平台上堆上樹木。」一頓嚷出來。「是那些樹木。」

練青霞這時候亦知道他們在套自己說話，亦知道已給套出來，索性說明白。「那些樹葉已然枯黃，一看便看出來。」

金甲人又笑了。「我們却是看見你先爬到峭壁下，又細看了好一會。」

練青霞怒道：「不錯，我是當局者迷，後來才突然發現的。」

（未完・六）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宮靖和慧果對招，無意中用了少林七十二藝列名第三的「返照神功」打傷了對方，心中很是過意不去，智通見他施出此招，忙向南宮靖盤問他的師門來歷，南宮靖逼於無奈，才道出師父名號是不滅，智通聽了一怔，因爲少林寺一派上下三代中沒個法號是不滅的……神燈敎的寧勝天，黃龍寺的智光和尚等均帶着門人前來找南宮靖，硬說他是旋風花，南宮靖有口難辯，衆人圍攻他，誰知南宮靖袖口沾有劇毒，衆人怕沾上劇毒，便放他離開，原來那是劉媒婆暗中下的手，劉媒婆正要挾持南宮靖跟她走，却有一神秘人物出現，劉媒婆只好離去……

車中有乾坤　沿途遭阻截

丁玉郎說道：「時間寶貴，你快靠攏來。」

船老大道：「公子爺要去那裏？」

丁玉郎道：「自然是趕着回家了。」

船老大答應了聲：「好，二位公子就請上小老兒的船吧。」

一回工夫已經抵達對岸，船老大並沒靠岸，只是循着江岸划去，折入一處港灣，兩邊蘆葦比人還高，幾乎看不到兩岸景色，而且汊港極多，船老大駕輕就熟，一條小船在他操縱之下，彎來彎去，不知走了多少水程，終於划出蘆葦。

那是一條小河，兩岸一排垂柳，望去就像一片綠色紗帳！

小船緩緩靠近右首河岸，停了下來。

丁玉郎站起身，說道：「到了，我們可上去了。」雙足一點，朝上飛去。

南宮靖跟着他飛上岸，才看到一條石板路，蜿蜒朝前伸去，兩旁依然是一排垂楊，掛着千萬條綠絲，看不到盡頭。

丁玉郎催道：「寒莊就在前面了，快些走吧！」他走在前面，接着笑道：「現在任你神燈敎也好，黃龍寺也好，三姑六婆也好，再也找不到我們的踪跡了。」

兩人走在綠楊夾道的石板路上，不過半里來路，就來至一座莊院前面。

這座莊院，依然包圍在一片綠楊之中，不走到近前，你所看到的只是一片綠楊，看不到莊院。

走到近前，你才會發現這座莊院，圍牆、大門、屋瓦，都是綠色的。

就是站在大門前的人，也穿着一身綠色長袍，那是一個矮小的老人，頷下留着一把白鬚，手中拿一把青竹爲柄的鋤頭，正在鋤草，看到兩人走過來，恍如不見，依然自顧自的工作。

南宮靖直覺的感到這座莊院有些怪異，但又說不出怪異在那裏。

丁玉郎領着南宮靖走向右首一道邊門，推門而入。

南宮靖跟着走入。那是一道長廊，左首是一人高的圍牆，牆頭覆以綠色琉璃瓦

，牆壁當然也是綠色的。

南宮靖心中暗道：「這座莊院的主人，大概是喜歡綠色，不然怎麽會到處都是一片綠色！」

思忖之間，已經進入一座圓洞門，來至一座綠色的精舍前面。

丁玉郎才腳下一停，抬手道：「南宮兄請。」說着，一手掀起翠綠珠簾。

南宮靖舉步跨入，這是一間精緻的小客廳，椅几坐墊，無一不是綠色的，但均極精緻，連地上舖的磚，也色呈翠綠，光可鑑人。

丁玉郎含笑道：「南宮兄請坐。」

這時珠簾啓處，一名綠衣小鬟手托翠玉盤，端上兩盞茶茗，放到几上，口中說道：「公子請用茶。」

茶盞同樣是綠色細瓷。

那小鬟轉身朝丁玉郎欠身道：「老夫人惦記公子，今天一早就提過兩次，說公子怎麽還不回來？公子回來了，快進去稟報一聲才是。」

丁玉郎點頭道：「好，我馬上就進去。」一面朝南宮靖拱拱手道：「南宮兄請寬坐一回，我去去就來。」

南宮靖忙道：「丁兄請便。」

丁玉郎道：「那我就失陪了。」綠衣小鬟一手打起珠簾，丁玉郎匆匆走了出去，小鬟也跟着走出。

南宮靖坐了一回，丁玉郎還沒有出來，就伸手端起茶盞，緩緩喝了一口，只覺入口清芬，倒是上好的春茶，不覺多喝了一口。

放下茶盞，枯坐無聊，正待站起身來，那知坐着的人，竟然站不起來，心中覺得奇怪，再抬了下手，手也抬不起來！不，連眼皮也沉重得只是往下闔去，再也睜不開來，一個人感到十分睏倦，終於像是睡着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也不是完全清醒。好像有人拍着他肩膀，他幾乎連眼也都睜不開，頭腦更是昏脹欲裂，迷迷糊糊睜開眼睛，只覺眼前飄浮着縹嬝烟雲，燈火慘綠如豆，不知置身何處。

隱約之中，傳來一個老婦人的聲音說道：「你叫什麽名字？」

聲音來自對面，南宮靖努力睜大眼睛，想看清這說話的是什麽人？但眼前燈光太弱，烟霧太濃，他能看到的只是隱綽綽的一團白影，一個模糊不清的人影！

只是他可以確定這說話的人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婦人。

老婦人看他沒有作聲，又道：「老身問你叫什麽名字？你還沒有回答我。」

南宮靖道：「在下南宮靖。」

老婦人又道：「你師父是誰？」

南宮靖反問：「妳是什麽人？在下是在什麽地方？」

老婦人笑着道：「老身並不是你的敵人，只是想瞭解你的來歷，並無惡意，其實你不說，老身也早已知道你師父是誰了，只是老身想從你口中說出來加以證實而已！」

南宮靖道：「妳知道我師父是誰？」

「你不相信？」老婦人緩緩的道：「那好，你只要說出你師父名號上面一個字，老身說下面一個字，看看對不對？」

南宮靖雖然感到神志有些迷糊，但師父的名號，自己沒有和人說過，他不相信老婦人會知道，這就說道：「不。」

「滅。」老婦人道：「不滅大師，老身說的對不？」

南宮靖奇道：「妳怎麽會知道的？」

老婦人淡淡一笑道：「老身還知道你是不滅大師從小扶養長大的，他最近才派你到江湖上來歷練的，對不？」

南宮靖點點頭，說道：「妳都知道了，還問在下作甚？」

老婦人道：「老身說過，老身只是想從你口中說出來，才能確定不疑，因爲老身……」

她忽然住口，話鋒一轉，說道：「關於老身是誰，你日後遇上尊師，自會知道，總之，老身絕不會是你的敵人。」

南宮靖頭腦昏脹欲裂，心頭迷迷糊糊的，思想自然也無法集中，只是聽着老婦人說話，一面開口問道：「這是什麽地方呢？」

老婦人說道：「這是老身的密室，目前有許多人把你當作旋風花，正在到處找你……」

南宮靖忽然大聲地道：「我不是旋風花。」

老婦人道：「老身知道你不是旋風花，所以才要在密室裏和你談話，不虞被人聽到。」

她接着又道：「你知道神燈敎和少林和尚，以及許多江湖成名魔頭，把你當作旋風花，一直追蹤不捨要找到你，是爲了什麽嗎？」

南宮靖道：「在下不知道。」

老婦人道：「你師父要你前來調查旋風花，不是爲了少林寺遺失的達摩手寫『洗髓經』嗎？」

南宮靖道：「師父沒有和在下提起過洗髓經。」

他不否認師父要他來調查旋風花，只是師父沒跟他提起「洗髓經」。

老婦人又道：「那你查到了一些什麽呢？」

南宮靖道：「什麽也沒有，在下去到神燈敎，被他們把在下當作了旋風花，後來在龍眠山莊，在霍家莊，都被他們誤會了。」

老婦人笑了，接着點點頭道：「你應該小心些，但這也難怪，你初次出門，經驗不足，以後凡事謹慎些就好，好了，老身不打擾你了，唔，你是不是頭腦脹痛得很厲害？」

南宮靖點點頭。

老婦人道：「老身要他們給你服一盅安神止痛劑，睡一回就會好的。」

老婦人已經站起身，南宮靖始終沒有看清她的面貌，只覺一個白影隱綽綽的離去。

接着一陣腳步聲由遠而近，有人走到自己身邊，說道：「南宮靖，快把這盅安神止痛藥水喝下去。」

說話的是一個蒼老而尖的聲音。

這人因爲要把一盅藥水遞給南宮靖，是以一直走到他的面前，才把藥盅遞了過來。

室中烟霧嬝嬝，但人就站在面前，南

宮靖從模糊不清的人影，已可隱約看清了一些，那是一個穿着一身綠袍的矮小老人，有一張瘦小焦黃的臉，頦下有着一把白鬍。

這人好像在那裏見過，只是頭腦昏沉沉的一時想不起來。

南宮靖還沒張口，瘦小老人一手已經托起他的下巴，把大半盅藥汁湊着咀唇，緩緩倒下。

藥汁十分苦澀，南宮靖沒有反對的餘地，咕咕的喝了下去。

對症下藥，南宮靖昏脹欲裂的頭腦，果然立時見効，又昏昏睡去。

追蹤有「旋風花」嫌疑的南宮靖，已經露面的有：神燈教教主蒼龍寧勝天、少林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黃龍寺監寺智光，另有還有三姑六婆的縫窮婆和劉媒婆．另外當然還有不曾露面的人。

這許多人，何以要對「旋風花」緊追不捨呢？其中當然隱藏着一個大家都心裏有數，不肯說出來的極大秘密。

從霍家莊到三官殿，南宮靖還是被兔脫了，追蹤他的當然不肯中途罷手，但從三官殿起，南宮靖就忽然失去了蹤影。

這許多或明或暗跟蹤他的人，在附近百里之內各自展開搜索，就是找不到一點影子，好像這個人憑空消失了一般！

這是一個瀰漫着濃霧的早晨。

過河北岸面對蒙城的渡頭，趕着過河的人們，正在紛沓朝渡船上趕去。

就在離渡頭不遠，臨水的一塊大石上，却悠閒的坐着一個人。

這人是一個青衫少年，生得玉面朱唇，劍眉星目，一看就知是一個讀書相公，只是臉容顯得有些憔悴，神情落寞，怔怔的望着江水出神，別人上船了，他還是坐着沒動。

這情形誰都可以想得到，他敢情是沒考上舉子，剛落了第的秀才，要回家去，又沒面目去見父老，才會如此沒精打彩。

這時又有人來了，那是三個六十出頭的老者和一個花朵般的姑娘家。

到這裏來的人，當然都是要渡河去蒙城的，他們沒趕上剛才開走的一隻渡船，現在就得在渡頭等上一陣。

載滿乘客的渡船開走了，渡頭就顯得有些冷落。

走在最前面的老者望着開出去已有一箭來遙的渡船，緩緩吁了口氣道：「咱們遲了一步，現在至少還要等上頓飯時光，還是找個地方坐下來憇歇吧！」

那位姑娘秋水般目光一瞥，看到了青衫少年，此刻晨霧未消，看去也是隱綽綽的。

可是姑娘家目光這一瞥，心頭猛地一動，暗想：「這人，好像是他！」

姑娘家心裏印上了這個人的影子，就算他距離得再遠一點，人影再模糊不清，只要看到一點影子，也絕不會認錯人。

姑娘口中不覺發出一聲輕「咦」，急忙低聲道：「爹，就是他，他一個人坐在那裏。」

為首的老者問道：「小雲，妳在說誰？誰坐在那裏？」

這姑娘就是李小雲，三個老者正是龍眠山莊莊主李天雲和兩個義弟霍天柱、謝東山。

他們自從南宮靖走後，就一直明查訪，遙遙的跟蹤着南宮靖。這原是萬大先生（黃山萬青峯）的計策，就算南宮靖不是「旋風花」（他認為南宮靖不可能是旋風花），但要找旋風花，南宮靖不失為一條綫索。

就這樣，李天雲帶着女兒和兩個義弟一路跟蹤下來；但從三官殿起，南宮靖就失去了蹤影，他們這時正準備渡河到蒙城去。

閑言表過，李小雲纖指一指坐在河邊的青衫少年，低聲道：「爹，你看，他不就是南宮靖嗎？」

「妳說什麼？」李天雲雙目一睜，問道：「妳說他就是南宮靖嗎？」

霍天柱凝目望去，欣然道：「大哥，果然是這小子，咱們……」

「別忙。」李天雲道：「你和三弟分抄左右，愚兄和小玉過去。」

謝東山道：「大哥小心。」

「不要緊。」李天雲笑了笑道：「青峯兄曾說他不像是旋風花，我想以青峯兄的經驗，是不可能看走眼的，不過大家都小心一點也就是了。」

一面說道：「小雲，妳見過他，不會看錯人吧？」

李小雲道：「女兒認得他，絕不會看錯人的。」

李天雲道：「那好，妳隨為父來。」

他和女兒迎面走了過去，霍天柱、謝東山却迅快的分開來，從左右緩緩抄了過去。

李天雲父女已經快到青衫少年面前，青衫少年依然怔怔的望着河水，連瞧也沒瞧他們一眼。

李天雲回頭望望女兒，他沒見過南宮靖，是以要問問女兒，是不是他？

李小雲向爹點點頭，意思是沒錯，就是他。

李天雲輕輕咳嗽一聲，說道：「小兄弟也在等渡船渡河嗎？」

南宮靖聽到有人說話，不覺回過頭來，愕然道：「你說什麼？」他沒看李天雲一眼。

李天雲含笑說道：「在下是說，小兄弟一個人坐在這裏，也是要渡河去蒙城的了？」

南宮靖怔怔的問道：「渡河？渡什麼河？」

李天雲一怔，含笑道：「小兄弟不渡河，一個人怎麼坐在這裏？」

南宮靖茫然道：「在下怎麼會坐在這裏？在下也不知道。」

這話聽得李天雲更是一怔。

李小雲冷笑一聲道：「爹，他是故意裝佯，哼，你當我不認識你？你是南宮靖，對不？」

南宮靖一臉茫然的道：「南宮靖？誰是南宮靖？這名字在下好像聽到過。」

李小雲道：「爹，他明明就是南宮靖，他還不承認，哼，你就是燒成了炭，我也不會認錯！」

南宮靖呆呆的道：「這位姑娘認識在下嗎？在下是誰呢？」

霍天柱在他左邊出現，接口道：「你自然是南宮靖了。」

南宮靖道：「在下怎麼會一點也想不起來呢？」

霍天柱哼道：「小子，就憑你說想不起來，就沒事了嗎？」

口中說着，反手突然朝他肩頭抓去。

南宮靖身子輕輕一側，就避開了霍天柱的一記「擒拿手法」，口中沉吟道：「你說的小子又是誰呢？」

霍天柱一抓落空，嘿然道：「你還裝佯？」

左手食中二指閃電朝他肩後點去。

南宮靖坐着的人，連站都沒站起來，只是肩膀一側，又避了開去，一面奇道：「你好像在點我穴道，在下和你認都不認識，你為什麼要點我穴道呢？」

李天雲看他神情有異，尤其目光之中，流露出迷惘之色，心中大感驚異，一面急忙擺手道：「二弟，住手！」

南宮靖望着他道：「你們是什麼人？是不是認識在下？在下究竟是誰？」

謝東山也看出來了，說道：「大哥……他……」

李天雲沉吟道：「這幾天之中，他忽然失去蹤影，很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故也說不定。」

他不愧為老江湖，一眼就看出蹊蹺來了。

霍天柱問道：「這有可能嗎？」

李天雲道：「據愚兄看，他多半是着了人家的道。」

李小雲急道：「爹，那怎麼辦？有沒有法子使他清醒過來呢？」

李天雲道：「這很難說，要看他被人家下了什麼迷藥而定……」

李小雲道：「爹，我們是不是把他帶回莊去呢？」

李天雲道：「我看他心志被迷，但武功絲毫未失，他肯跟我們走嗎？」

李小雲望着南宮靖道：「喂！你是不是什麼事都記不起來了？」

南宮靖道：「在下不知道。」

李小玉道：「你從前的事都不知道了，那是着了人家的道，我們可以帮你把從前的事都想得起來，你願不願意隨我們回莊上去？」

南宮靖惘然道：「從前有什麼事？」

李小雲道：「譬如你叫什麼名字？你是什麼地方人？你的爸爸媽媽是誰？」

南宮靖迷惘的道：「我……我叫什麼名字？我爸爸媽媽是誰？我怎麼會都不知道的？」

李小雲柔聲道：「就是因為你有病，把自己叫什麼名字。爸爸媽媽是誰都忘了，你隨我們回莊上去，我們帮你把病治好，你就會想得起來了。」

南宮靖道：「我病好了，就會想得起來嗎？」

李小雲點着頭道：「病好了，自然什麼都會想得起來。」

南宮靖望着她也點點頭道：「在下相信姑娘說的話，妳是好人。」

李小雲被他說得粉臉一紅，忙道：「那你同意跟我們回莊去了？」

南宮靖道：「在下知道妳不是騙我的，自然跟你們回莊去了。」

李小雲喜道：「爹，他答應和我們一起回莊去了，我們那就快些走吧！」

李天雲微微搖頭道：「這時候不能走，咱們最好在附近找一家農家先歇歇脚，計議妥當，再走不遲。」走了沒多遠，沿着江邊的一處汊港間，正好有一座竹籬茅舍的農家。

李天雲當先走進茅舍，問道：「裏面有人嗎？」

一個農婦從門內走出，看了幾人一眼，問道：「大爺有什麼事嗎？」

李天雲拱拱手道：「在下兄弟走了許多路，我那侄兒又有點不適，因此想在大嫂府上，稍事休息，不知大嫂可否行個方便？」

那婦人道：「沒關係，大爺們請進來吧。」

李天雲連聲道謝，大家走入農家堂屋去。

那婦人道：「大爺們請坐，我去燒水。」說着匆匆往屋後走去。

李天雲道：「二弟、三弟，你們分頭到附近去看看，可有篷船，才不慮被人看到。」

原來他要找農家休息，就是為了避人耳目。

謝東山答應一聲，站起身道：「小弟遵命。」

兩人立時離開茅屋，各自走了。

李天雲朝着南宮靖說道：「少俠要裝得像一點，把頭靠在桌上，人家才不會生疑。」

南宮靖張目道：「少俠又是誰呢？」

李天雲看得暗暗皺眉。

李小雲連忙小聲道：「爹是說你咯，你身體不舒服，就靠一回的好。」

南宮靖問道：「不舒服就一定要靠着嗎？」

李小雲柔聲道：「不舒服的人，靠着自然要比坐着舒服了。」

南宮靖道：「好，在下就靠着好了。」說完，果然曲肱在桌上打起盹來。

李小雲看他肯聽自己的話，心裏着實高興。

不多一回，那婦人果然燒了一壺開水，又拿了幾個飯碗，放在桌上，說道：「大爺，水開了，我們種田人家，沒有茶葉，大爺們只好將就喝吧！」接着咦道：「還有二位大爺呢？」

「多謝大嫂了。」李天雲道：「我兩個兄弟找船去了。」

伸手從懷中取出一錠碎銀，放到桌上，說道：「大嫂辛苦了，這點銀子，給妳兩個寶寶買餅吃的。」

那婦人再三的不肯收，退進屋去。

李小雲倒了一碗水，說道：「大哥，你要不要喝些水呢？」

南宮靖靠着板桌，曲肱而枕之，當眞睡熟了，沒有作聲。

李小雲看得暗暗歎息一聲，忖道：「不知是什麼人在他身上下了迷藥，把他弄成這個樣子，不趕快替他解去迷藥，簡直變成白痴了。」

過沒多久，霍天柱匆匆走入，說道：「大哥，小弟找到了一條船，就停在前面了。」

李天雲點點頭道：「好，咱們馬上下船。」

李小雲搖着南宮靖肩膀，叫道：「喂，快醒一醒，我們要走了。」

南宮靖雙眼乍睜，茫然道：「到那裏去？」

李小雲道：「你和我們同莊去呀。」

南宮靖答應一聲，果然站了起來。

李天雲道：「你們先走，我和這裏主人招呼一聲。」

霍天柱說了一聲：「走！」就很快的退出屋去。李小雲招呼南宮靖一起跟了出去。

李天雲高聲道：「大嫂，多謝妳的茶水，我們告辭了。」

那婦人趕緊從屋後走出，說道：「大爺慢走，眞是待慢了。」

李天雲跨出茅舍，果見一條篷船，就停在前面不遠，霍天柱等三人已經下了船，俯着身子走入船艙，就在艙板上和大家席地坐下。

船老大立即把船篷推上，伙計就用竹竿撐開船頭，緩緩朝江中划去。

李天雲沒有說話，霍天柱也就不敢多說。南宮靖腦中一片空白，當然也不會主動的開口和大家交談。

因此四個人只是默默的坐在光綫不大亮的船篷底下，聽着有節奏的船底鼓浪之聲。

李小雲坐在爹身邊，她一雙明亮的眼波，不時凝眸朝對面南宮靖投去，流露出溫柔和關切之色。

李天雲是老江湖了，他對女兒的神情，豈會看不出來？心中不禁暗暗皺着眉。

這一趟水程，足足駛行了半個多時辰，才算到達雙澗。河邊靠近大路，早已停了一輛皮篷雙轡馬車，車把式坐在車前，悠閒的吸着旱烟。

謝東山老遠就看到船隻駛近，急忙從車廂跳了下來。

李天雲率同三人捨舟登陸，大家就迅快的鑽進車廂。

車把式不待吩咐，揚起長鞭，在半空中發出「劈拍」一聲空响，兩匹馬就馱着車子，朝大路上開始奔行。

李天雲低聲問道：「三弟，可曾看到岔眼的人嗎？」

謝東山道：「沒有，據小弟看，所有追踪的人還在渦河以北搜索，不可能會注意到我們行蹤。」

李天雲道：「如此就好。」他一手摸着下巴疏朗的鬍鬚，沉吟道：「愚兄之意，咱們第一步先去八公山彎一彎……」

霍天柱說道：「大哥可是要去找劉轉背？」

李天雲含笑道：「不錯，咱們帶此子回轉龍眠山莊，遲早總會被人發覺，那時豈不成了衆矢之的？」

謝東山笑道：「大哥此計不錯，經過劉轉背的手，就沒有人認得出來了。」

李小雲抬頭問道：「爹，劉轉背是什麼人呢？」

李天雲道：「妳不要多問，到時自會知道。」

李小雲小嘴一嘟，說道：「爹就是這樣，什麼事都不肯明說，這裏又沒有外人，說出來有什麼要緊？」

一面朝謝東山說道：「三叔，爹不肯說，你告訴我咯，劉轉背到底是個什麼人呢？」

謝東山笑了笑道：「好侄女，妳是冰雪聰明的人，不妨猜上一猜。」

「三叔也賣關子了！」李小雲道：「就是猜謎也總有個提示吧？」

謝東山道：「好，三叔給妳一個提示，劉轉背當然是姓劉了，但轉背卻不是他的名字，只是他的外號而已！」

李小雲眨眨眼睛，問道：「爲什麼他的外號叫轉背呢？」

謝東山道：「這就要妳猜了，三叔說出來了，豈不等於告訴妳了嗎？」

李小雲沉思道：「一個外號叫轉背的人……」

她想起剛才三叔說過：「大哥此計不錯，經過劉轉背的手，就沒有人認得出來了。」心念一動，忽然哦道：「三叔，有了，他是不是精於易容的人？」

謝東山笑道：「賢侄女果然聰明，這叫做虎父無犬子，劉轉背就因爲他只要轉個背，你就會認不得他，才博得轉背這個外號的。」

李小雲看看南宮靖，問道：「爹的意思，是要劉轉背替他易容了？」

李天雲道：「只有如此，才不被人發現，而且他已迷失心神，也得找人多方治療。」

「多方治療？」李小雲一怔道：「爹的意思是說他治不好的了？」

李天雲哼道：「妳以爲是很簡單的事嗎？」

謝東山把一大個油紙包提了出來，說道：「大哥，賢侄女，快中午了，咱們該用餐了。」

李小雲道：「三叔買了什麼吃的東西呢？」

謝東山笑道：「妳去打開來看吧！」

李小雲俯下身子，把油紙包打了開來，裏面還有幾個較小的油紙包，有鹵鷄、鹵鴨、鹵蛋、醬肉，還有肉包子，韮菜包、鍋貼、饅頭。不覺抬頭問道：「嘩，三叔買了這許多東西！」

謝東山道：「咱們的晚餐也在這裏了，不多買些，萬一吃得不够怎麼辦？」

李天雲道：「三弟雖然不是一家店買的，但買了這許多吃的東西，就很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了。」

謝東山心想：「大哥胆子怎麼越來越小了。」一面說道：「小弟也留意了，不可能有人會看到。」

李天雲哼道：「三弟，你不信嗎？咱們車後，是不是被人綴上了？」

這話聽得霍天柱、謝東山、李小雲三人同時一怔！

李小雲道：「什麼人跟蹤咱們？」要待探出頭去。

李天雲道：「小雲，不准伸出頭去，這馬上人從咱們上路之後就跟了下來，只是沒敢跟得太近而已！」

李小雲從懷裏取出一面小鏡子，身子貼着車廂窗口，斜斜的往後照去，果見車後五丈來遠，正有一匹馬尾隨下來。馬上是個灰袍人，生成一張灰白臉，八字眉，

約莫有五十來歲光景。一面說道：「爹，這人一身灰衣，八字眉，臉色灰白，約莫五十光景，他果然遠遠綴着我們。」

霍天柱矍然道：「臉色灰白，八字倒吊眉，身穿灰袍，莫非是黑虎侯敞的爪牙虎倀夏侯前？」

謝東山怒聲說道：「侯敞這老賊作惡多端，死有餘辜，他兩個賊子，怎的眞敢綴着咱們下來，老子就叫侯敞老賊絕子絕孫。」

他聽說過大哥昔年被侯敞毒箭暗算，幾乎廢了一條右臂，是以聽說後面跟蹤的是虎倀夏侯前，心頭就忍不住氣往上湧。

李天雲平靜的道：「不用去理他，咱們只管吃咱們的。」

李小雲拿起一個肉包子，遞給南宮靖，說道：「你怎麼不自己拿呢？」

南宮靖把包子接到手中，眼中透出感激之色，說道：「妳對我眞好，我自己會拿的。」

李小雲被他率直的說了出來，粉臉登時紅暈起來，只作聽不見，拿起一個肉包子，低頭吃着。

五人吃畢，仍由李小雲逐一包好，塞入坐位下的車肚之中。

這時馬車正好駛近白馬廟，只見從廟中迅快走出兩個勁裝中年漢子，兩人身後還跟着八名身穿藍布勁裝，腰掛刀鞘的大漢。

兩個勁裝漢子中年長的一個右手一抬，八名藍衣勁裝大漢立時有兩個人大步走出，一下攔住在大路當中，高聲道：「來車停住。」

車把式都是久走江湖之人，一看對方陣仗，不用多說，便是剎住了車。

坐在車上的李天雲目光朝外一注，說道：「三弟，你問問來人路數，何故阻攔咱們的車子？」

謝東山答應一聲，掀開車帘，叱道：「朋友是那條道上的？光天化日，阻攔咱們車子，意欲何爲？」

那兩名大漢中左首一個大喝道：「下來，下來，車上的人統通下來，咱們要搜查……」

謝東山道：「你們是官府？」

那大漢喝道：「別嚕嗦，大爺叫你們下來，你們就乖乖……」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砰」的一聲，一個人好像被人擊中，離地飛起，凌空摔出去一丈開外，再「拍達」一聲跌落地上，就四平八穩的躺下，昏了過去。

那站在他一旁的大漢根本沒看到有人出手，不知他如何會凌空飛出去的？心頭方自一怔。

車廂中已經跨下一個中等身材的老者，沉着臉色朝站在廟門前的兩個勁裝漢子冷喝道：「行走江湖，招子應該放亮一點，你們也不打聽打聽，坐在車上的是什麼人？」站在前面這兩個勁裝漢子，一個年約三十四五，圓臉濃眉，膚色黝黑，身材頎長，手中搖着一把摺扇，若非生得涼薄輕佻，倒也不失翩翩風度。

這時三十出頭的漢子聽了謝東山的叱喝，不覺雙眉一挑，手中摺扇朝左手掌心輕輕一敲，冷然道：「車上是什麼人？你出手傷人，可知大爺又是什麼人嗎？」

就在他話聲甫出，一直遠遠跟踪的馬上人已經急馳過來，叫道：「二位少莊主不可傷了和氣，這位是皖西三俠中的青山謝三俠……」

馬上人，正是八字眉，灰白臉的虎倀夏侯前。

他是虎頭莊黑虎神侯敞的跟班，只要有他出現的地方，黑虎神侯敞也一定到了，因此才有「虎倀」這個外號。

如今侯敞已死在旋風花下，虎倀夏侯前口中稱這兩個中年漢子爲「少莊主」，這麼說這兩人自然是黑虎神侯敞的兒子了。這年長的叫黑豹侯休，手搖鐵骨摺扇的叫花豹侯元。

他們明明是親兄弟，但一點也不像，一個黑而壯碩，一個白面瘦弱，就是生性也各不相同，一個兇猛慓悍，所以叫做黑豹，一個涼薄輕佻，有如花花公子，所以叫他花豹。

花豹侯元冷冷一笑道：「皖西三俠也唬不倒人。」

謝東山雙目乍瞪，射出兩道逼人的光芒，沉喝道：「好小子，你就是侯敞那個不成材的兒子，嘿嘿，侯敞一生作惡多端，無怪有你這種不肖子孫，好，你說，攔住咱們車子，意欲何爲？」

這話說得咄咄逼人。

黑豹侯休一張黝黑臉上綻起了冷笑，冷聲說道：「咱們只要看看車上有些什麼人？」

「哦！」謝東山一指黑豹侯休，說道：「他就是你那個不成材的哥哥了，可惜你們兄弟兩個能够看到的只有青山謝老三個。」

黑豹侯休怒聲道：「你說車上只有你一個。」

「車上當然還有人，」謝東山道：「但你們要勝得過我謝老三，才能看到第二個人！」

黑豹侯休喝道：「老二，先教訓教訓這老小子。」

花豹侯元道：「這還用說，我正要掂掂謝三俠有多少份量呢？」

口中說着，唰的一聲，打開鐵骨摺扇，舉步朝謝東山迎去。

謝東山似乎根本沒把侯元看在眼裏，腰橫長劍，但連摸也沒摸一下，大笑道：「謝老三有多少份量你馬上會知道了。」

話聲未落，侯光右手一揮，摺扇宛如半輪巨斧，已經嘶然有聲朝腰間掃來。謝東山及時後退一步，一道扇影掠着前胸而過，相差不過五寸。

侯光冷然道：「你怎不亮劍？」

謝東山大笑道：「你死去的老子没告訴你，謝老三對後生小輩從不使劍。」

侯元在他說話之際巳經閃電般攻出三招，這三招攻勢極猛，扇面反覆，劃起一道凌厲的寒光，他摺扇的三十六片扇面，每一片都是以精鋼鑄製，鋒利如刀，就算你手中拿着兵刄，也不易封架，何況謝東山並沒亮劍。

但謝東山確有他過人之藝，身形飛閃，避開了他前面兩招，口中大笑一聲道：「謝老三對待後生輩，只讓三招，你這是第四招了！」左手呼的一拳朝侯元扇面上擊去。

花豹侯元但覺鐵扇劇震，幾乎脫手飛去，心頭方自一驚！

高手過招，有不得絲毫疏忽，他方自一驚，謝東山的右手已經乘隙而入，朝他執扇右腕抓來。

這一變化，實在太快了，等侯元警覺，已是不及，右腕一緊，被謝東山五指扣住，謝東山當然不會讓他有掙扎的機會，左手及時點出三指，制住了他的穴道。

黑豹侯休當然一瞬不瞬的看着兩人交手，但他沒想到乃弟在摺扇急攻三招之間，會被謝東山乘隙出手，因此眼睜睜看着侯元被他扣住脈門，都來不及出手搶救，等他掠出，侯元已被制住了穴道。

謝東山目光一轉，落到侯休的身上，說道：「現在該輪到你去。」

黑豹眼看兄弟一招就被人家制住了穴道，心頭不禁暗暗吃了一驚，說道：「閣下果然高明，咱們兄弟技不如人，甘願認輸。」

「認輸？」謝東山冷冷一笑道：「就是說一句認輸，就能算了嗎？」

黑豹道：「閣下放開我老三，咱們回頭就走。」

謝東山道：「說走就走，似乎太便宜了吧。」

黑豹憤然的說道：「那麽閣下的意思呢？」

謝東山說道：「哼！老虎莊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氣，看來當眞虎頭蛇尾，徒有虛名。」

黑豹臉上一紅，怒聲道：「謝東山，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如此侮辱虎頭莊，侯某不才，那只有和你放手一搏了。」刷的一聲拔出雁翎刀來。

謝東山道：「這還差不多。」

黑豹滿臉怒火，口中大喝一聲，刀光如練，迎面劈來。

謝東山身形一閃，轉到他左首，右手如刀，横砍過去。

黑豹氣怒攻心，一招落空，身子隨着轉了過來，身形方轉，刀光也隨着湧起，又是一刀猛劈而出。

他果然不愧黑豹之名，這第二刀比第一刀更見凌厲，第二刀堪堪直劈而出，刀勢一轉，第三刀又攔腰平斬，横掃過去。

謝東山是武功門的名宿，身法何等俐落，對方一連三刀，他都以極快身法避了開去，不待對方第四刀出手，口中大笑一聲道：「謝某也讓過你三招，你也該接我一拳了。」

他話說得較慢，右手一拳已在閃身之際擊了出去，等到話聲甫落，但聽「砰」的一聲，兩人相距還有五六尺遠近，但「百步神拳」的一股拳風已擊中黑豹的左肩，把他憑空撞出去了數步之多，身軀搖了兩搖，幾乎摔倒。

謝東山身形電射，一下子飛落到他面前，左手出指如風，一下就點住了他的穴道。

黑豹侯休臉如噀血，厲聲道：「你待怎的。」

謝東山大笑道：「謝某也不想傷你兄弟性命，只是你死去的老子一生惡跡昭彰，有種出種，你們兄弟兩個也不是好東西，謝三爺只要廢你們一條臂膀，以示薄懲，這不算過份吧。」

鏘的一聲，長劍出鞘，劍尖一顫，正待朝黑豹右肩挑去。

「三弟住手。」車上傳來李天雲的聲音喝道：「你已經制住他們穴道，再廢他們一臂，勝之不武，讓他們去吧。」

謝東山因大哥開口了，只得收回長劍，右手一揮，解了兩人穴道，喝道：「今天便宜了你們，給我滾吧。」

黑豹侯休，花豹侯元一聲不作，率同八名莊丁狼狽退去。

謝東山回到車上，車把式不待吩咐，長鞭一揚，指揮着馬匹繼續上路。

謝東山說道：「大哥，侯敞這兩個賊子，明明是衝着他（南宮靖）來的，廢去他們的一條臂膀，好教他們從此死了這一條心。」

李天雲自然知道三弟是因自己昔年中了黑虎神侯敞的暗算，差點廢了一條右臂，因此今天遇上了，就要廢他們兩個兒子的一條手臂，一面含笑道：「侯敞這兩個兒子武功平平，你既已制住他們穴道，再要廢去他們一條手臂，不僅勝之不武，而且也弱了咱們皖西三俠的名頭，還是放了他們的好……」

他略作沉吟，接着又道：「一葉知秋，從他們的出現，可見咱們行藏，還是洩漏了出去，這倒是值得咱們警惕之事！」

霍天柱濃眉一軒，怒聲說道：「咱們皖西三俠，也並不是浪得虛名來的，這些人眞要衝着咱們來，咱們也未必是怕事的人。」

「話是不錯。」李天雲道：「但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弱手，咱們只有三個人，好漢也架不住人多。」

李小雲道：「爹，還有女兒呢！」

李天雲沒有理她，繼續說道：「除了虎頭莊，神燈教，還有少林智通大師，好像還有三姑六婆中人，也許還有沒有露面的人呢！」

謝東山憤然道：「喪在旋風花手下的人，還可以說是爲了復仇，像少林羅漢堂的智通大師，有道高僧，難道也要巧取豪奪不成。」

「巧取豪奪」這四個字鑽進李小雲耳中，不覺問道：「三叔，他們要奪些什麽呢。」

李天雲道：「妳三叔說的自然是指他了。」

李小雲眨眨眼，不信的道：「三叔說的，好像不是指他，他，怎麽會巧取豪奪呢！」

李天雲怫然道：「妳連爲父的話都不相信了？」

李小雲望着爹，嚅嚅地道：「女兒不敢，女兒總覺得你們有什麽事，不肯和女兒說……」

霍天柱笑道：「小雲，妳別胡思亂想了，咱們不是和妳在一起嗎，有什麽事沒和妳說的。」

李小雲雖然說不出什麽事來，但總覺得爹和二叔、三叔有一件什麽事沒告訴自己，她看爹臉有不豫之色，也就不敢多言了。

車行了約莫二三十里，只聽車把式同頭說道：「李老爺子，前面有十來個和尚攔在路當中呢。」

說話之時，馬車已經馳近！

和尚沒有讓路，馬車自然只好停住。

車前及時響起一聲響亮的佛號：「阿彌陀佛。」

李天雲道：「三弟，你下去看看，是什麽人攔住了咱們的車子？」

謝東山答應一聲，掀開車廂門，一躍而下，目光一注，只見站在車前的是一個臉型瘦削的黃衣老僧，稍後是兩個年約四旬以上的青衣僧人：兩個青衣僧人後面，則是一排八個三十出頭的青衣僧人。

謝東山抱了抱拳，望着黃衣老僧說道：「大師父請了，在下想動問一聲，諸位師父攔住車子去路，是要募化？還是另有見教。」

當前的黃衣老僧深沉一笑道．「大施主問得好，貧僧並非募化而來。」

「哦！」謝東山說道：「那是必有見教了，不知大師父法號如何稱呼？寶刹何處？」

黃衣老僧合十道：「貧僧智光，忝爲黃龍寺監寺。」

廬山黃龍寺，乃是少林寺的分支，他法號智光，和少林寺智字輩高僧爲同門師兄弟，如今少林寺智字輩高僧已是長老身份，可見這老和尚的身份不低。

車中的李天雲聽得暗暗皺了下眉，對女兒低聲囑咐道：「小雲，妳在車上不可下去。」

李小雲點點頭。

李天雲接着朝霍天柱道：「二弟，咱們下去。」

謝東山聽說黃衣老僧竟是黃龍寺監寺，不覺拱拱手道：「原來是黃龍寺的智光大師，在下失敬。」

李天雲和霍天柱相繼躍落。

李天雲雙手抱了抱拳，含笑道：「在下李天雲，沒想到會在這裏遇上大師父，當眞是幸會了。」

他故意報出自己姓名來，那是讓對方知道自己三人並非無名小輩。

「阿彌陀佛。」智光目光一掠三人，口中徐徐說道：「這麽說三位是皖西三俠了。」

他聽到李天雲的名字，臉上絲毫不見驚奇之色。

李天雲心中暗道：「他聽到自己名號，並無驚奇之色。可見早已知道車中是自己三人了。」一面大笑一聲道：「大師父好說，三俠之稱，乃是江湖朋友溢美之詞，在下兄弟如何敢當。」

智光瘦削臉上皮笑肉不笑道：「貧僧風聞皖西三俠路經此地，阻擋三位俠駕，實在罪過。」

他果然有爲而來，這也是意料中事。

李天雲說道：「好說，好說，大師父找在下兄弟，必有見教，那就請你不妨直說。」

智光道：「貧僧斗胆，想請問李大莊主一聲，不知車中還有何人。」

「小女。」李天雲道：「大師……」

智光又道：「車上除了李大莊主女公子，不知還有什麽人？」

李天雲道：「大師父問得如此詳細，不知用意何在？」

智光合十道：「貧僧風聞以旋風花殺害敝寺方丈的南宮靖已被李大莊主拿住，不知可有此事？」

李天雲不加可否，只是問道：「大師父是聽誰說的？」

「是誰說的並不重要，」智光續道：「不知這南宮靖可在車上？」

李天雲大笑一聲，道：「大師父相信傳言？」

「眼見是實，貧僧從不相信傳言。」智光詭笑道：「因此貧僧斗胆，想看看車上是否有人！」

李天雲道：「這個只怕不大方便。」

智光道：「李大莊主不同意。」

李天雲道：「小女身子不適，不能見風。」

智光冷冷一笑道：「李大莊主應該知道，南宮靖殺害敝寺方丈，敝寺非找到他不可……」

李天雲冷然道：「大師父那就請到別處去找吧，車上並沒有南宮靖，而且小女生病，在下也急於趕路，去看大夫，諸位師父請讓路吧。」

智光道：「貧僧剛才說過，眼見是實，貧僧既然來了，自然要親眼看看了。」

霍天柱怒聲道：「大師父，大哥和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乃是素識，尊重你大師父出身少林，也是智字輩的高僧，也希望你尊重龍眠山莊，莫要傷了和氣。」

智光陰惻惻的一笑，說道：「李大莊主不讓貧僧看看車廂，是否心虛了呢？」

李天雲雙眉軒動，沉聲道：「大江南北，李某說出來的話，還沒有人懷疑過，如今連大師父李某的話都不肯見信，而且當着李某的面，非要搜查李某的車子，豈不是藐視龍眠山莊？李某若不是看在大師出身少林，又是智字輩的高僧，只怕沒有這樣好說話了。」

智光嘿嘿乾笑道：「貧僧如今是黃龍寺的監寺，不是少林寺的人，李大莊主用不着扯上少林寺，貧僧要追緝的是以旋風花殺害敝寺方丈的南宮靖，照說李大莊主也是旋風花追殺的對象，應該和貧僧同仇敵愾才是，如果李大莊主逮到南宮靖，更該讓受害者共同處理，若是李大莊主車上沒有南宮靖，讓貧僧看看又有何妨？」

李天雲道：「李某已經告訴大師父，車上只有小女一人，患了急症，急需就醫，大師父阻攔李某車子，豈不就誤了小女就醫診治？」

智光詭笑道：「李大莊主和貧僧浪費了不少唇舌，這些時間，貧僧其實只須看上一眼的時光，並不會就誤女公子就醫的時間。」

李天雲哼道：「李某一向言出如山，信不信在你，要搜查車子，辦不到！」

智光說道：「貧僧如果說非要看不可呢。」

李天雲豁然大笑道：「智光，李某這點名聲，也不是輕易得來的，釁由你起，你看着辦吧。」

「善哉，善哉！」智光面現譏笑，單掌打訊，緩緩說道：「李大莊主既然說釁由我起，就算釁由我起，貧僧還是非看不可了！」

（未完・四）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少飛遭到萬太師派來的人追緝，布笠人也趕來援手，醉俠卜常醒也及時趕到阻截追殺的人，南僧截住雷霆，方少飛背着方少俊急急忙忙來到一座空屋中，這空屋原來是西仙的別業，見到了芙蓉四鳳，要將他趕走，驚動張亞男出來，爲他兄長療傷，但西仙一定要趕走方少飛，萬貞兒也及時趕來要西仙交出犯人，雙方爭持，方少俊被萬家棟殺死，方少飛將萬家棟、朱祐楨擊傷，正想殺之洩忿，布笠人阻止，帶他們到一座墳地，將三人的身世說出，原來他們三人都是忠賢之後，其中方少飛就是皇子，難怪萬太師父女千方百計將他殺害……

巧獲九龍刀　難防人不仁

東丐道：「許是時辰未到，你們注意瞧着，很快就會出現。」

大家都沒有再言語，全神貫注的凝視着。

許久，許久……

夕陽行將沒落。

猛然間，在蟠龍山上閃出一道强光，果然燦爛奪目

秋菊興冲冲的尖叫道：「哎呀，好漂亮，好漂亮！」

就這麼一句話的時間，强光已隨着夕陽沒落消失。

東丐問張亞男：「丫頭，看清楚沒有？强光發自何處？」

張亞男道：「太短暫了，好像在龍眼的部位。」

東丐又問方少飛：「你呢？」

方少飛道：「似乎在龍口的地方。」

金八道：「嗯，大概差不離就在龍眼龍口附近，咱們上去。」

一躍而下，發足就奔，張亞男跟上來問道：「八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老人家倒是說個清楚？」

東丐邊走邊說道：「三日之前的黃昏時份，我老人家在山下發現一道强光，於是追上山來，可惜山區遼闊，强光又極短暫，始終摸不準它的確切出處，睹找了三天，差點沒有餓死，今天總算有了一點眉目。」

方少飛滿頭霧水的道：「這强光究竟表示什麼？前輩尋它作甚？」

東丐神采飛揚的道：「老化子也不能確定是個什麼東西，總之，一定是稀世的寶貝，被陽光照射，故而發出燦爛奪目的强光。」

冬梅道：「爲何時間那麼短暫？」

張亞男搶白道：「傻瓜，自然是由於地形角度的關係，每天只有一刹那的時間照得到。」

一行七人，放步疾行，上得蟠龍山天色業已黑下來。

蟠龍山範圍極大，單是一個龍頭就綿延數里，方少飛雖無尋寶之心，但又不便掃東丐的興，跟着大家在龍頭上亂尋一通，那有什麼稀世的寶貝。

夏荷道：「八爺爺，你老人家倒是說說看，這個稀世寶貝可能的樣兒，以及可能藏在那裏，這樣沒頭蒼蠅似的亂找，八天也找不到。」

東丐尋思一下，道：「藏放的地方不外洞穴、夾縫、或細小的罅隙，可能是一顆明珠，一方古玉，一支劍，或者是一把刀！」

張亞男神色一緊，道：「一把刀？會不會是『九龍刀』？」

東丐金八笑道：「八字還沒有一撇，現在言之過早。」

翻過山去，到達龍頭的頂端，下面有一個面盆一樣的山谷，方少飛道：「天巳經黑了，不管是什麼東西，尋獲的機會不大。」

一語甫畢，山谷之內响起一串金鐵撞擊的聲音，大家驚愕之餘，一齊循聲下望，發現山谷之內有一個形容枯槁的老人，雪白而疏稀的鬚髮四散翻飛，身軀佝僂，衣衫襤褸，脚踝之上還繫着兩條粗鐵鍊，擧步之間，响聲不絕。

萬貞兒、血手魔君雷霆，就傲然卓立在五七尺外。

東丐金八做了一個手勢，叫大家矮身小心，潛行至可以聽到他們說話的地方。

只聽萬貞兒嬌冷的聲音說道：「不管過去有多少不愉快，也不管你是否願意，你畢竟曾是哀家的授業恩師，本宮應該叫你一聲師父。」

方少飛心頭如遭重擊，噤聲道：「這就是武林耆宿——衡山老人？」

東丐金八頷首道：「錯不了，此老巳有三十年不履江湖，沒料到竟會作囚蟠龍山。」

衡山老人道：「不必，老夫寧願沒有收你們這兩個逆徒。」

萬貞兒聳一下香肩冷笑道：「上一次哀家要求的事可曾辦好？」

衡山老人道：「年紀大了，我老人家早已忘了是什麼事。」

「將『玄天眞經』再抄寫一份。」

「眞經原本，不是老早就被妳偷走了嗎？」

「哀家訪過，後來又被人盜走，輾轉落入雙煞之手。」

「妳一向神通廣大，又身爲當朝貴妃，可以去找雙煞。」

「雙煞目前行方不明。」

「妳可以等。」

「眞經上功夫早已外洩，除雙煞外，還有一個方少飛，一個布笠人，哀家爲穩保天下第一，必須及早貫通全書技藝。」

「何必捨近求遠，與妳這個背叛師門，數典忘祖，囚禁恩師的師弟，照樣可以切磋一下。」

血手魔君雷霆虎目一瞪，道：「老傢伙，你少要心眼，我們姊弟巳經印證過，學得都不齊全，是你故意留了一手。」

衡山老人哈哈大笑道：「曉得不齊全就好，今生今世你們就休想得到天下第一，也只有我老人家才是惟一有資格被稱作天下第一的人。」

言畢，又是一陣大笑，笑得鬚髮抖顫，笑得羣山迴鳴，也笑得雷霆、萬貞兒火冒三丈。

血手魔君惡狠狠的道：「老匹夫，你本事再大也只能在蟠龍山稱孤道寡，有生之年就休想走出此山一步。」

衡山老人突發狂嘯，猝然施襲，左指右掌，暗力如濤，同樣的「掌中刀」，「指中劍」，在他手裏施展開來，威力倍增，但見掌指之上射出兩股白茫茫的勁氣，狀如刀劍，猛銳難當。

雷霆、萬貞兒見勢不妙，彈身避退，勁氣陡地暴增一倍有餘，噗！噗！兩聲，萬貞兒的衣袖上穿了一個洞，雷霆落下一片衣襟。

這還是鐵鍊巳至極限，全憑內力傷人，若是無拘無束，怕不鬧出人命才怪。

萬貞兒道：「師父好功夫，天下第一，當之無愧，你老人家想通沒有？」

「想通什麼？」

「替哀家錄一份『玄天眞經』。」

「辦不到。」

「哀家不會叫你白錄，可以還你自由，可以賞你金銀珠寶，甚至於可以賞你一個只拿俸祿不上朝的官兒做做。」

「閉嘴，妳的花言巧語老夫在幾十年前就聽夠了。」

血手魔君雷霆道：「老傢伙，拒絕的後果你想過沒有？」

衡山老人破口罵道：「雷霆，你這個逆徒，老夫雖然雙脚被制，你依舊難以稱心如意！」

雷霆嘿嘿冷笑，道：「憑雷某一人，也許力有未逮，加上娘娘，殺你就易如反掌。」

衡山老人氣得直跺脚，鍊聲「鏗鏘」作響，說道：「你們現在就可以上來試試看。」

萬貞兒道：「以下犯上，留一個弒師之名總不是好事情，師父巳是風燭殘年，盼能壽終正寢。」

將提在手裏食盒放下，向前一推，恰巧停在衡山老人擧手可及之處，又道：「前次倉卒成行，沒有給師父帶些吃食的東西，甚覺歉然，這次哀家特命御厨做了幾道可口的菜餚孝敬，希望能合你老人家的胃口，師父再好。考慮一下，哀家還會再來。」

語畢，立與血手魔君雷霆聯袂離去。

張亞男憋了一肚子的火，這時氣忿忿的說道：「這個婆娘眞不是東西，竟然對自己的師父也威脅利誘，軟硬兼施，眞不知衡山老人當初是怎麼調教的，一個萬貞兒巳經霉運當頭，爲什麼還要再收血手魔君雷霆？」

東丐金八笑道：「衡山老人在此，何不當面去問問他本人。」

張亞男道：「說的也是。」起身欲待入谷，北毒師徒却先一步從對面的山崗上跳下，來到衡山老人的面前。

衡山老人呆了一下，道：「兩位是什麼人？」

北毒笑容滿面的道：「小弟石天，想當年咱們曾有一面之緣，這是小徒明川，老哥哥該還有些許印象吧？」

衡山老人沉思一下，面現不屑之色，

冷聲說道：「哦，老夫想起來了，你就是那個以毒起家，在武林中爭得一席之地，後來被人稱作北毒的石天？」

北毒乾笑兩聲，道：「好說，小弟浪得虛名，不及老哥遠甚。」

石天滿口諛詞，言不由衷，東丐暗罵一句：「老而無恥！」

衡山老人似亦心裏有數，沉聲說道：「兩位無須裝腔作態，可是逆徒同夥？」

北毒臉色微微一變道：「老哥哥何出此言？」

「逆徒入山之初，老夫就見你二人緊跟在後頭，形跡甚是可疑。」

「實不相瞞，小弟師徒正是跟蹤而來的。」

「爲何要釘雷霆、萬貞兒的梢？」

「欲助老哥一臂力。」

「你知道老夫被囚禁在此？」

「略知一二。」

「打算如何賜助？」

「首先想替老哥哥解毒。」

「解什麼毒？老夫並未中毒，何須解毒。」

「老哥有所不知，萬貞兒在言談之中，巧施妙手，已彈出毒粉。」

「老夫爲何至今仍毫無感覺？」

「此乃慢性毒藥，發作當在半日之後，氣血逆轉，百骸炙熱，頭脹欲裂，腹痛如絞，不服解藥，永難痊復，到時候，恐將勢必要任人擺佈，抄錄一份經文給萬貞兒。」

這是一幅多麼可怖的景象，衡山老人不寒而慄，但在表面上，仍鎮靜如恆的道：「你這是危言聳聽，事實上萬貞兒並非用毒的能手，世間也不可能有如此絕毒之物。」

北毒苦笑道：「請勿將好心當作驢肝肺，老哥若是不信，一試便知。」

衡山老人道：「怎麼試？」

北毒取出一枚銀針，抖手擲過去，道：「簡單，打開食盒，將銀針插進菜餚裏便知。」

此事甚是簡便易明，衡山老人未及細思便如言照辦，打開食盒，將銀針插入菜餚中，雪白的銀針很快就變成黑色。

不禁使衡山老人大吃一驚，鬚髮怒張，臭罵萬貞兒，立將食盒打爛，盤碎碗裂，將所有的菜餚全部掃騰至身週三丈以外，憤怒的情緒始告稍見平息。

北毒眸光閃爍，話語中充滿感情：「老哥哥請勿過慮，只是慢性中毒，並無立即致命之虞，只要及時服下解藥，便可安然無恙。」

衡山老人道：「誰有解藥？」

百毒公子江明川道：「萬貞兒有，家師也有。」

衡山老人迫不及待的道：「石天，這話可當眞？自古解鈴還須繫鈴人，毒不是你下的，何來解藥？」

北毒石天道：「老哥哥忘了，小弟係以毒起家，是用毒玩毒的老祖宗，況且這毒是小弟一個被趕出門牆的叛徒郝柏柳下的，當然有解藥。」

探懷拿出一隻羊脂磁瓶，倒出一粒色呈琥珀，大如龍眼核的藥丸，彈指滾至衡山老人的脚邊，續道：「解藥在此，保證一服見效。」

衡山老人並未立即去取，一雙銅鈴似的眸子罩定石天，一字一句的道：「石天，你直說吧，有什麼條件。」

北毒彷若一個說謊的孩子，被大人一語掀開底牌，頓覺臉上一陣滾燙，乾笑道：「老哥說那裏，打從一開始小弟就聲明，欲助老哥一臂力，沒有任何條件。」

衡山老人說道：「老夫畢生恩怨分明，有仇必報，也絕不受人涓滴之惠，說老實話，你可是也在打『玄天眞經』的主意麼？」

一語中的，北毒又是一陣驚詫，但他城府極深，不着痕跡，依然從容自若的道：「武學一道，萬流歸宗，原本源出一家，功力深淺，技藝高低，端視個人資質修爲，縱有眞經，不見得就能保證獨霸天下，老哥哥請勿多疑。」

百毒公子江明川幫腔道：「哼，簡直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師父，人家既然疑神疑鬼，咱們又何必講什麼江湖道義，毒發之時，活該他承受百毒攻心之罪，走！」

北毒沒有動，江明川自己先行氣虎虎的退下。

石天亦未取回解藥，假仁假義的道：「希望小弟觀察有誤，老哥未爲萬貞兒的毒粉所傷，解藥暫且留下，願用則用，不願用則棄之可也，三日之內小弟必將再來，願自珍重。」

北毒師徒走了，衡山老人目注龍頭，大聲吆喝道：「那邊是什麼人？別再躱躱藏藏，可以出來了。」

哈哈大笑聲中，東丐率衆飄然而落，金八拱拱手，單刀直入的道：「久違了，可還識得我這個臭要飯的？」

衡山老人細細打量一下東丐，道：「啊，原來是金老弟，當然識得，這幾個娃兒是誰？何事夜入蟠龍山？難不成也是跟踪我那逆徒來的？」

將方少飛、張亞男等人略作介紹，東丐金八據實說道：「老化子是被一道强光引來的。」

衡山老人聞言臉色大變，月光之下只見他兩道眼神，明亮如炬，急急追問道：「什麼强光？在那裏？」

東丐道：「就在這蟠龍山上，老哥可曾看見？」

衡山老人猛搖頭，連說：「沒有！沒有！」

張亞男心說：「身在此山中，他會沒有看見？鬼才相信。」

東丐邁步走上前去，道：「如果老叫化判斷不錯，那道强光係因陽光照射在某一件寶物之上發出，老哥居此日久，當知蟠龍山有無寶物埋藏？」

金八向前進，衡山老人則向後退，神色甚是怪異，金八只好停下來，衡山老人這才止步說道：「蟠龍山只是一座荒山，那來的寶貝。」

東丐知他本來就生性怪癖，迭遭慘變，難免疑神疑鬼，行爲反常，亦未往心上放，乾脆退回原地，道：「三十年前，就聽說老哥已金盆洗手，隱居衡山，怎麼會跑來京都，作囚蟠龍？」

衡山老人仰天長歎一聲，感慨系之的道：「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逆徒萬貞兒這個妖女。」

東丐回想一下過往之事，道：「老哥一向獨來獨往，徜徉於山水之間，似曾有不得天下奇才，絕不開門投徒的豪語，多少後生小輩，皆欲投歸門下而不可得，怎麼會改變初衷，對萬貞兒另眼相看？」

衡山老人道：「此事說來話長，那時候萬德山作官衡山，曾多次托人說項。」

「畏於權勢？」

「那倒不盡然，主要是萬貞兒資賦絕佳。」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這是好事，何至於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萬貞兒資賦絕佳，人又標緻，伶牙俐齒，人見人愛，却有一顆毒如蛇蠍似的心，老夫爲恐貽禍武林，懸崖勒馬，未將『玄天眞經』上功夫全部傳授於她。」

「於是，她懷恨在心，乾脆將眞經盜走，不告而別？」

衡山老人面色沉重，點點頭，沒有說話。

張亞男滔滔不絕的道：「這一下紕漏可扯大了，萬貞兒得而復失，害得南僧、北毒、東丐、西仙曾爲此論戰華山，雙煞渾水摸魚，引發連串風波，晚輩想不明白，經此教訓後，爲什麼還將血手魔君雷霆收歸門下？」

衡山老人又是一聲長歎，道：「收雷霆是爲了殺萬貞兒。」

「憑你老人家的身手，那時候殺萬貞兒應是易如反掌，何必假手他人。」

「那是因爲老夫已封劍歸隱，不願毀誓復出。」

「所以想找一個代理人？」

「這是一個變通的法子。」

「結果運氣不好，雷霆的心比萬貞兒更毒更黑。」

「只能怪老夫識人不當。」

「以雷霆的年紀，拜師之初恐已非毛頭小子？」

「沒錯，已是而立之人，且有深厚的武功底子，拜在老夫門下，前後尚不足五年，我們師徒便結伴來到北京。」

「這是多久的事？」

「約十年之前。」

「又是在什麼時候才發現姓雷的也不是個好東西？」

「第三年便發覺他心術不正。」

「爲何不當機立斷，幹掉他？」

「老夫尚存萬一之想，希望藉他之力先除去萬貞兒，再清理門戶。」

「事實上，他搶先了一步，先背叛了你？」

「豈止是背叛，還盜走了『擎天劍』，將我老人家困禁在此。」

「你老人家功參造化，學究天人，會栽在雷霆手裏？」

「君子可以欺以方，老夫是中了他的迷藥才落得如此下場。」

「現在好了，時來運轉，我們一定設法救前輩出去。」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爲什麼？」

「鐵鍊乃大漠寒鐵打造，一般鉗斧皆無能爲力。」

「那要什麼東西才可以削得斷？」

「只有『擎天劍』！」

一直不曾開口的方少飛這時說道：「『九龍刀』也可以。」

衡山老人道：「『九龍刀』下落如謎，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望望天色，三星已升上來一竿多高，春蘭急得不得了，道：「小姐，我們該回去了，再不回去谷主一定會大發雷霆，說不定會要了我們四個人的命。」

爲了張亞男，他們四個人已各斷一手，張亞男怎忍再連累他們，當即表示同意，方少飛對衡山老人道：「老前輩請稍安勿躁，若能奪得『擎天劍』，定當前來施救。」

本欲與張亞男主僕携手同返，東丐金八却說：「娃兒別走，就在蟠龍山裏陪陪老叫化子吧。」

方少飛一怔，道：「八爺打算在山裏過夜？」

東丐道：「辛苦了三天三夜，豈可就此罷手，好歹也得弄清楚那强光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張亞男道：「少飛哥，這樣也好，你就陪陪八爺吧，小妹明天一早再來。」

東丐道：「丫頭，有什麼吃的東西都留下來，明天可別忘了帶『綠芙蓉』。」

張亞男頷首稱善，留下竹籃，與四婢女匆匆離去。

東丐席地而坐，打開籃子，撕下一隻鴨腿，道：「老哥哥也餓了吧，來一條鴨腿如何？」

衡山老人搖搖手，道：「謝了，老夫不餓。」

方少飛道：「荒山野地的，老前輩吃什麼？」

衡山老人道：「此處多的是野兔山鷄，吃食之物倒不虞匱乏，兩位慢用，我老人家要失陪了。」

拖着數丈長的粗鐵鍊，退回岩壁下的一個山洞內，還搬來一塊巨石，將洞口封死。

方少飛坐在東丐的對面，陪着他吃，道：「八爺有沒有覺得，這位衡山老人怪怪的？」

「你是指那一方面？」

「他疑心病很重，好像對任何人皆懷有戒心。」

「這也難怪，收了兩個徒弟，都背叛了他，換了旁人同樣也會疑神疑鬼。」

「還有，有時候眼神不定，有些地方支吾其詞，似乎有些什麼事情，要瞞着我們。」

「嗯，老叫化也有這種感覺，可能與那一道强光有關。」

衡山老人的確透着古怪，打從進入那個山洞後，就沒再出來，而且，整整一個晚上，洞內不時傳出異聲，像在挖土，又像在鑿壁，甚或二者兼而有之。

二人亦曾前去察看，洞內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

這種情形，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東丐、方少飛一覺醒來，張亞男領着四名女婢，帶着一大葫蘆「綠芙蓉」，兩籃子燒臘鹵燉，依然沒有改變。

東丐最是貪杯，一見到酒就像中了邪

似的，伸手就搶，張亞男却抱得緊緊的，偏不給他，道：「橋歸橋，路歸路，鷄鴨魚肉可以給你白吃，『綠芙蓉』可不能白喝。」

金八舔舔嘴唇，猴急的道：「丫頭，妳大概又在打老叫化子的家檔的主意了，說吧，想學什麼？」

「還是『迷踪拳』。」

「可以，再敎妳三招。」

「一葫蘆酒足足裝了二十壺，最少得敎我們五六招。」

「妳跟方小子一齊學？」

「再加上他們四個，春蘭他們爲我吃了不少苦，這是個補償的機會。」

只要有酒，什麼事都好商量，東丐爽快的說：「好了，好了，看在『綠芙蓉』的份上，再敎你們五招就是。」

奪過酒葫蘆來，「咕咚咕咚」喝個不停，方少飛睹狀笑笑，道：「亞男，咋晚沒受責備吧？」

張亞男道：「還好，昨夜娘回去的比小妹還晚，她老人家根本不知道，今天一早隨便編」一個理由，就又溜出來了。」

·用過早飯，大夥兒先上山去，再仔仔細細的尋覓一遍，惜無任何進展，情知蟠龍山幅員太大，找一個細小的東西何異海底撈針，只好將希望寄托在夕陽西下，强光再現時。

衡山老人迄未再露面，洞裏的異聲亦未停歇，益增無限神秘的氣氛。

大家閑着也是閑着，正是練功的絕佳機會，就在龍頭附近，開始練起「迷踪拳」來。

東丐的「迷踪拳」冠絕武林，譽滿江湖，不久，大夥的身心便全部陶醉在深奧的拳影中，忘了時間，忘了周遭的一切。

與其說東丐貪杯，以拳換酒，不如說金八打從心眼裏喜歡方少飛、張亞男來的更恰當，一遍又一遍的示範演練，一遍又一遍的指點矯正，縱使是細微末節之處，亦必斤斤計較，毫不放鬆，直至完全滿意爲止。

五招「迷踪拳」足足花了一整天的時光，當方、張二人運用爛熟，四使女亦粗通架式變化後，火紅的太陽已西下，又將是晚霞燒天的黃昏時分。

東丐已有成竹在胸，命大家背着夕陽，守在七個不同的方位，靜待强光的再度出現。

夕陽尚餘一丈，八尺，五尺，三尺，行將沒落。

就在沒落前的那一刹那，龍口的部位突然射出一道强光，大夥兒歡呼驚叫，一齊攏來。

可是，强光燦爛奪目，照得人眼睛都睜不開，根本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直待日落西山，强光斂去，這才發現它的出處，原來是發自一方巨大岩石的下方。

岩石的下面，有一個僅可容一人出入的洞穴，四周又生滿山草籐葛，如非强光引導，肉眼甚難察覺。

金八、方少飛，張亞男一躍而至，俯身內視。

口小腹大，洞內別有天地，高寬丈許，深約三丈，彷若一間山居小屋。

洞底置一張石桌，上有石架，架上有刀！——一把光采奪目，耀眼生輝，照得明亮如白晝，隱約中似有九條龍在盤旋圍繞其間的刀！

「九龍刀！」

「九龍刀！」

「九龍刀！」

三個人齊聲驚叫，相繼入洞，一齊向前衝過去。

詎料，就在這個時候，猛聽一聲「轟隆隆」的巨響震耳欲聾，碎石飛揚中，石桌一旁出現一個三尺見方的洞。

衡山老人正鬚髮怒張的立在洞的另一端，直着喉嚨吼叫，道：「不許動，不許動！」

東丐金八驚得一呆，登時也明白了許多事，道：「啊，老哥哥閉洞不出，辛苦了一天一夜，原來就是爲了打通這一個洞，看來你壓根兒就知道這裏藏着有寶貝，何必睜眼說瞎話。」

衡山老人一身砂土，滿頭石粉，形狀甚是狼狽，聲急語快的道：「要飯的，九龍刀應該是我老人家的東西，任何人皆不得染指。」

身形暴長，探手就要攫取九龍刀，那知鐵鍊長度有限，手還沒有伸出洞穴，便再也前進不得。

張亞男語冷如冰的道：「衡山老人，請別强詞奪理，這九龍刀分明是無主之物，靜待有緣，你憑什麼不許旁人染指？」

一語甫畢，異事陡生，衡山老人怪叫一聲，捧腹退下，額頭上很快便淌下豆大的汗珠，人也跟着倒下去，在地上打滾，看邪情狀，似是十分痛苦的樣子。

張亞男道：「他是怎麼了。」

方少飛道：「想是毒性發作。」

張亞男道：「眞的是中了萬貞兒的毒粉？」

東丐金八道：「北毒的成分居大，我懷疑石天在那根銀針上動了手脚。」

當先矮身入洞去，張亞男緊隨在後，石屋內就剩下方少飛一人，取下「九龍刀」，提起置於桌上的刀鞘，也接踵行去。

「九龍刀」光芒四射，無異一盞明燈，洞內景物一目瞭然，洞內坡度很大，而且縱橫交錯，好像一個特大的馬蜂窩，無疑是衡山老人被囚後，發現强光，十年來不斷東鑿西挖的結果。

衡山老人腹內奇痛如絞，在急速的往下滾翻，東丐追下來說道：「快請自閉穴道，以免毒性蔓延。」

急痛攻心之下，衡山老人方寸已亂，他此刻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如何減輕痛苦，根本沒有理會東丐，滾至洞底，一骨碌爬起來，衝開巨石，來到外面。

衡山老人狀似瘋狂，動作奇快，三人才追至洞口，他已尋獲北毒咋夜給他的那一粒解毒藥。

東丐駭然一驚道：「不能吃，千萬不能吃！」

方少飛、張亞男以行動代替言詞，彈身而上，欲强行攔阻。

一切都是白搭，衡山老人已將解毒藥吞入腹中，由於來勢太猛，百痛攻心，人也卒告虛脫，一屁股栽坐在地上。

解毒藥好像不假，不一時衡山老人便

痛楚稍減，冷汗漸止，搖搖晃晃的準備站起來。

東丐金八眉頭一皺，出手如電，趁衡山老人不備間連點了他三處大穴，立告昏厥倒地。

方少飛愕然一楞，道：「八爺這是做什麼？」

張亞男道：「少飛哥，你這人就是太厚道，心眼小，衡山老人迭逢禍事，心性大變，一旦醒轉，準會拚命來搶九龍刀，與其到時候彼此反目成仇，倒不如先制住他來的省事。」

方少飛暗責一聲：「慚愧！」道：「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總該助他恢復自由之身。」

東丐金八道：「那是當然。」

好鋒利的九龍刀，方少飛手起刀落，但聞「咔嚓」，「咔嚓」兩聲響，兩條粗鐵鍊已告應聲而斷，道：「衡山老人的穴道何時可解？」

東丐道：「不要緊，一個時辰之後便可自解。」

諸事完畢，四使女亦下來會齊，準備離去，方少飛將「九龍刀」插入鞘中，雙手遞給東丐，金八却拒不接受，方少飛道：「前輩爲此在蟠龍山苦候四天四夜，這九龍刀應歸八爺所有。」

東丐笑呵呵的說道：「老化子生平無大志，但求一醉而已，況且居無定所，浪跡江湖，也沒有什麼地方放，不要這個撈什子。」

在大笑聲中，人去如飛，當先下山而去。

方少飛、張亞男相視一笑，亦率四使女離開蟠龍山。

霎時，東丐等人便消失不見，北毒石天，百毒公子江明川從暗中縱出……

× × ×

五福樓，在北京城是頂兒尖兒的一家大飯莊，大客棧，來往賓客多爲達官貴人，富商巨賈，乃至一擲千金的江湖豪客。

今天，在五福樓最豪華的龍鳳廳裏，就有兩位貴客，一位是皇子朱祐楨，一位是萬太師的孫少爺萬家棟。

這兩個人都是響叮噹的尊貴人物，一跺脚半個北京城就會發抖，五福樓的掌櫃的怎敢怠慢，親自領着四名小二，小心翼翼的陪侍在側。

掌柜的躬身道：「皇子殿下與孫少爺肯光臨小店，實乃無尚榮寵，想吃些什麼請直管吩咐，完全由小老兒免費孝敬。」

朱祐楨、萬家棟在北京城一向無法無天，予取予求，別說吃一頓飯，就是殺了人也沒人敢放半個屁，掌櫃的願自動「孝敬」，那是他聰明，想要錢那才叫自討苦吃，萬家棟說道：「別忙，小爺爺我在等人。」

掌櫃的誠恐誠惶的道：「等那位貴人，要不要先上四樣可口的點心？」

朱祐楨臉一沉，道：「不必，下去吧，客人到的時候自會叫你們，別在這兒嘮叨。」

「是！是！」

掌櫃的那敢再饒舌，趕着小二出去。

葛家棟道：「祐楨，你相不相信布笠人的話？」

朱祐楨道：「按理說，他沒有必要撒這個謊，你呢？」

「不完全信，也不完全不信，所以要找張敏來求證。」

「依你看，張敏會不會說實話。」

「很難講，這個傢伙是隻老狐狸。」

「那我們該怎麼辦？」

「軟硬兼施，即使殺人也要逼他說出實話來。」

「萬一事實證明，布笠人沒有騙我們，我是方家的方少英，你是牛家的牛大狗，我們又該如何自處？」

萬家棟很忌諱「牛大狗」這三個字，聞言面露痛恨之色，沉聲說道：「我不知道，你又是怎麼個想法？」

朝門外望望，朱祐楨同樣心事重重的道：「我心裏也覺得很矛盾。」

葛家棟伸手緊握住朱祐楨的手，道：「不管將來事情如何演變，希望我們能步調一致，禍福與共，永遠是好兄弟。」

朱祐楨將另一隻手搭上去，說道：「這還明說，是禍是福，我們都要共同承担的。」

廳外步履聲起，玉華宮的管事太監張敏跨步而入，向二人深施一禮，堆下一臉的奸笑，低聲下氣的說：「太師府有人傳話說，孫少爺找我？」

萬家棟「嗯」了一聲，道：「你來的倒挺快。」

張敏極力奉承，道：「孫少爺傳喚，小的怎敢怠忽，可是有什麼重要的令諭面示。」

朱祐楨道：「家棟哥今天請客，你是主客，我是陪客。」

張敏受寵若驚的道：「那怎麼敢當，理當由張某作東。」

萬家棟道：「是該由我來請，張管事可知今天是什麼日子？」

張敏道：「什麼日子？」

萬家棟道：「是我的生日。」

張敏脫口說道：「孫少爺怎麼可能曉得自己的生日。」

出口後，曉得自己說錯了話，但已覆水難收，萬家棟雙目暴睜的罩定他，道：「你怎麼知道我不曉得自己的生日。」

張敏連忙改口說道：「是呀，每一個人都知道他自己出生的日子，我眞是老糊塗了。」

萬家棟面籠寒霜的道：「張敏，你聽清楚，有幾句話小爺爺我想問你，希望你說的都是實話，如有半句虛言，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張敏嚇一跳，惶恐不已的道：「孫少爺有話快請吩咐，張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蒙騙。」

萬家棟先不問話，拍拍手，將掌櫃的召進來，叫來一桌子的佳餚美食，關起門來，酒過三巡後，才鄭重其事的說道：「張管事，你入宮多久了？」

張敏正經八啦的算一算，道：「老了，快四十年咯。」

「是什麼時候到玉華宮的？」

「大約二十年前。」

「這樣說來，近二十年以內，玉華宮內所發生的事，你全知道？」

「可以這樣說。」

「那麽，我問你，當年你曾否從玉華宮抱一個孩子至太師府，準備殺害？」

張敏嚇一跳，打開已經關閉的門，張望一下，又關起來，緊張兮兮的道：「孫少爺，這話你是聽誰說的？」

萬家棟陰沉着臉，道：「別管是誰說的，只說有沒有這回事？」

「這——」張敏支吾其詞，不敢說實話。

「你的臉色已經告訴我了，有！對不對？」

「孫少爺既已知曉，又何必讓奴才為難。」

「這個孩子原來是西山獵人牛興的兒子？」

「確是如此。」

「這個孩子就是我？」

「是的。」

張敏馬上又補充道：「孫少爺，事關重大，你可千萬不能張揚出去，也不可以去問老太師父子，不然奴才準會沒命。」

聽到這裏，萬家棟的身世之謎業已肯定，一時百感交集 千頭萬緒，拎着酒壺一杯一杯的喝悶酒，沒再吭氣。

朱祐楨也接問道：「我又是誰？你知道嗎？」

張敏道：「你是皇子殿下呀。」

「不對吧，曾聽人言，我是你從牛興家抱回來的？」

「有這回事。」

「既是從牛家抱回，怎麽可能是皇上的骨血？」

「事情是這樣的，殿下乃紀宮人所生，由假面人偷抱出宮，交由牛家扶養，後來又由奴才抱回來。」

「不對，據我所知，你抱回來的是方御史的次子方少英，真正的皇子被假面人先一步送到方家去了，他就是現在的方少飛。」

「哦！哦！」

「你認為有無這種可能？」

「假面人為了確保皇子的安全，定下移花接木之計，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而且……」

「而且什麽？你但說無妨。」

「殿下的言談舉止，像極了方少俊，而方少飛則與皇上有幾分神似。」

萬家棟死盯住朱祐楨打量着，道：「張管事不說我倒沒留意，祐楨的確與方家的人有許多相似之處。」

忽然伸手抓住張敏的肩胛，聲音轉趨冷峻：「我的身份，老太師他們瞭如指掌，已無秘密可言，祐楨則不同，他們並不知道中間還多了一道彎兒，你要守口如瓶，一旦走漏半點風聲，小爺我絕不會輕饒你。」

張敏心頭一懍，戰戰兢兢的說道：「孫少爺，請大放寬心，如果消息外洩，娘娘、太師都不會放過我，奴才怎麽自找麻煩。」

萬家棟本是一臉的殺機，聽他這麽一說才稍見和緩，道：「懂得利害關係就好，你去吧。」

張敏如獲大赦，哈着腰退出去，朱祐楨、萬家棟則仍留在龍鳳廳喝酒，兩個人的心情皆極度惡劣，均悶不吭聲，行將醉倒前，始搖搖晃晃的離開五福樓。

先回到太師府，沒找到盧州三兇，又來到東城一條小胡同裏賀寡婦的家門口。

萬家棟用力擂着賀家的門。

「通！通！通！」

「是誰呀，大白天的這樣敲門，跟叫魂一樣。」

聲音尖細，語多不遜，房門啓處，出現一個嬌小的中年女子，她正是主人賀寡婦。

賀寡婦衣裳不整，還露着半邊紅肚兜，遮遮掩掩的說道：「你找錯門兒了。」

見是陌生人，伸手就要關門，被萬家棟一手推開，道：「如果妳是賀寡婦，就沒有錯。」

賀寡婦道：「你找誰？」

萬家棟道：「大法師哈山克。」

賀寡婦搖頭說道：「老娘不認識這個人。」

萬家棟道：「妳少裝蒜！」

一舉手，便將她推倒在地，放步直入去。

朱祐楨插話說道：「哈山克來這兒幹嘛？」

「這娘們是他的姘頭。」

「哈山克是和尚，也這麽花？」

「他是個花和尚。」

「你怎麽知道？」

「曾眼見他來過。」

二人已入堂屋，賀寡婦在門外嚷嚷道：「老哈，有人來找你。」

哈山克的聲音在裏屋說道：「是那一位？」

「是我。」

萬家棟循聲踏進堂屋一側的內室。

哈山克剛從床上起來，身著內衣，袈裟還拿在手裏，見是萬家棟，忙不迭的道：「啊，是孫少爺，請在外面稍候，容老衲穿好衣服再當面請罪。」

萬家棟道：「哈師父請自便，也沒有什麽事，只是想來找你聊聊，慢慢穿，沒有關係。」

說着，向外踱去，但忽又轉回身來，而且，拔刀在手，躡手躡足的走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萬家棟健腕一挺，一刀刺上去，骨碎肉裂聲中，直從後背刺到前胸。

哈山克慘叫不絕，揚掌猛撲，厲色說道：「萬家棟，你為什麽要對貧僧下此毒手？」

萬家棟退至堂屋，說道：「小爺我想問你一件事，西山的獵人牛興是不是你殺的？」

哈山克一掌擊空，打碎了賀寡婦的穿衣鏡，人也跟着踉蹌而出，道：「你是說那條蠻牛？」

「別打岔，答覆我的話。」

「不錯，是被佛爺我一刀捅死的。」

「那你就死的不冤！」

哈山克問道：「你……你跟姓牛的是什麽關係。」

「他是我爹。」

哈山克道：「你莫非就是張敏抱走的那個娃兒？」

「那不是我，你該上路了！」

哈山克已是奄奄一息，萬家棟衝上前

去，握住刀柄一攪一拖，刀拔出來的同時，大法師哈山克亦告魂歸道山。

賀寡婦就站在門口，耳聞目見，驚惶失色的嚷嚷，道：「殺人啦，鬧出人命來啦。」

一邊說，一邊朝門外跑，三步兩步便不見了。

一切好像都在夢中一樣，驚魂稍定，朱祐楨才開口，說道：「要殺人，也不打個招呼，我還以為你找哈山克是為了旁的事。」

萬家棟將血淋淋的刀往桌子上一擱，道：「其實我的心裏一直很矛盾，直到最後才下了决心，沒有時間告訴你。」

朱祐楨道：「幸好一刀畢命，要是給他有反撲的機會，我們兩個不見得能制住他。」

海家棟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不管怎麽說，總算了却一樁心願，對生我的父親有一個交代。」

方少飛在屋頂上接口說道：「對極了，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要飲水思源，如果放着父仇不報，那還能算是人嗎？」

說至一半時，人已飄然入屋，單槍匹馬，就他一個人。

萬家棟先是一驚，但隨即鎮靜下來，道：「你怎麽也來了。」

方少飛掃了二人一眼，道：「實不相瞞，小弟是跟踪兩位兄長過來的，恭喜兩位懸崖勒馬，迷途知返。」

朱祐楨道：「還好家棟哥殺了哈山克，如其不然恐怕免不了又有一場血戰。」

方少飛笑道：「現已雨過天青，還提這些幹什麽。」

萬家棟說道：「我一時愚昧無知，幹了許多罪大惡極的事，此刻回頭，深恐為時已晚，更不知亡父能否諒解我於九泉之下。」

方少飛道：「百善孝為先，浪子回頭，永遠不嫌晚，牛老爹地下有知，亦可瞑目矣。」

萬家棟肅容滿面的道：「然而，我不能原諒我自己，方少俊是殿下的義兄，是少英的親哥哥，我是殺人的兇手，任何人也無法改變這個殘酷的事實。」

提起方少俊來，方少飛就是一陣心痛，道：「往者已矣，過去的事就讓它永遠過去吧，只要家棟哥能多做一些有益家國的事，家兄也就不算枉送性命了。」

萬家棟廢然的坐下來，話語中充滿傷感與悔恨：「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我倒寧願接受制裁，這樣良心上反倒安適些。」

方少飛挨着他坐在一旁，道：「大狗哥，先別談這些，此刻最重要的是，如何儘速鏟除以萬貞兒父女為首的這股逆流，以免繼續為害蒼生。」

朱祐楨也攏過來，坐在方少飛另一邊，道：「對了，我們身世已明，報國無門，請殿下指點迷津。」

方少飛稍作沉吟後道：「還是跟過去一樣，繼續留在太師府，留在萬太師父女身邊，這樣更方便行事，制敵機先。」

萬家棟道：「希望殿下能作具體指示，以便遵循。」

方少飛道：「他們的具體行動，尤其是他們全盤的陰謀詭計，都是至關緊要的事。」

朱祐楨道：「眼前就有一個陰謀詭計，馬上就要付諸具體行動。」

方少飛道：「是什麽事？」

朱祐楨道：「利用給林家下聘的事，準備小題大作。」

「如何小題大作？」

「林家答應親事，就利用林大人，誣陷方御史，反之就要將林家滿門抄斬。」

「這我知道，林家母女早已搬離故居，他們沒有得逞的機會。」

「可是，另外還有一件事殿下一定不知道，務請千萬當心。」

「那一件事？」

萬家棟搶先說道：「血手魔君打算重施故技，以少俊他娘作為要挾，迫殿下就範。」

方少飛恨聲說道：「這是一個血的教訓，我不會再給他們任何機會，方家重門深鎖，人去屋空。」

萬家棟道：「方伯母搬到那裏去？」

方少飛答非所問的說道：「就算家母不幸落入虎口，往事也不可能重演，小弟即使粉身碎骨，也要置血手魔君雷霆於死地。」

朱祐楨道：「曾聽雷霆親口說過，殿下博學多才，武功造詣絕不在他之下，但是他的『擎天劍』獨一無二，無往不利，却無人能及。」

方少飛道：「過去是這樣，現在的情形則大不相同。」

打從一照面，萬家棟就在注意佩在方少飛脅下的一柄刀鞘，古色斑斕的刀，聞言一怔，道：「這是為何，難不成殿下已覓得剋制之物？」

方少飛為人正直，不善虛矯，復因二人既已認祖歸宗，遷過向善，遂將他們引為兄弟親人，實話實說道：「不瞞兩位兄長，小弟邀天之幸已巧獲『九龍刀』！」

「九龍刀」乃是天下至寶，朱祐楨驚詫不迭的道：「在那裏？」

方少飛拍打一下刀鞘，道：「就在這兒。」

萬家棟面露貪婪之色，眼色閃爍不定的道：「這眞是天大的一樁喜事了，殿下鴻福齊天，冥冥中自有神助，快請亮出來讓兄弟開開眼界。」

方少飛笑臉相迎，正欲拔刀，門外人聲鼎沸，賀寡婦恰巧領着三名捕快闖進來，拉直嗓門喊叫道：「兇手還沒有逃，請捕爺作主，為死者伸寃。」

三名捕快拔刀在手登堂入室，見是朱祐楨、萬家棟，忙不迭的施禮致意，其中二人惶聲道：「孫少爺怎麽也在此地？」

萬家棟道：「小爺爺我正巧路過此地，聽說鬧出命案，故而入內抓人。」

那捕快道：「可曾見到兇手？」

萬家棟出其不意，抽冷子點住了方少飛的麻、啞二穴，道：「兇手在此，已被我生擒活捉。」

方少飛差點沒把肺給氣炸，自己含悲忍仇，不究既往，視他如兄弟，萬家棟居然恩將仇報，下此毒手，可惜空有一身絕技，滿腔怒火，奈何穴道被制，却是手不能動，口不能言，只有乾着急的份兒。

（未完・十九）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琬、徐少華和聞天聲在榮華樓吃飯，同桌有一位小老頭兒，史琬心中有疑，聞天聲也看出那老頭兒必是個遊戲風塵的異人，但却看不出是何人……徐少華別過兩人，獨自進入雲龍山莊查勘，看見假賈老二匆匆從屋中走出，來到書房之中，接着進入一條甬道，甬道中有些岔道，忽聽一女子尖叫聲，徐少華循聲找去，却見藍如風被人綑綁，一個漢子意圖非禮，被徐少華制住了，藍如風被救出後，又去另一石室中救出柳如絮，此時，眞正的賈老二忽然現身，徐少華不知他是眞是假，後經賈老二再三證實才相信。

欲救丁藥師　衆俠費思量

賈老二笑道：「少莊主內功已經很精深，只是江湖經驗還差上一點，所以你跟踪人家，被人家發現了，小老兒跟在後面，你就沒有發覺。」

他口氣一頓，續道：「少莊主在岔道口站停下來，那就是那小子使的計，故意放輕脚步，讓你聽不到聲音，走入另一條岔路，他可以反過來跟踪你，怎知小老兒跟在你後面，你朝右首岔道走去，小老兒就朝左首岔道過去，那小子一聽小老兒走過去，還道是你，他躲在轉彎角上，直等小老兒走近，才突然出手，一下就點了小老兒五處穴道……」

徐少華道：「你被他制住了？」

賈老二笑道：「這小子出手眞還快得很，但小老兒早就運功閉住了身前大穴，他怎麼制得住我？

「這時他開口了：『少莊主既然跟下來了，咱們遲早要把話說清楚的，提早挑明了也好……』

「小老兒忙道：『賈總管，你老弄錯了，我可不是少莊主。』

「他深感意外，問道：『那你是什麼人？』

「小老兒伸手摸摸他的臉頰，低聲道：『你總管派人在榮華樓踩我老兒的盤，所以我也跟你下來，想踩踩你的盤，就是這樣。』

「他連忙拱手道：『原來你老是一位江湖前輩，恕賈某失敬。』

「小老兒笑着罵道：『你這小子當了總管，連師叔都認不得，竟然叫起我前輩來了？』

「他吃驚的道：『這裏太黑了，晚輩沒看到你老人家，請師叔原諒。』

「他眞以爲小老兒是他師叔，小老兒哼道：『你小子不像賈老二，你冒充了他是不是？』

「他聽得更驚，悄悄從身邊抽出一把短劍，小老兒一把把他短劍奪了過來，說道：『這把破鐵，只能割鷄，你快帶我老人家去看看賈小二，他若是活着，我還可以饒你不死，賈小二若是死了，我會抽出你的筋來，咱們不用嚕嗦，走吧！』

「就這樣點了他的穴道，走到剛才咱們去過的小窗口，小老兒先用麻繩把他縋了下去，然後小老兒也跟着爬下去，解開他穴道，問道：『賈小二呢？怎麼會不在這裏的？』

「他看到枯井似的地窖下果然只有咱們兩個人，不覺失色道：『賈小二一定逃出去了。』

「小老兒哼道：『你胡說，賈小二怎麼出得去？一定是你把他分了屍。』

「他對小老兒發誓，堅稱沒有害死賈小二，小老兒用短劍比劃着要抽他的筋，可笑這小子經不起小老兒恐嚇，果然和盤托了出來……」

徐少華問道：「他都招供了？」

賈老二道：「一字不漏。」

徐少華道：「他們究竟是何來歷？」

「這個以後再說。」賈老二續道：「小老兒封了他雙手穴道，沒經小老兒親手替他解穴，他一世都休想舉得起手來，一面告訴他說；小老兒要出去找賈小二，找到了立時可以放他，一天找不到，他只好在窖中住一天，說完，又點了他睡穴，才從那小窗口爬出來，現在你都知道了？」

徐少華點點頭。

賈老二道：「咱們那就走吧！不過有一件事，你可要記住了，柳姑娘，藍公子目前還不能出去。」

徐少華道：「爲什麼？」

賈老二道：「因爲小老兒還要扮一段時間的假賈老二，柳姑娘二人如果救出去了，豈不等於告訴他們，他們的陰謀，咱們都知道了。」

徐少華道：「那該怎麼辦？」

賈老二嘻的笑道：「如此如此，少莊主明白了吧？」

徐少華道：「好，我一切都聽你的就是了。」

兩人回到右首甬道，徐少華推門而入，藍如鳳早已替柳飛絮解開了綑綁的牛筋，也告訴了她自己也是女兒之身，要她不用害臊，兩人正在唧唧噥噥地說着，徐少華和賈老二已經走了進來。

藍如鳳叫道：「大哥，你怎麼去了這麼久才回來？」

徐少華道：「事情多着呢，方才我和賈總管商量的結果，柳姐姐和妳還要暫時留在這裏。」

藍如鳳眨着一雙鳳目，問道：「爲什麼呢？」

徐少華還沒開口，賈老二嘻的笑道：「是爲了釣大魚咯！」

藍如鳳道：「你要柳姐姐和我當釣魚的餌？」

賈老二道：「你藍公子還得改扮另一個人，小老兒另外再去找一個人來替代藍公子。」一面招着手道：「來，時間不多，藍公子請坐下來，小老兒馬上給你改扮，另外還得教你一番話哩！」

藍如鳳果然依言在床沿上坐下。

賈老二從懷裏取出一隻黑黝黝的扁木盒，那是他易容的工具，開始給藍如鳳臉上易起容來。

徐少華道：「柳姐姐，藍四弟，妳們聽賈總管的安排好了，我要先出去了。」

藍如鳳叫道：「大哥……」

徐少華忙住足問道：「妳還有什麼事嗎？」

藍如鳳道：「你還進不進來呢？」

徐少華道：「我明晚再來看妳們。」說完，推門走出，穿過甬道，再拾級而上，推開臥榻，回到書房裏間，再把臥榻恢復原狀，輕輕穿窗而出。然後長身掠起，由東首小園越過圍牆，進入後園，直向水榭奔來。

聞天聲和史琬隱身在樹影暗處，遲遲不見徐少華趕來，兩人正在替他担心，莫要出了什麼事？

突見水榭附近劃空飛落一道人影，聞天聲一眼看出是徐少華，忙道：「史姑娘，是少華來了。」

史琬一下躍了出去，叫道：「大哥，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徐少華拱拱手道：「師傅，我們走吧！有話回去再說。」

聞天聲自然聽得出他話中的意思，心知他必然遇上了事，這就頷首道：「好吧，史姑娘，咱們回去。」

史琬現在也聽出來了，當下點點頭，三人仍由東園回出，回轉第二進樓上，來至聞天聲房中。

徐少華掩上房門，三人在黑暗中各自落坐。

史琬忍不住問道：「大哥，你去找那老賊（假賈老二），可有什麼發現？」

徐少華道：「我遇上的事，說來話長，還是師傅先說吧！」

聞天聲道：「爲師和史姑娘此行可說一點收穫也沒有，老章天黑就已入睡，咱們覷伺了好久，他依然沉睡如死，沒有一點行動，後來又去水榭附近，守候了多時，也不見半點人影，一直等到你趕來，始終毫無動靜。」

史琬道：「我們就是這樣了，你呢，現在該你說了。」

徐少華就從自己跟蹤假賈老二說起，把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其中只是沒說出自己替藍如鳳解開牛筋時的一段香艷經過，當然也沒說出她是女兒之身來。

史琬道：「原來榮華樓上的小老頭，就是賈老二，哼，他幹嗎當時不告訴我們？哦，大哥，他要柳姐姐他們留在地窖裏，有什麼計劃呢？」

聞天聲一手捋鬚，含笑道：「賈總管脫險了就好，咱們不用多問，讓他去安排好了。」

史琬道：「他是酒鬼，會有什麼好的安排？」

口中雖然是這樣說着，她心裏却也對賈老二神出鬼沒的鬼祟行動，多少有些佩服。

聞天聲道：「好了，咱們已經折騰了大半夜，你們也可以去休息了，只是這雲龍山莊上下，差不多都是對方的人，今晚之事，務必嚴守機密，千萬不可洩漏半點口風。」

史琬站起身道：「不會的，你老不吩咐，我們也不是三歲小孩，還會不小心說出來？」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聞天聲、史

琬、徐少華用過早點，來至書房。

一名青衣漢子給三人沏上茶來，說道：「聞三老爺，少莊主，史公子早，請用茶。」

徐少華聽他聲音，就是昨晚跟蹤自己三人，在榮華樓對面被賈老二（瘦小老人）定住身形，後來趕回來向假賈老二報告的那個漢子，當時自己隱身屋脊上，看到的只是他的後形，沒看清他面貌，不覺朝他多看了一眼，問道：「賈總管呢？」

那漢子答道：「總管一清早就要副總管、和王、任、胡、余四位管事一起出去，好像是分頭去打聽柳姑娘、藍公子失蹤的事情去了，總管曾說，他最遲中午一定可以趕回來。」

徐少華點點頭，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漢子垂手道：「小的叫田有祿。」

徐少華說道：「好，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田有祿應了聲「是」，說道：「回少莊主，小的今天奉派在書房值日，少莊主有什麼吩咐，小的就在外面伺候，叫一聲小的就會進來。」

徐少華道：「很好。」

田有祿躬身一禮，就退了出去。

徐少華以「傳音入密」朝聞天聲道：「師傅，昨晚一路跟踪咱們到榮華樓去的就是此人。」

聞天聲道：「看來莊上這些莊丁，全是他們羽黨了！」

徐少華怒形於色，說道：「徐錦章這賊子，太可惡了。」

聞天聲道：「凡事都要查清楚，不可魯莽。」

徐少華道：「弟子省得。」

他們師徒兩人這番談話，都是以「傳音入密」說的，史琬坐在下首，看他們嘴唇微動，分明正在用「傳音入密」說話，自然不敢打岔，直等兩人說完，才朝徐少華問道：「大哥，你們在說什麼呢？」

徐少華就把自己昨晚在假賈老二院中看到的人影，就是剛才送茶進來的田有祿，和她說了。

史琬道：「大哥為什麼不把他叫進來問問？」

徐少華道：「咱們莊院中所有莊丁，很可能全是對方派來的羽黨，牽一髮而動全身，目前怎好打草驚蛇？」

史琬氣憤的道：「咱們這樣處處受制於人，那還得了？」

剛說到這裏，只見田有祿匆匆走入，躬了躬身道：「啓稟少莊主，莊外有一位姑娘求見。」

徐少華愕然道：「有一位姑娘來找我？她姓什麼？」

田有祿說道：「那位姑娘不肯說，只是聲稱要見少莊主，看她好像很着急的樣子。」

史琬問道：「有多大年紀？」

田有祿道：「小的不知道，是剛才在莊外值日的王長年進來通報的，他已把那位姑娘領到前進左廂房待茶。」

徐少華道：「好，我出去看看。」

史琬道：「我也去。」

徐少華、史琬一起從書房走出，來至前進左廂，跨進廂房門，只見椅上坐着一個布衣荊釵的少女，雲鬢飛蓬，兩眼微見紅腫，却掩不住她的天生麗質，嬌柔而清麗！

她，會是丁鳳仙！徐少華第一個認識的少女，自然印象極為深刻，不覺驚喜的道：「妳是丁姑娘！」

丁鳳仙聽到門口的腳步聲，剛抬眼看來，徐少華已從門口跨入，叫出聲來。她趕忙站起，一雙鳳目，望着她日夜思念的情郎，不覺心頭一酸，珠淚奪眶而出，她來不及擦，迅快的跨上一步，雙膝一屈，撲的跪了下去，口中說道：「徐少俠，你救救我爺爺……」

她這下突如其來的舉動，把徐少華鬧得個手足無措，要想去扶她，當着史琬面前，總是不好意思，但自己不扶她，誰扶她呢？心頭略一猶豫，只得伸手去扶，一面忙道：「妳快請起，有話慢慢的說，丁老人家怎麼了？」

他扶住她的膊胳，不禁想起那天自己握住她的玉手時的情景，心頭既緊張又興奮，和她柔順羞澀的低着頭，半點也沒掙動，任由自己握着，一時不由得怔怔出神，忘了放手。

丁鳳仙被他扶着站起，四目相投，若是徐少華身後沒有史琬跟進來的話，她就會撲入他的懷裏，現在她雙頰飛紅，輕輕掙脫他扶着的手腕，退後了一步，一面垂淚道：「爺爺前晚被人刦走了。」

徐少華聽得又是一怔，說道：「哦？丁老人家被人刦走了，那是甚麼人刦走的呢？」

史琬眼看兩人只是站着說話，這就說道：「大哥，人家丁姑娘遠來，你怎麼不請她坐下來再說呢？」

「噢，愚兄差點忘了！」徐少華連忙含笑道：「我給妳們引見。」他一指史琬，說道：「她是我結義兄弟史琬。」一面又回身朝史琬道：「她是丁鳳仙丁姑娘，她爺爺是傷科聖手丁藥師，愚兄上次被苗飛虎黑煞掌所傷，多虧丁老人家施救，不然早就沒命了。」

丁鳳仙趕緊朝史琬襝衽一禮，低着頭叫了聲：「史少俠。」

史琬早已聽大哥說過中掌的事，却沒有聽他說過丁藥師還有一個這樣秀麗的小孫女，她朝丁鳳仙還了一禮，說道：「我聽大哥說過，那場傷多蒙丁藥師救治，和丁姑娘的細心照顧，而且還說了不止一遍呢！」

說過不止一遍，那就是念念不忘了！丁鳳仙聽得心頭不覺一甜，暗道：「他果然沒有忘記自己了。」

徐少華却被史琬說得俊臉不禁一紅，忙道：「丁姑娘，妳快請坐，丁老人家是被什麼人刦持去的呢？」

三人一起落坐之後，丁鳳仙才拭着淚道：「爺爺每天都是天一亮就出門去，每天天黑以前，一定趕回來，但他老人家前天出門去之後，一個晚上沒有回家，我等了一晚，心裏十分焦急，不知爺爺出了什麼事？直到昨天下午，有人捎來一封信，那是爺爺親筆寫的……」

徐少華問道：「丁老人家信上怎麼說呢？」

丁鳳仙伸手從懷裏取出一封信來，說道：「這就是爺爺的信，徐少俠請看。」說着把信遞了過來。

徐少華接過信，從信封中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鳳仙孫女入目：爺遭人刦持，目前尚平安，見信速去雲龍山莊找徐少俠設法施援，祖父手啓」。

看到這裏，不覺皺皺眉道：「送信的那人有沒有說丁老人家現在何處？是被什麼人刦去的？」

丁鳳仙搖着頭道：「沒有，他把信交給我，人就走了。」

史琬道：「那人八成是賊人一黨。」

徐少華道：「他們刦持令祖，總有目的吧？怎麼會要人送信給妳，又要令祖在信上指明要妳來找我呢？」

「我不知道。」丁鳳仙道：「大概爺爺想不出有什麼人可以救他老人家，才要我來找你的了。」

史琬道：「這封信，我看是賊人逼着丁藥師寫的，他們的目的不是丁藥師而是大哥，丁藥師不過是他們的人質罷了。」

「有這可能！」徐少華點點頭，接着抬目道：「丁姑娘，妳只管放心，我會盡力把丁老人家救出來的。」

「謝謝徐少俠。」丁鳳仙目中又蘊了淚水，盈盈站起身，幽幽的道：「那我……走了……」

「丁姑娘，妳要去那裏？」徐少華一怔道：「丁老人家遭賊人刦持，我們目前毫無一點頭緒，我想等賈總管回來，好好商量商量，姑娘自然要留下來才是。」

「我……我……」丁鳳仙目含幽怨望着他，心中暗道：「我又沒地方可去，你不留我，我怎麼好留下來？」

史琬走上前去，一把拉住了丁鳳仙的手，笑道：「丁姑娘，妳遠道而來，自然住在這裏了，這還客氣什麼？」

丁鳳仙被他握住了手，一時不由得滿臉通紅，但因史琬是徐少華的結義兄弟，不好發作，慌忙一縮手掙脫史琬的手，後退了兩步，臉上微有慍色！

「咦，哦！」史琬忽然笑了，回頭道：「大哥，丁姑娘對小弟生了誤會，還是大哥和她說吧！」

「妳眞是冒失！」徐少華笑着朝丁鳳仙道：「丁姑娘，妳不用介意，我這結義兄弟，其實也是小妹，妳們不妨多親近親近。」

史琬嫣然一笑道：「丁姑娘，大哥這一說，妳現在明白了吧，我和妳一樣，只是穿了男裝而已，喏、喏、小生這裏給丁姑娘賠禮。」說着果然抱拳作了個長揖。

丁鳳仙給她一說，不覺抿抿嘴，噗哧笑了出來，說道：「徐少俠，這位史公子眞是女的嗎？」

徐少俠道：「我騙妳作甚？史三弟一向女扮男裝，大家都知道她是史姑娘，但大家却都叫她史公子。」

史琬走上前去，又伸手握住了丁鳳仙的玉手，笑道：「丁姑娘，現在經大哥證明，妳可以放心了吧？」

丁鳳仙紅着臉道：「我該叫妳史姐姐才對。」

史琬高興道：「我看我們年紀差不多，如果我比妳大，妳自然要叫我姐姐，如果我比妳小，那就是我該叫妳姐姐了。」

丁鳳仙道：「那就比比年紀好了。」

徐少華含笑道：「丁姑娘，我師傅現在書房裏，妳們一起到書房裏坐，先去見過師傅，再比年紀不遲。」

史琬拉着丁鳳仙的手，說道：「走，我們到書房裏去。」

徐少華走在前面，史琬和丁鳳仙跟在他身後，兩人就比起年紀來。

史琬道：「丁姑娘，我今年十八，妳呢？」

丁鳳仙喜道：「我也十八，我們是同年的！」

史琬道：「我是八月生的，妳呢？」

丁鳳仙道：「我是十二月，我該叫妳姐姐了。」

「哦，不！妳還是叫我三哥的好。」史琬接着道：「不過妳還要和藍四弟比比日子，他也是十二月生的。」

丁鳳仙偏頭問道：「妳說的藍四弟是誰呢？」

史琬道：「他叫藍如風，也是我們的結義兄弟，如果妳比他大，就是四弟，比他小，就是五弟，我們要在江湖行走，還是稱弟兄的好，姐姐妹妹，叫起來多彆扭，哦，對了，妳以後也改扮男裝，大家就會叫妳丁公子。」

丁鳳仙看她說話率直天眞，心中自是十分高興，尤其她叫自己改穿男裝，更覺得甚是有趣，連忙點着頭喜孜孜的道：「我沒穿過男裝，給妳一說，我眞想馬上試試！」

走在前面的徐少華心中暗暗好笑，自己三個口盟兄弟都是女的，如今又加了一個鳳仙，就有四個兄弟相稱的妹子了！

丁鳳仙好奇的問道：「徐少俠是大哥，那麼二哥又是誰呢？」

史琬道：「二哥是千毒谷的少谷主，叫做紀若男，也是女扮男裝和我們結義的兄弟。」

丁鳳仙道：「紀二哥和藍四哥也在這裏嗎？」

史琬道：「紀二哥跟她爹回去了，藍四弟和柳姐姐前天晚上被人擄去，還找不到下落。」

丁鳳仙道：「還有一個柳姐姐？」

史琬道：「柳姐姐是大哥師傅聞前輩的義女，哦，我們經歷的事情，和妳說上一天一晚只怕也說不完呢！」

兩人一路唧唧噥噥的說個不停。

徐少華當先跨進書房，朝聞天聲道：「回師傅，來的是丁藥師的孫女鳳仙姑娘，據說丁老人家前天遭人刦持，派人送信給丁姑娘，要她來找弟子的。」

聞天聲聽得一怔道：「丁藥師遭人刦持，是什麼人刦持去的？」

徐少華還沒答話，丁鳳仙已隨着史琬走入，看到聞天聲，連忙襝衽道：「小女子見過聞大俠。」

聞天聲站起身道：「丁姑娘不可多禮，令祖怎麼會遭人刦持的？」

史琬搶着道：「聞前輩，事情是這樣……」她咭咭格格的把方才聽到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徐少華就把拿在手裏的信箋送了上去，說道：「這是丁老人家寫的信。」

聞天聲接到手中，看了一眼，沉吟道：「這一定是賊人逼着丁藥師寫的了，看來也是衝着咱們來的了！」一面朝丁鳳仙安慰道：「丁姑娘不用着急，令祖不會有事的，妳且安心在這裏住下來，令祖的事，包在老夫身上。」

丁鳳仙聽徐大哥的師傅這麼一說，心裏也就放寬不少，垂首說道：「多謝聞大俠。」

史琬道：「在還沒有找到藍四弟以前，妳就先當我們五弟好了，哦，五弟，我們都叫大哥師傅聞前輩的，妳也叫聞前輩好了。」

聞天聲呵呵笑道：「怎麼？妳又收了一個兄弟了？」

史琬道：「才不呢，晚輩是給大哥收的五弟，五弟，妳以後也跟着我們叫他大哥就好。」

丁鳳仙心中暗道：「我早就叫他大哥了。」但禁不住粉臉一紅，偷偷的朝大哥瞧去。

那知徐少華也正在含笑朝她看來，一時趕忙把眼光躲開，只是低垂着頭，不敢再朝他看。

史琬拉着她和自己一起在下首的椅子坐下，說道：「我們都像一家人一樣，五弟，妳也不用太拘束。」

不多一回，已快近晌午，只見賈老二聳着肩匆匆從門外走入。

聞天聲故意問道：「賈總管，飛絮和藍小兄弟可有消息嗎？」

賈老二用手搔搔頭皮，說道：「回聞三師爺（這是學假賈老二的口吻）的話，小老兒一清早出去，打聽了大半天，一點眉目也沒有，眞是糟糕，兩個大人，就像憑空消失，小老兒怎麼也想不通……」

「賈老二！」史琬叫道：「現在又多了一個要找的人了。」

賈老二雙眼一睜，急急問道：「又丟了什麼人？」

史琬一指丁鳳仙說道：「這位是丁藥師的孫女丁鳳仙姑娘，不過現在是大哥和我的五弟了，明天給她改穿男裝，你可要叫她丁公子才是。」

「是、是！」賈老二連忙拱拱手，嘻的笑道：「丁公子，小老兒現在就叫她丁公子，省得明天再改口了。」一面哦了一聲道：「史公子還沒有說出是什麼人丟了呢？」

史琬道：「就是五弟的祖父丁藥師被人劫持，五弟才找大哥的。」

賈老二又搔搔頭皮，說道：「丁藥師，小老兒好像聽人說過，只不知是什麼人劫持的？」

史琬冷哼一聲道：「知道是誰劫持的，我和大哥早就去把人救出來了，還用得着和你說嗎？」

賈老二聳聳肩，說道：「這麼說，又是一件摸不着邊的失蹤案子了？」

史琬道：「丁藥師有一封信，在大哥那邊，你去看了就知道。」

徐少華隨手把信遞給了他。

賈老二看了一遍，口中哈了一聲道：「這倒好，三個人正好併案辦理。」

田有祿走進來垂手道：「聞三老爺，少莊主，可以用飯了。」

史琬拉着丁鳳仙的手，說道：「五弟，令祖失蹤的事，就交給賈總管辦好了，走，咱們吃飯去。」

飯後，聞天聲要小憩片刻，就先回到樓上臥室去了。史琬也拉着丁鳳仙上樓，先替她安頓好住處，只有徐少華獨自留在書房裏，這是師傅在吃飯時，暗中交代的，有他留在書房裏，田有祿自然要在書房外伺候了。

× × ×

聞天聲剛回到房中，賈老二也一下閃了進來，回身掩上了房門。

聞天聲道：「賈總管請坐。」

賈老二和他隔着一張茶几的椅上坐下，就以「傳音入密」說道：「小老兒出去總算找到了兩個人，她們今晚會來。」

聞天聲愕然道：「你說什麼？」

「哦，哦！」賈老二搔搔頭皮，嘻的笑道：「小老兒忘了這是小老兒心裏想的腹案，你聞三老爺並不知情，這樣說出來，你會聽不懂。」

聞天聲問道：「你的腹案是什麼？」

賈老二道：「其實也沒甚麼，小老兒想要柳姑娘、藍公子另外扮兩個人，這麼一來，柳姑娘和藍公子不是空出來了嗎，所以小老兒出去找了兩個人來頂替柳姑娘、藍公子，她們當然要夜晚才能來，才不會被人發現。」

聞天聲問道：「你要飛絮和藍老弟去扮什麼人？」

賈老二壓低聲音道：「一個是地下管事全仁，一個是管後園的老章。」

聞天聲道：「老章果然有問題！」

「這還用說？」賈老二聳聳肩道：「他的地位還不低呢！」說到這裏，接着又道：「小老兒這是釜底抽薪之計，把這裏的人，逐一給他換過來。」

聞天聲道：「咱們那來的這許多人手呢？」

「這就是要和你聞三老爺商量了。」賈老二隔着茶几，湊過頭去，說道：「你老在馬陵山總壇教過不少弟子，這些人湊不湊得起來？」

聞天聲沉吟了一下，點着頭道：「這要老夫親自去一趟馬陵山，才能把他們一起約齊。」

「你老那就只好親自去一趟馬陵山了。」賈老二接着低哦一聲道：「還有一件事兒，據小老兒發現，咱們這裏，極可能還不止一帮人呢！」

聞天聲得一怔，忙問道：「賈總管是說咱們這裏還有兩帮人潛伏着？這有可能嗎？」

「不會錯！」賈老二聳聳肩道：「這是小老兒今天上午出去才發現的，總之事情複雜得很！」

聞天聲皺皺眉道：「這些人究竟有何目的呢？」

賈老二縮縮頭，嘻的笑道：「天知道。小老兒還有事去，聞三老爺子，你休息吧！」說完，迅快地退了出去。

× × ×

六角形的水榭中，兩扇雕花長門這時正敞開着，中間一張圓桌上，也擺好了一壺上好清茶，圓桌兩邊，坐了四個人，那是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上首還空着一個位子，人還沒來，已經放好了一個茶盞。

他們四人顯然是在等人了。這時南端的九曲橋上出現了一個大馬猴似的人影，弓腰縮頭朝橋上走來。這人不用多看，也知道是誰了。

不多一回，總管賈老二已經走近，他還沒走入水榭，尖沙的聲音已經先傳了進來：「嘻嘻，你們還眞準時，小老兒本來也早來了，臨時要上茅房，又蹲了老半天，嘻嘻，勞你們等久了。」話聲說完，才跨入水榭。

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趕緊站起身來，異口同聲叫了聲：「總管。」

賈老二沒來雲龍山莊以前，就自封爲總管了。到了雲龍山莊，才嘗到總管的滋味，果然一呼百諾，威風得很！

看，這四人一路上都沒對自己這樣恭敬過，現在總管有了實權，他們的腰骨也挺得筆直了。

賈老二得意的摸摸嘴上兩撇鼠髭，嘻的笑道：「坐，坐，咱們都是老弟兄了，幹嗎來這一套？」隨着話聲，走到上首中間，在一張木椅上猴着坐下。

他坐下之後，王天榮等四人才一齊落坐。老章急步從屏後趨出，替總管沏上了茶。

賈老二揮了下手，道：「老章，這裏沒你的事了。」

老章答應一聲，躬身而退。

賈老二拿起茶盞，喝了一口，目光一抬，說道：「余老六，去把門掩上了。」

余老六站起身，過去掩上了兩扇雕花長門，才回身坐下。

大家心裏都在猜測着：「看樣子總管好像有什麼重要事兒！」

賈老二等余老六坐下，目光一掠，用手逐個指點着四人，說道：「胡老四，余老六，王老八，任老十，你們都跟着小老兒來的，小老兒是總管，你們是管事，現在你們說，你們對小老兒，是不是忠心不貳，絕對服從？」

四人異口同聲道：「我們對總管自然忠心不貳，絕對服從。」

「很好。」賈老二點着頭，說道：「那麼你們可知小老兒是誰嗎？」

這句話問得很奇怪，四人不禁爲之一怔！

王天榮回答道：「總管自然是賈老二了。」

賈老二笑嘻嘻的道：「嘻嘻，你們知道賈老二又是誰呢？」

這話誰都會回答：賈老二自然就是賈老二了，但大家卻誰都沒有作聲，只是望着賈老二，靜靜的聽他說下去。

賈老二嘿了一聲，忽然伸出雙手，在他髮際十分仔細的摸索了一陣，才道：「你們不妨仔細看看，小老兒究竟是誰？」說到這裏，兩手大拇指和食指已經小心翼翼的從髮際揭起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由眼而鼻、而嘴、而下巴，極其緩慢的揭了下來。

賈老二揭下面具，當然不是賈老二了。這人臉型瘦削，皮膚青中泛黃，略帶病容！

王天榮、任貴看到賈老二變了另一個人，臉上絲毫不見異容，胡老四，和余老六卻有驚異之色，但他們二人在江湖上混迹多年，目前情況不明，自然不會開口發問。

賈老二心裏清楚，王天榮，任貴面無異色，自然早就認識這個人，胡老四，余老六臉露驚異，當然並不認識此人了。他取起茶碗，喝了一口，哈的笑道：「小老兒讓你們知道，小老兒並不是小老兒，你們現在知道了？」

四人同聲應着「是」。

賈老二把手中面具往桌上一放，又道：「其實你們只當沒看到，依然把小老兒當作小老兒就好。」

這話四人都聽得懂，賈老二其實並非賈老二，但他要自己四人，仍把他當作賈老二就好。於是四人又應着「是」。

賈老二得意的聳聳肩，尖笑道：「你們看，誰說小老兒不是賈老二了？」

他雙手又在髮際仔細的摸索着，從兩邊鬢角，揭起一張比蟬翼還薄的面具，又由眼而鼻，從下巴揭下，笑嘻嘻的接着道：「你們瞧清楚了，現在不是又是小老兒了嗎？」

揭下面具，他又變成了活脫脫的賈老二！

四人不禁看得面面相覷，不知他這樣眞眞假假的，臉上究竟戴了幾張面具？他究竟會是誰呢？最重要的還是他爲什麼要在自己四人面前，展露上這一手？目的何在？

王天榮等四人不愧是老江湖，他們都想到了總管在他們面前展露的這一手，必有原因，但卻沒有一個人問出口來，四個人只是端正的坐着，靜聽總管吩咐。

賈老二把兩張面具輕輕疊好，收入懷中，兩隻鼠目般眼睛朝四人頭上骨碌轉動，然後落到余老六的臉上說道：「你們四人頭上，余老六的頭髮最短了。」

這句話說得沒頭沒腦，也聽得四人不知所云。

余老六只得應了聲「是」。

賈老二道：「那你就拔一根下來。」

余老六不知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依言從頭上拔下一根三寸長的頭髮，他不知道該不該呈上去，送到總管面前？

賈老二一抬手道：「你給大家瞧瞧，你的頭髮，長約三寸，有兩寸已經白了，一寸還沒變白。」

余老六覺得總管今天行事大是古怪，要自己拔下一根頭髮，還要讓大家傳閱，這是做什麼呢？他不敢多問，依言把頭髮遞給了胡老四。胡老四也識不透總管心意，但他要大家傳閱，心知必有緣故，仔細看了，再傳給任貴，任貴和他心思差不多，看了一眼，再傳給王天榮。

賈老二等王天榮看過之後，就從他手中取過，點着頭道：「你們都看過了，很好。」隨手輕輕一彈，然後雙手據桌，臉上笑容漸漸收起，一雙鼠目之中，忽然射兩道森寒的目光，掠過四人，徐徐說道：「胡老四，余老六，王老八，任老十，你們四個給我仔細聽着……」

王天榮等四人，本來都抬眼看着他，但這一瞬間，只覺他眼中神光忽然就像兩把利劍，冷厲不可逼視，不，簡直懾人之

至！四人不約而同低下頭去，正襟危坐。

賈老二繼續說道：「小老兒不管你們從前是做什麼的？也不管你們有沒有主子？方才你們已經異口同聲的說過，對我忠心不貳，絕對服從，所以我才取下面具來給你們瞧的，現在你們就是後悔也已經遲了！」

「不管你們從前是做什麼的？不管你們有沒有主子？」這句話的語意雖然說得較暗，但王天榮、胡老四是什麼人？多年混迹江湖，這兩句話正好說到他們心坎裏去，心裏豈會不明白？

王天榮聽他口氣不對，忙道：「啓稟總管，在下絕對服從，決不後悔。」

胡老四也跟着道：「是、是、在下兄弟，今後都聽總管的。」

賈老二嘿了一聲道：「你們是我手下，當然都要聽我的，除非……嘿嘿，不想活命了。」

這句話，才是眞正的本意，從今天起，誰敢暗懷貳心，那就休想活命。

四人心頭暗暗驚凜，只不知道這位「賈老二」有何圖謀？

賈老二喝了口茶，又嘻的笑道：「方才小老兒要你們傳閱的余老六那根頭髮，你們都看清楚了？好，現在你們過去看看，對面左首一扇雕花門上，那隻鳳凰的左眼裏是不是有一根頭髮？是不是剛才傳閱的那一根？」

大家聽得不由一怔，賈總管坐在上首，和兩扇雕花門少說也有三丈距離，他方才隨手一彈，竟然把一根頭髮釘在雕花門上。

四人依言站起，走了過去。

賈老二又道：「余老六的頭髮最好認了，一共是三寸長，兩寸白的，一寸蒼的，如今留在外面的還有二寸，正好是一寸白，一寸蒼，你們看到了沒有？」

四人走近門口，一眼就看到左首門上那隻雕刻精細的鳳凰左眼珠上，果然釘着一根頭髮，露出在外面正好有兩寸長，一寸白的，一寸蒼的，一點沒錯。

這下直看得四人傻了眼，他們縱然武功並不很高，但江湖上的事兒，可看得多，聽得多了，却沒聽過有人可以把頭髮當暗器打出，而且以一根頭髮之微，竟能釘入堅木達一寸深的！這位總管一身內功修爲，豈不駭入聽聞？

賈老二已經笑嘻嘻的走過來，伸出兩個指頭，拈住頭髮，輕輕拔了出來，這根頭髮當然正是從余老六頭上拔下，方才大家傳閱過的那一根，他拈在手指上，微微一笑道：「小老兒這一手怎麼樣？」

王天榮急忙躬身道：「總管神功蓋世，屬下眞是第一次開了眼界。」

胡老四也連連抱拳道：「總管這一手，屬下跑了大半輩子江湖，簡直連聽也沒聽說過！」

賈老二說道：「來，大家還是坐下來吧。」

他又回到上首坐下，王天榮等四人連忙各自回座。

賈老二食中二指輕輕晃動了下，尖聲道：「頭髮是有形之物，那算得了什麼？小老兒彈出去的指風，也有頭髮那麼細，可以傷人於無形，你們信是不信？」

王天榮忙道：「屬下自然相信。」

「不信也得信！」賈老二兩隻鼠目又從王天榮、任貴臉上，溜到了胡老四、余老六的臉上，徐徐說道：「小老兒不妨老實告訴你們，小老兒方才已經在你們的『雲門穴』上留下記號（雲門穴在咽喉之下），平時並無異狀，要在第七七四十九天的正午，才會發作，這是小老兒的獨門『金綫鎖喉功』，普天之下，除了小老兒沒有第二個人能解，你們只要聽小老兒的，從此沒有貳心，小老兒自會在你們不知不覺之間替你們解去，若是心懷貳意，嘿嘿，小老兒不說，你們也總該知道後果是如何了？」

四人急忙說道：「屬下不敢，今後悉憑總管差遣。」

「你們只要記着就好！」賈老二聳聳肩道：「誰要洩漏小老兒秘密，小老兒會隨時把他處決。」隨着話聲，站起身，推門走出，扛着雙肩，像大馬猴似的往九曲橋上行去。

× × ×

傍晚時分，賈老二剛回轉前進房間，院子裏已響起田有祿的聲音說道：「總管在嗎，屬下田有祿有事稟告。」

起居室也是賈老二辦公所在，莊上有什麼事，大家都會到這裏來向他稟報的。

現在賈老二就像大馬猴似的坐在起居室一張太師椅上，蹺起二郎腿，閉着眼睛道：「進來。」

田有祿應了聲「是」，立即趨步走入，垂手道：「屬下見過總管。」

賈老二沒有看他，只是瞇着雙目問道：「你有什麼事？」

他在打盹，有人打擾他，自然會不耐煩了。

田有祿垂手道：「田總管，有一個人要見少莊主。」

賈老二問道：「是甚麼人？」

田有祿道：「屬下問他，他不肯說，只說是來送信給少莊主的。」

賈老二問道：「信呢？」

田有祿道：「他不肯拿出來，說要當面交給少莊主。」

賈老二哼了一聲，接問道：「人在那裏？」

田有祿道：「就在左廂待茶。」他忽然湊上一步，低聲說道：「屬下看他一身文士打扮，但說話老練，極像是一個老江湖。」

賈老二雙目乍然一睜，站起身道：「走，小老兒去瞧瞧。」

田有祿應了聲「是」，立時走在前面領路，由長廊轉出左廂。左廂房是平日延客待茶的一間小客廳。

賈老二偕田有祿跨出客廳，果見一個皮膚白皙的青衫中年人側身坐在一把木椅之上。

田有祿走在前面，就陪着笑道：「咱們總管出來了。」一面回身朝賈老二道：「求見少莊主的，就是這位大爺。」

那青衫中年人直到此時才徐徐站起，拱手道：「總管請了，在下是求見徐少莊主來的。」

田有祿道：「在下已經奉告過，少莊主不見外客，尊駕有什麼事，和總管說就

是了。」

賈老二抬着手道：「請坐，請坐。」

兩人落坐之後，青衫中年人拱拱手道：「在下是奉敝上之命，有一封書信要面呈徐少莊主。」

賈老二右手一伸，說道：「信呢？那就交給小老兒好了。」

青衫中年人面有難色，說道：「賈總管，對不起，敝上交代在下，必須面呈徐少莊主。」

「沒關係。」賈老二伸出去的手往上一抬，順手搔了下頭皮，偏頭問道：「貴上如何稱呼？」

「這……」青衫中年人歉然道：「敝上沒交代在下，在下也就無可奉告，徐少莊主看了敝上的信，自會知道。」

「嘻！」賈老二顯然面有不悅之色，但他還是「嘻」的笑出聲來，望着青衫中年人，問道：「看來朋友是誰，也不肯見告的了。」

青衫中年人陪笑着道：「在下只是給敝上揹信來的，只要信送到了，在下的任務也就達成了，在下是誰，也就並不重要了。」

賈老二點着頭道：「有道理，不過第一，咱們少莊主不見不熟識的朋友，第二，小老兒忝爲總管，也不會把沒有姓名的無頭信，去送給少莊主，朋友把信帶回去吧！」說到這裏，回頭朝田有祿吩咐道：「田有祿，送客。」

田有祿答應一聲，朝青衫中年人道：「朋友請吧！」

青衫中年人坐在椅上，並未站起，只是微微一笑道：「也許敝上這封信極爲重要，總管能作得了主嗎？」

「笑話！小老兒這總管，是總而言之，什麼都管。」賈老二嘻嘻一笑道：「何況貴上的信就是最重要，朋友不肯拿出來交給小老兒，少莊主沒看到就不知道，不知道就不重要了。」

他這話說得滿不在乎！

青衫中年人聽得不禁一怔，說道：「總管……」

賈老二搖着手道：「少莊主是不會接見朋友的，朋友若是想達成貴上交代的任務，那就把信交給小老兒，要不朋友只好把信帶回去，只有這兩種辦法可行。」

青衫中年人無可奈何的道：「好，在下可以把書信交給賈總管，但在下必須討個徐少莊主的回話，才能回去覆命。」

「這個自然。」賈老二笑道：「少莊主看了貴上的信，自然會有回話。」

青衫中年人伸手入懷，取出一封信來，遞給了賈老二，說道：「那麼就請賈總管費神送呈徐少莊主。」

賈老二伸手接過，就「嘶」的一聲撕開封口。

青衫中年人急忙制止道：「賈總管，敝上交代，這信必須徐少莊主親拆。」

「嘻嘻！」賈老二笑道：「貴上交代你朋友，那是在你們莊上，如今到了雲龍山莊，就得按咱們的規矩來辦，小老兒是這裏的總管，有權代拆代行，大小事兒，都得先經小老兒看過。」

他一邊說着，一邊已經把信箋抽了出來，但只看了一眼，就連忙把信箋摺好，依舊放入信封之中，說道：「這件事兒小老兒作不了主，你朋友就在這裏稍候，小老兒這就去找少莊主。」

他一面說話，一面轉身往外就走，在轉身之際，暗暗朝田有祿使了一個眼色，示意他不可離開。

賈老二進去了約莫盞茶工夫，就匆匆走出，拱拱手道：「朋友久候了，少莊主看了貴上的信，一口答應，就照貴上信上說的辦好了。」

青衫中年人站起身拱拱手道：「如此在下就告辭了。」

賈老二也拱着手說道：「恕小老兒不送。」

青衫中年人走了之後，賈老二就一脚趕到書房裏來。書房裏只有聞天聲和徐少華師徒二人在座。賈老二跨進書房門，就拱着手，嘻嘻的笑道：「總算有消息了，咱們踏破鐵鞋無覓處，他却自己送上門來了！」

徐少華問道：「賈總管，你說誰送上門來了？」

「自然是咱們要找的人了。」賈老二從懷裏取出一封封口已被撕開的密函，笑道：「少莊主看了就會明白。」

原來方才他對青衫中年人說；要把信送去給少莊主看，只是一記花招，他在長廊上兜了一個圈又回去，就說少莊主一口答應了，其實信還在他懷裏。

徐少華接過信封，抽出信箋，看了一遍，不覺驚異的道：「丁老人家是他們刦持的，還要我拿秋水寒去換！」

聞天聲在一旁問道：「這是什麼人來的信？」

「他沒有具名。」徐少華雙手把信箋呈上，說道：「師傅，你老人家請看。」

聞天聲接過信箋，目光一注，只見上面寫道：「丁藥師對閣下有救命之恩，如能以秋水寒易人，當於明晚初更，在九里山前佇候。」下面並無具名。

聞天聲朝賈老二問道：「送信來的是什麼人？」

賈老二道：「是一個青衫中年人。」

聞天聲又道：「人還在嗎？」

「走了。」賈老二聳着肩笑着：「小老兒假傳聖旨，說少莊主一口答應，就照他信上所說辦理，他就起身告辭了。」

聞天聲道：「賈總管知道他們來歷了嗎？」

賈老二道：「不知道。」

聞天聲又道：「賈總管有沒有派人跟踪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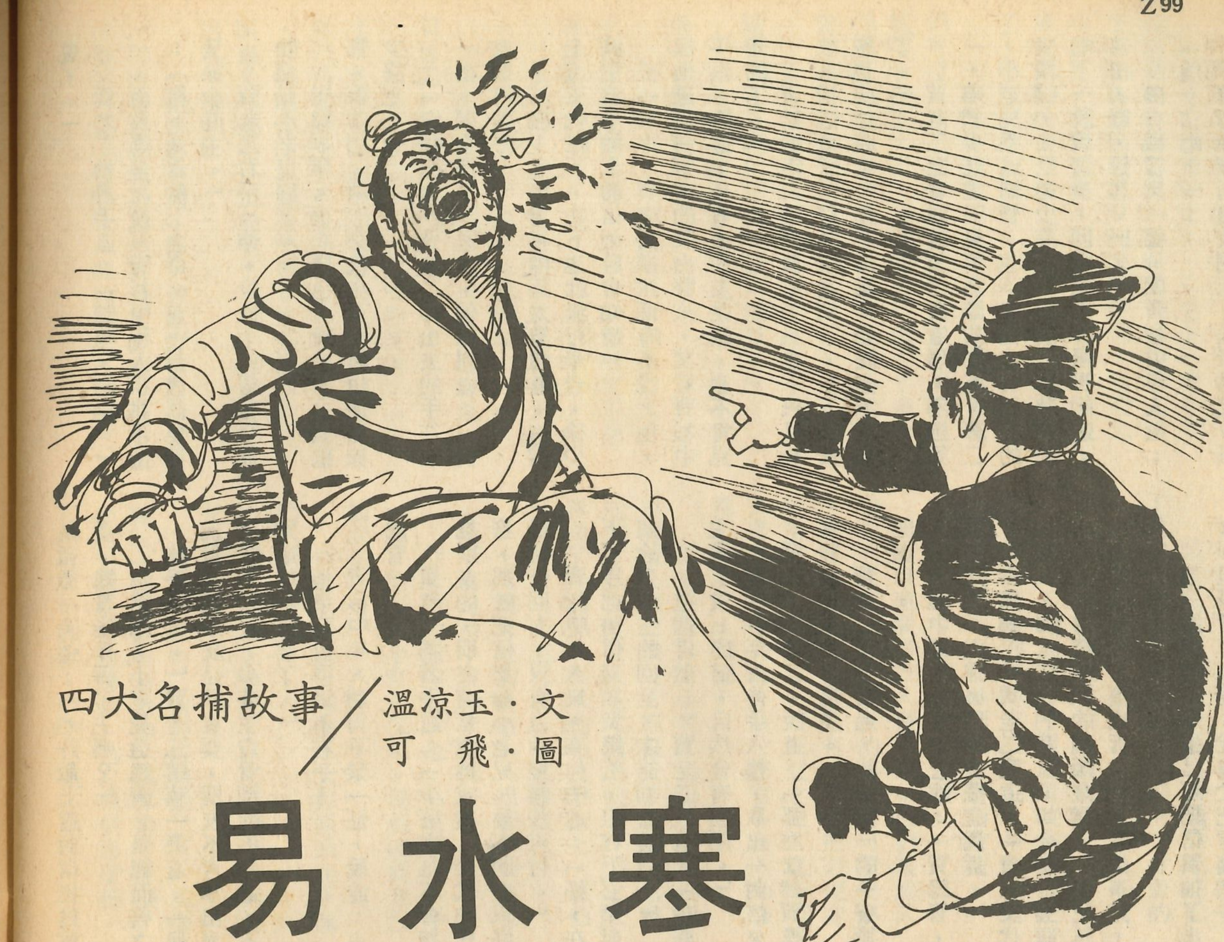
「沒有。」賈老二聳着肩，壓低聲音說道：「他們派人來，那會不注意咱們行動的？派人跟踪，很快就會被他們發現，倒不如不跟，再說明晚就可以見到他們正主，一個爪牙，又何必跟他？」

聞天聲又問道：「賈總管有甚麼打算呢？」

賈老二說道：「丁藥師救過少莊主的命，對方就利用這一點，才要少莊主拿秋水寒去換人，所以小老兒就一口答應下來了。」

徐少華道：「賈總管的意思，是等他們把丁藥師送來的時候再救人嗎？」

（未完・25）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洪放奪取了郝舜才的大刀，文章喝了一聲采，以爲他對付郝舜才，豈料反過來對付自己；梁二昌怕郝舜才有失，蜈蚣鞭將洪放揷死，洪放殺不到文章，郝舜才又被文章掉出去，與此同時梁二昌、余大民夾攻，突然一件三稜暗器直射文章面門，文章雖閃不及，左眼被暗器射瞎，血流披面，知道是無情射來，悔估低無情的傷勢，上了大當，只好和梁二昌、余大民纏鬥，掩護自己，徐圖良策。那邊唐晚詞的短刀被舒自綉鈎鐮刀砸飛，唐晚詞借機擊中英綠荷一掌，舒自綉想將唐晚詞雙腿砍廢，涎其美色納爲己用，殊不料無情先發暗器，箭穿腦袋而歿……

挾走人質

——這些人的性命，還有無情自己的存亡，全寄存在簫孔裏最後一枚暗器上。

偏偏他知道第三枚暗器是份量最輕的一件。

那是一口針。

這細細的一管簫，定不能藏得住太多或太重的暗器。

簫管一共只有三件暗器：飛棱、沒翎箭和針。

針長兩寸三分。

針的份量最輕。

針至多只能傷人，不易殺人。

除非那針上染有劇毒，或射入血脈，順血攻心，才能致人於死命。

無情的暗器從不沾毒，這口細針也不例外。

× × ×

就在這時候，文章突然發動了最狠烈的攻勢。

無情一分心射殺舒自綉之際，梁二昌的頭顱忽然裂了。

躡踪追逐

文章的「大韋陀杵」震退了余大民，「大力金剛拳」擊殺了梁二昌，猱身撲擊郝舜才。

他決定要把郝舜才作人質，讓他可以有所挾持而求退走。

——郝舜才好歹是個將軍。

——無情決不能不有所顧忌。

文章不知道無情手上簫管裏的暗器，只剩下了一件，他只知道這是個活命的好機會。

他決意要一試。

× × ×

文章攫撲向郝舜才！

郝舜才一條右臂已抬不起來，要不是文章傷目在先，繼而傷臂，文章那一拳早就廢了他一條膀子！

郝舜才痛哼出聲。

一個人的臂骨被打出了裂縫，不痛得打滾才是怪事，郝舜才這位大將軍當眞是痛得迸出了眼淚。

不過他痛歸痛，這痛楚並沒有令他胆

怯，反而激發了他上陣殺敵、衝鋒陷陣的豪情！

他已忍痛拾起大刀，正要揮刀加入戰團，文章却已找上他了！

文章的右袖一長，捲向他的脖子。

郝舜才大步橫跨，一刀砍向他的左肩上。

文章左目已瞎，左臂還插着刀子。

郝舜才這下以胆搏胆，不退反攻！

文章左邊視綫不清，左半邊身子轉動不靈，郝舜才這一刀正砍向他的罩門。

這一刹那，被震退的余大民正蹌踉後退！

文章以急變應變急，右手長袖一捲，已捲住余大民，往郝舜才的刀口上一送！

郝舜才慌忙收刀，但他那一刀盡全力而出，氣勢驚人，力道只及收回一半，但刀依然砍落！

余大民嚇得魂飛魄散，白蠟杆一橫，險險架住一刀，棍杆折而爲二，郝舜才手中刀也脫手飛去。

這只不過是電光火石，迅若星火間的工夫，文章已把握住時機，一手揑住郝舜才的咽喉。

——只要能抓住郝舜才的咽喉，就像按住無情的雙手。

——無情不敢施放暗器，他就會有活命之機。

文章的手一觸及郝舜才的喉嚨，就像抓着了一張「免死金牌」。

他正要放心發話，就在這剎間，忽覺頸側一凉，他連忙放手去抓，一截針頭，剛剛鑽入頸內，他的手指頭跟針頭輕輕一觸，但抓了個空。

那口針已鑽入血脈裏。

——無情已出了手。

× × ×

無情已在這千鈞一髮間，射出了他的那口針。

——那一件「最後的暗器」。

這件暗器在郝舜才擋在前面，余大民仍與文章糾纏之間，準確地命中目標。

文章一怔。

他的手摸在頸上，雙眼發直。

然後，他怪叫一聲，仰天而倒。

無情「最後的暗器」，得到最大的成功。

無情放下了簫管，只覺眼皮子在抖動，手也在顫抖。

有些人在危機時從不畏懼，但在危機過後反可能心悸。

——要是射不中怎麼辦？

無情幾乎不敢細想。

× × ×

文章一倒，局勢再變。

舒自綉中箭身亡，英綠荷頓失強助，但她仍能與唐晚詞一戰，可是文章倒下之後，她就心慌意亂，唐二娘黑髮一甩，掃中她的臉眼，慌忙間連鐵如意都被唐晚詞奪了過來，英綠荷已落盡下風，只求突圍而逃。

難怪古時陣戰，極講究雙方主將的交戰，只要一方主將敗亡，軍心大失，此消彼長，勝負立判。

不過這在龍涉虛而言，却反不似英綠荷那麼受外在環境的影响。

他比葵扇還大的巴掌，已掃着鐵劍一下，鐵劍僮子翻跌出去，哼哼唉唉一時站不起來。

剩下的銅劍和銀劍，要應付這個巨無霸就更爲吃力，因爲要刺中他不難，但要刺傷他却難上加難，這樣下去，劍僮身法再靈活也沒用，只成了全面挨打。

幸好余大民這時已趕了過來。

他舞着兩截白蠟杆，橫掃直刺，厲風尖嘯，龍涉虛的「金鐘罩」雖強，但也不能不存些顧忌。

無情却無能爲力。

別說他已發不出暗器，就算簫管裏有暗器對這硬功橫練的巨漢也感無處下手。

他說：「取他的招子。」

招子就是眼睛。

可是龍涉虛對自己的一對招子保護十分嚴密，而且人身上的數大死穴，他都練得刀槍不入，別人好不容易才攻着他一下要害，他只一閉氣，就捱了過去。

余大民跟劍僮一樣，越打就越心慌。

無情忽道：「不要讓他吐氣！」

——他看出龍涉虛的硬門功力，全鑿在一口氣上。

——只要讓他一口氣吐不出來，他的「金鐘罩」就有罩門可襲了！

他這句話一出口，龍涉虛就怒吼一聲，力圖突圍！

這一來，誰都知道無情正是道破了他的生死門！

余大民和兩劍僮立時交換了眼色：

——他們知道該怎麼做了！

× × ×

他們雖知道「怎麼做」，龍涉虛却也知道這是他的生死關頭，返首揮拳，力圖突圍而去！

他力大無窮，更拔出三尖兩刃齊眉棍揮舞，銀劍和銅劍抵擋不住，余大民的一對白蠟桿，也攔他不住，眼看就讓此獠撲奔而去，忽然，龍涉虛往下一栽！

原來受傷在地的鐵劍，認準龍涉虛的去勢，巧妙的借力，把龍涉虛一絆，龍涉虛衝力越大，越難平衡，一失足摜倒了下去，連手上兵器也脫了手。

龍涉虛一倒，郝舜才第一個已撲了上來，一脚踩住龍涉虛左脖子，右手力扳龍涉虛的右手，另一足發力，苦苦頂壓着龍涉虛的掙動。

龍涉虛力大如牛，但郝舜才天生神力，兩人糾纏在一起，龍涉虛受制在先，但郝舜才吃虧在一臂傷折，龍涉虛正要以雙足回蹴，余大民護主心切，雙手一攬，緊緊抱住龍涉虛的雙腿。

這一來，龍涉虛當眞全身被箍個結實，動彈不得。

銅劍、鐵劍、銀劍都甚精乖靈巧，三人一齊動手。

鐵劍揑住了龍涉虛的鼻子。

銀劍抓住了龍涉虛的唇。

龍涉虛初還不覺如何，掙動了一會，口氣鼈住了無處可出，整張臉脹得通紅。

銅劍提起小巧而淬厲的劍，對準龍涉虛的百會穴，只等他氣功一破，立即一劍刺下去。

龍涉虛一口氣透不出來，又不能換氣，這「金鐘罩」遲早要破，不然也得給活

生生鑿死。

他這一身硬門氣功，連戚少商都破不了。這次却給無情一語道破，數人齊心協力之下，龍涉虛腫漲得像一隻鼓氣蛤蟆似的，偏又掙脫不得。

不料，有兩個變化遽然發生！

× × ×

文章一倒，英綠荷便只顧逃，不敢戀戰！

緊接着龍涉虛也仆倒在地，情況危殆，英綠荷更不顧一切，只求逃命！

這時候，第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便發生了！

文章像一隻怒豹般彈了起來！

他一目已瞎，臉上佈血，披頭散髮，半邊身子也被鮮血濡染，左肩還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利刄，臉上神情，甚是可怖！

他一彈了起來，疾掠往龍涉虛那兒的戰局去，人未到，手一揚，嗤地一枚銀針，射入銀劍左頰，銀劍哎唷一聲，掩臉而退。

龍涉虛趁機張開大口，用力吐氣。

文章人已撲近，一手抓住了銅劍的後頸。

這下事出倉卒，連無情也不及發聲警告，銅劍更來不及抵抗閃躲。

銅劍已被抓住，文章以此爲盾，一臉獰惡之色，邊退邊厲聲的說道：「無情，你要敢發暗器，我就殺了他，我就先殺了他！」

他厲呼而退，疾向道旁一匹健馬那邊掠去。

無情縱想發暗器，也不敢妄動，更何況，就算他敢，也有心無力！

——因爲他的暗器已發光！

文章要是知道這一點，一動手就可以殺了他！

這刹那，無情心中無限痛悔！

——原來文章並沒有死！

——他佯作倒地而死，實是默運玄功，將潛入血管的銀針迫出來，覷得着個大夥兒都不防備之時，用剛逼出來的針射傷銀劍，一把掠住銅劍，用以作退身之人質了。

一個疏失，後患無窮。

無情只有向銀劍急叱道：「不要亂動，快把針拔掉！」

文章心性殘毒，自已瞎了一眼，對小孩子也不放過，原要射盲銀劍一目，但文章因懼無情，向他發放暗器，出手間仍分心提防，加上他一目已瞎，認位不準，左肩傷痛，銀劍及時把頭一偏，那一針只釘在銀劍頰上！

頰上有骨，細針不易流入血管。

無情知道只要銀劍不妄動，針頭並不難取出！

眞正危險的是銅劍！

可是他有什麼辦法？

這時，却有另一個變化同時發生！

× × ×

文章一旦「復活」，唐晚詞不免爲之稍微分神。

英綠荷左手可趁這一刻全力反擊，但她反而把握這時機，拚命奔逃！

——她數度遇險，心中矢誓，只要一有機會就逃，決不再冒這種隨時丟掉性命的險！

英綠荷一逃，唐晚詞也不追趕！

他撲奔向龍涉虛！

銀劍一傷，龍涉虛便能吐氣！

只要他再吸氣，神功斗發，只怕郝舜才，余大民再也制不住他。

唐晚詞知道了時機稍縱即逝，刻不容緩。

她的鐵如意閃電般遞出，插入龍涉虛正在張大口吸氣的嘴裏！

龍涉虛慘叫一聲，不知那來的氣力，整個人都彈了起來。

唐晚詞被一股大力撞倒，郝舜才傷臂受震，痛極鬆手。

龍涉虛神情可怖，把鐵劍嚇得不住往後退，跟受傷的銀劍偎在一起。

龍涉虛雙手拚命往咀裏挖，要掏出那一柄鐵如意。

余大民拾起地上的兩截白蠟桿，左擊龍涉虛臉門，右擊龍涉虛頸骨。

兩記同時命中。

龍涉虛狂吼，身子壓向余大民！

余大民眼見龍涉虛的「金鐘罩」已破，自己一擊得手，正狂喜間，已不及閃躲，被龍涉虛雙手箍住脖子，扭倒於地。

郝舜才再撲上前，想把龍涉虛從余大民的身子分開，饒是他孔武有力，但龍涉虛似拚盡了全力，任怎麼下重手也扯他不開！

唐晚詞掙扎而起，把心一狠，拾起雙刀，一連數下快砍，才把龍涉虛的兩臂分了家，再看余大民，已臉色紫脹，舌吐三寸，頸骨折斷，竟給龍涉虛當場扼死！

再看龍涉虛，只見他也早已暴斃。

衆人心有餘悸，唐晚詞心裏尤爲分明：如果英綠荷不是貪生怕死，置併肩作戰之同伴生死不顧，她再在旁攻上來，只怕局面就要完全改變，雖殺得了龍涉虛，自己方面的人很可能也要傷亡殆盡！

他們險死還生，而正替銀劍拔除臉上銀針，再看那邊廂，却發現文章、銅劍和無情却都不見了！

——他們去了那裏？

無論他們去了那裏，無情又怎是文章之敵？更何況，那銅劍還被扣在文章的手裏！

× × ×

文章當然不求傷敵，只想以銅劍要脅無情，使自己得以保命。

他挾着銅劍，躍上一匹駿馬，雙腿用力一挾，那匹馬急馳而去。

那時分，正好是英綠荷退走，龍涉虛反抗，唐晚詞忙着要殺他之際！

大家都在生死關頭，誰都無法分心出來兼顧這一方。

無情一咬牙，雙手往地上一按，竟翻身上了馬匹，右手控轠，左手一拍馬臀，這匹馬立即潑蹄奔去！

這一跨身，幾乎已盡了無情的全力。

他才發力，「秋魚刀」的蘊力發作，全手痲痹，甚至延及全身。

——只要再給他多一、兩天，至少他就可以發放暗器了！

他不能不冒險苦追，因爲他知道，要是自己不追上去，文章一旦逃脫，必定會殺掉銅劍，決不會留他活命的！

——以文章的行事，縱連幼童也絕不會放過。

他明知就算他抓着了文章，也全無用處，可能還要饒上一條性命，可是他不得不去。

他對四劍僮，猶如自己的兄弟、骨肉般。

——金劍的死，已讓他痛悔深憾！

無論如何，他寧可自己死，也不讓文章對銅劍下毒手！

× × ×

文章什麼人都不怕，只怕無情。

但他發現什麼人都沒有追來，追來的就只有無情！

一個無情，那就夠了！

文章已嚇得魂飛魄散。

無情雙腿殘廢，要追上文章本來不易，但文章左肩重創，一隻手又要擺佈銅劍，雖已把他制住要穴，不過，因爲生恐無情向他背後發射，只好把銅劍擺在身後，這樣一來，又要策馬，又要提防暗器，鬧得個手忙脚亂，只有靠雙腿來控坐騎的奔馳。

如此一來，無情倒是越追越近。

這時候，他們一追一逃，已馳近貓耳鄉。

貓耳鄉是離倒灶子不遠的一處大鎭，位居要塞，地方富庶，倒是農田耕作，商業買賣的要津。

文章等人選在燕南與貓耳鎭之間的倒灶子崗下手，因該地雖在官道，但常人多抄小徑，官道上反人迹鮮至，若無情熟悉這處一帶地勢環境，定當會阻止郝舜才選官道上走。

文章見擺脫不掉無情，便極力馳往市鎭。

——人一多，無情便不敢胡亂施放暗器！

——只要無情投鼠忌器，自己便有活命之機！

文章做夢也料不到自己完全弄錯了！

如果他現在掉過頭去追殺無情，只要在三招之間，便定可取下無情的人頭！

可惜他不知道。

因此他只顧逃命。

如果他知道只要自己一回頭就可以把無情一拳打死，恐怕他得要後悔上三天三夜。

× × ×

這一來，變成無情以雙手控轡，文章以雙腿夾馬，往貓耳鎭的市塲馳去。

無情愈追近市肆，愈感不安。此時文章已是被逼急了，爲了活命，他什麼事都要幹得出來，而自己又無制他之力，旁雜人愈多，愈易殃及無辜。

文章見貓耳鄉近，愈發抖擻精神，待馳近市塲，又猶疑起來，因爲自己混身染血，又挾持了個幼童，別人必定生疑，如果過來攔阻，自己倒是不怕，怕的是無情逼近，自己就難逃毒手了！

他心中一急，果見途人對他指指點點，詫目以視；文章因受傷奇重，上身東幌西擺，竭力在馬上維持平衡，這一來，更加怵目。

這只是市塲外緣，已引起注意，而市肆間人羣擾攘，見此情景，豈不驚愕更甚！文章惶急之下，默運玄功，右手仍挾着銅劍置於身後，以作護身符。

這時，文章的坐騎正掠過一家彩綢布店，因店子西斜，生怕陽光太熱，使在外棚撑出了半幕帆布，來遮擋烈陽直射。

棚子外只擺了幾疋不怎麼値錢的粗布，比較好的布料都擺在店裏，這時候也無人在棚外看管。

文章在急掠過之際，左手忍痛遞出，五指一闔，已抓住布篷，「嗤」地撕下一大片，這一來，布棚已支撑不住，轟然而倒，但文章已把一丈來長的灰布扯在手裏，在臉上一抹，再甩手一張，披裹在他和銅劍身上。

這樣，雖披着奇形怪狀的斗篷大白天裏趕路，極不相襯，但畢竟只是使人詫異，還不似原先披血挾童而馳的令人駭目。

不過，文章那匆匆一抹，並沒有完全抹去臉上的鮮血，反而使他受傷的左目更感到陣陣刺痛，鮮血更不斷的滲淌出來。

市集上人來人往，相當密集，文章一個控制不住，馬前撞倒了幾人，便傳來陣陣怒罵聲，甚至有人要圍繞過來喝打。

文章見無情更加逼近，情急中忽想起一事：

——此地人甚多，策馬奔馳反而受阻礙。

——他有馬，無情也有馬，縱再馳二三十里，也不見得就能擺脫無情！

——不如棄馬而行，趁此地人擠物雜，只要自己以劍僮爲盾，穿樑越脊，未必不能逃脫。

——何況，無情雙腿俱廢，縱伏竄行，無情再快，也趕不上他。

文章一想到這點，立即棄馬飛掠，儘往人叢裏鑽。

——在人羣裏，無情斷不敢亂發放暗器。

文章却不知道：如果無情不是功力未復，他這下棄馬飛掠是大錯特錯的選擇。

因爲無情除了暗器之外，輕功亦是一絕！

無情天生殘疾，不能練武，只能練習暗器與輕功，他把這兩項特長發揮無遺，文章輕功也算不錯，但若跟無情相比，就直如山貓與豹。

文章幾個巧閃快竄，已自人潮擁擠的街道轉入另一條巷子，也就因爲他不敢縱高飛躍，生怕成了無情暗器的靶子，所以才不能瞬間就把無情完全抛離。

文章挾在人羣裏，無情自不能策馬衝入人叢裏，他知道只要文章一擺脫他的追踪，定會把人質殺死，他不能任由文章對銅劍下毒手，所以只能追下去。

他只有下馬。

他幾乎是摔下馬來的！

這一摔，痛得他骨節欲裂，但他强忍痛楚，用手代足，勉力綴行。

缺少了代步的橋子或車子，而又無法運勁，無情每行一步，都艱苦無比。

可是爲了緊綴文章，無情只好硬挺。

他在人叢中雙手按地，勉力疾行，只見人潮裏的腿脚往旁閃開，語言裏充滿了驚異或同情：

「這個人在幹什麼？」

（未完・四十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一見來到趙府，趙龍在點香院被殺查不到頭緒，回趙府找老門公詢問，知道孟大鵬和趙儼有交往，二人都死亦無法追問，唯一的只有一個曾在趙府做護院的燕三可以追查，從燕三口中證實孟大鵬有一次很神秘的找過趙儼，還帶一個很有身份的人來，看他們雙方似乎各有心病，內情亦無從知道……沈鷹從信陽趕到安陽城，便分兩兩組人打探荔枝院余重陽的動靜，首先由蕭穆、葛根生扮嫖客潛入，然後自己領手下直闖，聲稱找余重陽，先和護院張陞爭鬥，繼和空空兒劇鬥，將其捉住，說服虞妃，由她帶路捉拿余重陽，可惜被他逃脫……

麒麟鎖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案情複雜

蕭穆跳落地，忙問道：「還有沒有機關？」

「沒有了，」虞妃推開一扇門，稍候一下才竄出去。外面是道暗廊，她向兩頭看了一下，道：「只怕他已溜掉了！」

緝捕主兇

沈鷹道：「咱們每間房都搜一下！」

樓下只有四間房，很快便搜索完畢，終不見余重陽，三人立即跑出院子中，但見院子裏的人都已經住了手，左邊那座小樓巳不再冒烟，顧思南，雲飛烟等人都站在中央，四周的護院都已放棄抵抗！

沈鷹走到院子中間，大聲道：「誰知道余重陽在那裏的，請通報，若知情不報者，便不客氣！」

話音剛落，外面已湧出一批官兵來，一個驍騎校大聲喝道：「大胆逆賊，敢來本城搗亂，還不快快束手就擒！」

蕭穆一個飛身來至驍騎校身前，那人吃了一驚，急道：「快放箭！」

蕭穆喝道：「慢！你們知道咱們的身份麼？」他自懷中取出御賜的黃龍金牌一亮，「看清楚這是什麼東西！」

上次天子賜沈鷹、管一見等人之丹青鐵券和黃龍金牌，已有聖旨傳達各處，那驍騎校看後臉色登時大變，澀聲說道：「您是……」

「蕭穆！」

驍騎校連忙行禮，道：「參見蕭穆龍衞！」

「免禮，咱們來此調查一宗大案，請問你們可曾見到余重陽？」

「沒有……」驍騎校回身大聲道：「你們都站着作甚？還不快替我搜！」

沈鷹檢視空空兒的傷勢，見他箭傷甚重，隨時有生命危險，忙道：「快先找個地方盤問！」

虞妃道：「貴妃樓空着，不如去那裏吧！」

「請帶路！」

虞妃帶沈鷹和雲飛烟到貴妃樓裏，她在大廳裏點了蠟燭，沈鷹手掌按在空空兒後背，自掌心送進內功。邊問：「虞妃姑娘，他是賈大富的人還是余重陽的？」

「是余老闆推荐他來的！」

俄頃，空空兒身子動了一動，緩緩睜開雙眼，一見眼前的情勢，頓時臉如土色，沈鷹問道：「江湖上從來未有空空兒這個名號，你到底是誰？」

空空兒閉口不言，沈鷹怒道：「你眞的不怕死？」

空空兒眼皮一動，聲音微弱地問道：「我說了之後，是否不必死？」

沈鷹道：「若非十惡大赦，老夫自會給你一條自新之路！」

「某家便是張東海……」

沈鷹雙眼一亮，道：「『夜走千戶無影』的張東海？」

「不錯。」張東海苦笑，問道：「想不到某家已十多年沒在江湖上走動，還有人記得我！閣下武功超卓，未知道是那位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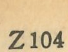
「老夫沈鷹，老夫如今開始問你，你跟余重陽有何關係？」

張東海長嘆道：「張某是失手於他，所以才答應做他的奴僕，他這些年來，待我不錯，所以張某便……而且工作也很輕鬆！」

「老夫在江湖上行走三十年，從未聞余重陽這號人，這是他的眞名麼？你對他又知道多少？」

張東海道：「他很神秘，張某只知道他姓章，眞名叫什麼至今不知，至於他師出何門亦不知道，不過在幾次閑談中，却又知道他還有幾位師兄弟，但他在同門中的武功最高。」

「他為什麼要開設這爿荔枝院，跟賈



大富又有何關係？」

虞妃插腔問道：「我丈夫是不是他殺死的？」

「據我所知必是他殺的，因為依時間計算柳白石根本不可能在殺了賈老闆之後還能殺死他……」張東海吸了一口氣，續道：「當時某家藏在賞花樓外的大樹上監視，見柳白石進房之後不一會兒便出來，而樓上除了余老闆之外，只有你一個！」

虞妃道：「當時我埋伏在樓下……好個余重陽，我虞庭玉必不放過你。」

張東海續道：「至於他為何要開荔枝院，張某可不清楚，但他對賈大富似乎有戒心，暗中要我監視他！」

沈鷹急再問：「賈大富相信亦是個假名吧？」

「是的，他眞姓名叫樊……」話音未落，忽然飛來幾顆寒星，全釘在張東海胸膛上，張東海剩下的半句話，便說不出來了。

沈鷹長嘯一聲，身子騰起，腳尖一點，向後院方向飛射，他一掌擊開後門，放眼望去，只見牆頭上一道人影輕晃即逝。

沈鷹兩個起落，亦越過圍牆，向外飛落，人在半空轉頭回顧，見那條人影已進入一條小巷。

沈鷹腳尖落地，又向前滑去，高聲喊道：「余重陽站住！」他穿入小巷，幾個起落便馳出巷口，却已失去那條人影。

沈鷹躍上一棟平房屋頂，游目四顧，依然不見那人影，再低頭，虞庭玉與顧思南已追了過來，便道：「南兒，快通知官兵搜索，老夫到城門口去！」他展開身法，如飛向東面去！」

虞庭玉道：「咱們去西城門。」

顧思南忙道：「余重陽武功不弱，你先跟我回去。」

兩人剛走了幾丈，便見蕭穆和雲飛烟趕來，顧思南道：「飛烟，咱們去西城門，大哥你與虞姑娘去南城門，北城門叫官兵堵截。」

蕭穆道了一聲好，便帶虞庭玉趕去南城門，兩人一口氣趕到那裏，只見城牆低矮，城門緊閉，只有五六個官兵站在那裏閑扯，打發時間。

蕭穆急問：「請問你們可曾見過一個男人，由此附近出城否？」

一個官兵罵道：「瞎了眼的東西，你不見城門還關着麼！有誰能夠出入？」

蕭穆不想與這種人計較，振衣跳上城頭，四下瞭望都不見有夜行人，當下嘆了一口氣，跳落地上，那幾個官兵見他一跳兩丈，都張大了嘴吧，合不攏來。

虞庭玉輕哼了一聲，轉頭道：「蕭壯士，咱們在附近找一下。」不知為何，蕭穆竟不能拒絕。

兩人在小巷裏穿插，蕭穆見她並無帶孝，忍不住問道：「尊夫原名也叫楚霸王麼？」

虞庭玉粉臉一紅道：「其實我與他還不是正式的夫妻……」話說出口，似乎又覺不安，忙加解釋：「那是因為他小時候給算命先生算過命，說他會尅死妻子，所以……不料沒尅死我，他自己却死了！」說着又垂下淚來。

蕭穆心裏難安，道：「對不起，蕭某

孟浪，勾起你的傷心事。」

虞庭玉收淚道：「他姓楚，原名大洲，是我師兄！」

「原來是『大力金剛神』。」

兩人一路談談說說，返回荔枝院，他沈鷹人都已回來，蕭穆臉上無端端一熱，訕訕問道：「頭兒，找到他沒有？」

沈鷹搖頭道：「沒有，但願他尚未出城！」

雲飛烟看了他倆一眼，道：「張東海經已氣絕！」

沈鷹抬頭一望天色，道：「天快亮了，咱們先回客棧休息吧！」他回頭道：「虞姑娘，你也與咱們一道走吧。」雲飛烟不等虞庭玉答話，已一把拉着她齊走了出去。

× × ×

次日，衆人睡至近午才下床，就在客棧裏吃午飯，虞庭玉跟他們在一起，顯得頗爲拘束，幸而有雲飛烟陪伴，方不至於太過難受。

午飯過後，沈鷹派商衞去衙門下書，又令衆手下到他房中，他習慣在飯後抽烟，雲飛烟替他打火點烟，沈鷹噴了一口烟，問道：「虞姑娘，你對余重陽所知有幾多？」

「他跟賈老闆關係十分密切，與他同住在賞花樓上，表面上他不管一切，但據外子所知，在大事上，賈老闆一向須徵求余老闆的同意。」

沈鷹續問：「余重陽與賈大富一向都住在賞花樓裏？」

「賈老闆很少離開本城，但余老闆則常不在，至於他去了何處，愚夫婦都不知道。」

陶松接着問道：「余重陽曾說，賈大富生前常託尊夫送錢給家人，可有此事沒有？」

「這倒不假，外子常替賈老闆送錢去襄陽，把錢交給一個叫樊旗的人，據說是他的親戚！」

「樊旗是他的兒子麼？」

「這個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一年寄四趟錢，每次的數目都不少。」

沈鷹續問道：「賢伉儷爲何會替他賣命。」

「起因是外子在外面得罪了幾位高手，這些人包括黑白兩道，後來賈大富便出重金收留他，外子認爲妓院倒是個藏身的好地方，便答應了他，之後外子又引我進去。」

「你在荔枝院多久？」

「已將近十年矣！」虞庭玉嘆息道：「可惜愚夫婦都是直心眼的人，從來沒留意他們之間的關係。」

「賈大富收留尊夫，並沒有說明原因麼？」

「據外子謂，他第一次認識賈老闆時，是因賈大富出手救了他，後來再次重逢才說出因荔枝院賺大錢，引起强盜注意，所以希望外子當他的保鏢。」

「這樣說來，以前賈大富亦常去外面了？」

「是的，聽說他常親自去挑選美女。不過，自我進荔枝院之後，他便很少出去了。」

雲飛烟插腔問道：「武林的成名人物，可有人去荔枝院麼？」

虞庭玉低頭道：「男人大多好色，這與武功高低並無關係……他們甚至因爭風呷醋，而打將起來！」

蕭穆也問道：「虞姑娘可曾見過花常春去荔枝院？」他見她臉有難色，接道：「這一點很重要，請姑娘勉爲其難說出眞相。」

虞庭玉又猶疑了一下方道：「他……來過，而且不止一次……但據外子謂，他來荔枝院，似乎不純是爲嫖妓而來的……因爲他每次來，都似乎上賞花樓……」

沈鷹截口問道：「他認識賈大富還是余重陽？」

「不知道，每次他上賞花樓，賈老闆都摒退左右，包括愚夫婦和空空兒。」

沈鷹敲掉烟灰，又裝上一鍋，雲飛烟邊替他打火，邊道：「這倒奇怪，咱萬料不到，花常春跟他們有關。」

沈鷹最後又問：「賢伉儷與張東海的感情如何？」

「愚夫婦性格內向，只做本份的事，其他的人和事都不喜歡多問，何況空空兒平素又眼高於頂。」

蕭穆道：「頭兒，咱們似乎可以先作個總結。」

沈鷹想了一下，說道：「花常春可能亦是來安陽，須提防他偷偷潛進荔枝院，你與虞姑娘先回荔枝院埋伏，稍候老夫再去。」

蕭穆應了一聲，虞庭玉向沈鷹行了一禮，跟着他出房去。雲飛烟抿嘴一笑，低聲道：「頭兒，蕭大哥對虞姑娘似乎有點意思。」

顧思南道：「不會吧，蕭大哥自他妻子去世之後，便一直……」

雲飛烟白了他一眼，嗔道：「你素來粗心大意，懂得什麼？」

沈鷹說道：「別爭這種閑事，你倆各帶一個人，在荔枝院附近埋伏，記着先易容。」

不久商衞回來，道：「頭兒，衙門裏巳答應立即派人封了荔枝院，城內日夜都有官兵在巡邏。」

陶松說道：「管頭兒他們的人因何還未到。」

沈鷹敲掉烟灰，低聲道：「你倆留在此處，老夫出去走走。」他出了客棧，逕直去荔枝院。

荔枝院大門巳貼上封條，那驍騎校親自指揮手下貼封條，見到沈鷹連忙過來行禮，沈鷹問道：「院裏的掌櫃和鴇母在何處？」

那驍騎校一怔，道：「您老人家沒吩咐，卑職也沒扣留他們。」他回頭喝問：「有誰知道他倆的住址？」

一個小兵道：「那鴇母張氏便是魯掌櫃的姘頭，他們多數住在荔枝院裏，不過魯掌櫃有位表哥住在本城月光巷，開了一爿豆腐店。」

沈鷹忙道：「快帶老夫去。」

驍騎校把手一揮，道：「你們幾個也跟着來！」他小心翼翼跟在沈鷹背後，月光巷在北城，離此頗有一段距離，沈鷹不斷催促，官兵們都小跑趕來。

過了頓飯工夫，帶頭那個小兵才道：「到了，就是這爿豆腐店。」

沈鷹抬頭一望，店門緊閉，他心頭一跳，忙道：「快叫門。」

官兵們把門擂得震天價响，但裏面竟然沒有人應門，沈鷹排衆而出，一掌擊出，那扇門便被震開，衆人立即嗅到一般令人噁心的血腥味。

沈鷹快步走進去，店後便是起居的地方，只見天井裏伏着一具男屍，年紀巳近五十，那小兵叫道：「這人便是豆腐店老闆，也就是魯掌櫃的表哥。」

沈鷹見廂房的門半掩着，便一脚將之踢開，房門一開，衆人便見到床上躺着一對赤裸裸的男女，動作僵硬，姿態甚是滑稽。

沈鷹走進去，伸手一探，已沒有鼻息，定睛一望，這對男女正是魯掌櫃和張鴇母！看情況顯然是被人點了死穴，沈鷹回頭出天井，仔細觀看豆腐店老闆的屍體，只見他後腦碎裂，血水和腦漿流了一地，憑他的經驗，一望便知是被武林高手，以重手法擊斃？

沈鷹伸手摸屍體，竟然尚有餘溫，顯然受害不久，他霍地長身道：「你們在這裏搜索和調查！」他身子由天井躍上屋頂去。

城裏房舍櫛次鱗比，一望無際，却不見有人在屋頂上行走，他辨明了方向，向荔枝院馳去。

荔枝院外仍有官兵巡邏，沈鷹問道：「有人進去麼？」

官兵們齊都表示沒有，沈鷹遂越牆而入。

富麗豪華，偌大的一間青樓，此刻却靜得落針可聞，令人有種蕭條的感覺，沈鷹略一考慮，便向賞花樓走去！

剛踏上樓梯，便聽到上面有响聲，沈鷹急向上飛，忽然柱後閃出一對短劍，沈鷹忙道：「是老夫。」

虞庭玉赧然現身，道：「我不知道是您。」

「有人來麼？」

「沒有，蕭壯士在貴妃樓！」

沈鷹叮嚀她道：「虞姑娘，請小心，余重陽極可能尚在安陽城內。」他又去貴妃樓，蕭穆同樣表示沒人來過。沈鷹將魯掌櫃和張鴇母被殺的情況，說了一下，又道：「由此可見余重陽尚匿在城內，你得小心！」

蕭穆說道：「頭兒，若非荔枝院裏藏有什麼重要的物件，便是安陽城內尚有對他有重要的作用，否則他不該還停留在此地。」

沈鷹精神一振，道：「不錯，看來咱們得再搜索一遍！」一頓又道：「只是咱們人手不夠，若果動用官兵，又會打草驚蛇，余重陽不現身，咱們就得費更多的精力和時間。」

「如此您又有何妙策？」

沈鷹一對眼睛向四周打量着，道：「如今老夫尚未有什麼辦法，只盼管笑面能早點到！」

× × ×

管一見尚未到，但司馬城、夏雷和周昭信却在次日上午到達了，雖然他們臉上都易了容，但仍被陶松認出來。「四哥，此行可有收獲？」

司馬城見桌子上有杯茶，拿了起來一口喝乾，道：「咱們日夜趕路，如今連飯還未吃，頭兒他們還未到麼？」

「早來了，他們到荔枝院去。」

夏雷說道：「先叫店家弄一些東西吃吧！」

陶松道：「頭兒早巳等得不耐煩了，咱們出去買些飽點吃吧！」

衆人出了客棧，旁邊一個青年漢子正欲進店，見狀連忙閃開。陶松又道：「喂，你們去襄陽到底調查到什麼？」

司馬城笑罵道：「瞧你像頭猴子，再急也不在這一時！」四人經過一爿食肆，買了好些肉包子和燒餅，然後去荔枝院，那中年漢子遠遠望着他們。

× × ×

沈鷹見到司馬城，十分高興，但見他們心疲力倦，關懷地道：「城兒，你們辛苦了，先吃了東西再說吧。」

夏雷也不客氣，抓起一個肉包子，咬了一口，含糊地問道：「沈頭兒，咱頭兒尚未來麼？」

「還未到，不知路上是不是有了什麼事？」

夏雷與司馬城吃了幾個肉包子之後，才開始報告此刻之經過，才說道：「頭兒，襄陽城只有兩個姓賈的人，但經咱們盤問後，顯然都與賈大富無關！咱們懷疑賈大富是化名，所以在襄陽城裏繼續展開調查……」

夏雷接道：「結果那天因爲襄陽發生了一件命案，死者名叫樊旗……」

話音未落，虞庭玉巳「啊」地驚呼起來。

夏雷看了她一眼，續道：「咱們之所以對那宗命案感興趣，因爲死者是被人以重手法擊斃的！咱們與當地官府接洽，得知樊旗死後，家裏並無被人搜索過的跡象，但官府却在樊家搜出近百萬兩的銀票，這才引起了咱們的懷疑……」

司馬城又接道：「後來咱們在隣居方面得悉，不時有人來找樊旗，來者都是同一個人，據形貌之描繪，懷疑那人便是楚南，也即是楚霸王，所以咱們懷疑那個樊旗可能便是賈大富的兒子。」

虞庭玉忽然插腔道：「外子不叫楚南，他眞名楚大剛。」

司馬城和夏雷均是一愕，蕭穆這才將虞庭玉的遭遇，扼要地說了一遍。沈鷹說道：「余重陽故意揑造一個名字，顯然另有居心，他是怕別人由此而知道他的秘密麼？」

蕭穆接道：「但此事亦相當奇怪，樊旗顯然是他派人去殺的，他爲何又肯向咱們洩漏賈大富兒子的居所？」

沈鷹心頭一動，脫口道：「莫非這不是余重陽幹的？」

司馬城問道：「不是他派人殺的，又是誰幹的？」

沈鷹道：「張東海臨死前不是提到余重陽有許多同門師兄弟麼？會否是他們幹的？還有一點，他們這樣做，到底有何目的？所爲何事？」

夏　道：「希望咱頭兒來後，便能解

決這些問題！」

沈鷹臉上閃過一絲不愉之色，却忍着不語，半晌才道：「咱們到現在還未弄清楚賈大富和余重陽之間的眞正關係！」

蕭穆道：「是否師兄弟？僱請柳白石殺賈大富的人，會否就是他？」

沈鷹道：「與荔枝院有關的人與事，實在太神秘了，他們又每能先一步，斬斷已暴露的綫索。假如余重陽不回來，咱們也不知該去何處找他！」說着他忍不住又裝烟抽吸起來。

虞庭玉看了蕭穆一眼，說道：「蕭壯士，不如咱們先在賞花樓，仔細搜索一下吧！」

蕭穆道：「不是已搜過了麼？」

「官兵粗心大意，看漏了重要的綫索，絕不奇怪，何況說不定賞花樓尚有機關或是地道之類的設施！」

沈鷹精神一振，大聲道：「不錯，再搜一遍！」

×　×　×

太陽已隱在西山後，沈鷹等人幾乎搜遍賞花樓的每一寸地方，但仍找不到什麼東西，而賞花樓所有的機關設施，亦是虞庭玉一早所知道的。

沈鷹坐在高背椅上抽烟，道：「陶松，你去買些酒菜來，今晚咱們守在這裏，小心出入！」

陶松走後，蕭穆道：「頭兒，咱們的形跡，料已落在他們眼中，相信他們不一定會出現？」

沈鷹冷冷地道：「你這老夫不知道？我只是要再搜其他地方！」

夏雷接問：「沈頭兒，花常春爲何會與荔枝院有關係？」話音一落，他忽又驚叫一聲：「我記起來了，小仙子似乎提過他的名字！」

沈鷹精神一振，忙問：「她在什麼情況下提起他？」

夏雷抓抓頭皮，道：「我印象模糊，一時想不起來……當時她也只是隨口說說而已，所以我沒有特別留意！」

周昭信噓了他一聲，蕭穆道：「莫非咱們在信陽城遇到他，並非偶然，而是他另有目的？」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如今看來，以後者的機會最大。」

不久，陶松提着兩個竹籃進來了，大家就在賞花樓裏吃飯，沈鷹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來，忙問道：「那些姑娘呢？全都跑了？」

虞庭玉道：「安陽城的客棧和靑樓多得很，不怕沒地方安置她們。」

吃過飯後，沈鷹又道：「咱們再到別處搜索吧！虞姑娘，除了賞花樓之外，依你看以何處最值得思疑？」

虞庭玉訥訥地道：「問題是咱們不知道要搜索些什麼……所以什麼地方都覺可疑！」

沈鷹擱下烟杆，道：「這話有理！」他沉思了一陣，又道：「小夏，你易容到城外去等你們頭子，到外面順便叫南兒和烟兒與你一道去！你頭兒來了之後，先不要叫他進城，在城外找個地方，老夫跟他見個面。」

夏雷問道：「您今晚在這裏？」

沈鷹道：「不錯，老天尚存一綫希望，假如今晚他們進來，若能擒之，便省卻了許多工夫！」

夏雷走後，虞庭玉問道：「神捕，如今咱們是不是開始搜索？」

「你剛才說得很有道理，咱們根本不知道需要搜索什麼，純屬碰運氣，不但費時費工，也毫無意義，不如分開埋伏，希望今夜他們撞進來吧！」

當下沈鷹分配了人手，各人分開埋伏，可是等了一夜，都不見有人進來。天色大亮之後，沈鷹下令各人輪流休息，養精蓄銳。

巳時，雲飛烟扮成一個小兵匆匆走進來。「頭兒，管頭兒已到了！」

沈鷹精神一振，問道：「他現在在何處？」

「如今在城南五里左右的一條喚山明的小村裏，你到村口，便有人接應你！」

沈鷹大喜，又令雲飛烟替他易了容，再戴上帽子，又交代了一些必須注意的事項，然後離開。

×　×　×

沈鷹騎馬至山明村，已是午時，他在村外見到路遠，路遠認不得他，却辨得出他的聲音，忙帶他走進一座莊院，原來那是管一見暫時賃來的。

沈鷹進莊之時，管一見正要吃午飯，一見到沈鷹便問道：「老沈，你吃過飯沒有？」

「還沒有。」

「一起來吧！」管一見向路遠打了一個眼色，要他通知莊裏的人不許接近大廳，沈鷹也不客氣，拉了一張椅子便在管一見對面坐下。

小仙子獻殷勤，替他斟酒，一臉正經地道：「沈大叔，謝謝你的帮助，晚輩先敬你一杯！」

沈鷹道：「不必客氣，老夫辦事一向講求原則，我旣然接辦了，你便不必再囉嗦！」

小仙子眼圈兒不覺一紅，委屈地說道：「人家是誠心敬您的，您倒以爲我在拍馬屁！」

沈鷹瞪了她一眼，道：「假如你一向規矩，這一杯老夫決不會拒絕！」

「我幾時不規矩？」

沈鷹爲了避免與她糾纏，霍地擧起酒盃，一飮而盡，小仙子這才轉嗔爲喜。「沈大叔，你越來越可愛了！」

沈鷹冷哼一聲，道：「你却越來越似妖精！」

管一見怕小仙子搭腔下去，便纏個沒完沒了，於是忙替沈鷹和燕三作介紹，沈鷹先是精神一振，繼而又有點洩氣。半晌方問道：「柳白石，你見過花常春？」

小仙子搶着把他們在杭州酒樓巧遇花常春的經過說了。沈鷹默默思索，管一見問道：「此人有問題？」

沈鷹吃了一箸菜，這才將連日來發生的事仔細說了。「你那邊又如何？」

管一見亦將調查的經過說了，沈鷹又問柳白石。「你說趙儼臨死之前問你是否辛星僱你去殺他的？」

柳白石道：「如晚輩沒有記錯的話，確是如此，不過我不敢肯定是辛星，還是

中間尚有了一個字，因爲我當時根本沒在意！」

沈鷹改問燕三。「你見過花常春否？他的形貌……」

燕三道：「我未見過他，但照你所形容的，跟孟大鵬一齊去找趙儼的，似乎不是他！」沈鷹接着又將余重陽的形貌描繪了一番，燕三依然認爲不是。

管一見道：「照咱們如今所知他們這一門已有好幾個師兄弟，包括趙氏兄弟、孟大鵬、還有那個姓辛的，另外余重陽，賈大富也可能是！」

「花常春是不是？」

管一見道：「此人武學得自家傳，他在江南頗負盛名，與他打過架的人也不少，從沒有人發覺他的武功有問題。」

「那麼他跟這件事又有何關連？」

「咱們先肯定他有關連，說不定柳白石後來被人暗殺與他有關！」

柳白石忽然說道：「殺死趙香君的那個傢伙，是不是那姓辛的？如今想來，那傢伙的臉上若非易過容，便是戴了人皮面具！」

管一見目光一亮，道：「假如是他的話，那麼一直以來，僱你殺人的，莫非就是他？」

沈鷹脫口道：「有此可能。」

管一見喝了一杯酒，道：「慢來，咱們逐條分析，去年底在劉家暗殺柳白石的，顯然便是空空兒和虞庭玉，假如余重陽與賈大富有心病，他爲何要殺柳白石？」

這是個難解的謎，沈鷹想了好一陣才道：「要是虞庭玉在此，倒可以仔細問她了。」

管一見搔搔頭皮，道：「咱們尚有好些謎團不能開解！還有，那老傢伙自趙香君手中拿走那柄麒麟鑰匙，有何作用？」

沈鷹忽然一拍大腿，道：「余重陽暴露身份之後，仍然留在安陽城裏，是否因爲他來不及取回與麒麟匙有關的東西，那又是什麼東西？」他再冥想了一下，猛地發覺自己搜索賞花樓，是個錯誤的行動，因爲如果那東西收藏在賞花樓裏的，余重陽當時實有時間拿走。

再一想空空兒話說了一半，便遭滅口，他心頭登時怦然而動，暗道：「當時是余重陽剛潛進貴妃樓取那東西，恰好碰上的？那東西極可能便藏在那裏，且看來尚未被他拿去。」

他詳細將自己的想法告訴管一見，管一見亦焦急起來，道：「咱們吃了飯便進城，再搜索一遍吧。」

沈鷹道：「慢，老夫怕你們一去，他便不敢回去拿，那咱們便無從捉他了。」

「依你之見又如何？」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你的人仍留在這裏，只帶柳白石和燕三進城，先證實了幾件事之後，再商量下一步棋。」

管一見自然沒意見，飯後，他立即替自己和柳白石以及燕三易容，然後乘馬分批進城。

沈鷹改穿官兵服式進入荔枝院，而管一見三人則去衙門借衣服。

×　×　×

又是一個黃昏，沈鷹等人又在荔枝院聚首，不過這次既多了三個人，而地點也改在貴妃樓。

管一見首先問道：「虞姑娘，你是否與空空兒去過劉家莊暗殺柳白石？」

虞庭玉粉臉一紅，赧然道：「當時我以爲外子是被柳白石所殺，所以恨不得在他身上刺幾個窟窿……不過余重陽只要咱們將他擄回來，假如達不到目的，也要先問明他是誰要他殺死賈大富的。」

沈鷹微微一怔，問道：「余重陽不是要你倆殺柳白石？」

「他要求咱們先問清楚僱主的身份，然後才任由我處置。」

柳白石接問：「你怎知道我們住在劉家莊？」

「你出了安陽城，我便與空空兒分頭追踪，後來你到南漪湖，咱們便跟上了，在湖景小吃店外，見你跟掌櫃接頭，咱們隱忍不發，希望由你的身上跟出僱主，所以，你在黑松林收酬金時，咱們亦伏在附近……」

柳白石截口問道：「後來你們便改去跟踪那個與我接頭的人？跟上沒有？他是誰？」

虞庭玉道：「空空兒輕功絕高，當然跟上了，在他跟那人動上手後，我也趕到，咱們合力制服了他，不料這人牙齒裏竟然預先裝了毒藥，結果讓他咬破假牙，服毒自盡了！那個人年紀約莫五十歲，空空兒覺得有點面善，但一時間却記不起在何處見過他……也許他故意不告訴我……後來咱們只好回頭再去跟踪你了，費了好多工夫才找上了你！」

沈鷹又問：「那人的武功如何？」

虞庭玉道：「比我略高半籌，但似乎低於空空兒！」

「看得出他師出何門何派麼？」

「我以前只在江湖上行走過半年時間，見識很淺，所以認不出來！」

柳白石接問：「余重陽除了派你倆追踪我之外，沒有派別人？」

「據我所知沒有找別人追殺你！」虞庭玉道：「那次咱們功敗垂成，之後又失去了你的踪跡，咱們在江南找了一陣，因沒有結果，只好回來覆命，實際上我只回來半個月。」

小仙子得意洋洋地道：「你可知道，那次在劉家莊，我擺了空城計，嚇跑你的麼？」

虞庭玉臉上並沒有憤怒或者驚訝，淡淡地道：「幸好嚇跑了咱們，要不我可要鑄成大錯了！」

管一見續問：「姑娘可曾見過『鐵胆老英雄』孟大鵬？」

虞庭玉搖頭道：「我不認識他！」

柳白石將孟大鵬和趙儼的形貌描繪了一番，虞庭玉道：「我在荔枝院裏，不曾見過他們！」

管一見續問：「余重陽跟什麼武林人士來往過？」

「除了花常春有點可能之外，其他人我不知道！」虞庭玉嘆息道：「事實上，咱們隱藏在妓院，便是爲了逃避武林人，又怎會特別去留意這種事？」

「花常春來此作甚？」

「這個我亦不知道清楚，也許鴇母和掌櫃，反會比較清楚，可惜他倆都被人殺

死了。」

「通常他每次來多久，可有妓女作陪宿？」

「多數隔夜就走了，亦多數有姑娘陪夜。」

沈鷹忽然問道：「你可記得有那位姑娘陪過他？」

虞庭玉略一沉吟，道：「以前是一個叫小蘭的，好像陪過他兩三次，不過她因年紀大了，已給荔枝院放棄，如今在本城另張艷幟！」

「你可知道她在何處？」沈鷹見虞庭玉點頭，便道：「請姑娘帶蕭穆去問問她如何？」

管一見道：「顧世兄，你跟他倆去，人多好辦事！」

沈鷹本想開口，忽又忍住，見虞庭玉尚未離開，趕緊再問一句：「虞姑娘，余重陽常來貴妃樓否？」

虞庭主秀眉一皺，道：「他似乎並不好色，不怎記得他常來否！」

沈鷹揮揮手，轉頭對管一見道：「據張東海臨死前供稱，余重陽實際上姓辛，而賈大富則姓樊，未知武林中有誰以此為姓，而較著名的？」

管一見想了一下，說道：「近年來，姓樊和姓辛而有關連的，老夫不曾聽過，不過以前倒有一對活寶貝，人稱『南胖北瘦』……」

沈鷹「啊」地叫了一聲：「老夫也記起來，那南人奇胖姓辛，北人奇瘦姓樊名江，是一對仇人，惡鬥了好幾次，都分不出勝負，後來便一齊消失了，大家都認為他倆必是同歸於盡！咦，不對，樊江假如就是賈大富，身材完全不對！」

管一見接道：「那奇胖者姓辛名鴻儒！嗯，賈大富胖，余重陽瘦，是不是他倆故意把姓對調，誆騙空空兒？」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這倒大有可能！」

小仙子道：「但他倆是仇人，又怎會合創這專養『殘花敗柳』的地方？」

沈鷹冷冷地道：「如今世人重利，利之所在，仇人也可以變成朋友，有何奇怪！」轉頭問柳白石：「你來過貴妃樓，可知此處有什麼機關沒有？」

柳白石訕訕地，說道：「晚輩並不清楚……」

小仙子又搶着說道：「還說不清楚？你連貴妃房裏承塵上別有洞天的秘密都知道！」

沈鷹一跳而起，道：「快帶咱們去看看！」

× × ×

小蘭住在一個小院，依然幹那「半點朱唇萬客嚐，一雙玉臂千人枕」的生涯。僱了兩位丫頭和兩個料理一切的龜奴，倒也有點規模，由於是由荔枝院出來的，那些囊中金不多的公子，進不了荔枝院，便退而求其次，來這種地方，因此生意並不惡。

虞庭玉三人去到蘭香院外，外面的那串風燈，已經熄滅，說明裏面已有客，今晚不再候教。

蕭穆沉吟道：「思南，你留在外面，愚兄跟虞姑娘進去。」

兩人越牆而入，小院子裏並沒有人，但廳裏却有燈光，樓上亦隱隱傳來管弦之聲，小蘭果然有客，但幸而尚未就寢，少了層顧忌。

蕭穆推開門，便見廳裏坐着兩個漢子，正在磕瓜子。那兩個漢子見到他，先是以為來了嫖客，繼而見到他背後尚跟着一位女子，便問道：「幹什麼來的？」

蕭穆道：「咱們要見小蘭姑娘！」

一個漢子應道：「她今夜有客，您有心捧場的，明天請早！」

「在下非為此而來的，是有事找她！」蕭穆踏前一步，道：「咱們是六扇門裏的人！」

樓上的管弦聲忽然停了，一個大漢認出虞庭玉，訝然問道：「你不是在荔枝院的？」

虞庭玉說道：「不錯，請你叫小蘭下樓！」

「您既然在荔枝院呆過，也該知道規矩！」

話音剛落，樓上忽然傳來一聲驚叫，蕭穆反應極快，立即飛身向梯口奔去！

他腳步在梯級上一點，一竄再竄便上了樓，只見一道人影拍開窗子射了出去。

蕭穆見狀，無暇顧及樓上的情況，亦穿窗追出，人在半空已抽出金劍。

外面雖然無燈，但依稀見到一道黑影，在牆頭上略一停留，便向對面的屋頂射去。

蕭穆大喝一聲：「那裏跑！」腳尖在地上一蹬，再度振衣拔身，上了牆頭，再向對面飛去！

那道黑影去勢甚快，頗出蕭穆的意料，眨眼間他已落在第三棟平房屋頂，距離蕭穆七丈！

就在此刻，忽見前面屋上突然冒出一道藍影，揮刀攔住那道黑影，蕭穆一眼便認出那藍影便是顧思南。

顧思南人快刀更快，那人閃開第一刀，第二刀再也閃不開，只好抽劍擋架。「噹」的一聲，刀劍相撞，碰出一蓬火星子來，而蕭穆也在此刻，飛躍至此屋頂！

「看劍！」蕭穆在此種情況下，仍不失光明，出劍之時，先打了個招呼，那人閃開顧思南的刀，半轉身子，橫劍架開蕭穆的金劍！

兩個打了個照面，蕭穆失聲叫道：「花常春！」

那人身子一震，腳下一沉，一時嘩啦啦聲響，他已踏破屋頂，身子往下陷落！

顧思南大喝一聲，跟着他由那破洞躍下，雙腳未沾地，便見一團黑暗暗的東西迎面飛來，他下意識舉刀便砍！

「篤」的一聲，刀子似乎砍在硬木上，原來那是一張小桌，烏金刀抵不住那張桌子的來勢，顧思南落地時，竟被撞退了幾步。

待得他甩掉桌子，又聞屋子裏響起一陣女人的尖叫聲，顧思南急怒攻心，喝道：「花常春你若還是個人物，便不要傷及無辜！」一語未畢，人已向寢室飛去！

尚未進房，又聽到一陣窗櫺的碎裂聲，待他進房已失去了花常春的人影！

床上的人猛喊強盜入屋，顧思南穿窗而出，外面是條小巷，却不見有人，他大

聲叫道：「大哥！」

蕭穆在屋頂上，說道：「不見有人出來！」

顧思南腦海中靈光一閃，返身入屋，只見床前帳子抖個不停，他吸了一口氣，沉聲道：「花常春快出來，別拿良家婦女作擋箭牌。」

這剎那，蕭穆亦從屋後破洞中跳了下來，走進寢室，向顧思南打了個手勢，顧思南暗吸一口氣，烏金刀一揮，「嗤」的一聲，帳子掉了下來，床上又響起女人的驚哭聲：「他已經跑了！」

蕭穆問道：「他從何處走？」

話音剛落，忽聞後面傳來一個開門的聲音，蕭穆一個風車大轉身，向大門處射去！

大門果然已打開，蕭穆揮劍護住前身，跳出大門，却已失去花常春的踪影！他大聲叫道：「花常春，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 × ×

虞庭玉尾隨蕭穆上樓，蕭穆穿窗而出，她却發現小蘭倒在几旁，牆角站住兩個花容失色的丫頭！她一見小蘭身上有血，便上前扶起了她。

小蘭中劍的部位是在胸膛，血水染濕了羅衫，幸而傷口稍偏心房，一時間尚斷不了氣，虞庭玉在她人中捏了幾下，小蘭精神似乎稍為振作，虞庭玉忙問道：「小蘭，是誰殺你的？」

「江南……花莊主……」

「花常春？他為何要殺你？」

「不知道……」

「你跟他很熟？」

小蘭先點了頭，接着又搖搖頭。虞庭玉忙又問：「你跟他接觸較多，可知道他到荔枝院作甚？」

小蘭聲音微弱地道：「他賣……姑娘……給荔枝院……」

虞庭玉一怔，大名鼎鼎的花常春竟然會做出這種事來，實在大出其意料！當下又問：「他這次來安陽，又有何目的？」

小蘭無力地搖搖頭，虞庭玉再問：「他跟賈大富有何關係？」小蘭雙眼睜得老大，却沒有一點反應，虞庭玉覺得她身體漸漸發冷，續問：「你知余重陽和賈大富的眞名麼？花常春認識余重陽麼？」

小蘭輕輕搖了一下頭，也不知是不知道，還是另有其他意思。

「你是被花常春賣到荔枝院的？」

小蘭喉頭發出胡胡之聲，似乎在應是，虞庭玉正想再問，小蘭螓首一垂，已經香銷玉殞！

虞庭玉輕輕將她屍體放在地上，抬頭對那兩個丫頭道：「你倆不用怕，我只想問你倆幾句話！」她慢慢站了起來。

與此同時，那兩個大漢懷着驚慌的心情走上樓來，一見小蘭的屍體，便叫了起來：「發生命案了，快去報官！」

虞庭玉急道：「慢，不可魯莽，兇手已溜了！」話未說罷，背後傳來衣袂聲，似乎有人穿窗進來。

虞庭玉吃了一驚，急忙轉身，原來進來的是蕭穆和顧思南，她舒了一口氣，道：「是花常春！」

蕭穆道：「咱們知道了，可惜讓他溜掉了！小蘭臨死可有透露過甚麼？」

虞庭玉便將剛才與小蘭的對答複述了一遍。「她們知道的似乎不多。」

顧思南道：「想不到花常春表面清高却會幹這種事，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

虞庭玉轉頭問那兩個丫頭。「花常春幾時來的？」

一個丫頭顫聲道：「花大爺已來了兩天，這兩天都住在這裏……」

「以前可曾來過？」

「來過一次，但只住了一夜。蘭姐跟他似乎很熟！」

蕭穆接問：「你們可知花常春跟小蘭說些甚麼話？」

一個丫頭道：「上次花大爺來時，問蘭姐探清楚了沒有……奴婢只聽到這一句，便讓他趕下樓了……；這次他來又似乎提起荔枝院，但蘭姐的答覆似乎不太令他滿意。」

蕭穆再問：「這兩天花常春一直住在小樓裏，沒有出去過？」

另一個丫頭道：「昨夜他曾出去過，但大約三四更左右便回來……他還叮囑咱們不許將他的姓名洩漏出去，又要蘭姐停止接客幾天。」

「有沒有人來找他？」

「這倒沒有。」

「你們還聽到甚麼？」

那兩個丫頭，兩個龜奴都說不出來，只談了些無關重要的瑣事，蕭穆見問不到甚麼，便囑他們去報官，然後與虞庭玉和顧思南返回荔枝院。

× × ×

沈鷹一動，柳白石倒不好意思坐着，只好跟着他到貴妃樓內，其他人亦不甘落後，一擁而入。柳白石指一指上面，道：「這塊承塵是活動的，上面可以走動，不過人太多，就不知承不承得起！」

沈鷹道：「老夫跟你上去！」他自懷裏摸出一根火熠子來，迎風晃亮，柳白石一躍而起，先將那塊活板推開再竄上去。沈鷹待他走遠了一點，然後才躍上去，近來他在山上苦練，內功和輕功都有長足之進步，人跳上去，火舌只晃動一下便定下來。

定睛一望，只見柳白石在前面向他招手，沈鷹放輕手腳走過去，柳白石雙臂向上一托一掃，一道微光漏了下來，出口已露了出來，柳白石首先爬上去。

沈鷹舉着火熠子，先移目四望，見承塵上空無一物，於是跟着柳白石爬上了二樓。

二樓佈置簡單，樓面和傢具鋪了一層塵土，顯然已有好些日子不曾打掃過，兩人在樓上找了一下，跟上次一樣，並無甚麼發現。柳白石低聲道：「我早說過，上面沒有甚麼異狀。」

沈鷹閉目沉思，忽然覺得樓下的承塵十分高，當下又跳下去，管一見問道：「可有發現？」

沈鷹道：「這承塵高得有點出奇，你上去看看！」他帶着雲飛烟，走到隣房去，這房長而窄，乃丫頭們睡覺的地方，中間以屏風格成兩間，雖是丫頭的住所，但佈置亦甚豪華。

（未完・九）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卜可夫怕周平將自己的計劃告知沈自重，但又審問不出一點證據，惟有將周平置於死地，將他殺掉，以免後患，然後決定按照自己的計劃行事，因爲他對子午石粉升空的技術已能操縱自如，他派出的飛人採取行動，來到一座四十層大厦的上空，這大厦顯然不是普通的大厦，因爲樓下的廣場中有武裝守衛巡邏，戒備森嚴，飛人在三十層的玻璃牆上用電鋸鑽孔準備破牆而入……另方面莫先生的組織亦無從跟踪得到卜可夫的消息，重賞之下亦無勇士，根據綫人綫報，由林鈴李敏出馬只找到梅立圖的手下，一問三不知，推得一乾二淨……

機密文件　拒絕透露

「唔，」林鈴說：「看來你們不是說謊，不過手榴彈有什麼用處？」

「萬一出事的時候我們就挾持着守衛作人質，」那人說：「在那種場合，手榴彈是會比槍更爲有效的！」

「爲什麼卜可夫要你們刦東海銀行呢？」李敏問。

「別——別開玩笑吧？」那人說：「這不是卜可夫叫的，這是我們自己的計劃！卜可夫，他也不見得就會做刦銀行那麼小的事情。」

「也許你們是說得對的，」林鈴說：「不過你們雖然不是在爲卜可夫工作，你們的老友梅立圖卻是的。也許你們可以提供一些關於卜可夫的綫索？」

「不能呀，」那人說：「我們對他的事情眞的是一點都不知道，我們跟梅立圖也根本就失去了聯絡！」

「哼！」李敏說：「無論如何，先把他們帶回去，詳詳細細地問清楚吧！」

× × ×

另一方面，那二個飛人已經能夠進入那座大廈裏面了，他們已經把大廈的玻璃牆割開了一個洞，割開來的那塊玻璃進了裏面跌在地毡上，並沒有什麼大的聲響。

而這座大廈雖然是有很完善的防盜設備，卻是並沒有提防有人割破玻璃牆的設備。誰會把玻璃牆割破呢？除非是空中飛人吧。

現在，就是偏偏有空中飛人來了。

這二個飛人從那洞踏入了裏面。那裏面是一間很大的辦公廳，有許多文員的桌子，上面放着許多打字機，亦有許多一排一排，用以存放文件的鋼櫃。

他們做了一個手勢向一個門口走去。

這裏的寫字間，自然也是像其他所有任何的寫字間一樣，外面大堂不是重要的地方，裏面，主管人的房間才是重要的地方，亦是重要文件存放的地方，這二個飛人就是要進入主管人的房間。

這房間的門卻是鎖上了的。

這二個人推推門，推不開。

他們也許是並非全才，能够做飛人的體能，就沒有開鎖的本領，也許是不想浪費時間，其中一人拔出手槍來，向另一人揮揮手。

那另一人速速走出廊外，那裏有三部升降機的門。

他把每部升降機的門撬開一點，把一小片香口膠般的東西放進去，使之跌進升降機槽內，向下面跌去。

裏面，那個飛人則在門鎖上放了兩槍，把門鎖打壞，便把門弄開了。

門鎖給這樣一弄，防盜系統就給觸動了，警鐘大鳴起來。

樓下的守衛室的人都大爲吃驚。一時，他們還懷疑是警鐘誤响，因爲照他們的所知，是根本不可能有人通過他們的守衛網而潛入的。

但這個時候，那第二個飛人塞進升降機槽內的東西亦跌到三十層樓下，那原來卻是炸藥。三塊炸藥不同時間塞進去，因

此亦是不同時間到底，一串先後地發出三聲爆炸。

這爆炸聲就證明不是警鐘誤響了。

而那守衛室中是還有一些精密的儀器，可以指示出事的是什麼地方。

那個守衛長叫道：「是在三十樓，史達恩中將的寫字間，門給弄開了！」

這第三十層樓乃是軍部的一個行政部門的所在，而那門給弄開了的寫字間，就是這個部門的首長史達恩中將的寫字間。

「快點上去！」那個守衛長指揮着吩咐道：「一號至七號，你們上去，其餘的人把守着出路，任何人進得來也是出不得去的！」

一號至七號的守衛人員匆匆帶着武器跑到升降機，升降機是巳經鎖了的，因爲夜間沒有需要應用，他們開了升降機的門踏進去，卻發覺升降機巳不能用了，因爲從上面丟下來的炸藥就是剛好丟在升降機的頂上，把那個地方的機器炸壞了。

那一號至七號的守衛又跑回去向守衛長報告此事。

「跑樓梯上去呀！」守衛長氣急敗壞地叫道：「難道樓梯不能用嗎？」

「三十樓——？」

「難道不上去，就這樣算了？」

跑上三十層樓是一件苦事，尤其是他們還要携帶着沉重的武器的。當然，能夠担當守衛之職也必然是精壯的人了，但要跑上三十層樓仍是很吃力之事。

他們跑了十層，就無法不停下來休息一下。

而在樓上，那個飛人在放完了炸藥之後，又跑下了三層樓，在樓梯上放下一隻罐子，再回到樓上。他每上一層樓就留下一隻罐子。

那些罐子開始冒出白色的烟來。

他回到了三十樓的寫字間裏，他那個同伴巳經正在用一件工具在撬開一隻鋼文件櫃的抽屜。

抽屜撬開來了，樓下守衛室中的儀器又有所感應，守衛長叫道：「老天，他們正在撬開文件櫃！」

第二個飛人也動手撬開另一隻文件櫃了。

「老天，他們要把所有的文件櫃撬開！」守衛長又叫道。

情形看來似乎正是如此的。

這兩個飛人撬開了文件櫃之後就翻裏面的文件。他們是來找一些文件的，而他們顯然不知道他們要找的文件是在那一個櫃子及哪一隻抽屜中，所以就要全部撬開來找了。

他們兩個人撬了一隻又一隻，儀器上的指示使那守衛長汗出得像剛洗了一個淋浴。

但他還能安慰自己的就是這些人一定逃不掉。出口巳給封鎖了。而且此時警方亦趕來了，警察包圍了大厦，還把附近的街道也封鎖。

那些人，打算怎樣逃呢？

在樓上那二個人因爲是有飛行的能力的，所以當然沒有這個顧忌了，他們祇是很努力地找尋他們要找的東西，他們把抽屜撬開了一隻又一隻。

其實他們亦是沒有怎樣長的時間的，因爲從樓下跑上三十樓雖然是很吃力的事情，但在這個緊急情形之下，則是非要盡力而爲不可的，因此也不必花太長的時間，那些守衛們就可以跑到上來了。

但是祇跑到二十六樓。因爲那些白烟一直在樓梯擴散着，擴向下面亦擴向上面，此時巳經向下面擴散了一層了。

這些白烟固然使人無法看見前路，但更糟的就是使人無法呼吸，人吸入了這些白烟，就嗆咳流淚。這是近乎催淚彈作用的烟。

假如不是有這樣的作用，那些守衛們是還可以摸索着上樓的，因爲樓梯並不複雜，不會迷路。

但是有這些刺激的作用，他們就無法再前進，而必須紛紛後退了。

他們雖然極力想繼續上去。但是生理上的反應是使他們無法成功。

他們又沒有無綫電可以與樓下聯絡。

「我們得回到後面去！」其中一人叫道。

「回到下面去怎麼交代呢？」另一人說。

「到下面去拿防毒面具好了！」那人說。

「我們沒有防毒面具呀？」

的確，他們是做夢也想不到需要用防毒面具這種東西的。捉賊爲什麼要用防毒面具？

「我們可以向警方拿呀！」另有人說：「這東西，警方是一定有的。」

這倒是眞的，不過，他們却要跑回二十多層樓的下面，拿了再跑回上來，那就眞是苦差了。

沒有辦法，他們也祇好這樣做。

這就讓那二個闖進來了的飛人有更多時間可以行動了。

他們把抽屜撬了一隻又一隻，翻看裏面的文件。

「媽的！」其中一人不耐煩地說：「找不到！」

「你少担心吧，」另一人說：「不會找不到的，老板說在這裏，就是在這裏了，還有許多抽屜都沒有搜過。」

人總是性格不同的，有些人的性情比另一些人的性情更急，第一個人就是較爲性急的，他又暴躁地說道：「媽的，巳經搜了大部份了！假如從另一頭開始搜，機會豈不是高得多了嗎？」

這倒也是眞的，因爲文件櫃是一排地排列在那裏，他們搜，當然習慣上是從一頭開始，而不會是從中間開始。

從這一頭開始，搜了一大半都搜不到，那麼可以預料，他們要找的東西假如是在這裏的話，就應該是在剩下來那一部份的文件櫃中了。

假如是從另一頭開始，那豈不是可以省回許多時間，這其實是一半一半的機會，他們却偏偏選擇了較差的那個機會。

人生就是如此，不過，他們還是有相當的時間。

那些守衛們下樓梯當然是比較上樓梯快和容易得多，他們到達了樓下，報告了情形。

這樣，毫無疑問，他們知道上面果然是正有人在做手脚了，他們匆匆與警方聯

絡，借用防毒面具，這東西警方果然是有的，因爲警方在執行工作的時候很可能需要施放催淚彈，那時就需要用防毒面具來保護自己了。

升降機也是正在搶修之中，不過因爲不是普通的損壞，而是炸壞了的，一時之間不能修好，他們不及應用，所以還是要跑樓梯上去。

那個守衛的主管眞是急得要命，他一生從未遭逢到過如此狼狽的塲面，而他也祇能安慰自己，那些在樓上的不論是什麼人，總之是逃不出這個地方的。

他當然是錯了。

當那些守衛們再到達了二十六樓，有了防毒面具就不怕繼續前進的時候，那想到，尤其是他們是穿着黑色的衣服。

他們飛得不快，但是飛得安全的。

那些守衛終於衝進了這層樓內，到處搜索，已經找不到人，跟着，其中一人就發現了玻璃牆上有一個大洞，他就連忙叫道：「這裏，他們是從這裏進出的！」

他伸頭出去望望，上下左右，都看不見有人。

「是飛賊！」另一人說：「他們爬上來，割破玻璃進來，又爬下去了！」

「也許是爬上去，爬上了天台！」

「但怎可能爬得那麼快，已經不見人了！」

「也許他們不是爬出去而逃走，他們是還躲在這大厦之內的。」

「開燈照照看就知道了。」

他們馬上用這裏的電話向樓下報告這裏的情形，下面警車也是有射燈之設的，樓下的警車就開了射燈，射着這座大厦外部的周圍。

燈光照射之下是無所遁形的，他們看不到有人正在大厦外面的牆壁上爬行着。

「那麼一定是還躲在大厦裏面了，」守衛長說：「圍着，不准任何人出入，進行搜索！」頓一頓，又叫道：「升降機修好了沒有？」

回答就是仍然正在搶修之中。

那守衛長嘆了一口氣，假如升降機是已經修好了的話，那他們就可以升到最頂層，而從上面搜下去，沒有升降機，他們就必須從下面逐層搜上去，這當然是吃力得多的！

另一方面，那兩個飛人則已經飛到很遠了。

他們飛到了一片空地的上空，向地上望一望，地面上也是一片黑暗，看不到甚麼。

兩個飛人開了一個掣，背上有一盞小燈亮了一亮，這一亮，地下的人是可以看到的，這時，空地上有一部大貨車便也亮起了車頭燈，一明一滅，作爲暗號，然後車頭燈就開亮着，照射着前頭，看見前頭的地面上一個白色灰畫成的圈子。

「行了！」其中一個飛人說：「我們可以下去了。」

於是他們就把腰間的腰帶再一次解開了，讓腰帶向天上飛升上去，而他們同時則拉動繩索，拉開了背上的降傘。

於是他們又再一次用降傘向地面降下去。一如他們演習時那樣。

地面上，貨車的車頭燈照射着的那個圈子，就是他們需要降落的地方。

懂得跳傘的人是可以利用風力，以及揮手踢脚的動作而控制方向及位置的，即使在地上放一枚硬幣，他們亦是可以準確地降落在這隻硬幣的上面。

他們要降落在那個圈子裏，自然是並不困難的。

他們就在這圈子中間降落。

卜可夫已經在那裏等着了。

他衝上前來問道：「怎樣?成功了沒有?」

「成功了。」那二個人說。

「好極了，」卜可夫雀躍地叫道：「我們走！」

但也帶來了一些手下來帮忙的，現在他這些手下們就馬上把二個人解下來的降傘拉到貨車的後部，塞了去，假如要摺好的話，回到總部的時候才摺也不遲。

他們上了在那裏的幾部車子，就開走了。

那座大厦與這片荒地的距離很遠，大厦的守衛們不論怎樣找，亦是不會找到這個地方來的。

卜可夫的計劃，又進一步成功了。

× × ×

另一方面，大厦裏的搜索還是正在進行之中，再來了一批機械專家，升降機修好了，大批守衛升上了頂層，從頂層向下面搜。

由下面向上搜的一批人，也是繼續向上面搜，自然他們是不會搜到什麼的。

而由於這出事的一層樓是屬於史達恩中將的，這裏究竟失去了什麼，要史達恩中將本人才能夠知道失去了一些什麼，因此史達恩中將也給從夢中叫醒，而趕到這裏來了。

史達恩中將大發脾氣：「媽的，你們是怎麼攪的?這樣周密的守衛，也能夠給人進來做了手脚又出去了?」

「我也不明白，」守衛長囁嚅着說：「進來已經不容易了，逃走更難，除非是會飛的！」

這個守衛長倒是一句就講中了，那些闖進來的人，眞的是飛走了。不過，他自己是這樣講，他却自己也不相信，他只是這樣講講吧了，別人亦是不會相信的。

「飛走了！」史達恩中將顯然是因爲睡眠不夠而脾氣變得份外差。「你們這樣嚴密的守衛，眞的是除非賊人是飛走了的吧，或者是你們有什麼疏忽的地方！」

「呃——我們的確沒有疏忽的地方，」守衛長說：「應該是不可能有人進來，而進來了之後亦應該是不可能逃出去的。我們雖然已經搜索了一遍，但是這座大厦是那麼大——我們現在進行再度搜索。我相信這些竊賊一定是躲在某一個地方，他們不可能逃掉了，應該是找得出來的！」

事實上那些守衛們正是與警方人員合作，在大厦的每一層的每一個角落搜索。他們雖然已經搜過了一次，但是一次是不能肯定的，說不定有些地方疏忽了，他們就得再搜一次，而對那些負責搜索的人來說，這可眞是一件苦差，因爲地方實在太大。

「好大的胆子！」史達恩中將咆哮地說道：「這樣的地方，也敢闖進來亂攪一

通。」

這座大厦除了有幾層是軍部所用的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政府部門，或者是與政府部門有密切關係的跨國科技公司的總部，所以才有如此嚴密的保安措施。

「史達恩中將，」那守衛長說：「假如你不介意我的提議的話，我贊成你現在就檢點一下，看看究竟失去了一些什麼，這對於追尋和捉拿竊賊是可能會有點帮助的！」

「我知道！」史達恩顯得略爲狼狽地說：「我正在等我的女秘書回來！」

他本人也不很清楚這裏究竟全部有多少文件，只有他的女秘書清楚。這也不能夠算是他的疏忽，因爲一個身膺重任的人，是不能把那許多時間都花在小節的事情上的，這些小節就是由秘書去處理，而這也正是爲什麼要聘用女秘書了。

在女秘書未來到之前，史達恩中將初步檢點一下那些被撬開了的抽屜。由於失物應該是就在那些撬開了的抽屜之內的，未被撬開的抽屜內的東西不應該會失掉。

史達恩中將和那個守衛長都不會認爲這是聲東擊西，那是說，竊賊要偷的東西不會是從一個未撬開的抽屜中取去的，不會在取去了之後再把抽屜關好，因爲即使那個抽屜再關好了，防盜系統仍能指示出它是給打開過的，那個守衛長一直跟在他的身邊。

後來，史達恩在他的寫字桌後面的大皮椅上坐下來。

「怎麼樣了?」守衛長問道：「有沒有失去了什麼呢?」

「呃——初步觀察，」史達恩中將說：「重要的文件似乎沒有失去。」

他的女秘書也來了。來得相當遲，那是因爲在家裏找不到她；她是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她終於被找到的時候也是相當尷尬的，不過這是她的私事，她在下了班之後有權利到自己喜歡去的地方，因此史達恩中將對這一點也是不能提出責難了——雖然史達恩中將是那種古板的人，他認爲，即使年輕男女，也是不應該太過親熱的。

這個女秘書是清楚這個地方的一切的人，一切文件都是由她經手儲放的。她很小心地檢點了一遍，再檢點了一遍，然後她在史達恩的耳邊講了一些話。史達恩中將沒有什麼表情。

「怎麼樣了?」那守衛長問道：「究竟失去了什麼呢?」

史達恩中將板着面孔：「這是我們軍部的秘密！」

「我也並不是打算刺探你們軍部的機密，」守衛長說：「不過，我們做保安工作的人，除了守衛之外，在外面是頗有一些綫眼的。假如知道失去了的是哪一類的文件，也許我們就可以猜得到是那一路人馬的所爲！」

史達恩中將還是遲疑着。

「假如我們及早知道，」守衛長說，「我們就可以及早調查了，最好是盡量爭取時間。」

史達恩中將仍然是很不願意，但是却又不能夠不透露。

他說：「我們並沒有失去什麼！」

守衛長看看那女秘書，說：「你肯定嗎?」

「我們當然肯定！」史達恩中將說：「你以爲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都是有經驗的辦事人員，不是在這裏玩遊戲的！」

守衛長給他噴得面無表情，搔着後腦而動着腦筋，後來又說：「也許，他們是還沒有機會找到他們要找的東西的。我們已經衝到上來了，他們就非要逃走不可！」指指那一部份未被打開的文件櫃，「也許，他們要偷的東西是還在那裏面！」

「這是我早已下了的一個結論！」史達恩中將冷冷地說道。

守衛長心裏很不服氣。

史達恩中將是最先知道沒有失去東西的人，當然能夠早下這個結論了，怎麼能夠用這個理由來諷刺他的無能呢?

不過他又不能夠發作，只好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更沒有可能及時逃離這個地方了，我們找得落力一些，應該是可以把他們找出來的！」

「希望是如此吧！」史達恩中將說：「你去找吧，還在這裏等什麼?」

守衛長只好出去了。

那些守衛找了又找，簡直把這座大厦翻轉來了，還是沒有找到人。但是他們仍不能絕對肯定竊賊是已經不在了的，所以還是要繼續找下去，也因此，上午，其他各層的職員們回來上班，都給摒諸門外，不准進入，這樣多的人，假如全部進入大厦中來上班，這個地方塞滿了人，形勢就很亂，要把竊賊找出來，就是更加困難的事情了，所以他們只好暫停辦公一天。

史達恩中將與他的女秘書則還是留在他們的出事的寫字樓間裏苦候結果。

史達恩中將因爲宵來睡眠不足，所以靠在那張大皮椅上，不知不覺間睡着了，他那個女秘書看見他睡着，自己便也在椅子上睡着了。

後來，史達恩醒過來，則是給女秘書推醒的。

他發覺來了三個不速之客，是一男二女。

「你們——你們是誰?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史達恩中將嚴肅地質問着，其實主要是因爲他給人家發現在那裏睡着了而感到頗爲尷尬。

女秘書介紹：「這是史達恩中將，這是林鈴小姐，李敏小姐，司馬洛先生！」

「你們是什麼人?」史達恩中將問：

「你們來幹什麼?」

「我們只是來帮忙調查這件事情的！」司馬洛說：「希望你不介意！」

「查吧！」史達恩中將說：「查來查去就是只有一個查字，又不見你們有什麼成績！」

史達恩是那種愛擺官架子的官，現在他又有一個擺架子的機會了。但司馬洛他們不以爲忤，他們是聽到了消息之後就馬上趕上來的。

雖然沒有什麼證明，但他們相信這件事情極可能是與卜可夫有關的，就是因爲事情發生得太離奇了。離奇的事情，最可能與卜可夫有關。

女秘書燒來了咖啡，史達恩中將大爲歡迎，司馬洛他們對這個則可有可無的，

因爲他們在飛機上巳經睡足了精神了，他們亦在現場踏勘過了，然後坐下來與史達恩中將一起喝咖啡。

司馬洛說：「我看，找也是徒然，竊賊是飛走了的！」

「胡說八道！」史達恩中將說道：「守衛長第一句就是這樣說過，你飛給我看看。」

「首先研究一下他們是怎麼來的吧！」司馬洛說：「他們從這外面把玻璃牆割破而進來。這外面沒有可以爬的地方，而樓下滿佈守衛，他們也不可能從樓下爬上來，而且從樓下爬到三十層樓上，那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依時間計算，他們在未天黑之前就得動身爬了，但那時更難會不被人看見！」

林鈴與李敏在旁邊都不做聲，他們覺得史達恩中將是一個不容易相處的人，又是一個男人，所以推舉司馬洛來作談話的代表。

史達恩中將擺出一個沾沾自喜的微笑：「你不要以爲我是睡着了，其實我是在動腦筋。這問題我巳經想過了，我認爲他們是從飛機上跳傘降下來，降到天台上，然後，因爲天台的門亦是鎖着的，他們就沿着繩子吊下來了，天台距離這裏祇有十層，吊下來就很容易了。」

「猜想得很好！」司馬洛說：「但他們怎麼逃走呢？」

「他們沒有逃掉，」史達恩中將說：「他們還躲在這大厦裏，一定可以把他們找出來的。」

「他們不能夠用一個祇能進來而不能出去的計劃，」司馬洛說：「進得來而逃不掉又有什麼用？」

「所以，」史達恩中將說：「你就認爲他們是巳經飛走了。」

「是的！」司馬洛說道：「他們飛走了。」

「很有趣！」史達恩中將說：「假如叫你去做偵探，那倒是眞容易交差的，總之是不能解釋的事情，就搬出一個神仙故事來，幸而你不是這大厦的保安主任！」

「中將！」司馬洛說：「你有沒有聽過卜可夫這個人？」

史達恩中將的腰背馬上伸直了許多，這句話比一杯咖啡更有提神作用，卜可夫，誰沒有聽過呢？他說：「你是說——那個卜可夫？」

「我希望沒有第二個卜可夫了！」司馬洛說。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史達恩中將又問。

「我們就是正在找尋卜可夫的人，」司馬洛說：「找尋卜可夫是我們的工作，找不到他，我們是決不肯罷休的！」

「哦——」史達恩中將說：「原來如此，但——但——卜可夫光顧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卜可夫不論正在計劃着什麼勾當，」司馬洛說：「他的目標一定是個大目標。這樣就一定有相當大的目標！」

「但是——」史達恩皺着眉頭，這裏並沒有什麼可偷的嘛！」

「你能告訴我這裏失去了什麼嗎？」司馬洛問。

「這裏——這是軍事機密！」史達恩中將說。

「我們祇是來帮助你的罷了！」司馬洛說：「你可不可以合作一點呢？我可以向顧靈堅五星上將請求合作，但是這又何必呢？」

顧靈堅上將就是史達恩中將的上司，而司馬洛這話，也等於變相的威脅了，這使史達恩中將大爲不高興。

司馬洛又說：「而且守衛長亦告訴了我們，你並沒有失去什麼？」

「你知道了還要問。」史達恩中將說道。

「也許最高機密，你連守衛長也不便透露呢？」司馬洛說道。

「其實這裏根本沒有失去什麼，」史達恩中將說：「正如我對守衛長所講的，竊賊很可能還沒有找到他們要找的東西就逃走了！」他伸手一指，「你看，那邊的幾隻櫃子，是還沒有機會撬開的！」

「但是！」林鈴此時插嘴說：「你認爲，沒有撬開的櫃子裏面的文件是比較重要呢，抑或是巳撬開了的櫃子裏的文件比較重要？」

史達恩中將又微微愕住，因爲這也是一個他並沒有想到的問題，他吟哦了一陣，轉向他的女秘書揮揮手，由於文件的放置，仍然是他的女秘書較爲清楚的。

這個問題，他的女秘書馬上回答得出來。

她說：「這邊的文件櫃裏放着的都是巳經過了時的，即使他們能夠偷走，也沒有什麼用？」

「你可以再想清楚嗎？」司馬洛說：「也許你以爲沒有用的東西，對有些人是很有用的，重要性要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去看的！」

那個女秘書用手整理一下頭髮，李敏馬上瞪了司馬洛一眼，司馬洛不由得心中大叫宛枉。這位女秘書小姐這個下意識的動作是爲了使自己好看一些，而這乃是爲了她對司馬洛這個英俊的男人感到吸引了。但這關司馬洛什麼事呢？

他又並沒有要勾引她，眞的完全未有作此表示，而事實上亦無此意圖。

那女秘書又很快就回答道：「這裏面的文件是過了時的，那即是說，不論有些什麼重要性，他們都可以從別的來源查得到其中的內容，而用不着到這裏來偷那麼辛苦！」這個講法，則是十分合理了。

「那麼，」李敏也開口道：「這個巳經撬開了部份呢？」

「這邊就難講了，」女秘書說：「這裏面是有一些機密文件的。」

「那麼？」司馬洛說：「我們可以假定，這些竊賊要偷的東西，乃是在這些巳經打開了的櫃子裏面。」

「但是這裏沒有失去什麼東西，」史達恩中將看着他的女秘書：「我們肯定這裏是沒有失去什麼東西的，不是嗎？」

「我肯定，」那女秘書說：「我是很齊整的，什麼都放得很有秩序，而他們亦並沒有翻亂，眞正重要的文件，亦是並不很多，我並不認爲失去了什麼。」

「史達恩中將。」司馬洛說：「現在的文件竊賊通常都不會把文件拿走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史達恩說。

「首先，」司馬洛說：「假如他們要的東西拿走了，那你就會比較容易猜到他們的目的，那麼他們的計劃就沒有那麼容易得逞了，其次，他們可以用攝映機拍攝下來，或甚至，」他伸手一指。「就放在那裏映一映，之後又放回原處！」司馬洛所指的就是放在一角落裏的那座映印機。

這的確是一種對於現代文件保密工作的一大破壞，一座映印機，文件放在裏面映過了之後，可以得到一份幾乎完全一樣的副本，而原來的文件是不會留下任何痕跡的，假如不是發現竊賊的話，那就根本不會知道是給人映過了。

史達恩中將的臉色變得大大不好看，因爲他這也是第一次想到有這個可能性。的確，假如那些竊賊巳經成功了的話，他也是不知道的。

「假定他們巳經得手了吧，」司馬洛說：「我們現在還猜想，他們偷映的究竟是那一些文件。」

「重要到足以讓他們偷的文件並沒有很多，」那女秘書說：「我們——」

「閉嘴！」史達恩中將吼道：「我沒有叫你時，你不要亂講話，這是軍事上的秘密！」

「我們也是能守秘密的人，」李敏亦開始有一點沉不住氣而說道：「我們並不是來這裏趁熱鬧的，我們是來這裏做工作的！」

史達恩中將悶聲不響，拿起杯中咖啡來，一口喝完了，而他那位很好的女秘書又連忙爲他再添一些。

「飛走了？」史達恩中將說：「你們說竊賊是飛走了的？」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這件事情是與卜可夫有關，那麼竊賊就是飛走了，卜可夫得到了子午石，研究出一種反地心吸力的東西，可以使物體飛起來的，祇要能夠控制這種反地心吸力，就可以使人飛行了。從他的手中脫出來的科學家劉耀柱也是這樣講的，他說卜可夫進一步就是研究如何使一個人飛起來，事實上劉耀柱本人也是靠飛起來而脫身的！」

史達恩又灌了一大口咖啡，飲而不知其味的，他終於說：「這麼大的工程，就是要到這裏來偷文件？」

「難道你是說，」李敏諷刺地說：「你這裏根本沒有什麼重要文件的嗎？」

「當然不是！」史達恩中將連忙說：「我這裏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不然爲什麼會有如此森嚴的守衛？」

「那麼，」司馬洛說：「你可以告訴我，你這裏究竟放着一些什麼重要的文件，讓我們一起來猜一猜也好！」

「不行！」史達恩中將說：「軍事秘密，我不能夠向任何外人洩漏！」

「我們不是任何外人，」司馬洛說：「你何不向上頭打聽一下我們是什麼人呢？既然你對我們缺乏信心！」

史達恩中將從位子上站起來，在那寫字間中踱來踱去。

他其實並不是對司馬洛等人沒有信心，而是他這個人的自尊心實在太强了，司馬洛的每一句話都使他感到難以下台的，他總是想找個機會來挽回面子，這個人眞是難攪。

後來，他也過去打開文件櫃，隨便抽出一張文件來，放在桌上，說：「這就是其中一份機密文件，你們隨便看好了！」

司馬洛及林鈴和李敏都看見，這張文件是看不懂的，上面的並非文字，而是一些奇怪形狀的小孔。

「哦哦，」司馬洛說道：「這是電腦密碼！」

「對了，」史達恩中將得意地說：「就是拿去了又有什麼用？這又不是白紙黑字，看不懂的！」

林鈴馬上向司馬洛及李敏做了一眼色，二人也會意了。林鈴的意思就是讓史達恩中將也有一個威風的機會。因此，他們心裏想到的話也暫時不講出來了。

司馬洛說：「這樣講法，他們就豈不是得物也無所用？」

「正是，」史達恩中將點頭說道：「這是看不懂的文件！我們這裏的全部重要文件都是化爲電腦密碼，而譯碼機不是在這裏！」

「那他們結果還是失敗了！」司馬洛說：「我們也可以放心了！」

「但是我却沒有那麼放心，」史達恩中將又說：「假如我們的對手乃是這個卜可夫，我就不敢放心了。卜可夫不是手下有些相當高明的科學家嗎？他們是未必就沒有本事把這些密碼翻譯出來的。這一點誰敢肯定？」

「對了，」司馬洛說：「現今科學發達，除非你這是一副精密的電腦，不然的話……」

「我們自己軍部也有專門譯別人的密碼的專家，」史達恩中將說：「那麼，別人是也可以有同樣的專家的。」

這些都是司馬洛他們早就巳經想到了的可能性，不過現在就讓史達恩中將來提一提也好，如此，史達恩中將的自尊心就可以滿足了。

「所以，」司馬洛說道：「我們還是不要拖延的好，應該盡快把這件事情弄清楚！」

「對呀！」史達恩中將說：「應該盡快弄清楚。」

「所以，」司馬洛說：「你可以猜一猜，那些竊賊可能是偷拍去了你的一些什麼文件嗎？」

「這個——」史達恩中將馬上又再度開始擺起架子來。「這是軍事秘密，實在不能夠向你透露的！」

司馬洛在心裏呻吟一聲，林鈴與李敏亦是在心裏呻吟一聲。史達恩中將這個人實在不夠爽快。

司馬洛說：「假如你不透露，那麼我們又如何可以盡快弄清楚這件事情呢？」

「我們軍部是負保護國家之責的，」史達恩中將說：「我們也有許多人材，難道你以爲我們自己就沒有能力解决這件事情嗎？」

李敏幾乎又要沉不住氣了，但是司馬洛說：「既然如此，請你考慮一下，有什麼不怕向我們透露的。就請你告訴我們吧！我們也是需要交差的。或者，你有什麼吩咐！」

（未完・十三）

鐵胆傲骨

懷中藏寶鏡　却是西貝貨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將南北二奇中的南疆火叟用鬼劍擊倒在地，北河冰魔正想拚命擊殺，千面客倏然出現，協助打倒冰魔，帶石中堅參加玄冰潭爭奪「太極金鎖」的武林盛會，首先仇方玉從潭中取到一鐵盒被九天老叟搶去，六陽神上前搶奪，鐵面魔君偷襲，便跳潭輕生，得恨天姥姥救起，她要九天老叟交出鐵盒，二人在爭奪中，鐵盒轉到紅魔教的堂主中，轉瞬……又到鐵面魔君脚下，卒被踢入潭中，結果是被太陰教教主得到，一場爭奪戰盛會結束，衆人亦分散。石中堅取回太極寶鏡，去見一葉道人，見他和神算子爭吵動武……

神算子這一出手，只不過剎那之間，一葉道人便告落敗。

隱身林內的石中堅見狀大吃一驚，大喝一聲，道：「住手！」

神算子眼見一葉道人就要毀在他的龍骨扇下，喝聲傳來，他突然聞聲驚覺，飄身後退，手持摺扇，盯着石中堅臉上。

一葉道人見搶救自己是石中堅，愧然之色，立時溢於言表，仰首長嘆了口氣。

石中堅手指着神算子叱喝道：「你就是把千面客困入梅樹陣中一十五年的神算子嗎？」

神算子面帶得意之色，冷冷道：「正是在下！」

石中堅大怒，「嗆郎」一聲，「鬼劍」已經出鞘，大吼一聲道：「那我就替千面客找你算了這筆賬。」話落，右手鬼劍一抖，振腕一招「力劈華山」朝神算子揮攻過去！

神算子見他這二招急若閃電，劍還未到，已感一股冷森森劍芒射來，不由心中大駭，急忙一晃身，飄身退了兩大步，口裏喝道：「你是千面客的什麼人？」

「少嚕嗦！」

石中堅又飄身撲進，手中「鬼劍」疾吐，指取神算子「華元穴」。

神算子實未想到這突如而來的年青人，竟然有如此功力，而且出手均是快速絕倫，難以使人置信，看這年青人手中的寶劍，分明是一隻鋒利無比，斬金斷玉的寶刃。

眼見對方劍勢又到，不敢冒然硬接，向橫裏斜跨一步，閃過了此招，定神朝石中堅手中之劍望過去，臉色驟變，吃驚不已。

只見石中堅手中鬼劍，點點劍芒，在月光下閃閃發光，耀人眼目，使人看了有頭暈目眩，眼花撩亂之感。

神算子看後，脫口驚叫一聲，道：「鬼劍！」

語帶沙啞地問道：「你和『鬼劍客』如何稱呼？」

他此時說話的態度，已不是適才那樣冷傲，看來似乎已被石中堅所顯的兩招和手中的鬼劍震住，煞去不少威風。

石中堅見二招均告遜空，心裏暗暗吃驚，這時聽神算子問起他師父——鬼劍客胸中有氣，冷冰冰地說道：「這個你不配問。」

神算子乃是極負盛名的武林高手，何曾被人如此奚落過，這時再也忍耐不住胸中怒火，大吼一聲，身形彈起，朝石中堅撲去，手中龍骨摺扇「平沙落雁」，「東風再起」，「天外來雲」，三招殺手，連環攻出。

石中堅忽覺神算子手中摺扇，化作滿天扇幕，迎頭罩到，心中暗忖：「果然有兩手！」

心忖間，已來不及閃身避招，手中鬼劍一陣揮舞，幻起層層劍影，才將神算子的三招殺手化解過去。

石中堅讓過三招以後，暴喝一聲，劍勢驟起，右手揚處，立時搶攻三劍。

神算子見自己三招不但沒有傷及對方分毫，反而幾乎喪命在對方的劍下。

站立一旁的「一葉道人」也不由心驚，他覺得石中堅功力，現在似乎增加不少，已可稱得上武林一流人物了。

驀聞一聲清嘯，神算子已心浮氣燥，被逗得火起，身子騰空掠起，手中摺扇猛抖，振腕「陽光普照」、「陰風狂掃」兩招殺手，分取石中堅身上「志堂」、「玄機」穴。

這兩招快如電光石火，石中堅吃驚不小，身子貼地平飛出去，待挺身站起，人已在一丈之外，饒是如此，也驚得石中堅冷汗直冒。

神算子見石中堅退身而去，一提丹田

之氣，乘勢追擊，手中龍骨扇，振腕一招「長虹貫日」，出手奇快，扇勢如嘯，點襲石中堅「關元穴」。

石中堅方才站穩身形，神算子一扇已告點到，他心一狠，鋼牙猛咬，不閃不避，俟龍骨扇到時，身子飄然而起，「鬼劍」一招「精光四射」化成萬道金光，向神算子斜擊而下。

這三招乃「鬼劍客」傳授他僅有三招中第一招，在這一擊之下，暗藏九式，而每式中又有三種變化。

神算子暗吃一驚，雙脚一挫，滑開數步，才堪堪避過此招，驀聞他暴喝一聲，摺扇一招「穿雲取月」，反點在半空中的石中堅。

石中堅估不到自己的一招「精光四射」竟然被神算子閃開，而此時對方已一招點到，他身在空中，吃驚之下，使到「雲裏翻身」，才飄身落在地上。

神算子一生只今天遇到了石中堅這樣年青的高手，心裏大爲佩服暗道：「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脫口說道：「兄台果然好手，再接這一招試試！」話猶未了，欺身而上，手中摺扇連演三絕招：「推波逐浪」、「分浪斬蛟」、「金針渡海」，猛向石中堅狂攻過去。

一霎時，扇如滿天寒星，令人頭暈目眩，石中堅不覺暗暗吃驚，他覺得神算子的武功並不差，「天行一君」於是「鬼劍」舞成一片光幕，才將那三招絕學化解過去。

兩人這一交手，眨眼間，已各自拚命搶攻，看得一旁觀戰的「一葉道人」咋舌不已！

一葉道人心裏有數，所謂：「旁觀者清」，他看得出石中堅火候未夠，而神算子不但功力深厚，而且應敵經驗老練，神算子所以和石中堅搶攻那樣久，只是顧及到石中堅手中的「鬼劍」。

就在石中堅和神算子相拚之際——

驀聞一聲長嘯倏地破空傳來，嘯似龍吟，戛玉鳴金，劃破寂靜的夜空，震得空谷迴響，歷久不絕！

石中堅與神算子正在拚鬥到生死關頭，乍聞嘯聲傳來，心頭一震，同時撤招住手，各自飄身退後約二大步，擧目朝發聲之處望去！

只見一條黑影，在月色下，有如閃電掠空，流星飛瀉，身形微晃間，已停身在他們十丈之外。

借着月光，可以看清，來人正是一個白髮皓首，精光飽滿的老道，只見老道那雙閃閃發光的眼神，望了神算子一眼。

這時，一葉道人見來者正是自己的師叔——無上道長，嚇了一跳，身子微晃，已飄身落在無上道長身前，只聽他輕輕說道：「師叔，您……」話猶未了，只見無上道長一揮手，止住了一葉道人的話，道：「你放心吧！我已完全好了。」

一葉道人如釋重担，臉色緩和了不少，橫跨一步，默默地站在無上道長身側，不發一言。

神算子以前是看過無上道長的，所以一見來者，即以認出，他一收手中摺扇，正待把來意說明。

只聽無上道長對他說道：「神算子，你老今日來『飛雲洞』是找貧道嗎？」

「正是！」

「神算子，你請說！」

神算子見無上道長一副俠風之態，語氣和緩，也覺不好意思起來，朝無上道長拱手一禮，說道：「在下有一不辭之請，就是想暫借『太極寶鏡』一用。」

無上道長聞言一楞，繼又緩緩說道：「很抱歉！現『太極寶鏡』已不在貧道手中。」

神算子見無上道長說得正經，急道：「當眞？」

「貧道向來不打謊言，『太極寶鏡』確實不在我手中！」

神算子暗道奇怪，但也沒有辦法，於是含笑說道：「打擾道門清修，在下實感不安，就此告辭了！」說至此，突地向「一葉道人」拱了拱手。

「一葉道人」連忙還了一禮，仍舊沒有說話！

神算子轉過身來，瞪了石中堅一眼，口裏說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終有一天，有相見的日子，到時你我再分個高下！」

下字聲音方歇，人已縱起，幾個起落，已消失於黑夜之中。

石中堅乃天生傲骨、冷漠、傲然的面上，泛起一絲冷笑，大聲說道：「神算子你聽着，在下隨時候駕奉陪，定當讓你如願以償。」

這話說得輕狂以極，就連一旁的無上道長和一葉道人聽來，也不由心頭微震，想不到一個二十上下的年青人會說出這種話來。

石中堅說完話後，還劍入鞘，緩緩走向「一葉道人」停身之處！

一葉道人適才幸蒙石中堅即時搶救，不然就要在神算子手下丟人獻醜了，這時見石中堅朝他走來，趕緊湊進兩步，正待說幾聲答謝的話——

只聽石中堅說道：「道長『太極寶鏡』，在下已找到了！」

話落，從懷中掏出仇方玉交給他的那個金光閃閃的銅鏡！

就在石中堅掏銅鏡之剎那，只覺眼前人影一閃，一道黑影，已以絕快的身法，欺近石中堅，手掌揚處，已向石中堅手裏的銅鏡抓去！

石中堅發覺時已遲，手中一滑，那個銅鏡，已經脫手飛出！

兀變突然，石中堅暗地一駭，下意識地退了兩步。

抬眼望去，只見搶走他手中銅鏡的，正是站在「一葉道人」身後的無上道長。

「一葉道人」也被這突然的事故，轉了一跳，轉身望着他的師叔。

只見無上道長眼睛盯着「太極寶鏡」上，沉吟了片刻，忽地說道：「此物你從何處得來？」

他雖然對石中堅在說着話，但他的眼睛，並沒有離開過「太極寶鏡」，滿臉呈現出疑惑的色彩，眉頭緊皺，似在想着一件極爲難解的事一樣！

石中堅見無上道長這副奇怪的樣子，知道出了毛病，只好按捺住心中正待發作

的怒火，緩緩說出在「玄冰潭」仇方玉交給他的「太極寶鏡」的經過。

無上道長待石中堅說完了經過，失望地說道：「娃兒！你受騙了！」

「老前輩，此話怎講？」

「娃兒！那個姓仇的小子，把假的『太極寶鏡』給了你！」

「假的？」

他說話時，已經變得十分激動，竟然不知說什麼好。

「一葉道人」已被這件事驚楞住，他想不到仇方玉如此狡猾，竟然以假亂眞，來瞞騙石中堅。

無上道長似乎也氣到極點，握着銅鏡的右手，也微微在顫抖着，倏然對石中堅說道：「娃兒！把你身上的鬼劍，借給貧道暫用一下。」

石中堅像是陷入半昏迷狀態，對於無上道長的問話，只是微「嗯」了一聲，就探手入懷，從劍鞘裏拔出「鬼劍」交給了無上道長。

無上道長迅快的接過「鬼劍」，只見鬼劍在月光下發出熠熠光芒，無上道長不由暗道：「果然是一把好劍！」

心忖間，用劍尖朝銅鏡邊緣劃去，頓聞「嗆」的一聲，銅鏡已應聲分開兩半，順手又把「鬼劍」遞給石中堅。

石中堅見無上道長遞劍過來，不自主地接了過來，還劍入鞘，置於懷中，倏聞無上道長大聲叫道：「娃兒！」

石中堅被這一聲大叫，從昏迷中蘇醒過來，一拍腦袋，連忙說道：「老前輩，有什麼事嗎？」

「娃兒！我問你，你知不知道『太極寶鏡』眞正的價値嗎？」

「老前輩，『太極寶鏡』的價値，晚輩已經聽人說過。」

無上道長點了點頭，道：「那你把它拿來看看吧！」

話聲方歇，一揚手，把手中銅鏡丟向石中堅。

銅鏡來勢奇怪，石中堅估不到無上道長有此招，暗吃一驚，右手向外一抄，接住飛來的銅鏡！他借着月色，接進一看，心中大怒，暴喝一聲，已然把銅鏡——假的「太極寶鏡」，朝峭壁左邊的懸崖拋去，吶吶自語道：「仇方玉啊！仇方玉！以後碰到我的手裏，叫你變成掌下遊魂！」說話時，滿面寒霜，殺機暴露，使人望之生畏。

無上道長和一葉道人在旁，一直注視着石中堅，也不由覺得，這娃兒，實在殺孽太重。

石中堅此時心情平復了不少，自覺自己適才失了常態，很不好意思地說道：「各位老前輩，晚輩就此告辭了！」說完話，正待轉身離去。

驀地裏，但聞無上道長大喝道：「娃兒，慢着。」

石中堅乍聞此言，滿面呈現疑惑地望着無上道長，問道：「老前輩，尚有何事吩咐？」

無上道長向石中堅招了招手，道：「娃兒！你過來！」

石中堅無言地走近無上道長身前一尺之處，停下身來。

倏然，只見無上道長探手入懷取出一個皮囊交給石中堅，口裏說道：「娃兒你把這個東西在一個月內，務必要親手交給『千面客』，不過……」說至此，頓了頓，又繼續說道：「你在這一個月之內，決定不許打開來看，否則一切後果，將由你一人負全部責任，因爲這皮囊內的東西關係着你師父『鬼劍客』的死因，最後貧道再提醒你一句話：少造殺孽，得饒人處且饒人，好了，你現在走吧！」

無上道長語音甫落，人影驟閃，如一道黑線，向暗影處，疾劃而去，緊隨着一葉道人也朝無上道長背後追去，刹那間，就消失在黑夜中。

石中堅想起無上道長那句：——這皮囊內的東西，關係着你師父「鬼劍客」的死因！

他呆呆地楞着，不時喃喃地唸着……

一陣寒冷夜風吹來，驚醒了正在呆楞的石中堅，他抬頭一看，無上道長一葉道人已經不見，他不由嚇了一跳。

原來，他一夜之間，連受兩次刺激，以他如此年青，怎能受得住，他的腦子裏，現在就像一張白紙，空空洞洞，糊糊塗塗……

所以他竟連無上道長，一葉道人離去都不知覺，這時，只見他搖了搖頭，輕輕嘆息了一聲，緊接着凌空而起，半空連打幾個轉身，飄出四五丈遠，展開輕功，疾若閃電，向荒山暗影處飛去。

石中堅輕功高絕，起落無聲，衣不飄風，一連翻過幾處樹叢，夜色茫茫中，驀兒東方飄浮着一些黯淡而帶有灰色的雲彩，他很快地連想到，此刻已是另一天的早晨了，他一夜的勞頓，也不感到些微困倦，很想找一個可以安身之處休息一下，於是他加快腳步，朝前飛馳而去。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他心中開始泛起疑惑，因爲他感到，此時他所走的路徑非常陌生，好像從來沒有走過，根本不是來時的路！

他警覺後，立刻急頓身形，抬頭環視了四周景物一眼；但見樹叢密集，荒崗亂塚到處皆是，敢情他是離開了「飛雲洞」後，心情紊亂，腦子不知想着什麼，只是盲目向前急奔，走錯了途徑，跑到此不知名的荒山來了。

他心中大急，展開身形，又朝前飛去，但愈走愈覺不對勁，比適才停身之處，更是荒涼至極，他只好停下身來，仰首長吁了一口氣，星目望着遠處，開始沉思起來。

驀然裏——

忽聞衣袂飄風之聲傳來，祇見兩條人影，疾如海燕掠波一般，由不遠之處的樹叢中，一閃即失，一絲希望又從他心底而生——

他心下一喜，暗道：「只要有人，就不難問出，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心念一決，毫不遲疑，舉步朝前追去，但前面兩條人影就在此轉瞬片刻，已脫離了他的視綫。

一絲倏起的希望，亦成泡影，消失的無影無蹤，他再不停頓，縱身一躍，身子凌空而起，輕飄飄地落在一株較高大的樹

頂，放眼望去，突然發覺適才的兩條人影，在三十丈之外，朝一個滿佈亂塚之處奔去。

他心裏大吃一驚，不由脫口說道：「好快的身法！」

這一下，不由激起了他好勝之心，只見他雙臂一振，有如一頭大夜梟般，朝前撲去。

他這一撲之勢，何等快捷，眨眼間，已來到亂塚之處，但——

奇怪！

只見那兩條人影此時却不再向前跑，似已達到了目的地，雙雙坐在亂石堆中，低着頭，像是思索着什麼，他急頓身形，緩步行去，停身站立在亂石堆外，定神望去。

在朦朧的晨光下，那兩人皆是二十左右年紀，虎臂蜂腰，濃眉虎目，混身泛起一股着粗獷之氣，顯得那副體格特別壯健，神態爽朗，英氣勃勃，氣宇不凡。但在這麼近距離，他兩人似乎沒有覺察到石中堅就在他們不遠之處！

倏然——祇聽右邊那個年紀較小的少年，徵嘆了口氣，道：「師兄，我們兩人，在東海之上，深受人愛戴，但是今日，竟然如此不濟，眞是愧對於師父，與我輩中人。」

石中堅一聽這兩人，竟然從東海來的，內心暗暗一驚，不知他們來到中原幹甚麼？

他愈想愈不斷泛起種種難題，想至困難處，心中不禁一片渺茫、空虛，無法自主。

這時，又聽那被稱爲師兄的，冷笑一聲道：「師弟，你不要長人家志氣，滅自己威風，這次一行爲我師父所指的那東西，如果未得到手，我也絕對不肯甘休。」

原來，此兩人正是東海「潛鯨島」島主「飛鯨郎君」的嫡傳弟子，一個是「白面修羅」，另一個是「元夷修士」。

他們兩人天賦異稟，生性聰慧，各學一絕頂武功，自從滿藝出師，行道「潛鯨島」，立刻揚名顯姓，出人頭地，年紀輕輕，即躋高手之列，故「飛鯨郎君」甚爲喜愛。

白面修羅道：「師兄，說得甚是！不過……」

元夷修士打斷白面修羅的話，道：「師弟，是不是說此亂塚，大有文章？」

白面修羅道：「師兄，你眞機智過人，我就是說此地，像經過人工佈置，你看我們明明看到此地是個亂石堆，但一走進，忽覺眼睛一花，景物突然變了，放眼一片漫無邊際的樹叢、巨石，我們師兄弟兩人因此失去聯絡，聽師兄你說話的聲音，好像很近，但我却看不到你，這實在奇怪，我想不出到底是何道理！」

元夷修士嘆了一口氣，道：「師弟，我正與你所遇完全一樣，一進二步，就景物全變了，我現在看不到你，師弟你看此地是不是有點奧秘？」

白面修羅連忙道：「師兄，我才智魯鈍，看不出有什麼奧秘，只是覺得奇怪，師兄你是不是已看出一點頭緒來？」

元夷修士淡淡說道：「此地的佈置，似乎是一種陣式，是依五行生尅之理，佈成五行陣圖，我曾懂得一點皮毛，但一時也看不出，到底是什麼陣……」說至此頓了頓，又繼續地說道：「嗳！我們奉師之命，尋到此處，不想東西沒有得手，且被困入這鳥陣，眞是氣死人了。」

石中堅聽他們師兄弟兩人一說一答，恍然大悟起來，知道他們是闖入了一種奇奧無比的陣式之中，怪不得，自己站在他們很近之處，他們也看不到自己。

驀地，又聽白面修羅語音響起，祇聽他道：「師兄眼下之事，不是情急能夠解決得了，我想和師兄商量一件事。」

元夷修士驚奇地說道：「師弟，你要商量什麼？」

白面修羅說道：「師兄！我想問問你，師父告訴我們那件東西，是不是就在這裏？」

元夷修士緩緩道：「我確信一定就在這裏，師弟你有什麼異議嗎？」

白面修羅淡淡道：「師父吩咐我們來找的那件東西，是三百年前遺留下來的，這麼久的年代，師兄！你能担保此物仍在原處未動，沒有被人奇遇得到嗎？」

元夷修士驀地仰天一陣得意的哈哈長笑，聲音冗長高昂，凝震蒼空，悠悠不絕，功力之深厚由此可見一般。

石中堅聽他們口口聲聲地說奉師命，到中原來找一件東西，看來此件東西似乎很重要，這時候聽元夷修士神秘的笑，誘惑了石中堅，使他成爲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以爲他想起了破解此陣式的方法。

祇聽元夷修士說道：「師弟！你怎麼一時糊塗起來了，師父『飛鯨郎君』的師祖『芝仙尊者』來找中原武林第一人『無垢大師』印證武功，結果勢均力敵，戰得半斤八兩，最後在一千招後，兩人拚着僅有的餘力，相拚一招，拚了兩敗俱傷，全身武功俱廢，兩人心中各自佩服着，然後言歸於好，相將扶行，找到了此地（原白面修羅與元夷修士現在所處的地方），於是他們兩位老人家就在此地的一個洞中，把他們的全身武功，書寫在一本書上，這一本書就是『雙客秘笈』，以留給有緣之人……

「一年之後，師父『飛鯨郎君』師祖『仙芝尊者』，因爲有要事，就和『無垢大師』話別了，回到了我們東海『潛鯨島』，不久之後，舊傷復發，而告仙逝，在臨終之際，曾把此事告訴了我們師祖『冷面血魔』，並囑咐，如要得到『雙客秘笈』，務必要在三百年後才准到中原來拿，什麼原因都沒有說出，於是一代代相傳，恰好現在三百年期限到了，師父吩咐我們來取……」

說至此，又停了下來，滿面呈現出黯然神喪的樣子，接着說道：「師弟！我剛才跟你說的一切，只有我們『潛鯨島』上少數人知道，別人根本不曉得有什麼『雙客秘笈』藏在於此，我相信這本書，一定沒有被人得去，就是這鳥陣，把我們兩人困住，出去不了！」

石中堅在亂石陣外，聽得驚嘆不止，他眞估不到還有這麼一回事，只是呆呆地望着眼前被困在陣內的兩人，心忖道：「這事如傳揚開去，勢必又將掀起一場武林人物的搶奪！」

驀地，就在他心忖之際——

突然聽元夷修士高興地笑道：「師弟！我懂了！」

白面修羅聞言，心頭一震，急促問道：「師兄！你懂了什麼？」

元夷修士笑道：「師弟！你先不要管，照我話行事，先向左面橫跨三步，再向前兩步，你就可以看到我了！」

白面修羅毫不遲疑，挺身站起，依言而行，果然他看到了他師兄「元夷修」盤膝坐在地上，他不由欣喜若狂，撲到他師兄面前，一把將「元夷修士」拉了起來，笑道：「師兄，你眞有辦法，趕快在前引路，讓我們早早脫離此處！」

石中堅看他驟然的行動，不由內心暗自欽佩不已……

他再次舉目望去，只見元夷修士握住白面修羅的右手，但聽他喝道：「師弟，我要走了！」

白面修羅面色突然一片肅穆，說道：「師兄，你走吧！」

元夷修士在陣中略一定神，突然轉身向右移動三步——

他腳步一動，白面修羅亦緊隨移動雙足，行動之間，有如盲人一般，似是全憑靈敏聽覺而動。

石中堅瞧得大感奇怪，暗道：「幾塊山石，難道眞有這等奇奧的威力！」

言下之意，似乎想要身臨其境，嚐試一番。

這時，但見元夷修士又停身站住，沉吟片刻，又向前走五步，左轉三步。

白面修羅怕走散，用力抓住他師兄元夷修士的手緊跟着而行。

元夷修士拖着又右行兩步，前進四步，左轉一步，再往前走……

約莫一盞熱茶的工夫，他們兩人已出了亂石堆。

但覺眼前一亮，一切幻影盡消。

他們兩人，仰面長長吁了一口氣，抬頭一望天色。

這時天色，已明亮多了，太陽整個的升起，發出燦爛的光芒，普照着大地，這又是一天的開始。

倏然——

白面修羅眼神一斜，瞥到了石中堅站在那裏望着他們，不禁「咦」的一聲。

這「咦」的一聲，元夷修士也自看到石中堅，驚奇地退了半步，對石中堅此種極不平凡的氣質，心中一懍，冷冷地說道：「這位兄台高姓大名，敢問何時來到此地的！」

他乃城府極深的人，所以一說話，就想問出石中堅有沒有偷聽到他們的話，故如此發問。

石中堅何等聰明，豈有聽不出對方言外之意，他現在有一點後悔，爲什麼不早點離開此地，他心忖道：「適才聽這兩人所說的話，何等重要，他們怎肯讓人家偷聽，只是一時疏忽，被自己聽到，應該在聽完後就應該走的，不然被人家發覺後，豈肯罷休！」

他雖然如此思忖着，但他自幼慘痛遭遇，使他養成了一種冷傲，孤獨的心理，雖然適才是無意間聽到，但他也不願佔人便宜，所以並不立刻離去，好像在等着白面修羅和元夷修士兩人出陣後再行離去。

現見元夷修士態度冰冷，就想離去，於是雙手微一抱拳，躬身作禮，道：「在下石中堅，剛才冒犯兩位清談，誠不應該，尙請兩位兄台海涵，在下尙有瑣事待辦，只好就此告辭。」

他不善於說謊，所以雖然沒有直截了當地說出：我已聽了你們的談話，但言中之意已經明確的表出，這時，他正待飛身而去。

驀聞元夷修士大喝一聲，叱道：「站住！閣下大概自以爲武功不凡，便可任所欲爲，偷聽他人密談，這樣就要走，可沒那麼容易！」

石中堅聽他語聲逼人，輕哼一聲，眸光暴射，冷冷道：「在下敬候吩咐。」

一直靜立一旁的白面修羅，這時突然朗聲道：「慢着！我想問這位兄台一句話，不知可否？」

石中堅聞言，感到這人還不壞，於是說道：「閣下但請發問！」

白面修羅道：「剛才兄台是否把我們師兄弟兩人的談話，從頭到尾聽到了？」

石中堅從未偷聽別人的談話，聽白面修羅如此說，不由臉色微紅，道：「在下無意間聽到你們的談話，很感抱歉……」

話說至此，拱手一禮，白面修羅連忙還了一禮，道：「我相信你無意聽了我們的話，不過，要你人格保證，絕不洩露一點消息。」

石中堅偷聽人家的話，已屬不該，這種條件，那有不答應的，於是連忙道：「在下絕不洩露半點消息，我並且還保證，我也不會要這『雙客秘笈』的，你們儘管放心。」

這時元夷修士那裏肯依，喝道：「不行，師弟不許再開口，喂！我說你這位兄台，在下要領教領教。」

石中堅天生傲骨，生性倔强，不屈威武，縱使他明知非敵，亦絕不肯退縮。

於是石中堅輕哼了一聲，冷冷道：「閣下，你語氣這等咄咄逼人，在下只有捨命陪君子了，你請賜招吧！」

只聞元夷修士道聲：「好！」右手一伸，向外急吐，「呼」的一聲，一股冷森森的掌風直擊石中堅胸前而來！

這一招來得突然，來得迅快無比，石中堅大駭之下，縱身飄退，就在他還未站穩之際，又是一股陰柔勁力，朝他直拍過來。

這一下，石中堅委實吃驚不小，他估不到這東海來的小子，竟然身負絕學，武技詭異至極，不由激起他好勝之心。

只見他不閃不避，功力雙臂，暴喝一聲，雙掌平胸，猛推出一掌，迎向元夷修士拍來的一股陰柔勁力。

頓聞「波」的一聲，兩股極不協調的掌力，相撞在一起，激起四周空氣廻旋打轉，滿天塵沙飛揚。

石中堅悶哼一聲，胸中氣血一陣翻湧，嘴巴一張，一口血箭噴射而出，身子一連退了五個大步，方才拿樁站穩。

元夷修士也未想到石中堅竟倔强到如此程度，不閃不避，硬接他一掌，他一咬牙，又在他掌上加了兩成功力，饒是如此，他也被震得倒退了兩步。

他不由大怒，在石中堅尙未站穩時，雙臂一振，朝石中堅猛撲過去，探手一把抓住石中堅胸衣，用力向亂石陣中一丟，口裏說道：「叫你嚐嚐亂石陣的滋味！」

這一丟，快得有如電光石火，石中堅身子已若脫弦之箭，直朝亂石陣飛去。

但這一丟用力過猛，在元夷修士覺察出後，爲時已遲。

只見石中堅有如離弦之箭，脫韁怒馬，飛越過亂石陣，直朝陣外射去。

原來已被元夷修士一記陰柔掌力震得一陣翻湧的石中堅，這時，已失去主宰自己之能，但聞「砰」的一聲，撞在一塊豎立的巨石上，只覺頭暈目眩，眼前金星亂冒，再也按捺不住內腑的創傷，「哇」的一聲，張口又吐出兩口鮮血，人已成暈迷狀態。

驀地裏——

石中堅身後所撞到的巨石，「卡軋！卡軋！」之聲響起，緊接向旁移了開去，就在此時，突然顯出一個洞穴，他此時暈迷的程度，已失去了控制的能力，身子隨着巨石的移動，向後倒去。

片刻工夫，他的整個身子已完全陷入洞穴之中，消失不見。

約莫半盞茶之後，巨石又緩緩移回原地，把石中堅困入了洞穴之中。

元夷修士眼見石中堅慢慢陷入洞穴之中，聰慧的他，潛意識地意識到這個洞穴可能就是「雙客秘笈」貯藏之地，那石中堅這一進入，豈不成爲「塞翁失馬，因禍得福」了嗎？

這一念頭掠入了他的腦海裏，不由暗道一聲：「不好！」

他立即回轉頭來，對白面修羅說道：「師弟，你站在此地等着，我去探探！」

話音方歇，右足一起，一個縱步，已飄身立在亂石陣邊緣之處，他適才已嚐試過亂石陣的厲害，知道雖僅數塊巨石，但威力非凡，此刻，就是心急亦是無濟於事，於是他略一定神，憑着一點皮毛，邁步踏入陣內，頓覺眼睛一花，景物全變，放眼一片漫無邊際的竹林，巨岩，他雖然已有一次經驗，但也不由心駭。

只見他沉吟了片刻，然後前走五步，左轉三步，右行兩步……就這樣，片刻工夫，他已經來到了亂石陣中央之處。

站立在陣外的白面修羅，見他師兄元夷修士毫無阻攔地愈走愈遠，心中也不由暗喜，心裏忖道：「師兄眞是機智超人，才冠古今，如此奇奧的陣法，他也悟得出來，無怪師父對他特別喜愛……」

但就在他暗喜之際——

突然眼睛瞥到他師兄元夷修士像受到了阻碍，站在亂石陣正中央，滿臉疑惑地沉思着，不時用衣袖拭擦額角的汗水，這顯然證明他此時十分地焦急心躁，茫然而不知所措。

白面修羅見他師兄如此，異常担心，便大聲說道：「師兄，你覺得有什麼不對嗎？」

元夷修士像是沒有聽到白面修羅的話似的，依然陷入沉思中。

白面修羅感到奇怪，難道他中了魔不成，於是又大聲道：「師兄，你沒有聽到我的話嗎？」

他這聲音已比適才提高了些，但元夷修士仍然不言不語……

白面修羅這下開始急了，倏然間他念頭一動，似有所悟，立即氣納丹田，仰首大吼一聲，吼聲若雷，震得山搖地動，空谷傳響，蕩了開去……

元夷修士給這一聲大吼，由沉思中驚醒過來，只見他回轉身來，懷疑地問道：「師弟，是你在跟我講話嗎？」

白面修羅見這方法收效，心中大喜，聞言大聲地怪責道：「你適才是怎麼攪的，我問你的話，你似乎根本沒有聽到！」

元夷修士「唉！」聲一嘆，道：「我剛才在想破此鳥陣之法，所以沒有聽到你的問話，請你原諒，你說你適才要問我什麼話！」

白面修羅聽他師兄請他原諒，也覺得過意不去，於是連忙道：「師兄，何必說什麼原諒不原諒的，我祇因見你站在此鳥陣中央，停步不前，所以才想問你是不是發現什麼不對的地方！」

元夷修士聞言喟然嘆道：「我確實發現有點不對……」

白面修羅未待他說完，截住他的話，急促的道：「什麼不對！」

元夷修士道：「師弟，在我一入此鳥陣後，一路順風，沒有受到任何阻攔，但就在我走到我現在立身之處，突然眼前景物變的和原先完全不一樣，我試着用適才的步法，但毫無用處！」

白面修羅聞言，心中暗駭，忖道：「此陣果然厲害！」

於是開口說道：「師兄，你還是出來好了，讓我們趕快回東海稟告師父，再想辦法！」

元夷修士也覺現下只有此法，但他仍不死心，大聲道：「師弟，你等等，讓我再試試！」

說完話，又開始向前走五步，左轉三步，右行兩步……如此走着約莫一盞熱茶工夫，要是在平地，怕不已出去了兩三里外——

站在陣外的白面修羅，祇見他師兄在原地打着轉，根本沒有移動半步，於是大聲道：「師兄，你還是出來吧！」

元夷修士見自己走來走去，都不能向前移動半步，祇是在原地轉來轉去，已經累的滿頭大汗，聽他師弟如此說，不由長長嘆了一口氣，依言退了出來，待他出得陣來，用衣袖擦了一下額角，道聲：「師弟，我們走吧！」

「走吧」兩字尾音方收，人已飄出一丈之外，幾個縱落，已消失於樹叢之中。

× × ×

白面修羅見他師兄一走，不敢待慢，雙臂朝後一擺，身子立即電射而出，向元夷修士背後追去！此時此地，又恢復了死寂的寧靜，所能聽到只是「呼！呼！」的山風聲響，及「沙！沙！」地樹枝聲響，其他別無所聞……

就這樣，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過去了……

此地依然是荒無人跡，連野獸都不會來過……

時間過的眞快，眨眼已經過了九天。

（未完・十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玉南、田榮等人正與王十姑談話，三鳳閣中忽然出現一個又高又瘦的黑衣人，此人正是西方魔教的黑衣無常，雙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黑衣人施的是武當派綿掌，王十姑甚感奇怪，突然她整個人呆住了，原來她中了寒冰掌，冷得直發抖，而黑衣人也即時逃去，江玉南等措手無策，一個長髮人來到，願意救王十姑，但附有苛刻的條件，江玉南等人爲救王十姑，但王十姑救醒後，却神智不清，並猛向江玉南、田榮等人狂攻，攻勢凌厲，弄得羣豪十分狼狽。最後，他們只得聯手一起對付王十姑，把王十姑震傷……

魔功弄妖術　血弩藏怪招

這是一種不見徵候的暗傷，如若休息個兩三天，使血脈順暢，那就不覺得甚麼，但如不作休息，連續施用重力，受傷脈臂，立刻會發生變化。

所以王十姑發出了六拳之後，右臂立刻腫了起來。

拳力也忽然間消退下去。

這等高手相搏，稍有疏忽，立刻就有致命的傷害。

田榮看到了一個空隙，忽然一拳打了過去。

王十姑右臂運轉不靈，閃避不開，被田榮一拳打中後背。

這一擊，落拳很重，王十姑站立不穩，身不由己的向前打了一個踉蹌，摔了過去。

高泰一咬牙，忍住雙臂的酸麻，出手點了王十姑兩處穴道。

江玉南右手按在左臂之上，緩緩步行了過來。

田榮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這女人實在是很難對付。」

江玉南對江魚道：「同宗，現在，咱們要如何發落這個王姑娘？」

江魚道：「老實說，我也想不出一個好的辦法。」

田榮道：「如若咱們沒有辦法醫好她的瘋癲之症，那就只有一個辦法了。」

江魚道：「甚麼辦法？」

田榮道：「廢了她的武功。」

江魚道：「這個，這個……唉！只怕很難交代，引起麻煩。」

田榮道：「甚麼麻煩？」

江魚歎息一聲，道：「田兄，她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十分難惹，如若廢了她的武功，他們決不會干休。」

高泰道：「這樣吧！經過詳情，你已知曉，想法子把她送到她姐妹那裏，由她們替她醫療……」

江魚道：「唉！你們只想要我把他送回到她姐姐家中去，可曾想到，我把她妹妹送回家去，我如何還能回得來呢？」

江玉南道：「難道王十姑的姐妹們也和她一樣的不講理麼？」

江魚道：「差不多。」

田榮道：「那就很麻煩了。」

江魚道：「她們三個姐妹，都是差不多的脾氣，王十姑娘的姐姐，比起王十姑來還難對付？」

田榮道：「她的妹妹如何？」

江魚道：「他的妹妹脾氣稍爲好一些，不過，也很固執。」

田榮說道：「哦！」

江魚道：「不論送到姐姐那裏，或是妹妹那裏去，只要他們看到了王十姑這等傷勢，只怕很難回來了。」

田榮道：「所以，你不敢送。」

江魚道：「老弟，這是玩命，非同兒戲？」

高泰道：「我倒有一個辦法？」

江魚道：「甚麼辦法？」

高泰道：「你把王十姑送到她妹妹居住附近，然後，想法子，派個人去通知她們一聲。」

江魚道：「唉！不論如何？這不是一件很好的差事，但看樣子，我如不管，你們是很難着手去管了。」

田榮道：「咱們實在太忙：只怕無法插手。」

江魚突然抱起王十姑，大步向三鳳閣外行去。

他走的很快，一眨眼間，人已轉了街角不見。

江玉南望着江魚消失的背影，輕輕吁一口氣，道：「好厲害的王十姑……」突然臉色一變，道：「高兄、田兄，是不是有些奇怪？」

田榮道：「奇怪甚麼？」

江玉南道：「好沒來由的打了一場兇險百出的架。」

田榮道：「對！這一場架，打的十分不值。」

江玉南道：「不值的厲害。」

高泰道：「對！我在江湖上走動了很久，從來沒有聽過江魚這個人？」

江玉南道：「難道咱們上了當。」

高泰道：「江魚這老小子，難道也是魔教中人。」

田榮道：「其實，早就有了破綻，那有彼此動手相搏，竟然不准下毒手的，對方却是全力施爲，那就是說，咱們和王十姑打，咱們可能被打死，但王十姑決不會受到什麼傷害。」

高泰道：「幸好，咱們把她制服了，如果死在她手中，那才叫寃呢？」

江玉南道：「看起來，事情是越來越複雜了？」

田榮道：「對！仔細的想一想，這一仗打得實在是有些糊塗。」

江玉南道：「田兄，有一件事，不知道田兄是否明白？」

田榮道：「什麼事？」

江玉南道：「咱們的江湖經驗，似乎是已經無法應付這些複雜的變化了。」

高泰說道：「對！如論江湖經驗的豐富，咱們這羣人中，只怕無人能及得上金長久。」

田榮道：「這個人雖然有些討厭，但他處事的週到，觀察的詳細，作法的冷酷，實在高明。」

江玉南道：「三鳳似是已經被魔教抓回去，此地的情形詭異，已非我們所能應付，我看，咱們還是先離開這裏較好。」

田榮道：「對！去和金長久談一談再說。」

三個人離開了三鳳閣，直奔到約定之處。

金長久和鐵劍三雄正在等待他們。

高泰很關心閣五，一進門不見閣五，立刻問道：「老要飯的那裏去了。」

金長久道：「老要飯的走了。」

高泰道：「走了？到那裏去了？」

金長久說道：「好像到嵩山少林寺去了。」

語聲一頓，接道：「三位到過三鳳閣了？」

田榮道：「去了，不過，鬧得灰頭土臉囘來了。」

金長久道：「怎麼囘事？」

田榮說明了經過。

金長久、鐵劍三雄，都聽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田榮道：「金塘主，咱們覺着事情很複雜，特地囘來，向你請教。」

金長久道：「江魚這個人我知道，而且和他很熟，這個人一向在水面上活動，怎麼會上陸地來？」

江玉南道：「王十姑呢？」

金長久道：「有這麼一個人，武功很高。」

江玉南道：「這麼說來，江魚不是騙我們的了？」

金長久道：「應該不是；不過，我聽你們說的經過，却有些不大對。很可惜，我不在現場，如若我在那裏，定可找出一些毛病。」

田榮道：「金塘主，現在，我們應該如何？」

金長久道：「如若那些都是魔教中人，那就說明他們很快就會發動，我們應該想法子，先去通知周鵬一聲，讓他有個準備。」

田榮道：「我們又如何行動？」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咱們找不到他們的住處，找不到他們的行蹤，也不認識他們的人，想去找他們，自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田榮道：「如此說來，咱們只有坐以待斃了？」

金長久道：「不！是坐以待敵。」

語聲一頓，接道：「對！坐以待敵，你們去毀了三鳳閣，這一點，他們會記恨甚深，不過，魔教中人，一向行事詭秘，就算實力強過對方，他們也不喜歡堂堂正正的行動。」

江玉南道：「金塘主的意思，他們一定會找上門來了？」

金長久道：「十之七八會如此，所以，咱們也應該安排一下。」

江玉南道：「安排什麼？」

金長久道：「安排鐵柙關猛虎。」緩緩說出了一番計劃。

江玉南道：「好吧！就照金塘主的意思準備。」

金長久立時下令展開了佈置。

江玉南、田榮、高泰，是這一場安排中的餌。

這個餌，很快的有了作用。

× × ×

太陽下山的時分，四個全身黑衣的少女找上門來。

這是一座很大的農舍，茅屋竹籬，但却相當的大，有十四五間房子。

江玉南、高泰、田榮，就坐在竹籬內的庭院中。

這是一座晒穀場；也是一處動手搏殺的好地方。

一抹夕陽，滿天紅霞。

落日餘暉，四個黑衣少女，推開籬門行了進來。

四個少女並不太好看，但每個人都很白。

白臂如雪，黑衣緊身，腰中跨着一個金鞘短刀。

田榮冷笑一聲，說道：「四個果然來了。」

四個黑衣少女却不理會田榮，却垂手肅立在籬門之內。

敢情，這只是幾個開道的丫頭。

一個全身白衣，戴着白色面紗的女人，緩緩行了進來。

高泰道：「這才是正點子。」

白衣人四顧了一眼，道：「你們在這裏設下了埋伏？」

田榮笑說道：「本來，妳們就不該來的。」

白衣女人冷笑一聲，道：「這點埋伏，怎麽放在我的心上！」

田榮道：「好大的口氣，妳是誰？」

白衣女人道：「不用管我是誰，我們只談事情，你們爲什麽殺了鳳媽媽？」

田榮吸一口氣，暗作戒備，道：「鳳媽媽是不是西方魔教中人？」

白衣女子道：「是！她是魔教派入中原的人。」

田榮道：「那她就該死，咱們殺了她，殺的不寃。」

白衣女人道：「你知道我是誰麽？」

田榮道：「不知道？」

白衣女子道：「我也是來自西方魔教的人。」

田榮道：「看姑娘這個氣派，大概在魔教之中的身份還不算太低。」

白衣女子道：「對！我是個一切都可以作主的人。」

江玉南、高泰，都站起了身子，凝神戒備。

白衣女人突然格格一笑，道：「怎麽？三位可是準備動手了？」

江玉南道：「姑娘找到了這裏來，大概也準備替鳳媽媽報仇了？」

白衣女子道：「嗯！你們四下埋伏，都已經安排十分的妥當，又何必急着動手呢？」

田榮道：「這麽說來，姑娘是還有援手了？」

白衣女子又是一陣格格嬌笑，道：「沒有，只有我和四個女婢。」

她笑的聲音，有如銀鈴貫耳，十分動人，第一次聽到，還不覺得。但第二次聽到，却使人生出一種怦然心動的感覺。

田榮怔了一怔，道：「江兄，這笑聲有些奇怪。」

其實，用不着田榮招呼，江玉南和高泰，都已經有些警覺了。

白衣女子點點頭，道：「看來，你們還眞都有些道行，這是攝魂笑聲，你們竟能聽得出來。」

田榮右手已握在金劍柄上，道：「魔教人物，鬼蜮技倆，實在算不得什麽。」

白衣女子道：「嗯！你如自信能夠抗拒我的笑聲，等一會不妨試試，現在，我只希望和你們多談談。」

田榮道：「好吧！姑娘如想從我們口中得到一些什麽，那也並非什麽難事。」

白衣女子道：「哦！想來必然有條件了？」

田榮道：「姑娘知道的事，我們可以奉告，不過，我們也希望姑娘能告訴我們些什麽。」

白衣女子道：「行！咱們一句一句問，我唯一的要求是，大家都說實話。」

田榮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兄和高兄的意下如何？」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姑娘，如若我們不能回答的事，那又如何呢？」

白衣女子道：「是不知道，還是不願回答？」

江玉南說道：「這樣吧！我們一件不能回答姑娘，姑娘也可以不回答我們的一問。」

白衣少女道：「話是不錯，不過，這樣一來，那豈不是重要的事，一件也沒有說出來麽？」

江玉南道：「那倒不是，有些事，我們不能肯定，但也不方便說謊話，欺騙姑娘。」

白衣女子道：「這樣可以，不過，我要先問。」

江玉南道：「可以。」

白衣女子道：「你們爲什麽要殺鳳媽媽？」

江玉南回頭望了田榮一眼。

田榮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鳳媽媽不應該洩漏了她的隱密。」

白衣少女道：「哦！你們怎麽知道她是魔教中人？」

田榮道：「這個，我……」

江玉南道：「慢着，你已經問了一件事，現在，該我們問問姑娘了。」

白衣女子道：「好吧！你們問吧！」

田榮說道：「姑娘是魔教中的什麽身份？」

白衣女子道：「二教主！」

田榮道：「來自小西天雷音寺的二教主？」

白衣少女問道：「好！該我問第二個問題了。你們怎麽會知道，她是魔教中的人？」

田榮道：「聽人說的。」

白衣女子道：「什麽人說的？」

江玉南接道：「三鳳姑娘。」

白衣女子道：「果然是這個丫頭，回去之後，看我怎麽整她。」

江玉南道：「現在，我要問姑娘了，妳是怎麽知道我們在此？」

白衣女道：「我們的耳目很多。」

高泰說道：「姑娘，妳這答覆太過含糊。」

白衣女子說道：「是含糊一些，因爲，我接到了很多的訊息，確知你們在此，那些人把消息遞到了我的手中，那些人都和我有着一股很遠的距離，我如何能記得許多？」

江玉南道：「姑娘不能明確答覆，這一問自然不算。」

白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好！你們再問一個。」

看起來，魔教中的人，倒也是很講道理。

高泰道：「在下請教，三鳳閣中突然出了一個瘋子一般的怪人，身懷奇術，用針穴之法，使人陷入迷亂之中，那個人，也是你們魔教中的人麽？」

白衣女子道：「不錯，我可以多告訴你們一些，他是魔教中正統的弟子，針穴之術，使人忘我，不過是略施小技罷了，當時，我也在附近，只不過我晚到了一步，你們已殺死了鳳媽媽。」

高泰道：「這就對了。」

田榮道：「擄走那二鳳、三鳳的也是妳下手了？」

白衣女子道：「對！在我而言，只不過是擧手之勞而已。」

江玉南道：「姑娘，妳們魔教的針穴之術，是否是一定要傳過貴教武功的人，才會受制？」

白衣女子道：「本來你們應該問一件事的，但現在，你們却問了兩件……」

笑一笑，接道：「針穴之術之外，還要配合一些手法，使他感覺中很清醒，才會受所用，那種手法，才是魔教中眞正的隱秘。」

江玉南道：「是藥物，還是手法？」

白衣女子道：「是手法。」

語聲一頓，接道：「我想知道你們三個人的師承門派。」

高泰道：「我出身長眉神丐門下。」

田榮道：「我是太極劍的門下。」

江玉南沒有說話。

白衣女子望望江玉南道：「你呢？」

江玉南道：「我來自雲頂之上。」

白衣女子點點頭，道：「我聽人說過那個地方。」

江玉南道：「姑娘知道了，就用不着在下多解釋了。」

白衣女子道：「聽說那地方，住的人家不多，自稱神仙之府？」

江玉南說道：「嗯！是有這麽一個說法。」

白衣女子道：「你就是那神仙之府中的人物？」

江玉南道：「那裏有很多人，我只是其中一個罷了。」

白衣女子道：「幸會，幸會。」

江玉南道：「不敢，不敢。」

白衣女子又說道：「三位還想問些什麽？」

田榮道：「聽說小西天雷音寺中人，除了武功之外，還會妖術，可是當眞？」

白衣女子說道：「不是妖術，而是法術。」

江玉南道：「世上眞的有法術麽？」

白衣女子道：「有！因爲，我就很精通法術。」

江玉南道：「眞叫人很難相信。」

白衣女子道：「我很快可以證明給你們看看……」

笑一笑，接道：「我知道三位心中，都還有很多的事要問，不過，我想這些都已經用不着了。」

田榮道：「怎麽說？」

白衣女子道：「我已經想不出你們知道的事，會對我有什麽帮助。」

田榮道：「姑娘的意思是？……」

白衣女子道：「我覺着，咱們不用再說什麽了。」

田榮道：「那是準備在武功上分個高下了？」

白衣女子道：「對！咱們在武功上分個高下。」

田榮吁一口氣，手握金劍，當先擧步而出，道：「我是笨鳥先飛，打旗的先上，那一位願意和在下先動手幾招？」

兩個黑衣女婢，應聲而出。

兩柄短刀同時出鞘，一側身，攻了上來。

但見刀光一閃，寒芒已刺上前胸。

田榮身子一轉，忽然間滑退了五尺，道：「好刀法！」

金劍出鞘，噹噹兩聲，封開了雙刀。

田榮金劍轉動，一招二分，攻向二女，各人一劍。

二女揮刀封架，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惡鬥。

高泰、江玉南，都全神貫注這一場搏殺。

那白衣女子似乎也極關心這場惡鬥，取下了臉上的面紗。

她很美，粉臉桃腮，頗爲動人，也非常妖艷。

那是一種誘惑的美，很容易使男人爲之怦然心動。

可惜，求玉南和高泰，都已被場中搏殺吸引，沒有注意到她。

兩個黑衣女婢的刀法很詭，幸好田榮的劍法，也非全走的正宗路數。

各出奇招的搏殺，看上去特別兇險。

雙方雖然各出險招，但仍然搏殺了四五十個回合，不分勝負。

白衣女子皺皺眉頭，道：「妳們兩個也上去，用四合刀陣困他。」

另兩個黑衣女婢應了一聲，短刀出鞘，飛躍而上。

高泰大喝一聲，道：「兩位有興緻，小要飯的奉陪。」

喝聲中，人也騰飛而起，迎上了二女婢。

如意金環，響起了噹噹兩聲，分別封開了兩把短刀。

雙方在空中交換了一招，三個人同時落了下來。

高泰不容二婢出刀，雙環分擊，攻向二女。

三個人打在一起。

江玉南緩緩把目光凝注在白衣女子的身上，不禁爲之一呆。

魔教之主，果然有很多異於常人的不

同之處。

單看形貌，似乎她只有二十二三歲左右，但却有三十歲的成熟風韻。

四個女婢，被分隔爲兩處。

這就是使得四個女婢沒有法子聯手合擊，用出四合刀陣。

雙方保持的纏鬥之局，一下子，無法分出勝敗。

這就逼得白衣女子非出手不可。

江玉南吸一口氣，緩緩說道：「教主準備和在下動手了？」

白衣女子道：「好像我只有這條路可以走了。」

江玉南道：「教主請出手吧！」

口中嚷着，右手却握住了劍柄。

白衣女子赤手空拳，擧步對江玉南行了過去，說道：「看來，我確實有些低估了你們。」

江玉南道：「教主言重了。」

距離江玉南還有五步左右時，白衣女子停下來，道：「你準備見識什麼？」

江玉南道：「姑娘能給在下一些什麼見識？」

白衣女子道：「我先試試你的劍上造詣。」

伸手由頭上拔下來一根玉簪，道：「你亮劍吧！」

江玉南道：「教主就用這根玉簪和在下動手麼？」

白衣女子道：「看閣下的握劍手法，好像造詣不淺。」

江玉南道：「教主誇奬了。」

白衣女子道：「你出劍吧！」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好！姑娘小心了。」

右手一抬，長劍出鞘，寒芒電閃，刺向白衣女子。

果然，那白衣女子竟然只憑手上一根玉簪拒敵，右手一抬，竟然硬向劍上封擋去。

就算這位教主內力雄厚，但這玉簪，無論如何也無法和百煉精鋼的長劍相比。

但出人意外的是，長劍和玉簪相觸，竟然響起了一聲脆鳴。

江玉南的長劍，竟然被那玉簪封擋開去。

白衣女却安然無傷。

江玉南大喝一聲，長劍橫掃直劈，一連攻出了三劍，這三劍威力絕倫，攻勢猛銳無比。

白衣女子右手玉簪，直橫擋封，竟然硬把三劍封開。

三聲脆鳴響過，白衣女子的玉簪直攻過來，點向了江玉南的前胸。

江玉南長劍一沉一揚，「金絲纏腕」削向了二教主右手脈穴。

白衣女子微微一笑，玉簪下沉橫撥，噹的一聲，又把江玉南長劍封開。

江玉南收劍疾退了一步。

二教主淡淡一笑，說道：「怎麼不打了？」

江玉南說道：「姑娘手中玉簪，是何等玉質，竟然能和百練精鋼對抗，玉簪不折？」

二教主原本滿臉殺機的臉上，此刻却變成了一片祥和、柔媚，笑一笑，答非所問的道：「你可是願意認輸了？」

江玉南搖搖頭，道：「我沒有敗，爲何要認輸？」

二教主淡淡一笑，道：「哦……這麼說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江玉南說道：「在下只是想請教一下，妳手中的玉簪何以如此堅固，它來自何處？」

二教主說道：「來自何處，又與你何關？」

江玉南略一沉吟，道：「就在下所知，如此堅固的玉簪，天下只有兩支。」

二教主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想不到你還如此的淵博，說說看，這玉簪的來歷。」

一面提高了聲音喝令四婢住手。

原本是一場搏殺很凌厲的局面，忽然間靜止下來。

高泰、田榮、領教了魔教中的眞正武功和傳言，想像有着很大的不同。魔教中弟子，並不是只仗憑一些妖異的奇術取勝，他們亦具有眞實的武功，而且，內力強大，招術怪異，和中原武功相較，正是各擅勝場。

江玉南提起玉簪的來歷，似乎引起了這位二教主很大興趣，喝令四婢停手之後，接道：「你如眞能說出這玉簪來歷，那不止表現出你的淵博，也許……」

也許怎麼樣，她沒有再說下去，兩道目光盯注在江玉南的臉上，神情中是一片期待之色。

江玉南緩緩的說道：「這玉簪，天下只有兩支，源出於天山玉母之精，堅逾精鋼。」

二教主點點頭，接道：「不錯。你還知道些什麼？」

江玉南道：「這兩支玉簪，都是中原武林同道所有之物，怎會落入了雷音寺魔教手中？」

二教主略一沉吟，道：「中原武林同道，何至千百門戶，是那一家所有，你可知道？」

江玉南道：「江東項家堡。」

二教主道：「你就知道這些麼？」

江玉南道：「項家堡一直是領袖江東的武林英豪，二十年前，却突然發生了一次大變，全堡燬於大火中，聽說堡中之人，全數葬身於火窟之中，沒有逃出一個，那兩支玉簪，也因此下落不明。」

二教主道：「你這一點年紀，怎知道這件事情？」

江玉南道：「這是中原道上一件大事，知曉的人，自非在下一個。」

二教主道：「以後的事你可知道？」

江玉南道：「項家堡傳了十一代，在武林中大有名聲，堡中之人，大都身有武功，就算火勢突然，也不可能燒死了全堡中人，所以，此事十分可疑，事後不少武林高人，調查此事，才發覺堡中之人，先行中毒，然後才被火燒死。」

二教主說道：「項家的人，都死光了麼？」

江玉南道：「不見活口，而且那一場大火，被燒的人面目難辨，是不是有一兩個逃出的人，江湖上一直沒有定論。」

二教主擧起手中玉簪，瞧了一陣，道

：「你和項家可有什麼淵源？」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這是題外事，在下不便奉告……」

語聲一頓，接道：「二教主如何執有這枚玉簪，不知道肯否見告？」

二教主淡淡一笑，道：「中原武林道上，有很多名貴之物，都落在了雷音寺中，這玉簪，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江玉南道：「但聽姑娘口氣，對這玉簪和項家往事，都十分關心。」

二教主啞然失笑，道：「你想太多了，是不是覺着，我可能和這玉簪有什麼關連？」

江玉南道：「在下確有此意。」

二教主道：「你既然對這玉簪來歷有所知曉，我就也據實告訴你一些事情。」

江玉南道：「在下洗耳恭聽。」

二教主道：「我可以說，但必須事先讓你知道後果。」

江玉南道：「哦！」

二教主道：「對魔教中的事情，知道的愈多，就愈接近死亡，除非他是魔教中人。本教這次踏入中原，早有完全準備，却不料冒出了你們三個年輕人，挺身干預，殺死了鳳媽媽。破壞了三鳳閣，這雖然不算什麼大事，但却躭誤了我們不少別的事情，所以，我親自找來，本來只想殺了你們……」

江玉南道：「現在呢？」

二教主道：「看到了你表現出的武功，使我改變了心意。」

江玉南道：「什麼心意？」

二教主道：「你們年紀還輕，武功都已有了很好的基礎，如肯投身本教，前途實在無可限量。本教征服中原武林同道之後，用人很多，你們三位，都是獨當一面的人才。」

江玉南道：「二教主，還未告訴在下有關玉簪的事。」

二教主道：「這件事並非重要，只要三位肯答應加入魔教，這枚玉簪，我可以送給你。」

江玉南道：「二教主誤會了，在下要的，不是這枚玉簪，只想知道這玉簪的來歷罷了。」

二教主淡淡一笑，道：「你一定想知道這玉簪的來歷？」

江玉南道：「不錯。」

二教主道：「我如是說出來，只怕你會很失望。」

江玉南道：「哦！」

二教主道：「這一枝玉簪，是一位姓項的帶到魔教中來的？」

江玉南道：「哦！」

二教主道：「他告訴我，這枝玉簪可以抗禦刀劍。」

江玉南道：「他說的不錯。」

二教主道：「這就是玉簪的往事，不過，我相信那姓項的能給你一個比較滿意的解答。」

江玉南道：「二教主，看起來，妳比我們深沉多了。」

二教主微微一笑，道：「我告訴你們的事，你們還沒有回答我呢。」

江玉南道：「在下立刻可以回答二教主，這件事辦不到。」

二教主點點頭，目光一瞥高泰、田榮，道：「兩位呢？」

高泰、田榮齊聲說道：「江兄既然拒絕了二教主，咱們自然也不會答應。」

二教主道：「三位眞是生死同命，叫我好生感動。」

江玉南道：「二教主準備如何對付咱們？」

二教主道：「三位情同兄弟，看樣子，頗有生死與共之心。」

江玉南暗暗提一口氣，笑道：「二教主準備再顯一些本領給我們見識了？」

二教主道：「正是此意。」

田榮接口說道：「二教主，今日之局，如若不能善了，在下倒希望咱們作一個徹底的解決。」

二教主道：「我也是這個意思，今天不論情形如何，都要作到勝負分明。」

田榮道：「好！請她們出手吧！」

二教主道：「不用她們出手了。」

田榮說道：「難道二教主妳要以一對三？」

二教主道：「那倒也不用，我只是想以一對一，不過江兄如是失手被擒，二位作何打算？」

田榮道：「沒有打算，戰死於此，馬革裹屍。」

二教主道：「很有豪氣，你們一起上吧！」

田榮金劍一振，準備衝上去，但却被江玉南揮手攔住道：「田兄，慢一點。」

田榮道：「江兄有何指教？」

江玉南道：「這一戰，還是由兄弟先上，我如不是敵手，兩位再帮忙不遲。」

田榮道：「江兄，對付魔教中人，用不着講什麼道義，咱們一起上吧！」

江玉南道：「這個，這個話是不錯，不過，兄弟想見識一下魔宮中的眞正武功招術。」

高泰低聲道：「田兄，咱們等一等，還是讓江兄試試。」

田榮沉吟了一陣，才緩緩向後退了一步。

江玉南長劍一揮，斜斜向二教主劈了過去。

二教主突然一吸氣，向後退了一丈多遠。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二教主怎不還手？」

二教主一揚左袖，一道清光，疾飛而出。

江玉南長劍一揮，迎向清光斬去。

但聞波的一聲，那青光被江玉南一劍斬成兩段。

兩段清芒並未落下，仍向江玉南飛了過去。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這是什麼暗器？」

就在他一怔神間，兩截寒芒，已然沾上了身。

青光擊中身軀之後，穿衣而入，消失不見。

衣服上留下了兩個大指粗細的小洞。

江玉南忽然間感覺到雙肩一陣奇痛，手中長劍，再也擧不起來。

江玉南用長劍支着身軀，緩緩說道：「二敎主，妳這是什麼暗器？」

田榮、高泰，雙雙飛躍而起，道：「江兄，那裏不對了？」

江玉南道：「我的雙肩之上，好像是中了兩支毒鏢。」

田榮哦了一聲，轉身看去，只見他肩頭上，有兩個小洞，但却不見血跡，心中很奇怪，說道：「江兄，這暗器怎生不見血跡？」

江玉南道：「我也在奇怪，她這暗器，不像是金鐵所製。」

二敎主說道：「那本來不應該稱作暗器。」

江玉南道：「不是暗器，是什麼？」

二敎主道：「那叫附骨魔梭。」

田榮道：「附骨魔梭，是死的還是活的？」

二敎主道：「在魔法控制下，它是活的，所以，一和人肌膚相觸，立時進入人身軀之中。」

田榮道：「有這種暗器？」

二敎主道：「如若這是暗器，那也是舉世間最好的暗器了……」淡淡一笑，接道：「不過，這實在巳不算是暗器了。」

田榮道：「難道是魔法不成？」

二敎主道：「魔敎的神通，豈是你們所能瞭解，這不過是牛刀小試，讓你們開一次眼界而已，如若還執迷不悟，那就別怪我會施下殺手，取你之命了。」

田榮道：「你已經施下毒手了。」

二敎主目光一掠江玉南，道：「你現在感覺到滋味如何？」

江玉南道：「鬼蜮技倆，登不得大雅之堂，一位堂堂二敎主的身份，暗算傷人，勝之不武。」

二敎主道：「江玉南，我想要你明白，本敎這一次重入中原，旨在統制武林，我們會用最有效的手段對付敵人……」

突然間，火光閃動，金長久帶着鐵劍門中人，分由四面圍來。

四隻火把，由四個方向行來，每人除了佩帶的兵刃之外，手中還執着了一張強弓。

箭都搭在弦上，隨時可以發射。

金長久在距離二敎主兩丈左右處停了下來。

那是弓箭最易取準和有效的射程。

二敎主四顧了一眼，道：「只有這麼一點陣仗麼。」

金長久高聲說道：「我們這箭鏃之上，都巳經塗過黑狗血，就算魔敎之中敎有魔法，咱們也不會畏懼。」

二敎主道：「你是什麼人？」

金長久道：「老夫金長久。」

二敎主道：「七刀塘的塘主，一品刀金長久。」

金長久道：「正是老夫。」

二敎主道：「你們七刀塘也巳入我的征服計劃之中了。」

金長久道：「哦！想不到我們七塘刀也有這麼大的份量。」

二敎主道：「聽說你在中原武林道上的名譽不太好。」

金長久道：「你打聽的很清楚啊！」

二敎主道：「所以，你可以投入魔敎，我們最歡迎你這種人。」

金長久道：「這個，這個……」

田榮冷冷接道：「金塘主，你是不是又動心了？」

金長久搖搖頭，道：「田兄弟不要誤會，我金某人一生中有點反覆無常，但這一次，我不會投入魔敎。」

二敎主道：「爲什麼？」

金長久淡淡一笑，道：「因爲，我知道魔敎控制屬下的手法。」

二敎主道：「你知道？」

金長久笑一笑，道：「我金長久在中原武林道上；雖然不算是什麼好人，但還不致於淪入魔道。」

二敎主冷笑一聲，道：「這麼看來．我今天非要大開一次殺戒不可了！」

金長久擧手一揮，排列的弓箭手，立刻箭搭弦上，弓拉滿月。

十數張硬弓長箭，分對着二敎主，和她的四個女婢。

金長久高聲說道：「我相信魔敎之中，確有很多武功之外的奇術，但在下不相信，妳們眞能身外化身，這些弓箭手，都不是一般的弓箭手，他們發箭的勁力之強，可保洞穿石壁，妳如自信眞能以血肉之軀，不畏這些強箭，那就不妨試試……」

未容對方開口，金長久又接着說道：「但如二敎主願意留下解救咱們同伴的解藥，今日一戰，就此作罷，大家既然照了面，隨時可以動手，錯開今下天，一次，咱們再一決生死。」

二敎主四顧了一眼，突然伸手，摸出了一個玉瓶，投了過去。

金長久伸手接住，打開瓶蓋，瞧了一眼，只見玉瓶中只有一白、一紅，兩粒丹藥。

輕輕咳了一聲，金長久緩緩的說道：「二敎主，這兩粒藥物顏色不同，用法也不一樣了？」

二敎主說道：「白的內服，紅的外用，服下白色藥丸之後，揑碎紅色的藥丸，敷在傷處，十二個時辰之後，就可以痊癒了。」

金長久道：「二敎主，這藥物不會是雪上加霜的毒藥吧？」

二敎主道：「我可以不救他，既然救了他，就不會用詐。」

金長久道：「說的是！田兄弟，快要江少兄把這粒白色藥丸服下。」

這地方，是分出了不同，金長久這人處事的老道，非田榮所能及得了。

田榮接過藥丸．行到江玉南身前，低聲道：「江兄，快服下，運氣試試。」

江玉南搖搖頭，道：「就算是解藥，眞是對症之藥，兄弟也不能服用……」

田榮急急接道：「江兄，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時間，不是鬥氣的時候，還是快些服下吧！你必須留下有用的性命，領導咱們抗拒魔敎。」

他爲人十分驕傲，此刻竟如此相勸，顯見他內心之中，對江玉南確有了很深的敬佩之心。

江玉南苦笑一下，說道：「田兄，要我服用這藥物也可以，但你必須答應一件事。」

（未完・廿七）